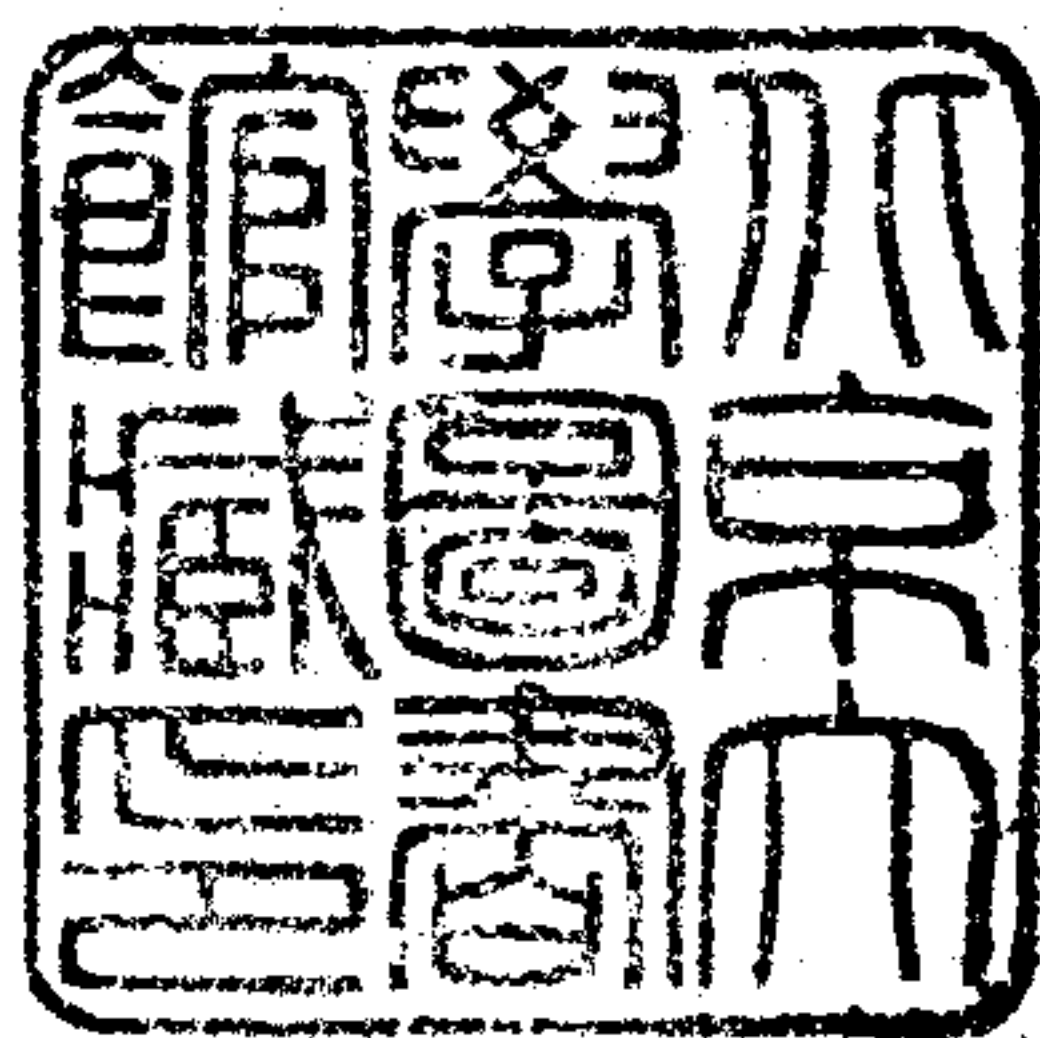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三七・子部・儒家類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十二卷 (卷六至卷十二) [明]黎溫撰.....一

契翁中說錄二卷 [明]于鑑撰.....一五九

正蒙會稿四卷 [明]劉瓛撰.....二二一

帝祖萬年金鑑錄三卷 [明]汪循撰.....三三一

陽明先生則言二卷 [明]王守仁撰.....三五七

陽明先生道學鈔八卷 [明]王守仁撰.....四一一

2118/0

後學 臨川 怨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魯齋許氏

問許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元鑑記云許氏名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生有異質幼端凝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歲受學於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及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亂且貧無書可讀避難岷嶺山中始得王弼易常晝誦夜思身軀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嘗暑中過河陽道有梨果衆爭取之衡獨坐樹下不取或問之曰非其所有而取之則不可也衆曰山無主矣衡曰梨無主吾心

未嘗無主也往來河洛間從樞樞字公茂漢西州柳城人註經得程朱遺書所見益高所造益深嘗曰小學四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矣居蘇門與姚樞實默許好聲此附註至論林特請當相講習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靡不究通慨然以道為己任嘗曰綱常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衡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嫁娶一遵古制必徵諸禮以倡其鄉人治喪不用佛老懷孟之間化之家貧常躬耕食雖蔬食飲水處之泰然人或有遺非義則弗受之也
魯齋許氏小學大義其畧曰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較古人為學之次第孟聖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蓋千有餘年學者各以

已意為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肯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為學之遺法參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集為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次稽古所以載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魯齋嘗作感興詩有曰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知性理處世得天真氣爽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又作觀物之吟二首有曰物產天地間精粗擬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

此意自當心乾乾 又曰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智者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問魯齋娶某氏還有幾子 對曰按元鑑記云魯齋娶敬氏封魏國夫人生子名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

問魯齋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云魯齋生於

宋寧宗嘉定二年考之即元太祖四年已巳

憲宗五年乙卯春二月召為京兆儒學提舉不至時年四十有七矣

世祖中統二年辛酉夏五月召為國子祭酒既至遂稱疾還懷孟教授諸徒常與學者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既不差雖

墓千萬紙亦皆不差本既差則墓之於紙未有不差者矣
至元七年庚午春三月召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進為
中書左丞

至元十年癸酉秋七月乞致仕許之既歸懷孟謝絕人事常
居山下課僮僕事耕種而已

問魯齋卒於何年而葬幾何 對曰按元鑑記云魯齋卒於

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春三月年七十二嘗語其子曰我平
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
衡之墓四字使其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始命葬而無
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也

問封諡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元鑑記云

成宗大德二年戊戌正月 特加贈祭祿大夫大司徒
追封魏國公 賜諡文正

仁宗皇慶二年癸丑夏六月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延祐元年甲寅夏五月立魯齋書院降置書院之

牧庵姚氏曰魯齋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
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曾學其教
也入德之門始惟由於小學而至於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
于易書詩春秋耳提而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
之雖更為師刀筆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
惟以是為先若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
太平之功不慚其德焉

耶律有尚曰雪齋姚樞隱於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
甫魯齋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語集注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
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
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
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眾皆應唯遂取
悉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曰及精讀
不較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亦不廢也 又曰魯
齋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
膏梁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恭儉正直
出於天性雖艱危窮厄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及其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如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
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
尺直尋而從每入對則眾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
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魯齋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
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
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真
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
寧若禹夫之勇荷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養精仁熟
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如太空晴雲舒卷自
如應物而動則如雷雨淋漓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
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
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
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之若形也 又曰先生天資
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光霽似周濂溪剛果
似張橫渠英邁似邵康節淳篤似司馬君實窮理致知擇善
固執似二程與朱晦庵至於体用兼該表裏洞澈然自得

於不動而敬不言四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教君子之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

擅四方之名而行無致也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魯齋許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相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憐然也剛齋陳氏曰魯齋先生既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皆先生之功也

廣信祝氏曰朱子既沒中州豪傑惟魯齋許先生出焉稟不世之資負高明之見而得其傳為當時明道之真儒矣

臨川梁氏孟敬曰許公善於訓導其言煦煦雖與童稚語如恐

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之昏明大小各有所得所去人不忍捨服念其教終身不敢忘聽其言者雖武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翰林承旨王磐王磐字文補許衡曰先生神明人也

臨江張氏美和曰魯齋幼稟穎敏深意求學常患無從師傳受且艱得典籍父母亦以值世方亂欲使知占候之術為避難之計遂令與日者游因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魯齋三性就宿皆手錄之由是刻意鑽典考求古者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實之於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已而隱居大名實然深加敬遇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博釋老旁及醫卜諸子百家兵形魯齋為河內縣善先生為魯齋孫古今名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毅然惟以道自任篤志力行每以

身先之雖和寒暑雨亦不疑諸生出入惴惴惟謹客至則懽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流善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則他書雖不治亦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先生獨處蘇門倦倦而有誨人之志由是中州名士皆仰慕之 又曰魯齋嘗言於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以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為請至是命先生為之先生自設學以來家事悉委其子師可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誘怒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家古生質淳朴未敢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五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未蘇郁耶律有為孫安高凝姚燧姚燁等皆驛

致館下為伴讀欲其夾輔匡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家古生習學善行乃自唐堯甲辰距至元壬申九三十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及教諸生習學魯公字復漢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帽小學生書卷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之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若未盡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却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實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人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處難以強之也且

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施張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為先生弟子皆能自立而為世用矣先生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其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臨汀曾氏曰當元之初魯齋許先生為中州大儒近考程朱之遺緒遠窺周孔之大道蓋年至三十有四而始得讀程朱之書則其求道也可謂難矣與諸門人日夜淬礪或躬墾山田以給日食則其任道也可謂難矣至於姚贊二公之薦而被徵命佐中書則其行道也可謂難矣其時矣

當時文臣贊之有曰氣和而志剛內圓而外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于太行之野或判事于中書之堂布葛蓬茅不為荒涼圭組軒冕不為輝光斯可以見其出處之大節矣其名繼道統而從祀於孔廟之處也豈不宜哉

草廬吳氏
問吳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元史列傳記云吳氏名澄字幼清撫州臨川人高祖據曾祖輝祖基父鎮母夫人周氏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之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異人非澄生前一夕鄉里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隣媪復夢有物鱗鱗降其舍傍池之中旦以告子人而澄已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

且母憂其過勤節其膏火而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群子弟試御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悉皆貫通深知用力於聖賢之學性溫厚嘗舉進士不第

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鄉民初附盜賊所在鋒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因侍御史程鉅夫名文海字雪樓建昌南城人初為集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澄初遊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時元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才質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退而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

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以擢應奉翰林文字召之有司數勸久之乃赴而代者已至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四書授於弟子父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始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仁宗皇慶元年壬子陞為國子監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而未及行又嘗與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夫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問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

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甚衆俄拜集賢直學士特受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以疾作不果行

英宗至治三年癸亥春正月召除翰林學士進授太中大夫是時有旨詔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

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其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証其祖矣漢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候駕還欲奏止之會帝崩而止 泰定元年

甲子春二月初開經筵首命集賢直學士吳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所講者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而有貞觀政要集論序見於文集之內三年丙寅復徵澄辭疾不起先時在至治間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迺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賢之澄議曰

世祖混一天下悉效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遷還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宋金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效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

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已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

出城登舟而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

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匹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瀟灑使人浹若冰釋初弱冠時嘗著道統之說而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伏羲神農軒轅繼天立極是謂 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軒轅而後少皞顓頊高辛繼之通於唐堯虞舜謂之五帝堯舜禹臯君臣也而並此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其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設教於洙泗之間以授於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蚤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子子思子孟子既沒而不得其傳焉至於 宋朝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

傳於千載之下其時有邵子溫公者亦非常人也二程則師於周子張子則友於二程而傳其學中興以後又有朱子集周程張邵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脈賴以不墜統而一言之則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魯鄭洙泗道之利也濂洛關閩道之貞也分而言之

上古之統則義農其元乎堯舜其亨禹湯其利而文武周公其貞也中古之統則夫子其元乎顏曾其亨子思其利而孟子其貞也近古之統則周子其元乎程張其亨而朱子其利也况孰爲我朝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其可以終無所歸哉不可也嗚呼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也

登朝署既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受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屣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修歸紀叙及易纂言外習其而精明簡潔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復作學其學統之論二篇使人知為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與正蒙經學皆所以啓大道之堂與開示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又校正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與揚子太玄經於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蓋朝廷屢起之迺就國子監丞捐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組而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凡進退之際綽然有餘裕矣在元之正學大儒惟許衡及吳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少其職論司教成均勸講經義咸積誠意預大議

論大事皆引古道而功在於學者尤多矣於我

國朝崇重儒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諸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後學蓋澄學問之功自朱子以來莫或過之初澄所居有草屋數間程鉅夫過而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

吳先生嘗曰大學一書舊來只雜於禮記之中河南二程子生於千餘載之後獨得聖道之傳故能識此篇為聖人之書并中庸一篇皆自禮記之中取出表而顯之二程皆有更定傳文次第則又不如晦庵之當經文一章渾然如玉豈可折破

第一節三句說三綱領之工夫綱者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者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明德為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為下文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於至善又為明德新民之綱領明德為修己新民為治人工夫重在止於至善之一句至善直是聖人行那明德新民道理到十分至極纖悉無一毫不盡處而後止

第二節五句覆說上文綱領之效驗

第三節四句總結上文二綱領之工夫與效驗之意此以上三節為前半章經文

第四節六箇先字言八條目逆推之工夫謂既欲如此則必先如此與上文第一節相對各有明德二字為證

第五節七箇后字覆說條目順推之效驗謂既有此效則必有此驗與上文第二節相對各有而后二字為證

第六節兩段總結八條目之工夫與效驗之效驗與上文第二節相對各有本末二字為證此以上三節為後半章經文此

二百餘字語意簡古真聖筆也與傳文雖全然不同今迺折破經文第二節第二節以補格物致知之傳豈不識經傳文體之不同乎而此兩節欲解作格物致知之義亦且不通況徒見有一物字有一知字而欲以為格物致知之傳無迺不識文義之甚乎且經文除了此兩節豈復成文譬如一玉盤打破而去其一角但存其三角豈得為渾全之器乎

先生嘗採撫經傳格言補大學傳文之畧以全程朱之意其傳文四章云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末也道之以德民日遷善焉此謂之本自末也至善焉

凡十一字

其傳文五章云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窮理也有物必有則物至而知之焉學

以聚問以辨於時習之日新之聞見博知益明矣思之思之
慎思之思之弗得弗措也思曰奮發作聖聞一以知二聞一
以知十及其至也通一而萬畢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言則
知人知性則知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語小而盡精微語大
而登高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自窮理至高明凡一百
十一字味斯二章之辭則見先生有資於世教者矣

又曰論語山梁雉鳴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喚而作當作三
喚而作亦篆文之誤也

又曰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是史冊之文前後皆闕文
止有此七字孔子自謂昔者吾猶及見史冊之闕文有七字
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併此七字而亡之矣

先生又嘗為勤謹之二箴 其勤箴曰
夏而不有冬而不燠思則微曉得則夫言我思古人閑洽之

儒勤哉勤哉無替厥初 其謹箴曰
生而請事動言聽視死而知免戰兢臨履我思古人洙泗之

子謹之謹之一如其始 又嘗作自警之詩二首 其一曰

氣昏昏即害非輕 繞到更初困倦生 必有事焉常恐恐

直教心要強惺惺 縱當慮思沉如醉 打起精神坐到明

着此一鞭能勇猛 做何事業不能成 其二曰

元來一片虛靈府 埋沒經年滓穢場 不特動時多走逸

更於靜處亦飛揚 晝間常被事牽引 夜後猶隨夢擾攘

喚起主人翁整首 自家三徑不容荒 又作勉學首尾之吟四首 其一曰

三十年前好用工 為師不過察其象 十分底蘊從人說

百倍工夫在已充 舊學每加新學養 今朝不與昨朝同
拳拳相勉無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工

其二曰
三十年前好用工 日間莫只待從容 從頭狂廢青春日

卅角俄成白髮翁 加緊當除嬰孺志 居今貴學古人風

拳拳相勉無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工 其三曰

三十年前好用工 男兒何者是英雄 世間有事皆當做

天下無堅不可攻 萬里行方由足下 一毫非莫入曾中

拳拳相勉無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工 其四曰

三十年前好用工 過時豈只強求通 徒成矯態皆因富

挫過流光只為慵 人不修為何異說 蛇能變化尚成龍

拳拳相勉無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工 又作教和之二銘 其妙銘曰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故之一字其義精

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

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慎恐懼兢兢如見大賓用

敬輕率如承大祭用敬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

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膚常令惺

惺又新日日敬以此語鑲于虛室 其和銘曰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愷涕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焉

縱卓彼先覺元公純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懸月

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

與天通四時嘉興樂與人同泯若圭角春然心實如玉之潤

如酒之醜醉面盎背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又作顏冉之銘曰

我思古人明發不寐卓彼先覺顏冉二子主一持敬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使民如祭非禮勿言非禮勿履非禮勿聽非禮勿視蟬蛻人欲春融天理彼何人哉晞之則是斬絕自新從今以始自然自艾勉仁遷義指天為誓鑄心為記吾雖不敏事斯語矣

又嘗自佩誦周子巧拙之賦曰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偷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於戲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愚嘗三復先生之遺文則深知先生之學用功親切而極乎道德注理之精奧誠為

千古由是以來

聖朝

列聖相承而

道統之傳雖至於

萬萬世而無窮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六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七

後學

後學

小學總論訂疑

問古者小學何謂也

對曰古昔自商周之時有此小學之書

小學者小子之學也三代盛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

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

受教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而

進之於大學以察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此古

者小學大學之教莫不有序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

後世之所能及也

問小學大學之教亦有次第歟

對曰問巷之學教庶人之

子初八歲入小學擇其俊秀者十五歲則入大學國都之學

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則入大學

皆有序第矣

問小學教之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大學教之以察其義理措

諸事也何謂也

對曰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

樂射御書數之習是則謂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矣大學教

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是則謂之察其義理措諸事業矣

問小學大學之別

對曰按朱子云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

學是學事親長且慈地大學便就上而講究委曲其所以

事親事長是知何

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何謂也

對曰此書教訓小子

所學之人必先以用灑掃者是播水於地以泥其塵掃者是運

帚於地以去其塵即內則所謂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布席

曲禮所謂九為長者尊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御而扱之類是也應者是親長呼之而唯諾對者是親長問之而答述即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

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劔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之類是也進者而進事於親長長者既見親友而退出即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九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如此之有次第故曰品節也

問愛親長隆師親友之道何謂也 對曰此書教小子之所學在於愛事父母之親以盡其孝如曲禮所謂九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之類是也恭敬尊長以盡其禮如曲禮所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之類是也隆尊師傳以盡其恩如曲禮所謂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

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之類是也親近朋友以盡其義如論語所謂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類是也如此之有定向故曰方道也

問即與道二字亦有以異乎 對曰先灑然後掃先應然後對先進然後復故謂之節如愛親則盡於孝敬長則盡於禮隆師則盡於恩親友則盡於義故謂之道以此推之安得而無異乎夫節者如上下前後之有次序道者如東西南北之有定向節則一日行之能畢道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問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何謂也 對曰此言上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盡皆故所以用為作己日律脩己身齊家室理治邦國平定天下之根本也

問朱子之言九有所以故所是以三者亦有微意歟 對曰所

以故所一者是推原其本來之辭如是書題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與大學存所以教人之法論語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之類是也者是實明上文之辭如大學存是言有曰其所者遂下字與秤上稱來無異也不高此也不低些也不偏此也添一字不得也減一字不得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學者且須仔細看愚每讀之稟然悚懼慨歎恨不生於當時而親炙之尚幸遺書見於諸書况小學大學序文之題其辭精密其理簡嚴渾然猶經乃朱子晚年之筆深有微意焉誠在讀者詳之

問本字與上文道字節字其義如何 對曰節字細密道字廣闊本字深厚蓋節者只是次序道者所包甚廣而難見惟由於脩齊治平之舉行之而觀則見道之本體矣

問必使其講者實之於幼穉之時何謂也 對曰而者是循循之辭必者決然也俾使其學者講論上文所知之理而習熟上文所行之事於幼小童穉八歲入小學之時也

問而字之釋亦有異乎 對曰在上為句端之辭在中為承上起下之辭即此句而必使其講而習之可明矣

問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何謂也 對曰將欲其學者習熟上文所行之理與知識至於年長十五入大學之時融化工會自然成就而無些子扞格抵拒不能勝習其教之病患也

問前兼講學後兼言習者何也 對曰講為知習為行後舉習者獨以行而言且前幼穉專指小學後習長則兼大學至於年長入大學之時則知之固明而但務於行之熟矣

問扞格何謂也 對曰按海虞氏云扞拒也格陳氏謂猶如

陳洛之答言如地之凍堅難入也先聖有曰少成若天性習
慣如自然夫豈有扞格堅強難入不勝其教者哉

問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
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
行何也 對曰此朱子自謂於今隆宋之時其三代小學教
人之全書因遭暴秦坑焚之禍雖是不可得而親見而混雜
出於六經四書之傳書記載者亦多矣往往猶每每也言後
來讀書之士每每直似以有古今異別宜合之不同而莫之
能行殊絕也如當也言絕不知其傳記中無古今之異別者
固實未嘗有不可行也按海虞吳氏云無古今之異即朱子
蒐集以成此書者是也

問坑焚之事在於秦之何年 對曰謹按通鑑綱目記云秦始
亡三十四年戊午燒詩書百家語按賈台通鑑記云秦初

此上書秦焚書籍有偽語詩書者葉青 對曰謹按通鑑綱目記云秦始
焚詩書以古非今者焚其詩書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按通鑑綱目記云三十
五年巳丑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按資治通鑑記云侯生盧
生相與譏議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於是使御史悉案問之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

問典籍出於漢之何時 對曰謹按通鑑綱目記云漢惠帝四
年庚戌始除焚書之律自是經籍漸出矣

問往往者亦有所釋乎 對曰如趙氏作孟子之題辭往往撫
取而釋之以紛紛也與此不同

問今頗見集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
之萬一云爾何也 對曰此朱子自謂於今頗見蒐集傳記
所載而集聚以為此小學之書授教之於童幼蒙昧初學之

士資助其學者論論習熟漸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愛親敬
長隆師親之道庶或幾近有補益於國家風教也萬中一
句之云言爾此朱子自謙之辭嗚呼味斯言也則朱子之於
世教豈惟有補於當時實則有功於千萬世也至哉

問蒐集作搜而以是蒐何謂也 對曰按春秋左傳記云蒐見
五年春獵曰蒐蒐索也擇取其獸之不孕者而用之朱子集
是書者亦取其聖經賢傳嘉言善行可為法戒者類編入之
故蒐字取此之義也

問此講習一字復合重何也 對曰此亦專指小學之教則
蒐以知行之並言矣

問晦庵者何謂也 對曰晦隱也庵草居之稱乃朱子之自號
也按年譜記云朱孝宗淳熙二年乙未秋七日朱子築室於
建陽廬山之精舍曰雲谷老人因初草堂嘗書閑居扁以隱

庵故曰晦庵也於是晦庵之名顯于世矣

問言題者何也 對曰書題者乃標題小學書之大要而為初
學入道之門也按海虞吳氏云此書朱子於卷首已題有餘
言直述小學所以教人之意是也

問是書之題教人之大要亦有存乎 對曰愚嘗考諸先儒皆
未有說至我

聖朝海虞吳氏始為之訓釋其為明備然折其大要之旨亦未
及焉愚自童蒙受學於師伯父雲泉常曰小學書題當分為
四段自古者小學至平天下之本為第一段乃朱子叙三代
小學教人之本原以開其端而為初學入道之門自而使
其講而習之至不勝之患也為第二段乃朱子勉幼學之士
及時循序務進而無躐等難成之病自今其全書至固未始
不可行也為第三段乃朱子論三代小學教人之書被秦坑

於而雜出於傳記於今類聚而成而無古今之異實可行於世矣自今願蒐集至風化之萬一二爾乃朱子自言所以為書之意也而致謙辭以告於後學也與大學序木之意同請者詳之

問小學大學之源流可得聞其大旨歟 對曰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為君為師三代之隆其法寔備至於吾天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取法詔後及顏曾思孟沒而其傳遂泯焉至宋河南兩程夫子出以續不傳之緒考亭朱子蒐集經傳彙成是書補其大學之闕遺定為章句而人始知古昔小學大學之有教也

問小學題辭何謂也 對曰按雙饒氏云小學者小子之學也古者人生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為他日大學

進德修業之基也今傳記所傳由禮小學內則弟子禮諸禮是其遺法也晦庵先生病古書殘缺而不全俗學園弄而失正乃取古今聖經賢傳嘉言善行類聚而成此書以續古者小學之教欲便後之初學有所肄習而不失其正也題辭者標題書首之辭蓋序之異名也朱子既集於小學之書而又自序其所以述作之意於書首以漢趙氏序孟子有題辭之說故以名之按朱子文集有曰小學書別為題辭韻語庶便童習按海虞吳氏云此書朱子於卷首已題百餘言直述小學所以教人之意至此則首叙天道性情之本原以及大小學培養充廣之事體用兼該小大畢舉且括成韻語以便為師為弟子者之所教讀其開示學者深矣善乎勉齋黃氏有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嗚呼讀者其可以其

近小而忽之乎

問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細何謂也 對曰元亨利貞此朱子引易經之乾卦象文而言元者萬物之始於時為春者萬物主於東方發生之氣亨者萬物之通於時為夏者萬物主於南方長養之氣利者萬物之成於時為秋者萬物主於西方肅殺之氣貞者萬物之成於時為冬者萬物主於北方收藏之氣此四者乃上天之道亘古今不易之常行之序所以終始乎萬物者也仁義禮智仁者愛之理即天道之元元主於人倫五典父子之親配於人身五臟之肝肝屬木木即春之令故春主於發生而仁主於溫和慈愛義者宜之理即天道之利利主於人倫五典君臣之義配於人身五臟之肺肺屬金金即秋之令故秋主於肅殺而義主於剛制裁制者恭之理即天道之貞貞主於人倫五臟

長幼之序配於人身五臟之心心屬火火即夏之令故夏主於長養而禮主於恭敬節制智者別之理即天道之貞貞主於人倫五典夫婦之別配於人身五臟之腎腎屬水水即冬之令故冬主於收藏而智主於分別是非此四者人所稟於天之令故冬主於收藏而智主於分別是非此四者人所稟於天以為德而具於身乃為性理之綱維也蓋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地則為木火金水在於四時則為春夏秋冬故人稟於陰陽五行四氣以生配於天地則為仁義禮智學者當知天有元亨利貞四者之德而我亦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德非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而與天地並立為三矣按朱子語錄云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之道理而言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未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

義禮二者有所不順四時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是周圍從一邊說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是橫直以相對說東南西北是五行之相生東西南北是五行之相克五行相生以成其始五行相克以成其終生而不克則無以裁制克而不生則幾乎於息故二者體用之不可偏廢也

問此言九此厥初後言乃復其初何也 對曰復初者復此仁義禮智之性而已

問謂然四端隨感而見何謂也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感者自外而動於內也見者自內而形於外也按朱子云性之所以為身者不過乎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所謂情也孟子謂之四端皆首肯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得而尋也云

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端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外如過朝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端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於外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

問上文言仁義禮智性之綱此言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何也

對曰舉其五倫之目本者而言是

問愛而言秉何也 對曰按西山真氏云渾然天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於故曰秉彜也

問安此暴棄何也 對曰安此物欲之交蔽而自暴棄也

仁義禮智之綱按能氏云自暴剛愎也自棄柔惡也饒氏云暴甚於棄矣

問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何也 對曰昔日之安於暴棄也此性固非不全足今日之德業廣也此性亦非有餘裕但昔為氣稟物欲之所蔽今則復乎其本然爾

問蒙養弗端長益浮靡何也 對曰此言前世相去既遠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人亦皆亡沒六經因遭秦火而聖人之教亦弛廢矣蓋自小學之教廢故學者自童蒙之時而涵養之弗得其端正自大學之教廢故及其年長則所習益輕浮華靡而無重厚所實之風矣

問紛拏喧嘩二者出於何書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紛拏語出前漢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拏喧嘩語出杜牧之詩云松澗渡喧嘩

問匪我言耄朱子編是書之時而壽幾何 對曰按邵武李氏方子云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初先生既卒擲於大

學以開悟學童又慎其失序無本而不學以有遺也乃集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知內篇有三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外篇有二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脩身大法此畧備焉北溪陳氏云朱子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魯齋許氏小學大義曰古者民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及其十有五歲則字夫字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於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之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 故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

材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始至焚書以後聖人
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為學之次第孟堅漢史雖說小學
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
各以己意為學其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
力博識多聞要之不肯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
學節目以為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
篇發明古者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
為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集為小學之書其
綱目有二立教明倫敬身次稽古所以載三代聖賢已行之
迹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載禮書以
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
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
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合

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備無所不備矣文公集
學之書大意如此附此論朱子
問來裔亦有所據乎 對曰來裔按熊氏標題饒氏石洞紀開
云朱子註楚辭以裔為衣襟之末是也
問題詳番場饒氏分為十節亦有厚乎 對曰按熊氏標題石
洞紀開云自元亨利貞以下為第一節首原天道以明人性
之有此四德也自凡此厥初以下為第二節言性之發於情
者然也自愛親敬兄以下為第三節言性之見於行者然也
自惟聖性者以下為第四節言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自
人出也以下為第五節言衆人之所以汨其性也自惟聖斯
則以下為第六節言聖人所以興學設教以開下文兩節之
意也自小學之方以下為第七節以小學之教而言大要皆
通養德性之事即上文所謂以培其根者也自窮理修身以

下為第八節以大學之教而言大要皆充廣德性之事即上
文所謂以達其支者也自世遠人亡以下為第九節言後世
教學不明之言以起下文之意也自幸茲秉彝以下為第十
節自言所以為書之意以告後學而丁寧之也按建安何氏
云饒氏雖分為十節若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似不出乎中
庸性道教三者之旨首一節乃天命之性次四節乃率性之
道後五節乃脩道之教也

問立教者何也 對曰按魯齋許氏云立教者明三代聖王建
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
稟所拘物欲所蔽任其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
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入聖其次者可
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也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
上下無怨而比壽考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

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天有是命
之自然為人事之當然乃所謂立教也
問首引中庸之言何也 對曰此為立教一篇之小序以明聖
人教人之法按魯齋許氏云為教而不本於聖人之道則非
教也為學而不本於聖人之道則非學也
問性道者何謂也 對曰五倫五常之性道也五倫五常乃天
命本然之性人事當然之道知此則為師者知所以教人之
本為弟子者則知所以進學之本矣
問小學書首舉列女傳者何也 對曰此章言古者胎教之法
列女傳漢劉向所編按熊氏標題云劉向一名更生採詩書
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者序次八卷故名列女傳
問不食邪味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邪味不正之味謂六畜之
外山禽野獸之類六畜謂牛馬猪羊犬雞是也

問割不正不食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割切肉也切肉不方正者不以嗜味而苟食也或曰割猶割烹也謂割烹不以正則不食也

問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警言者無目之樂師也不能視者精於聲詩所以導性情之正道言也詩如二南之類正事如二典之類按朱子云古者採民俗歌謠之詩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乃周公制禮作樂被之箎竽以為房中之樂又用之鄉黨邦國所謂警矇誦詩者此也

問本註言姪娘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何也 對曰如醫書所謂若嬰生男多伯常看象翠即此意也

問內則何謂也 對曰內則禮記篇名按唐孔氏云以其所載皆閨門之內執事可則故曰內則按熊氏禮題云內則記男

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禮則也 問始教之讓有三何也 對曰按纂疏云出入門戶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

問學書計何也 對曰按方氏云書即周官保氏所謂六書者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是也

問周禮記禮樂射御書數先禮樂射御而後書數內則先學書數然後學樂射御始學禮何也 對曰周禮是記六藝之條目內則是教六藝之次第蓋書數幼學之所當先次學樂以涵養其氣質之性射御非童幼所能乃先教其儀式也二十而冠始學禮夫冠而後備服服滿而後可以行禮故曰始

學禮九言始者自今始爾其餘不言有前此者矣 問衣不帛袴袴何也 對曰按張子云襦今之襖子袴今之

衣也不用帛則用布用帛謂太溫恐傷陰氣也 問恐太溫傷陰氣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今醫家亦說小兒子不要太勝內則亦是小兒不要着好物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 對曰按朱子云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入執手提論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問此是作樂便之聽抑或其自作歟 對曰按朱子云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之有

問二十可以衣裘帛何也 對曰按熊氏云二十成人血氣強盛可以衣裘帛也

問六代之樂獨言舞大夏何也 對曰按賈氏云二十舞大夏者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夏禹之樂雖舉人則

實靈門已下六舞皆在其中必其自夏以心損讓而後天下自夏以下征伐而得天下夏為文武中可以兼前後也天下之理自其成而觀之易知也故十三舞乃自其兆而觀之難知也故十五舞象大夏則舞之文武中者有千戚有羽籥文武之道備矣故二十而後舞大夏也按方氏云十有三年舞勺則有文而無武成童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乃其稱矣

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博為也博廣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一是此道所以居人倫之首故孝弟為百行之本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行之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而推之故先務篤行孝弟而後

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博為也博廣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一是此道所以居人倫之首故孝弟為百行之本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行之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而推之故先務篤行孝弟而後

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博為也博廣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一是此道所以居人倫之首故孝弟為百行之本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行之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而推之故先務篤行孝弟而後

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博為也博廣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一是此道所以居人倫之首故孝弟為百行之本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行之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而推之故先務篤行孝弟而後

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博為也博廣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一是此道所以居人倫之首故孝弟為百行之本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行之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而推之故先務篤行孝弟而後

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博為也博廣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一是此道所以居人倫之首故孝弟為百行之本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行之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而推之故先務篤行孝弟而後

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博為也博廣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一是此道所以居人倫之首故孝弟為百行之本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行之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而推之故先務篤行孝弟而後

習學也不學恐所學未精不可為師以教他人也內而不出
言蘊蓄其德美在於內不自表見其能於外而為人之謀
慮也按方氏云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
已知之矣及成人然後篤而行之以期於熟焉學所以為已
教所以為人故志乎內而無事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者也
問遜友視志與書之所謂惟學遜志務時敏同歟 對曰然內
而不出所以蓄之也遜友視志所以證之也出謀發慮所以
行之也不可則去處之以義也

問方物出謀發慮按本註云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
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何謂不過物歟 對曰按朱子云方
物出謀大槩只是隨事謀慮方猶對也此方以窮理比並那
物如窮理一般按饒氏云方猶比方之方如方田方量之類
按方氏云四十則強壯之時也蓋壯則與物接而有事焉

故謀不得不出有慮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謀慮豈以欲
加之乎亦比方事物以應之而已
古者四十而後出仕何也 對曰按程子云古之為士自十
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自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
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
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時有汲汲利祿之談何由向善
問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服謂服其事
從謂從其君也如微子諫紂不聽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
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
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又如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
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所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之意
也 子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而恥也是矣按真氏云內
則一書古者學校教人之法也自其始學之初即知此義是

以出而從仕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無貪位慕祿之私其
其規後世學教之教專以利福誘人者異矣
問女子十年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不出謂年漸長常居
閨門之內當知男女之界限如畫小遊庭是也
問本註引曹大家婦何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曹大家名昭
字懿惠乃曹世叔之妻班彪女班固之妹作女戒七篇成漢
書八表及天文志東漢和帝時召入宮為皇后諸貴人師事
之宮中稱大家本註引之言其精通經術論議可為閨門之
姆法矣

問本註引一程之母何也 對曰按伊川程子云先母夫人侯
氏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乘明學自是日暮
則不復出房閨既長好文而不為詞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
筆札傳於人者衆以為非本註引之亦為閨門之姆法矣

問女子至十年而始有教何也 對曰按海虞真氏云小學之
道在於早諭以教非惟男子為然而女子亦莫不然也故自
能言即教以應對之緩七年即教以男女異席而早其別八
年即教以出入飲食之謹至于十年則使不出閨門朝夕聽
受姆師之教教以女德教以女子教以相助祭祀之禮九所
聞見無一不出於正而柔順貞靜之德成矣迨夫既笄而嫁
故能相助君子而宜其家人也
問十有五年而笄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笄本簪也此謂應年
將嫁者女子許嫁而笄字之未許嫁則二十而笄按方氏云
三五而圓者成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乃婦人之首
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詩
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陰以少為美陽以壯
為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畧耳

問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何也 對曰故謂父母之喪 按朱子云內則之說亦大槩言之耳少遲不過一年二十四 而嫁亦未為晚也按方氏云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為二 十而不嫁則非禮也蓋男子三十而娶四十而強仕推此可 知醫書云陰陽七八之數七少陽也八少陰也互相感而流 通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故二十而嫁男子二八而天癸至故 三十而娶也易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蓋男子之 終必至於濟而女之終止於歸而已故內則男子之事必至 於官女子之事止於嫁也

問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聘問也猶今之 納采問名也妻之為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之敵體妾 之為言齊也不以禮聘問僅得接見於君子而不得抗儷也 奔趨也按方氏云聘者由彼而問此奔者由此而趨也

直氏云朱子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此章繼之合

列女傳與內則一篇而觀之則始終之教畧備矣

問曲禮何謂也 對曰曲禮乃禮記篇名言其節目之委曲也

問幼子常視母誑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母禁止辭視與示同

狂欺也幼子未有知識常示之以正事不可欺誑者教之以 聖人之言動欲其習於誠也按揚氏云人之生也直是以君

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 母誑所以養其直也按朱子云古人只從幼子常示母誑以

上灑掃應對進退之問便是做禮養底工夫了此山豈待先識 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

一一便為己之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

問立必正方不傾聽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幼子教之立必端

正尚一方所不得傾頭側耳屬聽左右者習於正也如徐節

孝初從安定胡先生學退而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責云頭容 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其意 與此相通也按京兆李氏云古者立保傅之教始自胎教而 繼之以此蓋男女至於致仕女子至於有家又示之以母誑 以誠其心則小學始終之教大槩具矣

問學記何謂也 對曰學記乃禮記篇名所記三代學校教人 之事也

問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何謂也 對曰按 本註云古昔三代之時教訓者二十五家為閭閭共一巷巷 首有門門側有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左右師坐於兩塾

民在於家之時朝夕恒受教於塾焉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 庠則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首遂當作州二千五百家為州

州之學曰官則教黨庠所升之人也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

之學皆謂之國學以教元子根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與州序所升俊選之士焉按程子云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 有序蓋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俊秀者入

於大學不可教者歸之于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 進退揖讓之序觀其所學安得不學也

問天子五學何所分也 對曰按陸氏佃云禮記天子設四學

蓋天子立四學并中學而於一處並建周人則辟雍居中 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學禮者

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于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 語樂舞者就成均惟辟雍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又出

師受成等焉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謂辟 雍按大戴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成均是也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上座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

問辟雍何謂也。對曰辟與璧通玉也。雍澤也。四面水環如壁。四出為橋橋各有門。周其外以節觀者。乃天子承師問道之所。故謂之辟雍也。

問諸侯之為泮宮何也。對曰按春秋正義云諸侯曰泮宮泮之言半也。蓋以東西為明以南通才其北無門也。所以降殺

於天子按王制云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曰序夏后氏之學也曰瞽宗

殷學也曰泮宮周學也是皆得立四代之學信公脩之示存

古法也。

問本註術音澤當作州何以知之歟。對曰因上文黨有庠而

推之則知下文黨為州也。

問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對曰此言人之性分之大皆有秉彜之道也。若但飽食

而不飢暖衣而不寒安逸居處於怠惰之失而無師以教訓

於人倫之道如此則無禮無義相近於禽獸不遠矣。如釋氏

之徒不知人倫之道上不拜君王下不拜父母棄家絕續而

終日自求安居放逸飽食暖衣禮胡人以為傳教即孟子所

謂無父無君是乃禽獸也。

問孟子之言人倫與經傳之同歟。對曰按真氏云春秋傳曰

舜舉八元使布其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

和妻柔。孟子所稱即其事也。人各有秉彜之性則所謂親義

別序信亦因其性之所有而尊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經傳

論人倫之道非一各以一言而盡其要則未有若孟子者。鳴

呼成哉。愚按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孟子之言蓋

本諸此。然天叙即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導之也。

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何謂也。對曰父子之倫則教之有親愛如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

於孝君臣之倫則教之有義宜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夫婦則教之有配偶之分別而不相亂也。長幼則教之有次

序之禮使卑不得視尊尊不得陵卑也。朋友則教之有友

則教之有誠信而不相欺誑也。

本諸此。然天叙即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導之也。

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何謂也。對曰父子之倫則教之有親愛如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

於孝君臣之倫則教之有義宜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夫婦則教之有配偶之分別而不相亂也。長幼則教之有次

序之禮使卑不得視尊尊不得陵卑也。朋友則教之有友

則教之有誠信而不相欺誑也。

問舜命契為司徒教敷五教命夔為典樂以教胥子竊謂古人

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

理夔典樂教胥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已歟。對

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按章氏李氏云小學大學之禮雖備

於成周五品五教之道實原於堯舜。夏及殷雖忠質異尚

而五教未治下同至孔孟之時周禮亂亡已不能一一自復

矣。况今數千載而下欲求堯舜禮樂之全得乎。蓋堯舜

正其原求無失古人之意也。夫立教者所以立此五典而已

明倫者明此五典而已。若修身一篇豈在五典之外哉。實屬

乎父子之親耳。故引孔子之言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

與此。朱子小學書綱目有自來矣而堯舜司徒之職所以繼

天立極為萬代教化之本原而故之一字又為教教化之根

本也。嗚呼盛哉。

問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彘簡而無

傲何也。對曰此教之以樂德也。夔舜臣名典主也。命主以

音樂之事。按海虞氏氏云曾長也。胥子自天子之元子至公

卿大夫之適子也。溫和厚也。栗莊敬也。彘殘酷也。傲忽慢也。

上二無字與母同。按九峯蔡氏云九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欲

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

剛者必至於害故欲其無害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

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何也 對曰此教之以樂語也按九峯蔡氏云教旨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心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歌詠其詩之義以永長其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以宮商角徵羽五聲依附而長水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者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呂而調和其五聲乃能成文而不相亂也

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五分道益隔八相生而為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而為樂則克能諧和而無相侵奪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祭天地廟聖廟而神人應之而神言以此皆至於和矣蓋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而今日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問聲應五行何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宮屬土商屬金羽屬水角屬木徵屬火也

問律合十二辰何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黃鍾為子太呂為子太簇為寅夾鍾為卯姑洗為辰仲呂為巳蕤賓為午林鍾為未夷則為申南呂為酉無射為戌應鍾為亥也

問音直八卦何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金鍾鍾也屬於兌而為商石玉磬也屬於乾而亦為商絲琴瑟也屬於離而為徵竹管簫也屬於震而為角匏笙簧也屬於艮而為宮土填音也屬於坤而亦為宮革鞀鼓也屬於坎而為羽木祝敔也屬於巽而亦為角也

問五聲之說願聞其詳數 對曰按何氏圖說云夫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故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為宮地四與天六合而生金於西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聲為羽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也其性圓其聲若牛之鳴舒吐燿而主合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其性大其聲若羊之離群而生於角獨也物觸而出也其性直其聲若雞之鳴也

主律律也物盛大而繁其性明而辨其聲若黍之負駭而主分羽宇也物聚藏而宇覆之也其性潤而澤其聲若鳥之鳴野而主吐然其用則為敏經迭其象則為君臣民事物其位則為左右上下其色則為青黃赤白黑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其情則為喜怒憂樂其律則為鏡言視聽思故在天運而為五氣在地列而為五行在人數而為五臟則中聲所止無往不在焉

問琴之五音亦同於此數 對曰然蓋宮絃之數乃八十一絲象老陽之九九也商絃之數乃七十二絲象少陰合於老陽之八九也角絃之數乃六十四絲象少陰之六八也徵絃之數乃五十四絲象老陰合於老陽之六九也羽絃之數乃四十八絲象老陰合於少陰之六八也少宮文絃之數乃四十二絲象老陰合於少陽之六七也少商武絃之數乃三十六

絃象老陰之六六也凡此皆陰陽自然之數而非強為之也
 何少陰之數既有八八而無少陽之七七何也 對曰以老陽
 九九之數多矣故少陽不預焉況中有六七之數在爾
 問琴之制作亦有法歟 對曰按琴譜記云琴之為言禁也禁
 止其邪而養其正也故音謂之太古遺音其制本伏羲所
 造長三尺六寸六分象其之三百六十有六日零六時廣六
 寸象六合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龍池八寸通
 八風鳳沼四寸合四時十二徽象月之十二與調五絃象五行
 至周文武加二絃為少宮小商以象七政而合君臣之恩也
 問律呂之原其詳可得聞歟 對曰按漢律曆志云昔黃帝使
 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崑崙山名之陰取嶰谷之竹其自
 然圓虛者斷而節之聞而吹之取其竅之厚且以為黃鐘之宮
 制十二有管以應風凰之鳴其於鳴為六維鳴亦六陽六為律
 六為呂律以統氣而類萬物也律謂之十二律以配十二月蓋
 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斗柄運於十
 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呂
 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九十二律相生之
 位自黃鐘之律數八至林鍾林鍾數八至太簇周而復始身
 問十二律之名義何也 對曰按律曆志云律法也言陽氣為
 陰氣之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之氣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
 故謂之十二律黃鐘黃者中之色也鍾種也陽氣潛萌於黃
 泉故萬物莖萌於子而黃鍾五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之
 初九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大呂呂旅也言陰大呂助
 黃鍾宣氣而芽物也萬物紐芽於丑而大呂丑之氣也其候
 大寒其卦坤之六四也故合於黃鍾而下生夷則焉太簇
 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萬物引達於寅而太簇寅之

氣也其候驚蟄其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南
 呂焉夾鍾言陰夾助大簇宣四方之氣 而種物也萬物冒
 萌於卯而夾鍾卯之氣也其候春分其卦則坤之六五也故
 合於無射而下生無射焉如洗姑故也洗新也言陽氣養生
 去故就新故柯易葉萬物振美於辰莫不鮮明而姑洗辰之
 氣也其候清明其卦乾之九二故合於南宮而下生應鍾焉
 仲呂言陽已而陰萌則萬物盡旅而西行萬物已盛於巳而
 仲呂巳之氣也其候小滿其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
 而上生黃鍾焉黃鍾言陰黃鍾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
 萬物也萬物男布於午山莊賓午之氣也其候夏至其卦乾之
 九四也故合林鍾而上生大呂焉林鍾林茂也言陰氣受任
 助於純賓君主種物使衆類長大茂盛也萬物夢寐於未而
 林鍾未之氣也其候大暑其卦則坤之六三故合南呂而上生
 大簇焉夷則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其候
 暑其卦乾之九五故合南呂而上生夾鍾焉南呂南任也言
 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萬物留熱於酉而南呂酉之氣
 也其候秋分其卦則坤之六二也故合於姑洗而上生姑洗
 焉無射射厭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隨陰而起終而復始而
 無厭射於戌無射戌之氣也其候霜降其卦乾之上九故合
 夾鍾而上生仲呂焉應鍾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之功言
 萬物以陰藏收而聚之歸根復命於亥應鍾亥之氣也其候
 小雪其卦坤之六三故合太簇而上生蕤賓焉
 問六呂而有夾鍾林鍾應鍾之名何也 對曰陰呂在於陽律
 之中而助於陽故以呂為助也
 問六呂而有夾鍾林鍾應鍾之名何也 對曰陰呂聚氣於陽
 律之內而依於陽故以鍾為聚也

問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何也 對曰愚嘗聞師伯父雲泉之有詩云隔八相生機密關三分損益在其間退四進三從子始進三退四午中還其法黃鍾隔八下生林鍾林鍾隔八上生大蕩餘皆倣此如黃鍾九寸退四寸而生林鍾六寸林鍾六寸進三寸而生太簇八寸謂之從子始也如蕩賓六寸進三寸而生大呂八寸大呂八寸退四寸而生夷則五寸謂之午中還也蓋子午為天地陰陽之中數自黃鍾之子損之而後益蕩賓之午益之而後損皆以三分為率故損益為之進退而律呂新書載之詳矣

問上生下生何也 對曰陽律從下生於陰呂象陽氣之自地而升於上中陰呂從上生於陽律象陰氣之自天而降於下也

問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以之何也 對曰按本

註云周禮周公所作周官六禮之書大司徒地官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物猶事也三物謂下文六德六行六藝也與猶舉也蓋鄉學以三事教成萬民鄉大夫乃舉其賢者以鄉飲酒之禮尊之以為賓客而獻之于王也按朱子文集云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問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德者得於心之謂也智者請達於事理是非不惑仁者謂愛人利物惻怛不忍聖謂明睿通達燭物不遺義謂剛毅果斷制事得宜忠者謂克己之心主於誠實和者謂發而中節無所乖戾

云剛不柔是也

問人性之德有五曰仁義禮智信而已此六德先言智而後言仁先言聖而後言義者何也 對曰按熊氏云以智為先也聖則智之至也知斯二者是也忠則發已自盡即信也和則剛柔中節即禮也

問智聖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智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智蓋無所不通明底意思

問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行者行於身之謂也孝者謂善事於父母友者謂善事於兄弟睦者謂親於九族婣者謂親於外親任者謂信於朋友恤者謂振於憂貧也按黃氏叔燾云孝為百行之首故六行莫先於孝其下五者何莫非孝心之所推也

問九族以親者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

孫旁及緦麻之內也外親謂以族及妻族是也任者謂親交有道德則信任之也

問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藝者見於事之謂也禮者謂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其目有五樂者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其目有六射者謂射法一弓夾四矢驗其正鵠之中否以觀其德行也其目有五御者謂御法一車乘四馬執轡立於車上欲其調習不失驅馳之正也其目有五書者謂書字之法可以盡物變之不齊其目有九按朱子云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不可缺者也朝夕游焉以傳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按真氏云三物之教先以德行為而次以六藝者則孔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也

問五禮之目是吉凶軍賓嘉平對曰按熊氏云五禮之目在春官大宗伯其別三十有六吉禮十有二凶禮五賓禮八軍禮五嘉禮六也

吉禮十有二者何也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宗廟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祭禮九十二則受禱祀此之謂禋祀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故曰饋食享先王

問賓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禮親邦國之禮八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

問咸池之樂何謂也 對曰咸池帝堯之樂也本黃帝所作至堯修而用之咸在也池水也言其德象水周遍無所不在故

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

問六韶之樂何謂也 對曰大韶帝舜之樂也韶紹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

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問大夏之樂何謂也 對曰大夏禹王之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堯舜之業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山川

問大濩之樂何謂也 對曰大濩湯王之樂也濩護也言其德寬仁能救護生民使天下咸得其所故周人舞之以祀帝舜

問大武之樂何謂也 對曰大武武王之樂也本文王所作武王修而用之言其德能伐紂除害成其武功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陳歸於太篋無射周人舞之以祀后稷

問五射之名如何 對曰據儀禮云五射之目無射者僅見於地官保氏康成之疏文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

注四曰襄尺五曰井儀

問白矢何謂也 對曰言矢貫侯見其鏃白也

問參連何謂也 對曰言前發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

問剡注何謂也 對曰言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剡暗

問襄尺何謂也 對曰襄作讓言臣與君射不敢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

問井儀何謂也 對曰言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也

問五御之名如何 對曰按周禮地官保氏康成註疏云一曰鳴和鸞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

也和金口不舌為金口金舌所以節車疾徐之行和在式上

鸞在衡上而近於馬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軌也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仗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奏所以使之皆中節若車行速則不相

應若車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此節奏矣

問逐水曲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逐水也按程氏云鳴和鸞者御車之常逐水曲者御車

之變也

問過君表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君表如轅門之類若詩傳

揭纏旃以為門表纏質以為櫛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

君表即揭纏旃也按程氏云此御田獵之車與軍旅之車九田獵用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如轅門之類是植起兩車以為門揭纏旃以為門者是植起兩旗於兩傍以為門也以

毛揭纏在上表纏質以為櫛有櫛是斧之錐頭或云用刑也

是門闥古者門之當中用一壁尺使門闥至此而止所謂

也謂以毛裘纏質之上以為門闥也間容握謂門之廣狹

與車之廣狹總爭一擇驅以入擊則不得入謂急驅車走而

入只要恰好從當中過若小偏則車軸擊着這門櫛者礙而

不得入也當車馬並進之時却要恁地合節奏也是難矣

問舞交衢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旋

轉應於舞節按京山程氏云如今十字街模樣若轉過這一

邊則須要轉得合箇舞節節奏詩云兩駮如舞蓋謂御之中節也

問逐禽左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

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按京山程氏云逐禽左亦是難事若

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若禽在右邊則

射不得了按京山李氏云公羊傳桓公狩于郎解第一殺自

左腰射之達於右體第一殺自左腰射之達於右脾第三殺
自左腰射之達於右體則左當之左指禽獸之左腰而言
問六書之名如何 對曰按周禮註疏引漢許氏說文云昔黃

帝之史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學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
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

代齊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教之先以六書按京山程氏
云是教人知制字之由便不胡寫了邊傍古人要書同文今
人不曾理會只是胡寫一曰象形二曰處事三曰會意四曰

轉注五曰假借六曰諧聲
問象形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其形體
而為之按朱子云古人象形造字自是動不得如字後面

一箇車兩邊後系即繩繩係四圍口字即口也馬字即馬
着繩繩而走也按熊氏云書畫象取形善取象九系系
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

象亦有象形兼會意諧聲也
問會意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

為武會合人之意也按朱子云性情字皆從心古人制字都
是有意按程氏云會合人意如中心為忠如心為怨之類是

也按熊氏云二體俱主義文合成字亦有二體會意如信字
從人從言即二體會意如後字從彳從么從又即二體之會

意也
問轉注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
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按程氏云謂文義相近但傍

別義轉注如考老字即建類主義轉注也
問處事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

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處事得其宜也按熊氏云一作指
事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形不可象則指事亦有

指事而兼象形會意諧聲者
問假借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

也按朱子云書風卷肆伍皆假借同聲字按熊氏云六書
惟假借難明假借者本非己者因他所授有同音借義同音

不借義有協音借義借義不借義有因音而借義有因音而
轉借有諧聲之借有方言之借又如詩之風雅頌五聲之宮

商角徵羽十二時辰之字皆假借也
問諧聲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

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按京山程氏云五與江皆從
經里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漢書曰書林形聲類聚卷之江

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鳴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
形下聲安妥之類是上聲下形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蘭蘭

街街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蓋形之等有六也按熊氏云諧聲
與五書同出五書有韻諧聲無韻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韻聲

成字不可勝舉亦有諧聲兼會意者
問禮樂射御書數而書莫只是字法否 對曰按朱子云此類
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

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問九數之名如何 對曰按魏劉氏曰古者包犧氏始畫八卦
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

度可得而共按朱子云古人志於道擬於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尤為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按熊氏云九數之目司徒註疏引鄭氏之語與此小異陳氏樂書司徒九數之說即今文公小學註文一曰方田二曰粟布三曰衰加四分曰少廣五曰商功六曰均輸七曰盈朒八曰方程九曰勾股

問方田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方田以御田疇界域按京山程氏云即今方量田地畝角之法

問粟布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粟布以御交質變易按京山程氏云粟是穀布是錢謂以多少錢雜得多少穀之類交謂買賣質請典約變易請更換也

問衰分何謂也 對曰衰猶等也按本註云衰分以御貴賤廉稅按京山程氏云此是理會買賣價銀多少之法貴賤廉也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廉謂廉價後請米地所收之稅也

問少廣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少廣以御積累方圓按京山程氏云積累如今倉然積米於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推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等圓器作如何等各有法也

問商功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商功以御功程積實按京山程氏云商其工程如打土論方

子打弄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不特此一事如做屋亦可等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

問均輸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均輸以御遠近勞費按京山程氏云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是人力費是裹足如自

某州到某州用人力幾何裹足幾何今人管漕運便要如此等也

問盈朒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盈朒以御隱微互見按京山程氏云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難然則尤不可見由其顯者以推其隱者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難互見是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向見廬山一道士能曉此法

問方程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方程以御錯揉正負按京山程氏云今之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小者有月大者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算曆行之會都相合也

問勾股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勾股以御高深廣袤按京山程氏云此是量山量水之法勾者水也股者陸也高深廣袤皆土圭測日影一寸當千里之類又曰九者之法散在天下各有曉得者按熊氏云橫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水之深城邑之廣道里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之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梢為股尺與尺梢盡處相去為弦

問古人使初學者區區算數之末恐反為心術之害何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乎 對曰按朱子云此是教之以事小兒教他便喜在學未放了心去作他事今人不曾學他日去任此等事便理會不得

問上文既設三物教萬民而下文以刑糾萬民何也 對曰按熊氏云民有不從教者則設刑以刑之故言以刑入者之刑糾察萬民之過而懲罰其罪也

問六行孝友睦婣仁恤八刑糾萬民無不友刑雖有不弟刑又本註以不敬師長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不須如此看且看古聖人教人之教如何而今全無這箇天祐下民作之師蓋作之君便是作之師也

問此不悌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而在睦婣之上此變言悌良在睦婣之下何也 對曰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且不悌之刑專為不敬師與長而設非為兄也不敬兄見不睦之刑內按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悌使少者不敢陵長也

問不任之刑何謂也 對曰欺誑不信任也

問不恤之刑何謂也 對曰坐視患難不相救恤也

問造言之刑何謂也 對曰詆言惑眾行偽而堅善為而辨也

問亂民之刑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按賈氏云亂民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並是亂政之民也

問六德六藝不設刑獨於六行設刑者何也 對曰按賈氏云在身為德施人為與德為在身不施於物六藝亦是在身之能不施於人故二者不設刑其容並是施之於人故禁其恐有愆者乃設刑以防之故也造言亂民民中特害故以六行之外別加此二刑按鄭氏云教民曰六德六行六藝糾民則止於六行何耶蓋人之性有厚薄昏明則德不可以皆同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之別則藝不可以皆能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勉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於其身禍於其家禍於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是謂亂民加之以刑可以無愧矣

問王制何謂也 對曰王制乃禮記篇名漢文帝命賈誼作此篇而為王者之制禮樂刑政各經王制也

問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也高其術以作教也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夏秋冬按孔氏云崇謂敷暢義理賈明旨趣使學者知之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乃先王之道路也按長樂陳氏云詩書禮樂以之為術則謂之四術以之教人則謂之四教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教行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

問聖人作經之教亦有說歟 對曰按家語云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聖人作經教人之大要矣

問王制不言易春秋之教何也 對曰此對四時而言蓋易道陰陽春秋紀變異非聖人之常言况夫子之所雅言詩書禮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亦未嘗道及易與春秋之教矣

問詩書禮樂之名教則聞其旨而春夏秋冬之名義亦可得聞歟 對曰按春秋杜氏註疏云春蠶也萬物蠢動而生夏穀也萬物假大而立秋擊也萬物擊斂而成冬終也萬物終盡而藏此為四時之名義矣

問春秋何以專教於禮樂而兼有詩書乎 對曰此錯舉交互而言之春教樂也兼有禮秋教禮明兼有樂夏教詩明兼有書夏教書明兼有詩若不互言而但言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教以樂詩而不教以禮書秋冬教以禮書而不教以樂詩是則其意不通矣按陳氏云文王

世子篇言春誦夏絃與此不同蓋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
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亦互言之耳非春秋不
可教詩書夏夏不可教禮樂也舊註陰陽之說以為拘泥
問弟子職何謂也 對曰弟子職管子書篇名乃齊大夫管仲
字夷吾所著之書此為學則之一章

問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何謂也 對曰先生師也言在於我先
而生以其年德俱高而能教道於幼者自稱為弟子則尊師
如我之父如我之兄也言師之所以施設其教訓而為弟子
者當以是而效其法則也

問溫柔弟毋驕恃力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溫和也柔順
也此教以吾事親事長之道而事於師則有順從而無所違
逆矣毋禁止辭驕矜傲也此教以尚德而不尚力也若驕而
恃力則羶羊觸藩矣按朱子云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

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而不尚力之事也
問弟子職一章自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以下似言學莫先於立
教自志無差邪以下又詳言其學之功如此歟 對曰按朱
子云此說得之按海虞吳氏云此篇明白簡要實弟子職之
所當務且終篇倦倦然以教為言豈非當時先王流風善政

猶有存者管子其有所受教學者宜深體之
問汎愛衆而親仁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仁者自當親其他自
當汎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便是生之理發出來便是愛才是
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意思如何漠然無情得聖人說出話

兩頭都平若不說親仁則又流於兼愛矣
問汎愛衆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
道理

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

汎愛爾 對曰按朱子云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仁者自當
親其他自當汎愛又云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群居不
將一等相親善底事去話燥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
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對曰此言上文六事之中 另行一事
而有餘暇之日力則當以學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古者少時
是大槩說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者少時小學便有
此等教習今皆無之所以成才之難按勉齋黃氏云古人言
文蓋指乎此非世俗華藻之文也

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為緩哉 對曰按朱子云
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爾不然則又何必言
有餘力而後學耶

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學禮則教之有次第矣
於聖人乃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以有本而後有末
朱子云內則所謂十歲學幼儀十三歲學樂誦詩二十而後
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第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
先後淺深也又云古者詩禮樂都從少時恁地學了到興詩
立禮成樂時便得詩禮樂之力所以成才則易又云內則是
用工次第此是得效次第

問三者亦有先後之次第歟 對曰按朱子云詩較感發入故
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融化人如太史公
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

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歟 對曰
按朱子云如金石絲竹匏土壎未雖是有許多打成一片清
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運成一片有自然底和
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
之可以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之工夫然後用

之可以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之工夫然後用

之可以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之工夫然後用

樂以成之

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簡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

對曰按朱子云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記耳曰今之成材也難矣

問樂記何謂也 對曰樂記乃禮記篇名以其記樂之義也

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禮乃恭敬之心樂乃和悅之心非前童五禮六樂也言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之本故不可斯須頃刻而離去於身也按朱子云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此言者尤為深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

問立教篇終引子夏之言何也 對曰子夏之言皆所以明人倫之旨故朱子引之以結立教之末而趨下篇明倫之意也

問伊川程子言見賢而變易其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自分曉了變易其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氏之說為長

問事君能致其身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能委致其身者謂不有其身也一似送遠身與人君便看人君將來如何使按補氏云委致其身者死生勞逸惟君所命不敢自有其身而為避就也

問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畢竟是當今學來集註所謂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斯之謂歟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也

問立教一篇所引亦有存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首一章引列傳書立古者胎教之法次一章引禮記內則篇三章引禮

記曲禮篇立古者保傅之教次四章引禮記學記篇五章引孟子滕文公上篇明倫之教六章引書經舜典篇命契之職七章引周禮大司徒篇三物之教八章引禮記王制篇之教九章引論語學而篇先難後獲之教十章引論語泰伯篇之教十一章引禮記樂記篇之教十二章引論語語學而篇子夏之言皆立古者師弟子之教夫三代盛時內有胎孕保傅之教外有學校之教其成材則易後世一切無之惟存師弟子之教其成材則難也

問明倫者何也 對曰按魯齋許氏云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今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敘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子不君不臣不夫不婦長幼朋友各不盡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人之教者必以明倫為教而學者亦必以明倫為學也

問首引孟子之言何也 對曰此為明倫篇之小序以明人倫之大要也如敬身稽古嘉言諸篇首皆有之

問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又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前既以周學冠之於始而後以周學之列於終何也 對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是推今以達古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考古以知今也故互言之爾

問三代皆有學而孟子獨稱夏之為學豈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校者以教民為義所以明人倫之本故特以其重者而言之

則庠學序學亦在其中況禹為三王之首舉夏之學校而殷周序庠之學是以見之

問鄉學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皆是農隙而學

問孰與教之 對曰按朱子云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按輔氏云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事則同也

問稽聖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家士何也 對曰稽考也聖經謂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孟子諸經也訂評議也賢傳謂王陽

樂共子晏子荀子諸傳也述續述傳舊也此朱子自謂稽考聖人所作之經評議賢人所著之傳而續述為此明倫一篇之書以教訓後來幼學蒙昧之士者

問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 對曰按朱子云其中極有難行處

問愛敬與已為一自無難行 對曰按朱子云此便是愛敬尺度須是把去量量方見得是愛敬

問小學本註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若諸父諸母親同服同而不及之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諸父異官非可以偏誦而定省之耳若如此則將不得專事乎父母矣此愛敬之有等差也

問拂髦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拂謂振去其髦上之塵也髦

用髮為之象幼時之髦按劉氏云拂其髦以加於冠謂子生三月則剪其胎髮為髦帶之于首男左女右逮其冠笄則綵飾之加于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恩父母喪則徹之也

問冠綉纓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纓者結之領下以固冠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纓也

問端冕紳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 紳被膝也以青為之與裳同色上繫之革帶紳大帶也

問纓笏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纓猶插也惟笏於紳所以記事也

問笏之長短亦有制度歟 對曰按陸氏云諸侯之笏長二尺六寸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

問左右佩用與玉藻稱古之君子必佩玉何如 對曰按陸氏云佩玉德佩也佩用事佩也佩德乃無事之佩佩事乃有事之佩按方氏云左右事也故言用而與德佩異矣

問偏袒著其素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偏行膝也履鞋也著猶施也繫鞋口之繫帶也履頭施繫以為行戒也按朱子云偏袒者素古人皆披素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問舅姑何謂也 對曰按爾雅云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猶今俗謂之公姑也

問衿其制如何 對曰按本註云衿猶結也纓者囊也佩之以禦其穢氣也

問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極之何也 對曰此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也按本註云適往也所寢室也只悅也煖也寒冷也苛亦也抑按也

若煖則將減之使清也問衣若冷則將添之使溫也體煩為苛氣虐生養問有疾痛之數則敬以按之有苛廢之數則敬以爬之也按頭之推云父子之數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

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養痛慈愛禮法不簡之敬也按京兆李氏云嚴之與愛即孝經所謂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

者父也之義。禮謂一不可御。藥也。簡謀也。命士即周禮九命一命受職為士。異宮猶今之同宅異院也。

問問所欲而敬進之何物也。對曰按本註云所欲如醴醢酒醢之類。按司馬溫公云父母舅姑若起子供養物。婦具長饘必待舉箸子婦少退。按方氏云下氣怡色所以養志也。醴醢酒醢所以養口體也。

問九內外何謂也。對曰此總言內外子婦婢僕之等也。

問斂梳篋何也。對曰古人梳篋之具夜則設而鋪之。曉則斂而收之。示不以私妻之常用也。按方氏云斂則收而藏之。必斂梳篋者則以夜夜異用故也。

問布席何也。對曰灑掃自室堂之內以及庭之外既畢而陳布其坐席所以待尊者之行事也。

問各從其事何也。對曰如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是各從其事矣。

問數籍年厄匪其制如何。對曰按朱子云數今盃孟也。牟士盆也。乃盛黍稷之器。今以木為之。象土金之形。厄酒器也。匪盛水漿之器也。按孔氏云此父母舅姑所服用之器。子婦不得輒用也。

問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真齊升降出入揖遊何也。對曰按本註云應唯者聞呼而速應之不敢諾也。敬對者有問而謹答之不敢怠也。皆下順上之辭也。周旋乃進退之間。周回而旋轉也。慎謹慎也。齊齊莊也。言一進一退周回旋轉之須。而此心注故不敢肆也。升登階而入也。降下階而出也。揖抑也。遊揚也。言升階而入將近尊者其容俯仰也。降階而出既遠尊者其容舒揚也。按輔氏云應唯無一志也。敬對無應情也。進退周旋慎齊無不敬也。非精神也。

至何以及此。應以唯敬矣。對以敬忠矣。唯誠故敏。故忠至於進退周旋。慎齊誠之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以敬身也。

問不敢噦噫。噦欠伸。噦倚。噦視。不敢噦。噦何也。對曰按本註云噦噦逆之聲也。噦食飽而作聲也。噦氣升而為噴。噦也。咳肺病而作咳。噦之聲也。欠氣乏而欠也。伸體疲而伸也。跛偏任為跛也。倚依物為倚也。噦傾邪而視也。唾口吐之津也。涕鼻出之液也。按方氏云噦噦噦噦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噦視則貌為不恭。噦噦則聲貌俱為不恭。矣。故皆不敢為也。

問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然。澣與澣亦有異。說。對曰和灰如今人用灰湯是也。手洗曰澣。足濯曰澣。冠帶。以手漱。用力澣也。衣裳。足以足澣。用力深也。

問冬溫而夏清。清而不言春與秋。昏定而晨省。而不言日晝何也。對曰冬溫夏清四時之法。而春秋在其中矣。昏定晨省一日之法。而且晝在其中矣。按東萊呂氏云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一日有昏晨晦明之變。此見孝子不忘親。親遇變時。須加意於其間。冬溫則體其溫之理。如古人置密室之類。是也。夏清則體其清之理。如古人扇枕席之類。是也。昏時則安其父母之床。晨時則聽鳴而起。省問其安否如何。

問先昏而後晨省何也。對曰兼示經宿之禮也。

問如執玉如奉盈二者亦有別歟。對曰如執玉是言其愛如奉盈是言其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按周氏云執玉言其恭。奉盈言其慎。斯說亦通。

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何也。對曰和氣愉色婉容便有許多從容氣象。嚴威儼恪其氣象太緊。坊故非事親之儀矣。

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何也。對曰和氣愉色婉容便有許多從容氣象。嚴威儼恪其氣象太緊。坊故非事親之儀矣。

問恪非所以事親只是有敬意否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太莊
太嚴厲了

問受敬盡於事親威嚴恪非敬乎 對曰按饒氏云執玉奉
盈以卑承尊之敬嚴威嚴恪以上臨下之敬敬親當如執玉
奉盈矣

問君不主與在於室之何處也 對曰按本云註居處也主猶
坐也與室中西南隅也乃尊者所居為子不敢當尊之處也
按京山程氏云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
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縫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
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惟尊者閑樂無事之時
居必主與人子不宜處之

問何以謂之奧也 對曰以其隱奧無事之處故名為奧也
問立不中門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門中有闌兩傍有楹中門

謂當楹闌之間尊者所行也按司馬溫公云有賓客不敢坐
於正廳無書院則坐於廳之傍側升降不由於東階故立不
中門也

問楹闌之間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門之中有闌扉之兩傍有
楹楹是大門兩傍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闌是中間兩扉相合
之處又有一木當設而不動楹闌之間即中古人常闌左扉
所謂中門者右扉之中門也又云張如今衣頭相似闌是當
中疑門者今城門有之如石墩然

問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何也 對曰按纂疏云苟且
也相毀曰訾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近謹有笑近謹厚道也
按方氏云苟訾則為惡於人矣愛親者其可惡於人乎苟笑
則慢於人矣敬親者其可慢於人乎按陳氏云聽於無聲是
一傾耳而不敢忘父母也視於無形是一舉目而不敢忘父

母也不登高不臨深是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不苟訾不
苟笑是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也孟子曰事孰為大親親為
大守孰於大守身於大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善於事親矣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則善於守身矣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何也 對曰按慶源輔氏云父母
在為子者遠遊固不可而近遊亦當有方遠遊與無方皆非
父母之所欲其子者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自不到如此
矣詳未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
事親者宜身體之按新安陳氏云朱子十四歲喪父章齋先
生事母夫人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頗
覺孝心獨苦信哉

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 對曰按饒峯饒氏云不遠遊是
常法不得已而遠遊乃是處變之道聖人言常而不言變也

問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死謂難難以相
衛護非敬仇讎也此身當服勤至死以事父母若許友以死
則忘親矣

問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然諾與唯何所分也 對曰
唯諾皆應辭唯者應之速諾者應之緩唯則恭於諾則似
有寬緩驕慢之意父以忍師以道故敬皆同愚者受學於伯
父雲泉請論至此每讀之悚然警勵則知應唯之當敬矣按
陳氏云子之為父弟子之於師其畏敬之篤當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於其未召也當若有所召則其召也敬諾而不唯乎
內則曰應唯敬對此事親之禮也曾子曰唯此事師之禮也

問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然不能當為
何訓釋也 對曰按本註云不能猶不忍也手澤謂手之所
時適存其汗澤之迹杯圈盛酒漿之器居木為之若卮匱之

傷口澤之氣亦謂常用而飲故口之津澤猶有餘氣此所以不忍讀不忍飲也按方氏云書謂書稱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發言之杯圈飲食之器也婦人惟酒食是務故於母言之九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問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何也 對曰宜猶善也言妻其善事於其夫而不善於夫之父母故父母有所不喜悅寧出其妻以順父母之意蓋娶妻本欲以養父母今父母不悅故當出退之按大戴禮婦有七去此即不順父母去也

問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孰與孰尚謂殷勤勉勵而諫也若犯顏而諫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俱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純孰而諫也

問起敬起孝何也 對曰若諫父母或至於忿怒有所不喜悅而或鞭撻之流血亦不敢疾惡怨恨於父母則當與其恭敬興起其孝養之心以事之然起敬起孝非起止之起只是過捺釋文云以手不住爾

問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古之有行之者誰也 對曰按胡氏云洋號泣于夏天于父母而瞻睨亦允若

是隨之也 對曰按胡氏云洋號泣于夏天于父母而瞻睨亦允若

問父母有疾本註引顏氏家訓子拜醫求藥古有誰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梁孝元在江州日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醫李猷

問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何也 對曰按呂氏云醫至三世謂活人多用藥功已驗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而與此章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同意否 對曰按朱子

云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簡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也

問祭義何謂也 對曰祭義乃禮記篇名所記齊戒祭祀之義也

問霜露既降而無秋字何也 對曰霜露既降上當有秋字記者缺之

問先言秋霜露既降何也 對曰此言秋陰成物之時也念父母成我之恩則悽愴悲傷而有哀心生焉非為其與之如此也

問後言春兩露既濡何也 對曰此言春陽生物之時也念父母生我之恩則怵惕驚動而有愛心生焉如將見親之生存焉是以君子感時而念親也按方氏云經文於兩露言春則知霜露為秋矣於霜露言非其寒則知兩露為非其溫矣於兩露如將見之則知霜露為如將去矣讀者不可以不知也

問祭統何謂也 對曰祭統乃禮記篇名統猶本也所記祭祀之本故名祭統

問所以備外內之官何也 對曰官之為言司也此言宗子宗婦當躬親主祭而衆子衆婦相之各執其事外官衆子任之內官衆婦任之分職既備則事禮亦無闕矣

問有故則使人可也何耶 對曰有故謂疾病或居官或以他事在不得已而之則必使他人攝之然謂之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問曲禮所謂為宮室不斬於丘木何也 對曰若為造於宮室而斬伐於丘壟之木是慢其先而濟其私則謂之不敬也

問王制所謂祭器未成不設燕器何也 對曰先神而後已乃

立敬之本也

問孔子謂曾子曰然謂子何所訓釋也 對曰謂猶告也乃夫子告曾子孝道之原也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何耶 對曰孝以守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核也敢不敬乎舉其大而言之則有一身四體舉其小而言之則有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矣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為人子者愛重其身而不敢有所毀傷此乃孝之始事也至於克立其身而行其道播揚其名於後世以光顯其父母此則孝之終事也若本註云國人所稱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矣按尹氏云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

問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何也 對曰按范氏云

始於事親者居家之孝也中於事君者在邦之孝也終於立身者以顯父母永世之孝也盡此三者之道君子所以成德也

問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何耶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用天之道謂順天之生長收藏而耕耘斂穫各依其時也因地之利謂因地之沃衍隰隤而稻粱黍稷各隨其宜也按朱子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也謹身請不作非違不犯刑憲也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廢也人能行乎此四者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父母安穩快樂此為庶人百姓之孝也若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父母生不能奉養父母亡不能保守使是不孝之人天地所不容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問朱子嘗言只此條是經餘皆後人為之傳何也 對曰按朱

子云經之首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直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貫通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子門人所記以為之經者也又云此曾氏門人所記夫子曾子問答之言疑所謂孝經者止如此其本文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讀者不見聖言全體大義今定為經之一章

問是書專名之曰經何也 對曰按本書有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故摘取之以為書名

問聖人既與曾子論孝之道不附入論語而自為一書者何也 對曰論語是衆門人所記孝經只是曾子門人所記故首稱仲尼居魯地曾子侍也

問聖門孝者多矣而聖人獨與曾子論孝者何也 對曰曾子篤於孝與聖門諸賢不同故聖人因其材而篤焉如孝哉閔子騫只是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而已子路亦只是負米一事子夏子游孟武伯之問聖人亦因其所失而告之惟曾子能言而自踐之故問聖人而自有條理聖人答之而亦婉曲於是曾子之門人得於傳受遂錄以為一書也

問孝經每章末皆引詩何也 對曰疑皆漢儒附益而與經文多不合故朱子作孝經別誤以定之

問自諸侯章以下至於庶人章皆無子曰何也 對曰以其天子章有之疑皆聖人一時而言故殺其繁也

問事君章而不言孝何也 對曰按本章有進思盡忠之語豈能忠於君則能孝於親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矣

問書禮樂之後不審孝經出於何時 對曰據先儒言漢文

大聘比年小聘即歲相問三年大聘却與殷相聘之說異未
知何故鄭註聘禮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若君自朝則上
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如大行人之文使
卿行禮則其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
如聘義之說行禮之日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
請事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王國之君公則擯者
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所以不用命
數之全者禮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則賓立於庫
門之外即大門也賓直闕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賓之西北東
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主直闕西
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南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其
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事
於賓請事者問其所以來之故也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

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之命而
傳之承擯連傳至末擯末擯傳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
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
君進而迎賓以入擯介從之若卿大夫來聘則主君不親出
接但命上擯出而請事其請事也上擯與擯俱進立於末擯
末介之間一問一答上擯入自於君乃相與入君自限內迎
之雖有擯介而不敢以次傳命下於君也

問上公九命何謂也 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
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而見命為正吏二命受服而見命為正
士三命受位而見命為大夫四命受器而見命為上大夫五命受
命而見命為伯六命受姓而見命為子七命受氏而見命為男
八命受采而見命為采大夫九命受國而見命為國大夫
六命受官子男人為卿大夫命之也七命賜國
等者皆伯之國也八命作牧侯伯有功侯而為一州之

按九命作伯上公有九命者如命為二伯五
問本註所謂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何也 對曰
按朱子云揖左人傳命入也揖右人傳命出也按輔氏云左
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
左手以揖賓若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
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

問過位註云君之靈位謂門屏之間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
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問過位也動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何也 對曰按
朱子云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
皆立君立於屏門之間屏者乃門間之蕭牆也今殿門亦設
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故謂之三槐九棘庭中有樹
公卿之位當其下也

問何以謂之蕭牆也 對曰蕭之為言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
加肅敬之意故曰蕭牆
問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古無坐見
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
問屏之制如何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
外也

問升堂擯齊則非無所九歟 對曰按朱子云古者君臣所執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禮而已笏則摺之挿於腰間或
以指畫記事不執之以為儀也字文周復古不修摺而執笏
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跪者多矣
問堂之階亦有等級之多少歟 對曰按趙氏云古者諸侯之
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一尺則升階不躡而無傾跌
失容之患也

陸氏名九淵字德明蘇州吳縣人唐高祖時釋文言趨下古本無進字格本有之設也何以智無進字乎 對曰按朱子云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

問此章記聖人在朝之容有五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勉齋黃氏云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隨其所適意各不同入門事之始也門君之門也望其門如見君焉鞠躬則身如不容矣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卑巽之至也位君之虛位則其若君在矣色勃足 其言以不足者恭敬之至也升堂則君之堂也其氣以不息者則其坦巽如入門升堂而見君也其恭敬甚於過位蓋君愈近則敬愈加矣既見而下階也則且喜且幸而氣頗少舒矣沒階而將復已之位而階餘敬久猶未忘故又不容於不盡其敬也句句而思之字字而體之皆天理之流行聖德之著見真有仰高鑽堅而不可及者矣

問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何也 對曰按陳氏云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惠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二賜字本朱子加之

問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何耶 對曰按陳氏云此謂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若君未有命則不敢也

問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何謂也 對曰溉洗滌也寫謂傾於別器也按孔氏云君以食之餘者賜之若陶梓之器並可滌潔乃就於器中食之食訖則滌以還君若其餘不可滌之器如椀 所織之類滌則浸汚其器是壞尊者之物也

問聖人席不正不坐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 對曰按朱子

云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如由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始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

問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東首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 對曰按朱子云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即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下

問吉月必朝服而朝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按季氏云周禮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

問臣事君以忠然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字乎 對曰按朱子云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是天理自然入莫不自知愛敬者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人便自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法不足處說

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然欺與犯如何 對曰按真氏云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正此意矣

問孟子所謂陳善閉邪者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

問恭與敬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較細實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問人臣固當盡君以堯舜若度其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足賊其君否 對曰然按朱子云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問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為其言則去然官守言責亦有異乎 對曰按輔氏云職責是有言責者孔距心是有官守者紙盡聞孟子之言雖不自以為罪然遂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孔距心雖知其為罪却只說過了便休處之資質賢於距心多矣墨者須當學紙盡則改過勇而進德新也

問末引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亦有微戒歟 對曰然按海虞吳氏云臣之事君策名委質有死無二事二君則非忠義之臣矣婦人從夫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事二夫則非貞烈之女矣按通鑑記云蠋齊之遺孀當依孟邑人謀細向說燕將樂毅殺齊殺聞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且辱畫蠋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今乃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之以安遂自經嗚呼戰國之際綱淪去教蕪道喪而蠋從容就義以全其節凜凜乎法度之言真足以為萬世君臣之大防矣朱子採之以結君臣之義而又以起下文之意其所以垂警後人者至矣

問明君臣之義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君臣以義合者也君之於臣一於禮而已臣之於君則有二焉以禮為行以節為守事君以禮則尊卑不紊行已有節則進退有道故謂之明君臣之義首章引三藻言人臣造朝事君之禮次二章引曲禮言受君命出使之禮次三章引論語鄉黨篇言受君命出為楨相之禮次四章引鄉黨篇言人臣朝見君之禮次五章引玉藻六章引曲禮七章引曲禮八章引論語鄉黨篇皆言人臣受君之賜禮次九章引鄉黨篇言人臣侍君飲食之禮次十章引鄉黨篇言人臣敬君來視疾之禮次十一章引鄉黨篇言人臣急趨君命召之禮次十二章言人臣致仕朝見君之禮此以上明事君之禮次十三章引孝經言事君之道次十四章引論語八佾篇言君臣各盡其道次十五章引先進篇言大臣事君之道次十六章引憲問篇言人臣

事君之道次十七章引陽貨篇言鄙夫不可以事君次十八章引孟子離婁上篇言人臣諫諍之道次十九章引公孫丑上篇言人臣去位之義次二十章引史記田單傳言人臣守死之義此以上明為臣之節為人君者知此然後能立志責任求賢為人臣者果能以此書為本是乃正己格君之道然後及於謀國政一舉而天下治也不難矣 問曲禮所謂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重其別也何耶 對曰行媒謂媒氏之往來也知名即婚禮問男女之名也受幣謂玄纁束帛即婚禮之納幣也日月者謂娶婦之期周禮媒氏書之以告國君也鬼神謂先祖也禮九受六禮並在廟布席以告先祖僚友官僚朋友也按馬氏云非行媒不相知名所以遠嫌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致敬也明

而尊者莫如君故書日月以告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故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故為酒食以召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也按戴氏云上以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明以質諸鄉黨親戚上下幽明咸與聞之焉可誣也禮莫重於有別無別則禽獸是也故知之者衆則其厚別矣

問男先於女何也 對曰先謂倡導也按馬氏云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義也豈獨婚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則一天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主和其義無二也

問如姻之義何謂也 對曰男謂之婚女謂之姻男以昏時而迎女則因時而去故曰婚姻也

問男女有別如何得相親乎 對曰男女無別則相瀆瀆則相離而不成夫婦矣

問父子相親出於天性之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也 對曰按馬氏云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矣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蓋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理則必有相親之義故養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君臣長幼朋友上下之際而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之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往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昔者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廢物從之矣與此同意也

問昏禮不質人之序也何耶 對曰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蓋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質推之上文三日不舉樂思嗣於親方感愴之不暇又何賀焉

問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何謂也 對曰古者諸侯大夫妻妾各有當御之夕當夕當妻之夕也按孔氏云六夫一妻二妾則三日之御偏士一妻一妾則二日之御偏妾常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妾自當君之御日尤不敢當夕而往以避情上之嫌按石洞記聞云不敢當夕者此賤事貴之禮也

問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何也 對曰篋竹器也方曰篋圓曰筐坐跪也與曲禮坐而遷之同義奠謂置之於地也此言古者男女平時授受而不親手以遠別也蓋授者跪而置之於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取之也

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閨內言不出於閨一段何不編入此篇之內 對曰按朱子云似此漏落固多

問世有刑人不取如上世不賢而子孫賢則如何 對曰按

朱子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謂不取者是世世為惡而不能改非指一世而言也如喪父長子不娶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理蓋不可曉也按真氏云孔子五不娶即擇婦之法也婦人深居閨闈美不外著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家法如何爾逆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忠孝之家也亂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禮法之族也推是類而求之其不中者鮮矣惟喪父長子一節先儒以為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按饒氏云長子長女也無父而有兄猶可既曰長則又無兄故云無所受命也問婦有七去古禮幾 對曰然按方氏云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聖王特存其辭焉

問有三不去何也 對曰有所娶無所歸者謂其嫁時有所受

命後無父兄可歸之也。更三年受者謂曾居舅姑之喪也。前貧賤後富貴者謂已娶婦時貧賤而今富貴此三者故皆不去也。

問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何也。對曰有見謂非有奇才卓然見知於人也。按孔氏云寡婦無夫若其子九廟不可與其往來則當避於寡婦之有嫌也。

問明夫婦之別亦有厚乎。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夫婦人倫之始情慾之原苟不接之以禮別之以義則其遺禽獸不遠矣。故首章引曲禮言婚姻之禮次二章引義禮言男女婚姻嫁娶之時故受父母成命之禮次三章引曲禮郊特牲篇言婚姻之禮重在於別次四章引禮記曾子問篇言婚姻之時感於世變次五章郊特牲篇言婚姻之時人之不質此以上明婚姻之禮然雖為夫婦平居不可無別故次章引內則明男女

女處嫻之禮次七章引內則明男女以敬防微之禮此以上明男女之別然夫婦萬世之始不可不擇故次八章引大戴禮本命篇則言正婦之德後明去娶之義然男女有別不惟夫婦之際雖與人交亦所當慎故次九章引曲禮之言以終之也。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道也是同類則可。對曰按朱子云他也是說得年輩當如此。

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乎。對曰按朱子云須有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

問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何耶。對曰辭者無所受於已讓者有所推於人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自以爲能便自負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理亦不能入。

按呂氏云問者皆以不能而問於能以寡而問於多。以少者

當問於長者今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敬之不足也。孔子問曾子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顏學志是皆辭讓之言。若子路率爾而對則不讓矣。

問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何也。對曰從隨行也越踰也。禮無二敬隨先生而踰路與人言則敬有所分矣。

問禮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何也。對曰趨邁也趨急走也若道路與師相逢疾趨而進以就之不敢遽問先生所為故正立拱手以待先生所教若問已之事則辭讓然後對。按戴氏云趨進者懼先生有所教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道遇長者而引避雖足以致敬而非所以承命也長者不與之言而隨行不已亦非所以承意也進退之際其難如此可不謹哉。

問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何謂也。對曰提携謂牽行也奉手者扶持尊長之禮以承之非惟教之聽立至於行亦亦教之長大當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習便也。

問負劬謂挾之於傍如帶劬也。對曰負謂置之於背劬謂挾之於傍如帶劬也。辟傾也口傍曰叩詔告語也。辟叩詔之謂傾頭與語不正繩之今氣不觸兒亦令見長者所為而復習之掩口而對謂以手障口習其嚮長者以屏氣而不使氣觸長者也。兒在懷中亦稱負故內則云始負童子雖未能掩口以對長者亦教其為之以為後法矣。按劉氏云長者或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亦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臂下則如帶劬然蓋長者俯首與童子語有負劬之狀非負負也。按呂氏云古之佩劬者挾之於傍負劬謂長者挾幼者於傍如佩劬之狀。按張子云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捧長者之手問之則掩口而對。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卷七

蓋稍不敬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要安詳恭敬也

問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則對請茶則起請益則起何謂也對

曰尊師重道也請茶在右櫃衣避席之類請益若子路問政

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按陳氏云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

問之旨且不敢雜亂長者之言也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

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按呂氏云崇謂所學於先

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益謂所問未明欲師更明說之莫少

進也有所請必起敬業也敬業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也

問御同於長者雖或不辭偶坐不辭何也對曰按陳氏云御

侍也御同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益物也侍食

雖獲殺饌之重而不辭其多者如此饌本為長者設耳偶者

配偶之義因其有賓而已亦偶配於坐故亦不辭也

問少儀何謂也對曰少儀乃禮記篇名少猶小也所記相見

禮儀少小之威儀即內則所謂十年學幼儀之類是也

問侍射則約矢何也對曰矢箭也按饒氏云九射以兩人為

耦上耦長者居左下耦少者居右先設箭在於中庭長者四

次升堂起取四矢插三矢於腰圍擊執其一若少者不敢與

長者之敬禮只一起總取四矢故曰約矢也

問侍投則攤矢何也對曰按朱子云投投壺也攤抱也矢投

壺之箭也投壺之禮亦賓主各四矢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

取而投之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以待故曰攤矢也

問壺之制度可得聞歟對曰按古制度云壺頸脩七寸腹脩

五寸口徑半寸內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

出也壺之去席二尺半矣

問勝則洗而以請何也對曰按本註云若請射及投壺之禮

竟司射命酌而勝者之子弟酌酒置于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

之古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

問論語所謂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本註云杖者老人也六

十杖於鄉然七十八十亦有說歟對曰按王制篇云五十

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

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

問舜命契為司徒教敷五教六四不曰兄弟而曰長幼何也

對曰按真氏云宗族鄉黨皆有長幼焉非但同氣而已

問明長幼亦有序乎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長幼之序始於兄

弟故首章引孟子盡心上篇言愛親敬兄之道本乎天性不

待學而知也次二章引告子下篇言事長之是非非次三章引

曲禮言敬長進退對之禮次四章引曲禮言敬長之禮次

五章引曲禮言就三有諸事之禮次六章引曲禮言侍從先生

長者遊行進退升高之禮次七章引曲禮言侍長者遊行提

携承承詔告應對之禮次八章引曲禮言為長者灑掃之禮

次九章引曲禮言侍長者坐之禮次十章引曲禮言侍坐於

先生承問請教之禮次十一章引曲禮言賓主恭敬之禮

後言侍奉君子之禮次十二章引曲禮言敬長者學問更端

而起對之禮次十三章引曲禮言侍長者之時不敢于人幾

密之事而起退避之禮次十四章引曲禮言侍長者飲宴之

禮次十五章引曲禮言受長者賜之禮次十六章引曲禮言

侍長者食之禮次十七章引曲禮言應對長者之禮次十八

章引少儀言敬尊長兼為長者侍射執事之行禮次十九章

引王制首言長幼序行之禮次言優老之禮末言尊德養老

之禮次二十章引鄉黨言鄉飲序長幼之禮

問朋友切切偲偲其義如何對曰按朱子云切切者教告懇

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

愛之誠而無効許之字按語錄云聖到有苦功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底意思

問事大夫之賢與友孰為重 對曰按朱子云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直指仁上說事賢友仁皆是箇入德之方也

問三友盡於集註之說而已乎 對曰按朱子云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嚴厚畏謹之益疏友皆有與起蒸效之益疏友皆有董陶漸漬之益多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矣

問損友之相反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便碎則無善善之誠善柔則無固守之節便佞則無實實之實矣

問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何耶 對曰君子盡己之歡以待人若人之施於我者有未盡則不必責人以盡其情陳氏云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故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則可以全交也

問舜典云朋友有信中庸云朋友之交而此書亦曰朋友之交何也 對曰按李氏云信以德言交以禮言此書以禮敬為主故言朋友之交然而信之為德亦豈在禮敬之外哉

問明朋友之交亦有厚薄 對曰按李氏云朋友之交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各盡其道謂之仁非朋友其孰能使之如是故首一章引顏淵篇言朋友之義明輔仁之職次二章引子路篇明朋友責善之義次三章引離婁下篇亦明朋友責善之義次四章引顏淵篇言朋友以義合不可則止次五章引衛靈公篇言取友之道次六章引季氏篇言友之損益

次七章引盡心上篇言交友之道次八章引禮亦言交友之道次九章引曲禮言主人迎賓辭讓之禮次十章引曲禮言主賓交際相見之禮次十一章引曲禮言賓主問答之禮按朱子文集云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古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也至若朋友者則天屬之所賴以取正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一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

次七章引盡心上篇言交友之道次八章引禮亦言交友之道次九章引曲禮言主人迎賓辭讓之禮次十章引曲禮言主賓交際相見之禮次十一章引曲禮言賓主問答之禮按朱子文集云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古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也至若朋友者則天屬之所賴以取正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一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

此於人倫其孰若輕而所係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問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亦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爭者諫之大也在君左右以諫止其非故謂之爭若天子至大萬幾至重故置三公四輔之爭臣七人諸侯有一國之任而次於天子故置三卿二輔之爭臣五人大夫有一家之任而次於諸侯故置二宰一輔之爭臣三人蓋自天子而下每降殺以兩而已是別尊卑之有等也 問禮記檀弓篇言君親師三者獨不制師服何也 對曰按張子云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見彼之善而已效之則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矣如兄弟者有成

就色身而思如父母天地者此豈可一襲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交之可也昔先聖至門人一時心交又豈可責其一祭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者獨居三年然後歸如言群弟子皆衰經而出却不得謂之無心也

問樂共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國語晉語篇云樂共子名成謚曰共乃晉大夫也

問何以謂之國語也

對曰按鄭氏註云乃左氏採世本戰國策採楚漢春秋接其後事邦國成敗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凡五十一篇其文不主於經故又謂之外傳也

問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如在君傍則為君死在親傍則為親死在師傍則為師死歟

傳也

對曰按朱子云也是如此如在君傍雖父有故亦不得為父死又云劉表嘗遺書高如京師書曰

高至京師若天子假高一職則成天子之臣乃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得復為將軍死亦是此意

問晏子各嬰字平仲萊之夷姓人相齊

所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人既有這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自看教能恁不能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思道理到看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

問荀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荀子書見記云荀子名况字敬又曰荀卿戰國時趙人仕田齊三為祭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因家焉李斯韓非浮丘伯皆其門人著書三十二篇尊主黜伯貴仁義而賤功利故謂之蘭陵墨夏曰荀子

問人之大倫有五荀子而言其三曰也

對曰按石洞紀聞云

此為三綱乃五典之大者君臣之義君為臣綱父子之親父為子綱夫婦之別夫為婦綱也

問右通論亦有序乎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首一章引孝經言

孝悌理三者之效次二章引孝經言上下皆不可以無諫諍此以上明事君親之道次三章引禮言事君親師之道次四章引晉國語亦兼言事君親師之道次五章引春秋左

傳晏子之言通言人倫之要次六章引大戴禮曾子篇言及時事親之禮次七章引劉向說苑敬慎篇言敬慎之禮次八

章引荀子非相篇言下不能事上之禮次九章引荀子天道

篇言盡人倫大要之禮按京兆李氏云五品之倫以行仁之本言之父子為先長幼次之君臣夫婦朋友又次之有子曰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以說教之序言之君臣為先四者

勲其次言云天叙有典勲我五典五傳哉以脩德之序言之

夫婦為先四者勲其次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和是也以為學之功言之朋友為先四者勲其次曾子曰君

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也小學書明倫條目乃行仁之序

實舜典五品次第今故推而衍之以為此說使學者見古昔

聖賢行仁脩德設教為學於五品之間交舉互用而不相悖

也如此

問故身何謂也

對曰按海震吳氏云敬者尊養持之意猶中

庸所謂尊德性朱子釋之為恭敬奉持也按熊氏標題云朱

子謂敬之一字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小學所以收其放心養

其德性以為大學之基本亦曰敬而已矣敬身者總言之也

其實敬者心之所主以為一身之準則未有心不敬而能敬

其身者也

問序引孔子之言何也

對曰按魯齋許氏云序引孔子之言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聖人以此垂誠則知九為人所不
可一日而離乎敬也况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
而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故敬身之目
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
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
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
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
敬身之要也蓋推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
無施而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問丹書之說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大戴禮踐阼篇而登
帝位故 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尚父曰在丹書主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尚父
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道書之言即敬勝怠

者吉怠勝敬者戒勝勝者從欲勝者凶是也
問武王召師尚父問黃帝顓頊之道而不及堯舜何也 對曰
想當時丹書所存者如此且黃帝顓頊又在唐虞之前與道
心人心之說語雖異而理則同况敬與欲皆明心法之傳也
問丹書豈是以敬為主歟 對曰然馬聞朱子常以敬與怠相
對敬便起精神怠便放倒精神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
事便是欲敬與義是簡體用亦猶坤卦之說敬義
問敬字亦有說歟 對曰按勉齋黃氏云敬字之義前報云主
一又云惺惺又云收斂不容一物要之只說得敬之一路不
是敬之正訓概有先師文公晚年遺一箇字最切言敬只是
畏且敬字只得訓做箇畏字太公丹書之戒祀敬與怠對說
便可見怠慢只是無畏懼有畏懼便不敢怠慢故知畏字是
敬字裏面一條大路總畏便會主一便會惺惺便會收斂字

容一物

問丹書之敬義與坤卦之說敬義同歟 對曰然坤卦之敬義
本於丹書蓋師尚父之告武王不出敬與義之二言敬則萬
善俱全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主欲則物為主吉凶
存亡之所由分也

問曲禮所謂毋不敬下文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皆由於敬之
所出歟 對曰固是蓋禮主於敬毋不敬是統言主宰儼若
思是敬者之貌安定辭是敬者之言安民哉是敬者之效也
問臨財毋有得難毋有免而質之於古孰歟 對曰孟子受
宋薛之賄而去齊之燕餽是見利思義也曾子澣越冠而子
思獨不去衛是當去則去不當去則守死善道也

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文疑事毋質之意否 對曰按朱子云
是從上文來都是教人謙退遜讓之辭

問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歟 對曰然視最切則便
非禮之視其次方是聽
問視與見聽與聞有不同歟 對曰不同按朱子云如非禮之
色若過目便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
耳也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聽之心又云非禮而勿視聽者
防其自外而入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防其自內而出
接於外也

問視聽言動工夫在於何 對曰按朱子云功夫只在勿字上
總覺有非禮意必萌作便提起這勿字一刀兩斷已私便可
去縱克已便能成禮矣

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 對曰
按程子云此屬於時也有諸中而復見於外觀其出門使
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

後有此敬也按朱子云聖人言語極謹密都無此子欠闕自家已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時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問居處恭執事敬則意思畏謹以此推之微有不同矣
容敬主心恭則外敬主乎內恭則氣象闊大敬則工夫細密恭則體貌尊嚴敬則意思畏謹以此推之微有不同矣

問此章之言大意如何
對曰按勉齋黃氏云居處指幽獨而言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仁欲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為道孰外於此矣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如何之夷狄不可欺歟
對曰按朱子云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只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亦是這箇道理

問言忠信又曰言思忠又曰言而有信此忠與信如何合說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忠信都訓做實忠是實出於心者信是實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誠之心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也

問視與聽何以要得他明與聰色與貌何以要得他溫與恭還只是誠意了便會如此
對曰按朱子云如此却都透字事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慾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當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覆就心上看方知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是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此子滲漏又云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

問各專其一是主一無適之義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歟
對曰按朱子云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一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閑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

問聖人有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何也
對曰按齊氏云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段集註舊解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
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政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蓋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
對曰按朱子云這三字不是做工夫底字那處是做工夫耶舊解作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效驗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

問樂記所謂君子之於聲亂色不留聰明一段與顏子四勿之功如何
對曰與顏子四勿之功可庶幾也

問明心術之要亦有存乎
對曰按蘇氏云堯舜以來歷世聖賢言心學者衆矣而此書惟言敬者蓋闡明程子之教也夫敬者心之主宰為萬事之本根聖學所成終終者也故首章引丹書之戒以敬對怠而言明敬有畏懼之義次二章引動

禮篇明敬乃禮之本 兼陳敬之目以三章引類次篇言操存
涵養之要以敬為本 次四章引類次篇言敬謹之禮 次五章
引子路篇言恭敬志之禮 次六章引衛靈公篇言忠信敬之
禮 次七章引孝氏篇言九思以敬為本 次八章引泰伯篇言
動正出之禮 此以上皆明涵養本原而以敬為主 以九章引
曲禮篇言制心以禮為本 次十章言存心當先去物欲之累
內外交養之本 次十章引學而篇言為道學之本 此以上明
持敬之功效 十一章引國語晉語篇言敬仲之言 直指畏之
一字實又初學持敬切要之工夫 為小學者既類此以始為
大學者亦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也

問冠禮何謂也 對曰冠禮乃禮記篇名所記冠禮之義也
問論語集註之禮義與禮記之文朱子釋之不同何也 對曰
按京兆李氏云論語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義者必

之制事之宜然以禮記之文解之義乃禮之本禮乃義之成
義以生禮禮以節義義由乎內而禮作乎外有相須之理讀
者不可以例觀之

問母側聽以下與九容如何 對曰按呂氏云侍於君子言動
視聽無所不在於故頭容欲直故母側聽聲容欲靜故母側
應目容欲端故母端視氣容欲肅故母急養容欲重故遊母
倨立如齋故母端坐如尸故母箕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故歛
髮母整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褻裳也按戴氏云甚矣人情之
不美也安於四肢之怠惰未樂於衣冠之拘束起居坐立惟
其便安而已矣然而人之常情終日袒楊箕踞而肢體頹墮
若不勝其勞終日衣冠佩玉其始雖勞而終也身自疲矣夫
然後知禮者筋骸之束所以安乎人情而獲乎其自適也
四肢則怠荒矣

問禮記之九容與論語之九思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即此是
涵養本原這裏不是涵養更將甚極涵養

問母被來母報往何謂也 對曰報當作赴按赴皆疾也人來
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意卒也按朱子云被來是急走倒從
這邊來赴往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言人見有箇好事火
急歡喜心忙去做這樣人終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
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內顧回
視也禮曰顧不過數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問九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質之於古者誰歟 對曰按
孔氏云九視過於高則有教視過於下則有憂如古者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是年定公薨邾子亂公十五年崩哀公七年魯

伐邾以邾子益乘
問詢詢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以詩書訓詁考之宜為信實然
亦有溫恭之意

問似不能言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鄉黨不是不說但比之
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

問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何也 對曰按胡氏云在宗
廟而明辨者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
在朝廷而明辨者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
被其害聖人雖不容於不言亦未嘗輕言之也

問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何耶 對
曰按朱子云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
上大夫之前雖有所諱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
之發露得盡也又云和悅則不失其事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

之發露得盡也又云和悅則不失其事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

其在我義理之正矣

問食不語寢不言然言與語亦有別乎 對曰按朱子云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善之也

問本註范楊二說何者為長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也

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之間纔有不正便與心不合心亦不安矣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之心無毫髮之差謂如事合當恁地做時聖人便硬要恁地做

問子見齊衰者然言齊而不言斬何也 對曰斬者獨行於父齊者自毋服其服以下皆通行之故語孟中多言齊而不言斬也溫公書儀亦然

問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本註所以敬天之怒然或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

對曰按朱子云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常底風雨也不消如此

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 對曰按朱子云有事也只得應問寢不尸居不容觀修養之書亦有此說歟 對曰按孫思謙云無欲敬覺則舒亦引夫子此言為證

問聖人燕居申申夭夭其形貌無以異歟 對曰按胡氏云申申有展布之意夭夭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則自然到此否 對曰按朱子云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云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總整肅則自然和樂矣

問說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二者乃教慎之切歟 對曰按陳氏安卿云此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持至盈之物心不在焉移步即傾了惟執之惓惓常在這上面看隨何處也不傾倒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之意也

問古之君子必佩玉何也 對曰按秦風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溫潤而澤以比君子之德故佩之

問佩玉之製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衝中有珞琄下有雙璜衝牙貫之以組紱納之以纁珠佩於帶之上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微角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義禮智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不所以適文質之宜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蓋折衝以平其心雙璜以中其德珞琄欲其有所安衝牙欲其有所制右微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懸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玉之為物奚適而非道邪蓋民為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所以事與民在於右物與君在於左按春秋傳云改步改玉自天子至於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以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青組綬士佩瑤珉玉而緼組綬以其貫玉相承也白王最貴瑤珉多石至賤山玄以象君德水蒼以象臣職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瑤其質也此佩玉之大制矣

問佩玉有微角宮羽而不及商何也 對曰按周氏云所謂右微角者非不具五聲也特以角徵為均所謂左宮羽者亦非

不具五声也特以宮羽為均蓋樂之有均猶人之有主商臣也乃佩玉主矣記者互文以知也

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周還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還是直去了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問然後王銷鳴也何耶 對曰按陳氏云路寢門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之時歌采齊之詩以為節路寢門至堂謂之行於此行之時歌肆夏之詩以為節進而前則其身畧俯故如揖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礼和之以樂故佩玉之聲銷然而可听也

問明威儀之則亦有亨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敬畏之存於中者則謂之心術之要刑於外者則謂之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夫威儀者皆天命之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故謂

之則則者法也猶俗言則例是也故首一章引冠義言礼義為修身之本責以成人之德由於威儀之始次二章引曲礼次四章引玉藻次五章引曲礼次六章引少儀次七章引鄉黨次八章引曲禮次九章引鄉黨次十章引鄉黨次十一

一章引士相見礼次十二章引鄉黨次十三章引鄉黨次十四章引玉藻次十五章引鄉黨次十六章引述而篇次十七章引曲礼次十八章引曲禮次十九章引少儀皆明威儀容止動作之不敬者乃後學所當戒次二十章引玉藻次二十一

章引射義明古之君子尚邪僻導中正威儀心術内外交相培養之礼今既一切無之惟當益進敬畏之功則自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

問士冠礼何謂也 對曰士冠礼乃儀礼第一篇名以冠礼為

正衣冠之始故謂之士冠礼矣

問一加再加之言言月至三加之言以威之正不知是同時否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一時行礼此文自如此說古者初加緇布冠少頃加皮弁又少頃更加爵弁然後成礼如温公冠礼亦做此初裹巾次帽次幘頭

問近世程張温公之礼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礼温公則大弊本儀礼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與古礼不甚遠是七八分好

問君子不以緝緝飾本註謂緝是絳色以飾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歟 對曰按朱子云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緝是即今深底鴉青帶藍色絳是即今淡紅色也

問色有正間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紅紫非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碧紅紫駢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蒼

克土之黃合青與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白與青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

合赤與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黑與赤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與黑

而成駢為中央之間色也 問朝服多用紫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自隋煬帝敕出遊令百

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綠後世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着礼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南渡後變為白衫今紫衫皆戎服也

問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紫為服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

問志於道如何向恥惡衣惡食乎 對曰按朱子云固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

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

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 對曰按朱子

云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

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九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

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矣

問如顏子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衣歟子路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歟 對

曰然先儒有云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亦是此意

問明衣服之制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先王之制衣

服莫非性命之理衣服有制乃可謂之威儀故夏明威儀之

次夫衣者對裳之稱服者對御之禮故首一章引士冠禮明

既冠成人方加以成服服備乃責以成德次二章引曲禮言

為人子之服當隨時而用次三章四章五章引鄉黨皆言聖

人致謹於衣服之制如此次六章引玉藻明未成人不當加

以成人之服次七章引里仁篇明不可過飾於衣服之末而

忘其心德之重也

問食不厭精本註云精鑿也何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鑿通

作鑿即各反鑿米一斛添米九斗

問魚饒而肉敗不食本註云魚爛曰饒肉腐曰敗何謂也 對

曰按吳氏云饒自內出敗自外入色惡臭惡廣言衆物物壞

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况聖人乎

問聖人幾惡食者何也 對曰按吳氏云惡食謂蔬食菜羹

之類以其粗菲故曰惡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問不時不食如禮記王制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不絜於市九此

皆足以傷人故不食之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如漢詔所謂

穿掘萌芽禁養強熟之類亦是不時之食也

問割不正不食本註引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為度可得聞其事之詳歟 對曰按後漢陸績傳績字智初

蘇州吳縣人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異績時為尹

興掾故詣坐就洛陽獄績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

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績相聞母但作饋食付

門卒進之績在獄雖見考苦而悴色慷慨未嘗易容一日惟

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往而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相見

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辭意不然何以知之

績曰因食餉羨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復問何

以知母所作乎績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

知之使者問諸歇舍傳歇主人績母果來於是使者上書說

績之行帝嘉之即赦興與績等事還歸田里績終身以老辣

問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非特肉也凡蔬

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按北山陳氏云問之老翁者言人

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

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齋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

之理當然也

問明飲食之節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人之飲食實

心術威儀之所繫而處其次故首章引曲禮次二章引少儀

皆言飲食之禮次三章引鄉黨言飲食之節次四章引玉藻

言戒殺之禮兼明賤賤之別次五章引樂記明制飲食之源

防戒備禍之禮次六章戒飲食之過以終也

問稽古者何也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稽考也朱子既述古昔

三代聖賢之言列為立教明倫敬身三篇于前復考其已行

之事迹著為此篇用實前言以明夫實有是人而實行其事

也其綱目亦不出立教明倫敬身而已

問首引列女傳言太任生周文王寧為周宗何謂也 對曰宗謂有德有功也言文王之有功德而為周朝百世不迂之宗謂之文世室其載於中庸或問之詳矣

問本註謂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何也 對曰按輔氏云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

問本註謂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何也 對曰按輔氏云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滯不憚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事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固守而莫之撻此其所以能立

問正牆面而立本註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乎 對曰按朱子云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

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 對曰然按朱子云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闈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此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各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問右立教亦有序乎 對曰首一章引列女傳言太任能盡胎教之法次二章引列女傳言母之教次三章引季氏篇四章引陽貨篇皆言父之教也 問不先父而先母何也 對曰按饒氏云母教於幼時故先言之父教於既長故後言之也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 對曰按朱子云從古來自有這般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這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問帝使其子九男一女以事舜於畝畝之中然九男可得聞其名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九男路史曰堯之子長監明早卒不得立監明之嗣封於劉宋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傳鑄唐龔隨那標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考

問少艾之艾本註訓為美好按程泰之考古編及孫季昭示凡編皆云艾字通考載籍並無美好之說曲禮魯頌荀子皆訓艾為老而與孟子少艾之艾不同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言少時慕父母及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即少衰矣按戰國策高誘註云幼艾即少女也以此考之孟子本註之釋不待辨而明矣

問揚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蜀都人仕漢又仕新莽時著書十二篇名法言始於學行篇終於至孝篇又謂之揚子書

問世子之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至于三何也 對曰聖人所為有過人之行也按熊氏云日出為朝陽也日入為暮陰也日中為晝乃陰陽之交也陰陽之氣至於三時不能無變而人之血氣與天地陰陽相於流通故人子事親以是為節焉

問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以下何所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在察也未猶勿也京拜進也言勿有所拜進為其失飲食味也然後退還其寢按孔氏云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而徹饌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而食之多少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言在後所食之餘不可再進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

之物而有其進恐其過節也

問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與書之其承厥志同歟
對曰然按新安陳氏云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傳述之如下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是善繼其志也故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善述其事也

問淮南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前漢書記云淮南子姓劉名安乃厲王之長子高帝十一年擊淮南王英布封少子長為淮南王文帝六年國廢十六年子安紹封為人好讀書招賓客方士作內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著鴻烈解武帝元狩元年淮南國除改為九江郡

問此名為泛論篇何也 對曰言其論之泛廣故名之也
問孟子言事親若曾子者何也豈以曾子之孝亦有不足歟
對曰按輔氏云程子所謂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

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者不可不熟讀玩味若但畧解地看過何緣見得他意思出
問閔子騫之孝可得謂其詳歟 對曰按胡氏引詩外傳云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荻花絮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悔悟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諄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

問聖門孝者多矣而夫子獨稱閔子之孝何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矣

問中庸之聖亦處人倫之大變而不見稱之何也 對曰中庸夫子有曰舜其大孝也與孟子有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不但於是二書而又著於經之二典詳矣由此推之何嘗不見稱之哉

問虞舜之大孝與武王周公之達孝亦有說歟 對曰按西山真氏云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詞故曰達蓋聖人以光祖考遺後嗣皆謂之孝也問中庸之書有大孝達孝至孝之不同何也 對曰按朱氏公遷云以其不可名言謂之大孝天下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然至孝二字武王周公猶得而有之大孝二字獨以稱大舜也然則謂之大孝則至孝達孝有不必言者矣

問老萊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標類引史記云老萊子姓子者尊稱之辭乃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按列子云老萊耕於蒙山之陽事見高士傳
問少連大連善居喪而夫子稱之為東夷之子何也 對曰按馬氏云言其生於夷狄而自矜禮且聖門曾閱之孝亦不過如此故稱之曰東夷之子蓋非特美其能行是孝而又美其能變是俗也

問經文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為何也 對曰按方氏云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為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問三仁之事論語與史記宋世家之所記而先後之不同何也 對曰按朱子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乃帝乙之元子常以先王宗祀為

我相形矣便非包含編覆之意也

問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何以知其然也 對曰按葉氏

少蘊曰夫子在亦與平仲孰者入生故知其如此

問程子所謂人交久則敬者久而能敬所以為善然則朋友之

交始終只在於敬歟 對曰然按勉齋黃氏云朋友人倫之

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

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若指有執袂以為氣合酒

食遊戯而相招遂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

子美平仲之善蓋交友之道盡於此矣按慶源輔氏云常人

之情交際之初未有不敬者但久而則玩玩則慢易生而放心

漸漸衰息矣必不能全交也故愈久而不替初心之敬者所

以為善交也 問右明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首一章引書經堯

典篇言大舜事親之孝次二章引孟子萬章上篇言大舜之

孝重在於惟順父母次三章引揚子法言至孝篇言大舜之

孝重在於愛日次四章引禮經文王世子篇言文王事親之

孝次五章引文王世子篇言武王事親之孝次六章引中庸

蕙言武王周公之孝次七章引淮南子沈論篇言周公之孝

此以上言四聖為事親萬世之常法次八章引孟子離婁下

篇言曾子事親之孝重在於養志次九章引論語先進篇言

閔子之孝次十章引高士傳言老萊子之孝重在於欲親之

喜次十一章引禮經祭義篇言樂正子春禮記各子春以官不

貽親愛之孝重在於不虧體辱身矣次十二章引劉向說苑

建本篇言韓伯俞之孝而傷親老之力衰次十三章引說苑

反質篇言公明宣學於曾子而見其事親之孝次十四章引

禮經雜記篇言少連大連善居喪之孝次十五章引禮經檀

弓篇言高子卓家語執喪之孝次十六章引檀弓篇言顏丁

善居喪之孝次十七章引論語泰伯篇言曾子能保全親之

遺體之孝此以上明父子之親次十八章引史記微子世家

言三仁為事君萬世之常法次十九章引史記列傳歐陽氏

章引列女傳言蓬伯玉為臣敬君之禮次二十章引史記

戰國策言忠臣為君報仇之義次二十一章引戰國策亦言

忠臣為君報仇之義此以上明君臣之義次二十三章引春

秋左氏傳言魯公三十二年言夫婦之禮重在於敬次二十

四章引國語晉語篇言男女敬別之禮次二十五章引栢舟

詩序與二十六章引列女傳言貞婦能守節義之事此以

上明夫婦之別次二十七章引孟子萬章上篇言兄弟之義

次二十八章引史記列傳亦言兄弟之義次二十九章引左

氏傳承上章兄弟讓國而善有邦之君被文王之化而息爭

以興崇讓之風此以上明長幼之序次三十章引論語泰伯

篇言朋友之道次三十一章引論語公冶長篇言朋友之敬

此以上明朋友之交也

問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有壁立萬仞之氣象歟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按建安何氏云此章即實前篇奸

聲亂色不聞聰明之意且夫耳之不可使之不聞目之不可

使之不見但不可有欲視欲聽之心在他人則不能惟伯夷

為然故孟子稱之

問聖人言女得人焉爾乎何訓釋也 對曰按朱子云焉爾乎

三字是語助之辭聖人之言寬緩而不急迫按仁山金氏云

焉爾乎換字義是為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

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也

問公事者何事也 對曰按朱子云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

酒讀法而群至平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焉則

九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同而當告于有司者亦公事也

問楊氏謂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

之似說不通 對曰按朱子云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

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

問觀其一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此非獨見波明如此

亦見得子游曾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 對曰按朱

子云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如此

問衛鞅作亂之難可得聞其說歟 對曰按標題云衛靈公之

子蒯聵欲弑母夫人南子不果出奔晉及靈公卒立蒯聵之

子蒯聵欲納蒯聵衛鞅拒之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因渾良夫

與良夫家婦人衣而入於孔氏

問不徑不竇莫近於固執歟 對曰按朱子云不徑不竇只說

安乎無事之時即可也若常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

其軀此禁之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着那下

賤人之衣服看這意思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若途

中萬一遇大賊寇也須走避那時如何不由小徑奔去然子

羔也是守得定若遇學到變通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

而見理不明故曰愚

問南宮二復白圭是一日三次三復此詩之意歟 對曰按朱

子云三復只是每日讀之至此必再三反復玩味此詩以識

之而欲識於言行也

問衣敝緼袍是何等之衣也 對曰按朱子云緼袍謂舊夾衣

裝綿絮之類如今之夾綿襖也

問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鷩冠之事後來如何 對曰按左傳

十一年注疏記云鄭宋皆國名子臧鄭文公之子鷩冠鳥

之名聚鷩冠以為冠衷猶適中也按標題記云鄭初受封在

於鄭州即今屬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是也文公名捷鷩子五

人皆以罪死子臧奔晉是為穆公按海虞吳氏云鄭子臧得

罪出奔宋好聚鷩冠以為冠父文公深惡之使盜殺於陳宋

二國之間故君子以為服制有等苟失其中制則必為身禍

己音記詩作其語助之辭乃曹風候人之篇引之以深明其

服之不稱也

問玄統紘紘之制度如何 對曰按本註云玄黑色統冠之垂

於前後者乃懸瑱而當耳也天子諸侯皆玄統黃纁卿大夫

亦玄統而青纁紘者纁之紘從下而上不結也紘者冕之

上覆也其色未詳此皆古者王后親織玄統而公侯之夫人

又加以紘也

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

對曰按程子云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

在陋巷亦是如此處富貴亦是如此

問程子之意謂顏子之心無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

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

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

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

而已不知道與仁何所別也 對曰按朱子云非是樂仁惟

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此子私意故能樂也而

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

工夫透徹自然至此

問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竊意孔顏之樂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
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
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事繫累耳 對曰按朱子云固
是如此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
云程子謂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
縱有息則饒矣又云顏子之樂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會自說
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 對曰按朱子云顏子私欲
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元自有此
樂始得又云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
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

樂又云顏子曾中元自有此樂故貧中而亦不以累其心不
是將那不以貧累其心底以做樂

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 對曰按朱子云不改
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
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

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為人子亦不能無其憂乎
對曰按朱子云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
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
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箇瓢陋巷實
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
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
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
以有功也

問孔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
陋巷改其樂是樂在其簞瓢陋巷之外歟 對曰按朱子云
孔顏之樂大綱相以難就此分淺深惟是顏子止說不改其
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以亦只
羊此字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其樂

問顏子之樂與曾皙之樂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孔子只說顏
子是恁地樂曾皙却說許多樂底事來曾皙之樂淺近而易
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曾皙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
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又云顏子之樂平淡曾皙之樂
勞攘

問朱子謂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
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何耶 對曰按朱子云博文
約禮是孔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知孔
顏之樂可尋矣按朱氏公迂云孔子博然天理故貧富不能
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
以樂也

問右故身亦有序乎 對曰按朱子云首一章引孟子萬
章下篇次二章引論語雅也篇次三章引家語此經二章
論語之書皆聖人編之其五帝之書三王之書皆聖人編之
之言故謂之序君子行篇皆言心術之要次四章引論語先
進篇次五章引顏淵篇皆言威儀之則然言威儀之則亦不
次六章引論語子罕篇次七章引春秋左傳二十四年次八
章引國語魯語皆言衣服之制次九章引論語雅也篇言
飲食之節也

問石碣大鼓諫衛莊公曰請禁州吁好兵之事 對曰按朱子云州
吁後果何如 對曰按朱子云州吁後果弑其君桓

之害者為不除其根故也

問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何也 對曰此即上文四惡之病根則

於其父母之親已有爾我之分如費直所謂父債殺親之謂

慮有德色母取笄常立而諄諄語此實道學文節上綱之謂

而子有不肯還之意遂有立而諄諄語之類不孝不義孰

甚於此蓋言後世男女自幼失於教法壞其天性實由不曾

習為事親奉長之禮也

問引楊文公家訓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教童穉當先涵養其

良知良能之德性也

問楊文公何時人也 對曰按本註云文公名億字大年建州

浦城人宋真宗朝學士仁宗朝賜諡文事見家訓

問黃香扇枕之事如何 對曰按東漢紀云黃香字文強江夏

武昌人人家無奴僕躬自勤苦盡心奉養其親身無全衣

而親極滋味夏則扇席冬則以身溫被後舉其孝廉

問陸績懷橘之事如何 對曰按吳志云陸績字公紀未詳生於

是九江人幼而文有年六歲於九江時見袁術術出橘饋

懷三枚而去拜辭陸曰陸即作質處而懷橘乎績跪答

曰欲以歸遺老母術大奇之

問叔敖陰德之事如何 對曰按說苑云孫叔敖楚人為鬻氏

名艾獵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

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

其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其母曰吾

聞有陰德者天報之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國令尹

問子路負米之事如何 對曰按家語云子路姓仲名由孔子

弟子魯之卞邑人嘗謂見於孔子曰由也昔者

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於楚為楚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願欲為親負米何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思
者也

問引明道程子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教子弟專用力於

經學而不可他有玩好也

問至於書札亦自喪志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如王虞顏柳輩

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其知道乎平生精力一用

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亦有妨礙是自喪志也

問引伊川程子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教子弟

當先見其意趣何如也

問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

當有助可得聞其說歟 對曰如朱子作小學題辭有云小

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用或停行有餘力誦詩讀書

詠歌舞相思或因道皆編成韻語使童子朝夕詠歌以為小

學之功按朱子云嘗疑曲禮衣毋發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

將入戶視必下皆是古人教小兒之語列女傳孟母又添二

句將入門問所存按京兆李氏云北溪陳先生小學禮詩亦

繼此意而作者也

問引陳忠肅公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學者當立志高大以聖

賢自期也

問忠肅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東萊辨志錄記云公名璣

字望中宋南劍州將樂人宋神宗元豐二年丙寅舉進士為

諫官彈蔡京蔡卞徽宗崇寧中被論廣東蘇州合浦縣若輩

弄集自號合浦翁名其堂曰子齋後於明州為州守

賦也又著四明尊堯集堯集高宗紹興中為州守

志家曰忠則德克就曰肅

問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與書曰不學牆面也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之同意乎 對曰然按揚子云吾為

開明哉言學聖賢而後心開意明矣 問引馬援之言何也 對曰此述訓戒一之要語也

問馬援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漢書列傳記云援字文淵扶風 鳳翔府 茂陵人光武時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援有三

兄曰况曰余曰真並有才各援年十二而孤兄令受齊詩不 能守章句乃辭長兄况就邊郡田牧兄曰汝才器當晚成且

從所好次兄余生二子長名嚴字威卿次名敷字孺卿援生 四子長廖次防次光次客卿嚴即馬融之父也

問援征交趾即今之安南歟 對曰然按標題記云漢武帝元 鼎六年庚午立為交趾郡獻帝建安中改為交州唐高宗調

露元年已卯改為安南都護府

問龍伯高與杜季良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伯高名 述漢京兆 今屬陝西 人仕至零陵太守季良名保亦京兆

人仕至越騎司馬 問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自亦不免於譏議歟 對曰按朱子

云馬援之言自可為法不須如此支蔓若須削去此段後生 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而以為之戒乎

問諸葛武侯戒子之書如何 對曰按西山真氏云武侯此語 朱子取之以載于小學之書其格言也

問武侯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引三國本傳記云諸葛本 葛氏風俗通云漢文帝時封葛豐之孫於琅琊諸縣其後姓

諸葛以別於他葛故獲姓諸葛名亮字孔明乃琅琊諸葛豐 之後躬耕南陽兩陂鄧州先主三顧而起以為軍師中郎將

後為相卒諡忠武子瞻字思遠武侯嘗與兄瑾書曰瞻八歲

而聰慧可愛及瞻事後主盡忠節艾茂蜀欲誘瞻降斬使 死于寶桶其忠孝

問柳玭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云玭字直清公絳孫仲郢 之子仕唐至御史大夫事見柳氏家訓

問范曾公質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宋文鑑記云質字文素大 名顯屬北直人唐明宗長興中進士晉翰林學士周中書平章

事宋太祖受禪加侍中仍為相乾德初封魯國公初和魯公 疑知直舉慶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名在十三亦置質十三名

疑為魯公質封爵皆同當時人謂之傳衣鉢 問八達之事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八達謂胡母

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九八人按晉書光 逸傳胡母輔之謝鯤輩散髮裸袒閉室酣飲累日光逸將排

戶入守者不聽逸於戶脫衣露頂捉狗齧中視之大叫輔之

遂呼入飲不食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按胡氏云自西晉崇尚 老莊之學而慕清淨玄虛之風絕滅其禮法以放曠為達者

至南朝齊梁仍祖尚爾迄今姓名猶汚於史冊也 問濛濛與戚施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濛濛戚施皆醜疾濛

條本竹席編之為罔暗其狀如人擁腫而不能俯者故 又以名此疾也口柔之人仰觀人之顏色然後發言似有病

而不能俯者故亦謂之濛濛也戚施人有病其面常俯而不 能仰者面柔之人雖不病而不敢仰視於人故亦謂之戚施

也蓋世人好奉承自以為得而不知人之玩弄嬉戲不出中 心之敬也故以濛濛戚施二者為比蓋深惡柔佞之人也

問范曾公自謂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何也 對曰羈寄也 旅客也堯舜理謂禪讓也羈辭見質為周相宋太祖自陳橋

兵變入受周禪故質自云為羈旅之臣也按標題云宋太祖

自陳橋入范質執王溥手瓜入溥手幾至出血溥先拜質於是不得已而從之太祖嘗言范質能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但欠為周世宗一死爾故有警泉迂秩躁進之語朱子綴之以著小學而為經訓玩其辭味其旨誠為子弟之箴規讀者有以觀感而豈徒焉

問范質公之子姪果依其詩之曉警否 對曰未能也按標題記云兄子泉字師回因知制誥當遷官宋太宗竟以其躁競左迁出知濠州卒于官下質子曼字師參貳叙官至給事中坐市竹木貶房州司戶而卒

問節孝徐先生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仲車字楚州山陽縣人少以醫疾不仕按石林燕語云神宗元豐中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者二人徐積仲車以醫術長文伯原以跋此山陽縣志訓諸生時之語也初仲車既冠徒步往從胡安定之學時安定之門徒千數百人仲車獨以別室處之而學有所得故志不在於仕進惟以誠實為主本仲車父羅城君名石早棄家不知所終而盡孝於母因父名石終身不忍踐履於石及御石器徽宗政和六年丙申賜謚節孝處士事詳見呂氏童蒙訓及行狀與名臣言行錄

問胡文定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宋哲宗紹聖四年丁丑進士官至寶文閣直學士高宗朝賜謚文定三子長曰寅字明仲號致堂次曰寧字和仲幼曰宏字仁仲號五峯事見胡氏家錄

問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何也 對曰按標題引前漢社周傳客謂周曰君為天下平不循三尺法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客曰前主所是為律後王所是為令孟康註云以三尺竹簡書

法律故稱法律為三尺也言居官為政者須知國法又須知所以立法之意而後隨時制宜以為寬嚴操縱之方也

問引古靈陳先生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述前世州縣官長教民之要法也

問古靈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古靈乃侯官縣之村名也宋仁宗慶曆中舉進士為建州浦城縣簿再任台州仙居令本唐宗安縣宋真宗景德中改官至樞密直學士按兼祖洽為行狀云仙居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父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令門人管師復誦讀於庭且曰吾秩滿即去爾子弟兩遭就學於是翕然從之公仕仙居每過先聖廟及社稷壇必下趨邑人學者皆有所矜式以興慕之

問古靈此章論語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古靈論語一文極為平正簡易許多事都說盡可見他一篇大曾襟都說得許多也

問右廣立教亦有存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此篇言世變會通之禮以開內篇立教之美首之以張子揚文公之說所以防驕傲之病根教養其良知良能之德性次之以二程之說使知經學念書以致其知灑掃進退以致其行後十章皆後世父兄長上教子弟分別上下立志行己之事心既大有所立將無施而不可所以問廣子昔聖人立教之道也九一十四章

問引馬司溫公家儀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一十四章皆廣父子之親而此言卑幼不得擅為有事當咨稟於家長則下章乃言當順事親之意也

問引橫渠之雜說何也 對曰此言悅親之道當如是也

問引羅仲素論醫底豫之說何也 對曰此言舜之大孝能
悅親之道也

問引陳了翁之言何謂也 對曰此言惟獨是如此舜之所為
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亦分定矣且如彼於一等為臣不忠

逆弑下繼上地則其君王者為子不孝逆弑其親者其
為臣子何常始於見其有不忠不孝之心惟見其君親有不

是亂耳此惡逆無道甚矣蓋羅氏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之語約而盡其言而當萬世不可易了翁則又推其極而言之

亦事理之實也按西山直氏云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
醫賤者故醫賤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

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
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小友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心也後

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必當為法矣

問引伊川遺書外書上卷第幾之言行也 對曰此言事親者
當知醫道也

問按遺書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以害事
奈何 對曰按程子云且如失圖畫人未心盡得如畫工然

却識別得工巧拙如自已曾學本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
已有所見亦可論與他商量也

問引橫渠語錄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人子奉生事死之禮皆
當自盡其誠也

問引伊川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雖舉四禮而言然獨詳
於祭盡其誠人子尤當致敬於是焉

問對禮皆知報本何也 對曰按月令說云孟春之月獮乃祭
魚季秋之月對乃祭獸皆是報本之意也

問六禮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冠婚喪祭鄉飲酒士相見六

者之禮也

問家必有廟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古者庶人無廟乃祭於正
寢正堂是也先儒立祠堂之制蓋為無廟者設也士大夫

則祭於廟又云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按朱子家禮云祠堂者
以程子謂祭時不可用影影改影曰祠堂

問家廟制度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家禮記云古命士得立
家廟其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

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
祭有豐殺疎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向伊川於此不審乃云

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西向東入其廟中其制非是古人
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與處

又按朱子謂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
板隔截作一龕堂堂內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

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皆可也

問祠堂制度亦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家禮云祠堂之制三
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

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叙立又為遺書衣物祭
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緣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高閉若家貧

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厨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
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下則於廳事之東

亦可九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也

問廟必有主然神主之式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伊川程子
云作神主而用棗木取其性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

歲之四時高二尺有一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
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

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隔中以書爵姓各行

題曰故其官其公論其字其第幾神主額下陷中長
寸闊一寸漆四分身高一尺二寸博三寸厚一寸二分
植於殿身出殿上一尺八分竅其傍以通中之下
而七寸如身厚三之一謂厚八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
粉塗其前以書屬稱謂高曾祖考之稱謂官或號傍題
其主祭之名謂孝子加贈易世則以筆滌而更之廟以兩外
改而中不改也

問造神主之尺亦可得聞其說歟 對曰按臨海潘氏仲善
云伊川程先生木主之制取其精可以為萬世法然用
其制者多失其真往往不考用尺之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
省尺七寸五分弱而程氏文集與溫公書儀多誤注為五寸
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為何尺時舉舊禮贊之晦翁先
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石刻圖式所謂三司布帛尺
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侍即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

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
七寸五分弱於是造主之制始定而伊川之說始著幾用
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也神主用周尺七寸五分弱
問時祭用仲月何也 對曰時祭者謂四仲之月奉主祭于正
寢或就祠堂以祭之也

問冬至祭始祖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
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特設一位以合考妣享之
問始祖之祭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古無此祭之禮伊川以義
起其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又云始祖之祭似
國家之禘先祖之祭似國家之祫也
問立春祭先祖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先祖是初祖以下高祖
以上之祖也立春乃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按朱子
禮云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

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也
問季秋祭禴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禴父廟也季秋乃成物之
始亦象其類而祭之按朱子家禮云繼禴之宗以上皆得祭
惟支子不祭按語錄云其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
紅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之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
舊祭禴而用其生日祭之適值其生日在季秋遂用九月十
五日矣

問忌日主祭於正寢何也 對曰按鄭氏云忌日者親死之
日也忌諱也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正寢即今正廳
正堂是也蓋廟中尊者所攝又同室難以獨享也移於正寢
可以盡思慕之意
問引溫公書儀之言何也 對曰按黃氏云首言冠禮之重次
言冠禮之失末言冠禮之宜學者更以文公家禮參考無不
備矣

問冠者成人之道何耶 對曰按呂氏云冠禮之設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古者二十而冠自十九而下未冠皆為童子九為
童子以事長者為之事也紛謂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
不字皆所以別成人而教遜弟也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備
董異於童孺也將責行以孝悌忠信之道觀儀禮以冠為第
一可見矣

問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蔬食水飲不食菓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三章專言喪禮之事按鄭氏云棺在庭中而
斂尸所謂殯也檀弓云殯於客位按朱子云古者三日大斂
而殯則累土擊以塗之今或於棺未斂或南方土多蟻蟻不
可塗殯故舉棺置於堂中山西也未殯之前水漿不入于口
三日既殯之後乃始食粥按家禮云成服之日諸子至此始

食粥齊衰謂衣裳皆用極麤麻布為之修及下際不緝則謂之斬衰緝則謂之齊衰疏食謂以糲米為飯水飲謂不食穀酪也不食菜果哀不在於滋味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者謂齊衰杖期不杖期齊衰五月三月者既殯得以疏食水飲而異於諸子也

問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虞安也乃祭之名也葬而及祭曰虞乃是遷殯宮安神之祭葬之日日中而虞祭遇柔日拜虞遇剛日三虞也按賈氏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之哭惟有朝夕於阼階之下有時之哭也按朱子云骨肉歸于土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三虞後遇剛日卒哭而有哀也然猶朝夕哭於阼階則有時而哭也卒哭曰成事是日以吉祭易喪祭自此以後祭漸用吉

禮葬而小祥祥吉也自喪至此不計閏九十二月謂初忌日也又暮而大祥自喪至此九二十五月謂第二忌日也醯醋也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忌日以從簡易也 問剛日柔日何謂也 對曰如甲丙戊庚壬屬陽剛日也乙丁巳辛癸屬陰柔日也謂及哭日中初虞日屬甲為剛日已祭次虞日屬乙為柔日再祭三虞日屬丙又為剛日而三祭遇丁又為柔日是卒哭之祭也其餘不言者倣此 問中月而禫 禫者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何也 對曰按鄭氏云中猶間也中月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月也禫者除服之祭名也中月而禫謂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按朱子云二十五月為大祥自初喪至此已越三年則除喪矣然制有限而哀無窮以其不可朝祥

而暮歌也故為之禫服焉中月謂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九二十七月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則可以飲酒食肉矣然猶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以其哀情未盡而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故也醴謂酒初熟而味薄者乾肉謂乾脯之類味澁者也 問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漢武帝第季子昌邑王賀賀至濟陽 元平十三年丁未昭帝崩無子徵王賀賀至濟陽 長鳴鷄至弘農 遂請哭賀曰嗌痛不能屢請至闕乃哭即位二十七日 無度大將軍霍光 奏太后數其罪而廢之扶下殿送至昌邑邸 昌邑邸猶稱故王宣帝封為海昏侯就國豫章終焉事詳見前漢霍光傳

問晉阮籍若喪無禮其事可得聞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阮籍字嗣宗為步兵校尉母卒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決賭既而飲酒二斗食一蒸豚然後一號吐血數升何曾字穎考為司隸校尉晉文帝司馬昭時為晉公故何曾以公稱之昭後加晉王其子晉武帝立追謚曰文帝阮籍若母喪無禮故曾對晉公而面責之擯籍斥也四裔謂四夷猶衣之裔末也華夏乃中國禮義文明之地言不孝之人宜遠斥裔夷不可使居中國以傷敗風教也 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願聞其大旨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義真宋武帝劉裕第二子也封為廬陵王 喪也會遇也長史王府官名也劉湛字弘仁騰韻書作朕說文註云乃羊豕臂肉也又云以羊臂肉碎切入酒曰膾酒熊氏攬以解此其義不通按古文暖作暖此即膾字之誤謂暖酒也炙燒也車登海始也

問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可得聞其說數 對曰按標

題記云隋文帝楊堅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太子是為煬帝

文獻隋文帝后獨孤氏也煬帝兄弟五人同母文帝嘗悔易

晉王曰獨孤誤我廣弒帝立後亡隋溢一手所盛曰溢以米

一升分為二十四分二溢乃一分也 會作僕音與伏同

吧與怕也帛三幅曰吧蓋裏衣被者今人謂之包袱是也

問湖南楚王馬希聲之事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五代朱梁

時馬殷擢湖南命為楚王卒謚武穆次子希聲以嗣其位雞

雁雞之精肉也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

殷葬希聲不哭而食雞肉數器何代無賢友辭以深譏之也

問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何也 對曰此言禮俗之

壞習以為常古者父母始死三日不食隣里為糜粥以食

之親賓往哭弔以助其不及今人親死及殯葬之際親賓乃

携酒饌往相慰勞主人亦復備酒饌勤勞其親作樂

娛尸乘喪嫁娶而不以為非哀哉

問作樂與乘喪嫁娶者何也 對曰按熊氏云世以樂娛尸非

為其生也不知古者三年之喪音樂一切禁斷也又以乘喪

嫁娶為乘凶殺禮不知五內分崩之時止哭踊而講好捨喪

經而即吉何無人心至此極哉

問九君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以下一段其

訓釋如何 對曰按海虞氏云羸瘦也憊疲也有病瘦憊

恐致傷生故權食肉汁及乾脯肉醬以助滋補若肆意餐食

亦美殺饑及預宴席則與無喪之人何殊哉按熊氏云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皆齊衰之服饘粥之

食若有疾病重事暫飲食權也夫服所以表哀飲酒食肉則

無哀矣與不持服何異乎君父母之喪或兩月或百日而

食肉者是隆而細也或數月或未及期而食肉者是隆而小

功大功也豈所謂三年之喪乎

問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

喪聽樂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何也 對曰正法謂法律也

按熊氏云五十以上血氣既衰然孝心純至者亦不以此為

斷也若聽樂嫁娶則君子當盡禮而小人當守法焉豈以有

法而存無法而廢哉

問父母之喪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

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何也 對曰此言為子居喪之禮

男子居外故以中門為限而枕其外為居喪之次九言次者

倚廬聖室以下之總名孝子次於中門之外是哀親之在於

外也樸陋樸素鄙陋也斬衰以極麻布為之下邊不緝也

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其痛甚之意也苦謂苦痛塊謂土墊

寢苦枕塊是哀親之在於草土故也經帶以麻為之有首經

有腰經有經帶經在冠表之上 經帶大帶經帶華帶不

也言不脫經帶則知冠表自然不可脫也故特舉經帶而言

之不與人坐蓋喪次非延客之所親賓至則司賓主之也按

京兆李氏云古者父母之喪倚木為廬故謂之倚廬在中門

之外東方北方倚壁西至地既奠之後柱榻剪屏乃西嚮開

之今所謂朴陋之室是殺古倚廬之制也

問柱榻剪屏何謂也 對曰按三禮圖云既奠剪屏柱榻而寢

有藩註云九層七層五層三層之後故改舊廬西向開戶剪

去方榜兩扇屏之餘草柱榻者榻謂之梁梁下兩頭豎柱施

梁乃夾戶榜之屏寢有藩者傳云既奠剪屏鄭氏云今之

蒲革即此寢有藩謂蒲席加於苦上也既練舍外寢註云此

寢謂中門外於屋下壘壘為之不塗墍之聖室也屋下對廬

倫知東壁而言也

問喪次居倚廬聖室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三禮圖云初喪居廬聖室子為父臣為君各依親疎貴賤之序按天官宮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疎之居註云親者貴者居廬疎者賤者居聖室按雜記云朝廷卿大夫士居廬都邑之士居聖室按唐代宗大曆間而有楊垂撰喪服圖說廬形制及聖室幕次叙列次第云設廬於東廊下無廊於墻下北上九起廬先以一木橫於墻下去墻五尺即於地為楹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墻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縵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弛首由其廬南為聖室以擊壘三面上至屋如於墻下即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薦木枕室南為大功幙次中施蒲席次南又為小功細麻次施牀並西戶如諸侯始起廬門

門外使有小屏餘則不其為母與父同為繼母慈母不居廬而居聖室如繼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為妻唯母其聖室及幙次不必每人致之其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之下而以蒲席覆之據此古制不可考故引唐禮為之規

問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何也 對曰此言為婦居喪之禮婦人居內故即其內為喪次別室謂非常居之室也撤除去也去華麗之物謂非常御之服也男不輒入女不輒至者居喪猶當有別也按內則云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閭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蓋平居猶如此况於居喪乎

問晉陳壽居喪之事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陳壽字承祚巴西吟鵬肥麟解人父為馬謖將軍孔明誅諫并免壽父及張

華李壽孝廉為著作郎三國志言孔明將吳非長議者少之授治書御史又坐不以母喪歸葬被譴貶議貶抑之而形於論議也沈滂沈沒淹滯也坎坳當作輻輳車行不利之貌楚辭云輻輳留滯王逸註為不遇也温公於此又引熾疑之事而以為戒焉夫使婢在樂猶涉熾疑况其他乎故君子自當謹之

問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赴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撲馬布裹鞍轡局也 對曰此言人子居喪之禮凡三年之內寢苦枕塊一切事務皆當易為今若此者言喪制之內或因治於喪葬及有故不得已而出者則乘撲素之馬而以布包裹其鞍轡以代古之惡馬惡車乃不美之車也

問上文既言喪事而此言温公書儀以論淨覺之說何也 對曰此章言喪事不當信淨覺之誑誘也

問淨覺何謂也 對曰愚嘗聞於伯塗泉有云淨華也屠絕也屏絕世事之華美而自處於苦空寂滅之境故謂之淨覺又云剝削而除其煩惱故名之淨覺一說皆通蓋淨覺乃釋氏之號也按李氏引漢魏志云淨覺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淨覺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曰淨覺

問既號淨覺又曰佛者何也 對曰佛者覺也言能覺悟凡人平日之所為去其不善而行平善是亦佛爾然人心之不善而徒區區持齋誦經果何益哉按朱子感興詩有云西方論緣華車中喻群迷流傳世代久接接凌空虛願助指心性各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扉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荆棘途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問既曰佛而又曰釋氏者何也 對曰釋者解也謂人生前若為惡則死後必有罪故當解釋以滅除之生前不為善則死

後必無福故當勸以超升之此皆浮屠欺誑道誘之名也
按熊氏云本無天堂為善之福不啻引而進之於九天之上
故設為天堂快樂之說誘道之本無地獄為惡之禍不啻推
而納之於九地之下故設為地獄苦楚之說以恐怖之刀對
火燒確春輾磨極言其苦之甚也夫人之生靈天地陰陽五
行之氣以生而有竟鬼五臟百骸之身竟屬陽氣屬陰既死
則竟氣升于天體竟降于地故形朽而神散釋氏雖假設象
教以為恐怖之具不知理之所無有也彼天堂地獄若果有
當與天地俱生况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漢以前未有
佛法人固有死而復生並無登天堂入地獄而見浮屠所謂
十王者耶此釋氏誑誘之理必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然世
俗昏愚之人受其誑誘猶可况讀書知古號為儒者猶信奉
之則惑之甚矣

問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
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歟 對曰按朱子云且說堯舜三代
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
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於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
焉用之按真氏云合魏隋一史志觀之則漢明帝以後已有
佛法至晉以後始盛故魏書云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也
按唐書盧州刺史李舟與子書云天堂無若已有則君子登地
獄無若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懼浮屠者是不以其親為
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若使其
親積惡有罪豈關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下愚無知之所為
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其若至有傾家破
產然後已嗚呼痛哉按熊氏云佛法入中國始於漢明帝佛
本西域胡人與中國無相干涉漢以前未有佛也佛氏謂死

生輪迴死者必復生先儒謂死者氣必散安得有復生之
理雖間有之非常理也必無入地獄見十王之理佛氏之教
有為死者修七之說七日不復生則不生矣積而七七四十
九日以為之節則漸遠而哀漸沒矣不知三日而殯已無可
生之道此後朔望奠祭朝夕哭臨不過事死如事生而已修
七之說已為不經此後又有百日小祥大祥不過三月而葬
則虞祭而卒哭周年祥祭謂之小祥三年祥祭謂之大祥安
得有所謂閻羅等王十人分主罪福於冥冥之中耶
問浮屠所謂十王可得聞歟 對曰按佛書云秦廣初江宋帝
五官閻羅變成泰山平等都市轉輪此所謂之十王也
問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畏令為善歟 對
曰按程子云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
化乎

問釋氏之理比吾儒為而近於徑歟 對曰按程子云天下果
有徑理則先聖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聖人之道
而求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又云聖賢以生死為本分
常事而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氏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
不已下俗之人故多畏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世已無之道
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 對曰按朱子云老氏依舊有
如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
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又老氏欲保其
身長生不死釋氏又却全不以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
滅蓋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問佛與老莊亦有不同處歟 對曰按朱子云老莊絕滅倫理
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釋教則義理滅盡又佛初入中國

止說修行未有許多釋底說話天下只是這箇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弟子為子以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他只護得一箇假底事爾又云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雲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越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故首尾與之不合又云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如此則是箇殺人的賊一向尊他便可生天矣

問佛家言劫數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他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書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契後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問佛能現光果是否 對曰按朱子云俗言佛燈此是山之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實氣又恐是腐葉飛虫之光蔡賁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言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是一腐葉妙喜在一處見先令人撲之得一小虫如蛇樣而甚細僅如一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佈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是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為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耳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不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

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亦未必盡然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事之不關老氏不知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受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因達磨自西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少林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如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之說又有入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有精微動人處然只是不是耳

問引顏氏贊門侍師而作家訓之言何也 對曰朱子舉此章附於浮屠誑誘之後其言浮屠巫覡符章當遠之而不可信也

問巫覡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女曰巫男曰覡即世俗為人燒獻紙錢以求福者

問符章何謂也 對曰即今道士所為符籙章醮為人祈禳薦拔者按司馬溫公云老莊欲同死生而輕去就其後乃有所謂齋醮符水禁呪之術其說甚矣按唐相姚文獻公崇臨終遺令誠其子曰世俗奉佛以追薦其福者以曹勿復效之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也按北漢陳氏云唐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瓌為祠祭而使祈禱或焚紙錢以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致堂胡氏云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佛老淫祀既衆於是廢幣而用楮錢是以賄賂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乎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與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之內用之而未

有筆之者亦非乎

問佛老異端之非可得聞其原歟 對曰按朱子云道家之原

出於老子其所謂清靜無為者三身而為之耳佛氏所
三身法身者乃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乃釋迦之德業也化
身者乃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
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為遂尊
老子並為三清玉清元始上清靈寶太清道德謂之太上老
君而吳天上帝友坐其下悖矣稽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
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靈寶亦非老子之報身太清道德又
非老子之化身又自為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
者也况莊子書明言老聃之死如此則聃亦為人鬼耳豈可
借居於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廢縱使不能盡
去則老氏之教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子莊子之徒以及
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神自當歸於天子之祠官而不
當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問釋老之書亦有高妙歟 對曰按朱子云釋老之書極有高
妙者而與吾儒同但不可將來比方最誤殺人事因與其言
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
手宜其為他揮下也又云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自明只落
了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愚聞於伯
父雲泉嘗云道德經說最難微非老子不能言如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有物即太極也其言與吾儒理合餘他經卷皆莊
莊之徒為之清淨消滅二經亦做釋氏之書而為若此斗
經漢魏道陵誤度人經生神書主樞經唐杜光庭撰於諸說
誥之語宋主政若經修煉丹經起於漢會稽魏伯陽於同類
至於符法始於漢道陵成於宋林薩之輩其作用多假吾儒
太極圖與河圖洛書為之如三花聚頂五氣朝元法中以為

妙用不知只是外為宋劉玉真者云萬法皆空一誠為實新
言的論至於佛書惟四十二章是古經金剛經出於大藏中
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人作其所行印
只一乘教加持爾緣釋老之流後來宗其教者多假設附會
神明之號如言道有三清四帝佛有三身四智遂分像貌而
駢列之皆失其指矣不知道只一老子佛只一瞿曇何乃以
是而欺於世哉

開引伊川遺書而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飲置酒張
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何也 對曰此言親沒不當慶樂
而為人子生日思念父母生我劬勞之恩而今不見矣後得
不增悲哀痛既哀痛又安忍為宴樂乎真慶者謂父母俱存
則可宴樂而奉於父母之歡也

問引呂氏童蒙之說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十章皆廣君臣之

義按標題記云呂氏名本中字居仁河南汴京人州屬開封
人正獻公之曾孫初賜進士出身為起居舍人又除中書舍
人所著有呂氏童蒙訓及師友雜志等書

問引明道近思錄所謂一命之仁何歟 對曰按建安何氏云
周禮凡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輪車至魏文帝元年庚子始立
九品官人之法周之一命乃今之第九品也言一命雖小誠
能以愛物為心則惠利亦有以及人矣

問童蒙訓言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何謂也 對
曰按本註云清謂清廉而不污慎謂謹守於禮法勤謂勤於
職業能是三者則能修己而可以治人矣

問異色巫祝尼媧之類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異色謂不守
常業或有奇異者者巫祝謂燒紙祈禱者尼女僧也媧者
娑也蓋異色相接則有假托納賄之事巫祝則有禍福

之事尼媼則有內福交通之事故當一切禁絕清心省事實為政之大要也

問當官處事但務著實以下一段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著實謂不作詐偽務取也涉濫文字謂塗飾舊字也連改日月謂去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謂去舊署而改之也非惟得罪實且欺心豈事君之道也按魏氏云居官既自應潔須關防小人如文案簿籍皆須明白恐被中傷也

問引王吉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九章皆廣夫婦之別也

問王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吉字子陽前漢瑯琊臨沂人初舉賢良為昌邑縣令中尉及

宣帝即位為諫議大夫上疏言政治得失云云上不甚寵告歸琅邪詳見漢書列傳

問文中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通字仲淹絳州龍門人隋世大儒文帝

開皇四年丙辰生年二十餘講道於河汾水名在平陽府汾水入於河汾之上門人自遠而至者千有餘人如房玄齡魏徵等皆出其門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卒門人取易黃裳元吉

文在中也故謚曰文中子其書取河汾書詳見文字事君篇問婚娶而論財夷實之道也何耶 對曰此深議財娶之失也夷實乃夷狄膚首也按司馬溫公云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

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其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其聘財之多少至於如立契約云某物若干其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給者其言負約者是乃馬市人也會古物

賣如鸞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則殘害其婦以獲奇也 其怒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

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豐則安用汝女哉於是齊其女以責其女氏資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有怨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感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勿與而為婚姻可也

問婦婦於理似不可娶何也 對曰按張子云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再匹者夫婦之道是夫止合一娶婦止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廢也故有再娶之理雖再娶止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按真氏云柏舟之不再適蓋守婦人之大節故夫子列之於鄘風之首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誠可為後世之法戒矣

問鄴下風俗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鄴下戰國魏地漢立魏郡治鄴後曹操居之石虎立為相州唐宋因之今屬河南彰德府故鄴下風俗專以婦人把持門戶之事爭辨詞訟理之曲直造請請出外干謁於人逢迎謂在家延待於賓客甚至出以代子求官為夫以詞屈豈女婦之道哉此已上之事乃是恒代之間地各也之遺風謂戰國燕趙淫俗自燕丹不愛後宮美女以結士今婚娶之夕男女不辨賓客相過以婦侍宿乃恒代之遺俗也按陳氏云百里不同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俗其習有善惡是矣

問柳開仲塗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三章皆廣長幼之序及言兄弟之義也

問柳開仲塗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開初慕韓文公

故名有愈後舉進士改名開字仲塗大名縣人任宋太宗真宗官至郡守歷常關具寧遠全環郊曹代忻滄十二州著書歸東郊野夫又號補士先生開父名承翰仕宋周官至監察御史事見道鄉論錄

問伊川所謂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何也 對曰父母之子乃兄弟也言世人獨愛父母之子却輕如愛已之子甚者至於若仇讎與爭敵者舉世皆如此可謂迷惑於理之甚矣按直氏云程子之言孰不知之而鮮克蹈之者雖薄俗漸染使然其所以離間骨肉之親者未有不由婦言是聽也問橫渠所謂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是如何說數 對曰按朱子云不要相學其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其弟為弟者却不能恭其兄則為兄者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其弟焉但當知盡其友可也如為弟能恭其兄為兄者乃不能友其弟則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亦不恭其兄焉但當知盡其恭而已

問引伊川語錄所謂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一段如何 對曰舉此以下三章皆廣朋友之交而當以敬為主也問引范文正公名臣事實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一章廣通論明倫之義此章推言睦族治家之道也問范文正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公名仲淹字希文蘇州府吳縣人年二歲而孤隨母改適依長山朱氏少長故冒姓朱名說應舉復本姓謝塔云志在投秦入境遂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既貴贈父痛為太師母謝氏贈吳國夫人又贈朱少長為博士公以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乙卯試禮部第一進士乙科按本條云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蓋仁宗慶曆三年癸未也卒謚文正公生四

子長純佑有行義次純仁字堯夫為丞相謚忠宣公次純權字彞更次純粹字德孺受父澤按范忠宣公嘗云昔父希文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嫁娶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蓋義田後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織一匹嫁娶喪葬皆有給詳見錢公輔義田記

問末引湯公家儀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治家之法當如此也蓋首言軌範拜叩毋得專行必咨而於家長不言九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以及家眾之事而朱子採之以廣明倫則處家之道始終備矣問右廣明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首一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一十章廣君臣之義明人臣不遇沈溺下僚不早小官必以其道之禮次九章廣夫婦之別次三章廣長幼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後二章廣明倫之通論也九四十一

一章 問引董仲舒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十六章皆廣心術之要讀者細玩方見得每章皆有廣心術之意矣問董仲舒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仲舒廣州南鄉人應漢武帝特詔對天人制策為江都王相江都王問粵國三仁仲舒對之以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云云詳見前漢列傳賢良策按朱子云仲舒所立其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不遠耳按京兆李氏云自孔孟既沒諸儒紛然不知以禮義為本高者溺於空寂卑者流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皆習焉至仲舒始能以道誼功利為辨而聖學乃明故程子云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者以此而朱子以是為廣心術之首其旨昭矣

問道義如何分別 對曰按朱子云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處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也

問孫思邈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唐書方技傳記云思邈京兆今屬陝西西安府藍田縣後方輿勝覽記云思邈乃耀州人三原縣人亦屬西安縣其屬土人多稱醫聖當以耀州為是即醫聖謂之孫真人是也兄名孫思遠皆善精造於醫術而著於世矣

問智欲圓而行欲方然智雖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則將流於權謀諂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 對曰正是如此按朱子云圓而不方則諂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按葉氏云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矣

問程子論從善如登惡如墜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歟 對曰按朱子云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陷之易從善却難從惡便陷易了按真氏云從善如登故善難進也從惡如崩故惡易陷也進於善則為賢為聖日趨於高明矣鳴於惡則為愚為不肖日淪於汚下矣

問孝友先生朱仁軌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唐書列傳記云仁軌字德容河南亳州今屬河南開封府人乃朱敬則之兄也負半千等錢盜之曰孝友先生

問周子所謂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頹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更加此從容而已過之便以孔子若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按朱子通書解云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志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功也按此章與篇首廣立教陳忠肅公之言意正相通

學著宜相參味之其旨明矣 問明道所謂放心還當將已放之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歟 對曰按朱子云不是將已縱出底收將轉來舊底已去這裏自然生出來若此心常在私欲自無着處又云覺處即心何更求為此用力甚不多但要常知提起惺惺則自然光明也

問心如何得要在腔子裏 對曰按朱子云敬便在腔子裏

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心須在此

問然則方其應接事時其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要如此按葉氏云腔子所謂神明之舍在裏謂心不外馳也按熊氏云人心外馳則形存於此神馳於彼飛揚馳騁豈有窮極哉學者不可不察

問伊川所謂且養齊嚴肅與主一無適不同否 對曰按朱子云如何有兩樣只是一箇敬若語意不同自是就那時就那事說按葉氏云外整齊而嚴肅涵養久之則心便一而天理自明矣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 對曰按朱子云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 對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乎

問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何也 對曰按慶海長民云外物如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之類常人之情飲食欲求豐音衣服欲求華美宮室欲求壯麗車馬欲求堅肥以至九百奉身之具一一要好求之不得則

七〇

難力竭智決性命之情以必求之不知身心顛倒眩瞶迷或
者甚矣按鄭氏云覽鏡而自有汚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
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必掃之不如是則不
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物欲汚穢日積焉而不知
滌濯振拂之是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充其類
不亦甚乎此則物重而理輕故雖致飾於外物則先已失其
本心而喪其天理也

問伊川文集所謂顏淵問克已復禮之自然克已之工夫亦有
序乎 對曰按新安程氏復心云博文乃致知格物也約禮
乃克已復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克已之目無伐善無施
勞此克已之事不遷怒不貳過此克已之功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幾於無我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此初無固必三月不怠比未達一聞單鳳陋巷

不改其樂此傳約克復之真積也

問克字本註釋之為勝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下箇克字
深有力譬如孤軍而卒遇強敵相戰定要克勝得他亦別無
巧法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故謂之克

問莫是克已工夫全在四勿字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說文謂
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易字上總見非
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矣按雲峯胡氏云緊要在於勿字上
故朱子與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
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
退惟其所令也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耶 對曰按朱
子云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才
量六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目不視邪色耳
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聽惟明終不遠便是不明聽
德惟聰總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
些箇不循道理便是非禮矣又云顏子克已工夫如紅爐上
一點雪按雲峯饒氏云如吾與回言終日及於吾言無所不
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
以禮又云顏子所克之已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
見微過難見也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何耶 對曰按朱
子云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之理乃此心之形見也
推本四者皆由中而出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謂當就視聽
言動上克治也是說做工夫全是自外而內自禁而損之
意

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歟 對曰按
朱子云制於外便是用也

問克已工夫從內面做去及說制於外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
却在內矣

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
將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視與見異聽與聞異如非禮之色
雖過乎目便過了在我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雖過
乎耳也過了在我不可有要聽之心也又云聖賢之言旨
意精密如伊川四箴之類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箇一掌血
者矣

問視聽何以特說心 對曰按朱子云俗言開眼便錯所以就
心上說又云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乃操心之準則未是
不好至蔽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

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而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免矣故曰久而誠矣按輔氏云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細何有迹之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要則以視而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緣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也按葉氏云目者一身之照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當先以視為準則也

問視與聽輕重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又云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

問聽箴何以特說性 對曰按朱子云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難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

問閑邪莫只是為防閑抵拒那外物使不得侵近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九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而無非禮便是閑也按輔氏云閑其邪使不為吾舍之入存其誠使不雜於人欲之私則自然非禮勿聽也

問聽箴之說似乎寬緩亦可移為視箴歟 對曰按蔡氏云視是自內而引出外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自外而引入內所以云閑邪存誠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

問發禁躁妄內斯靜專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始靜專終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文却是極機與我出好皆是說謹言底道理按陳氏云疾而動曰躁而亂曰妄人之欲言大槩不出乎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為也故必禁之又云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為一篇

之關要處按輔氏云躁為氣妄為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也

問箴一段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箴一段說出許多病痛也是人心中這許多事故從頭說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說傷易則誣難故必至於妄也傷煩則支煩其言則心不精一己肆物件微理者物必逆也出悖來違悖也處亦逆也悖而也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按雲峯出者必悖而妄之也

問動箴所謂哲人與志士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哲人志士雖是有兩般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又云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為動思

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專誠於思而不守為亦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則亦不可看文字須要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有答云順理則裕朱子應之云要連從欲惟危這兩句是箇生死路頭

問習與性成聖賢同歸何謂也 對曰按覺軒蔡氏云聖性之也謂哲人賢智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則一也故曰同歸矣

問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誠言誠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果不同何也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一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為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非禮不動一句蓋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顯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也

問伊川遺書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何也 對曰不當得而得曰幸席藉也少年登高科必至恃才挾貴恐非遠到之器此第一件不幸之事席藉父兄之勢為美官必至恃勢挾權而有驕盈敗亡之禍此第二件不幸之事有高才能文章其氣必揚則恃其能多無德以將之此第三件不幸之事也按朱子云子真謂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而言也蓋以其未有以能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又云人有高才能文章使被這些子能解捨過了一生更無暇仔細去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層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之我更不去下問

至於少間傳得滿知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故亦云不幸也

問范忠宣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公名純仁字堯夫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進士及第哲宗元祐中除左僕射

文正公之第二子謚忠宣公初謫州時每見諸子恣意博學必怒責之云命之如此何於他嘗戒諸子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世以為各言事詳見各臣言行錄

問恕字之義范公蓋以寬恕為言大學或問深辨其不然矣而後錄其語於小學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小學所取寬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為善矣

問引呂榮公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五章皆廣威儀之則也

問呂榮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公名希哲字原明河南開封鄭州榮陽人中國正獻公之長子仕至光祿少卿

封榮陽郡公辨志錄並稱榮陽公事 見童蒙訓公早從伊川將有呂氏家塾記發明義理耐酢事變等集 問張思叔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言行錄記云思叔名繹河南壽安縣人伊川歸自涪陵始從游易傳成門人未有傳者伊川一日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今遺書有思叔所錄師說則其人亦可知蓋程門教人以敬為先思叔此銘學者誠不可不佩服而深省之也

問引胡文定公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皆廣衣服飲食之制也

問成都在於何地 對曰按標題記云成都府屬四川漢益州牧所治先主取劉璋遂都之初秦平蜀張儀築城象成陽都故因名曰成都

問引范益謙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謹言行而廣教身也說見東萊辨志錄

問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發人私書拆人信物甚者遂至結為仇怨凡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里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為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已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却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所欲至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矣

問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語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書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說

問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檯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卷七 七三

子錢穀文者若人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之一端也

問借九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凡借一物

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

護過於己物看用終畢即時歸還切不可以借為名意在沒

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己之物多不自愛

若借人物豈可亦如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問九喫飲食不可揀擇去社取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凡飲食

蒸餅去皮饅頭去蒂肉去脂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

無知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

理矣

問引胡子先生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言為學當治其身心

而不可以文藝任進為務也說見知書書

問引顏氏家訓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言讀書學問之要也

問齒弊舌存何也 對曰按標題引說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

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皆墮而舌尚存正此意矣此喻

強者死而弱者生也

問引伊川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八章皆言請讀四

書六經及子史之序法也

問經與史如何 對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事易見而道難精

按先儒云聖經淵奧子史浩博須從師受讀有疑難得以資

正而不差欲求聖賢之道當盡心竭力以從之方能有得也

問呂氏童蒙訓言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

聖賢事業與聖賢工夫故不足畏矣

問鹵莽厭煩何謂也 對曰鹵莽厭煩是苟且不用心也說見

註子則陽稱按熊氏云人有才貴乎有學非學無以充其才
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充其學故後生可畏者非以其才
之難既能學而又能思者為難也夫義理散在於簡冊之中
聖賢之言不可以粗看不可以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由知
也此章本於此矣

問引顏氏家訓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言愛惜書籍之敬也

問濟陽為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屬山東濟南府乃江祿

所居之邑也

問狼籍几案何謂也 對曰按通鑑釋文云狼籍草而卧去則

穢亂故物之散亂者為狼籍也言散污經書部用卷秩定累

大德故顏氏家訓以為世戒

問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又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何也 對曰其

舊紙有經書之文與聖賢之姓名皆不敢用所以廢故也

問引明道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言聖賢教人入道之次

第也

問遺書言既以為理無大小而以為教人有序何也 對曰

按朱子云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

不可躐等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也又云若

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來亦無緣看得出

問明道所謂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

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何

也 對曰此章言異端害道之由道者聖人之道異端則非

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揚墨老佛是也按葉氏云昔之害

揚墨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

高明者反陷其中也按朱子云揚墨只是硬恁地要做為我

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老便是揚氏佛氏有精微動人
處從他說愈深愈善人然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
他都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又云昔魏公好佛故
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所謂今之人因其高明所以為害尤
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
事也

問所謂高明何也 對曰按程子去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智
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

問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
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何也 對曰此皆辨異端似是而非也
開物成務如三皇五帝始造書契以代結繩教民佃漁稼穡
制衣裳宮室舟車之類倫理即人倫之常理也按蔡氏云自

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有為於天下自謂性周法界實則外
乎人倫物理堯舜之道大中至正窮深極微是求過之而無
實也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記誦詞章之類是也學者不
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按歐陽子云易大傳
謂宥犧氏之王天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
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為萬世之
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
福則宥犧氏遠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按廣信祝氏
云自正道之不明而異端之說日盛自聖賢之不生而異端
之害日甚所謂異端非吾所謂道而別為一端者也吾未見
別為一端之道行於世而天下國家之不受其禍也正道如
日月異端直熾火耳正道猶康莊異端直躓徑耳日月不明
而熾火始得以術其光康莊既塞而躓徑始得以通人行城

能以正道示人則異端之說不攻而自破矣先聖賢存何憂
乎異端孟子若在何恨乎揚墨昌黎若不死何異乎佛老誠
得聖賢常為吾道宗主則異端之害不至浸淫於天下矣故
不患異端之說日盛惟患正道之不明不患異端之害日甚
惟患聖賢之不生正道務正言以淑世異端則邪說以誣民
正道貴時中異端則或過或不及正道以實教人異端以空
虛垂訓不有二三聖賢之力天下生民將胥為禽獸之歸矣
今之與異端辨者亦惟躬行正道而毋自蹈於邪僻之徑以
聖賢之所以自任者任之而不至為其邪說所動而反陷溺
焉則正道常明而異端自息矣

問右廣敬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廣敬身九三十
六章皆古之未有可法於今者首一十六章廣心術之要
次五章廣威儀之則次三章廣衣服飲食之制節後二十三
章先論讀書之本先大學次論五次中庸次六經以至讀書
窮理之法借書之禮教人之序真學之辨皆備論之無非廣
敬身之要也故附見于此

問善行何謂也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善者德之實行也此篇
皆載漢唐宋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亦稽古內篇以實夫立
教明倫敬身之意也九八十一章
問此篇無序何也 對曰總序在於嘉言之篇首也
問首引呂氏之家訓何也 對曰此立家庭之教也
問呂氏之世系如何 對曰按標題云呂氏河南人其先居山
東萊州後在汴京稱南北宅南宅呂龜圖生丞相文穆公名
象正文穆公有九子北宅呂龜祥生家身家身生丞相文靖
公名夷簡封申國公文靖第四子丞相正獻公名公著字晦
叔宋哲宗朝拜相亦封申國公所謂大小申公也按小申公

蕭多引呂氏如正獻公榮公及母從呂舍人即一門祖孫正
獻公生三子長希哲字原明即榮公次希績字紀常次希純
字子進榮公生三子長好問字舜徒次疑問字舜從次切問
字舜察舜徒生四子長本中字君仁即為中書舍人次揆中
次弼中次用中舜察生一子曰栢中弼中生大器大器生祖
謙字伯恭號東萊先生曰舍人有雜志童蒙訓東萊先生有
小學辨志錄此北宅呂氏世系大畧讀其書者尚有考焉
問中國夫人何氏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中國夫人魯氏乃魯
參政張特簡公之婦 宗道之女生三子榮公為長三女范
太史祖禹為長婿也

問正獻公通判穎州歐陽公道知州事然穎州在於何也 對
按標題記云穎州宋徽宗政和六年丙申改順昌府今復
名穎州屬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歐陽公名修字永叔江西

吉州永豐人英宗朝然知政事賜諡文忠公生於綿州綿州
屬長於隨州於慶曆中歸老於穎州仁宗皇祐元年己丑
歐公知穎州以公通判州事按歐公道事公還朝力薦呂公
由是擢用焦先生各千之字伯強客寓歐陽文忠公家故正
獻公招延之俾教榮公及諸弟按歐陽文集有送焦千之秀
才詩知穎州時作也

問諸生小有所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
生恐其畏伏先生方東降詞色何也 對曰此言榮公與諸
弟或因學業或因言動微有過誤差夫先生正坐召使相對
自朝抵暮不與之言待其恐畏伏悔悟深切方少衛辭色
以待之其嚴如此

問引唐陽城字元宗此直錄真定府定州之言何也 對曰
此以下四章皆實學校尊師重道之教此章事見唐書列傳

問安定胡先生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瑗字
翼之上世居於海陵陳州故望從安定先生乃泰州人
蘇州人今本州有安定書院蘇州府屬高郵縣按蔡君謨
休墓誌宋仁宗景祐中為蘇州府南湖州教授仁宗皇祐
末年為國子直講管勾太學仁宗喜祐初仕至天章閣待制
仍領學事

問安定之學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安定開經義齋治事齋亦
非獨只理會這些子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
話都是本原安定規模雖少疎然却廣大着實

問安定學其盛何故無傳 對曰按朱子云當時所講止此門
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所至興水利按言
行錄載安定在蘇湖二州教學者必以明體適用為本初安
定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於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
坐十年不歸得家書信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
長讀其在湖學經義治事有齋仁宗朝劉彝賜對上問曰卿
師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胡先生瑗瑗以道德仁義教
諸東南諸生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
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垂法於後世者其文
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
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
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以體用之學授諸生故今學者明
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者臣師之力也

問明道請修學校之制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明道文集中所
論學制最為有本每讀其書觀其講論學處未嘗不慨然發
歎恨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之所定條制立尊賢堂之類
亦是此意

問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何也對曰按本註云以言教引曰誘以手持曰掖激勵謂激作勸謂勉勵漸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材器也擇善者格物致知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此皆大學之教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按熊氏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之道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固可學而能也

問伊川有詳學之制何也對曰按標題記云宋哲宗元祐初伊川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同孫覿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文集有禮部駁問數件先生所定大槩如此問鶴祥額以去利誘何也對曰按熊氏云解額州郡貢士舊無定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因諸道貢舉人數減於

常年初立額州郡貢士始有定額矣問後世人材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州實與之論伊川看詳學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科舉中出豈能遽變而至於道哉對曰按朱子云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問引藍田呂氏之言何也對曰此章實鄉閭之誼相教也按標題記云藍田秦縣名在今西安府呂氏長大忠字進伯次大防字微仲次大約字和叔次大臨字與叔兄弟同受業於伊川橫渠之門問德業相勸者何也對曰按本註云德者未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齊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

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執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與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是也業者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持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則為無益也

問過失相規者何也對曰按本註云犯義之過失九六一曰對博鬭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不修之過失九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

問物鬭鬭訟何也對曰按朱子云鬭謂縱酒嗜賭博鬭謂賭博財物鬭謂鬭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謂爭訴得已

問行止踰違何也對曰按朱子云九踰禮虛法眾惡者皆是也

問行不恭遜何也對曰按朱子云九侮慢凶德持人長短恃強凌人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是也

問言不忠信何也對曰按朱子云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則背之或妄說事端惑眾惑眾者是也

問造言誣毀何也對曰按朱子云九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諷匿名文字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是也

問營私太甚何也對曰按朱子云九與人交易傷於括克專務進取不恤餘事無故而好干求假貸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是也此以上為犯義之過失矣

問交非其人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聚所不齒而已朝夕與之游處者是也

問游惰無行聚所不齒而已朝夕與之游處者是也

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是也

問動作無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九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或不衣冠而入街市者是也

問時事不恪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謂王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是也

問用度不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謂不計有無過為修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當求者是也此以上為不修之過失矣

問札俗相交者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謂婚姻喪葬祭祀往還

書問慶吊之禮是也

問患難相卹者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

問水火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吊之也

問盜賊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近者同力追捕有功者為告之官司貧則為之助出募費也

問疾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求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也

問死喪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闕人則助其葬葬多則贈贈及為之借貸也

問孤弱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孤清無依者若能自贖則為之匡廩籍其出納或置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納貧

能存者叶張力以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張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

問誣枉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有被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張共以財濟之也

問貧乏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人聚財以濟之或為之借貸置產以歲月償之也按能氏云若及也檢改也有不改則絕之使不與詰於約也此即古者族師月吉書孝悌之遺意書其善者而勸之書其惡者而戒之則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按何氏云朱子嘗為之更定鄉約約書而勸有每月朔旦會集講約之禮而置約正與副以主之今不敢悉取惟以增損其本文止將過失相規患難

相卹條目附載於下 生者有所考焉

問引明道之言初伊川所作何也 對曰按葉氏云此章言教人之法本未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其卑近而務於高遠至於輕肆自大而實無得其所所以垂勉戒之意深矣

問右實立教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首二章實家庭之教次五章實學校之教後一章實師弟子之教其序畧與立教同也九八章

問引江章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十章皆實父子之親而此下四章是言人子善處繼而盡乎孝者也

問江章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江章字少翁一字休映後漢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王莽末世亂兵起

章負母出避母嘗乘車恐動章自入車中負輒徐牽之常採拾草木之實以為養既而轉客下邳直隸惟安府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世祖建

武中天下平定奉母瑞鄉里鄉人稱之曰江巨孝事詳見漢書列傳按京兆李氏云處常為易而處變為難處他人為易而處家為難在古則易而居表世為尤難若江華薛包諸子之行可謂表世之中善處變而能盡乎孝者也史傳載之獨行非生子表而出之又何以為人子之勸哉

問薛包之山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薛包字孟嘗後漢汝南人好學篤行安帝聞其孝行建光元年辛酉公車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賜告歸鄉里加禮如毛義米千石歲以長吏而問起居頗以幣帛珍重年八十餘以壽終詳見漢書列傳按京兆李氏云若汝也指弟子而言頗至傾之狀蓋子之於親一體而分如魚依水不能斯須相離也離則危矣兄之於弟分形連氣如手之與足不能不相愛也不相愛則傷之者至矣包之不幸始也父出之積歲

餘而始選之終也弟子求分異居之雖中分其財卒復賑給之可謂善處所難而不失其正後世父子異居以為順命兄富弟貧而不相救濟以為衣食各異者其可哉

問王祥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王吉之後性至孝初仕魏後仕晉位居三公以壽考終焉五子長曰肇少曰夏少曰護次曰烈幼曰晏第覽字玄通仕至光祿卿孫王導與於江左祥覽事皆見晉書列傳及司馬溫公家儀按朱子云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是一箇道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問王褒為元父儀之事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本註記云褒東

將軍即司馬昭也儀為司馬昭參謀軍事之官東關之敗魏嘉平四年壬申吳諸葛恪敗魏師于東興前昭之爵是也誰任其咎言誰當其罪也元帥指昭也孤昭自稱也謂儀司馬之職實參軍之謀何歸罪於我事見晉書孝友傳按標題記云司馬氏懿生師師生昭昭生炎昭即安東將軍炎於魏咸熙二年乙酉廢元帝為陳留王炎乃自立是為晉世祖武帝追諡司馬昭曰文帝按朱子云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事衷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乃過於厚也

問晉西河王延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西河漢郡名元魏改汾州後周改介州唐初名浩州後復名汾州今屬山西大同府汾州介休縣王延字正元事親色養有繼母卜氏盛冬令延求魚延於汾河叩頭而哭有魚躍出持之以進卜氏大悅撫延如己生事見晉書孝友本傳

問引柳氏之家訓而言崔山南之事何也 對曰此實明倫婦事舅姑之孝也

問山南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崔山南昆弟唐世系博陵人其父直隸第一房崔興宗生攜攜妻長孫夫人生懿懿妻唐夫人生通通生八子世比皆龍長名瑒字從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山南捕之事見厥嗣崔珙催詹家傳

問引南齊柳慶之妻事何也 對曰此實明倫人子事親之孝也

問慶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慶之字子貞父名易字幼簡生三子長曰慶之次於歸陵次有晉書列傳各今屬湖南州公安縣慶之為是邑之令事見南齊書列傳

問小學載度黔炎父病每夕積顛北夜求以身代數日而愈果
有此應之理否 對曰按朱子不禱是正理自合有應者可
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為之也按海虞具氏云禮疾病行禱五
祀之神蓋臣子迫切之至情而黔炎之禱北夜求以身代其
孝誠感格為何如哉後世罔知禮義崇信妖巫淫覘不務近
醫合藥而專禱淫昏之鬼正吾夫子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謂
也安有其應哉愚聞伯父雲泉云北夜即北極也中紫微至
至尊之星故朱子所謂禱之是正理自合有應矣

問引海虞令何子平之事何也 對曰此言人子居喪處變之
禮也事見南史宋孝義傳

問子平之出處如傳 對曰按標題記云海虞晉縣名至隋併
之今屬南直隸蘇州府常熟縣子平劉宋時會稽人即古越
州今屬浙江紹興府大明乃宋孝武帝年號按大明八年甲

辰至宋明帝泰始七年辛亥九八年東土乃會稽之郡號也
子平因浙東之士饑荒繼以師旅母喪經八年之久猶未及
葬每哀毀哭踊則遽然氣絕而後蘇醒露臂括髮括髮也用
結其髮而垂常如初喪之禮冬不求暖夏不求涼食不求飽
居室不蔽風雨子平其純孝乎哉後蔡興宗為會稽郡守天
子特舉即原平等舉行憫子平之哀苦為之營建塚壙以
葬其母與宗其亦可謂賢乎

問引朱壽昌之事何也 對曰此言人子處變之道也
問壽昌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壽昌字康叔揚州天
長縣人天長今屬南直隸鳳陽府泗州之邑父名異嘗為雍
州之守繼為江壽昌年七歲父出其生母劉氏嫁之民間既
長知之故行四方以承焉雍州漢為京兆府晉魏隋因之唐
初改為雍州玄宗開元中仍為京兆宋初改為永興軍徽宗

宣和間復名京兆今屬陝西西安府是也熙寧乃宋神宗年號
秦即古雍州也父官於雍心秦地故入秦求母同州漢為
翊乃京兆輔郡西魏改同州今西安同州即陽是也時中丞
李定不服所生母喪及壽昌尋得母歸士大夫多以詩歌美
東坡為序李定大恨之東坡歌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
大心愈苦感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
三公不愛白日生青天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
云錢明逸字子飛乃錢希白之子時為雍州守以壽昌棄官
尋母之事奏以上聞神宗命其就職由是壽昌孝行天下無
不知也壽昌嘗兩為閬州閬州今屬四川及廣德軍今屬
隸州屬南直守以其養親便近故令通判河中府今屬山西
州屬南直守以其養親便近故令通判河中府今屬山西
何州最近為便於養親故不為郡守而為通判後母卒而
有白鳥集墓服除又知鄂州今屬湖北壽昌之孝於親

盡恩意於宗族非出於天性其能然乎哉

問引伊川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治喪不用浮圖浮圖一本
議不也

問治喪不用浮屠或親在而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 對
曰按朱子云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
之意也

問引霍光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八章皆實君臣之義也

問霍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光字子孟河東平陽
州人仲孺之子以兄去病任為郎光受漢武帝遺
詔擁昭立宣仕至大將軍出入禁闈二十年之久而行不失
尺寸其小心謹慎為人沈靜不詳書不粗可知矣事詳見
漢書列傳

問漢黯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黯字長孺漢陽人也

辦大略辨開人漢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之官洗先也太子出則當前駐道威儀也事詳見漢書本傳

問武安侯田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武帝諱徹景

帝中子七歲立為太子十六歲即位封太后王氏同母弟田粉勝為丞相丞孫也田粉也漢制以俸祿為階級有中

二千石二千石至百石之不同中二千石月俸一百八十石

歲俸踰二千石故曰中也中二千石九卿之官粉見之亦弗為禮黯性剛直見粉不拜惟揖之而已

問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何謂也 對曰按真氏云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征伐好聲色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是多欲者

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唐虞以施仁義其可得乎按京兆李氏云人臣事君之義豈必有犯而為忠乎有

犯者處變之道人臣所不得已也與其有欺不若有犯而為

愈也故先聖之立五諫以勸為下及黜之諫蓋以是哉然武帝之怒汲黯非辱之也特惡其剛直激亢揚己之過爾吁徒

知敬禮而不能用其言卒為多欲之君也

問嚴助賁育衛青公孫弘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嚴助會稽陽明人東漢有莊光子陵後避明帝諱史改莊

為嚴賁育皆古之有力者孟賁賁育也衛青字仲卿姊為武帝后青為侍於禁中之官黯與亢禮或曰大將軍誠重不可

不拜黯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益賢之公孫獲姓弘名也黯初列九卿時公孫弘為小吏及弘為丞相黯見武

帝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蓋武帝於大將軍丞相之賢重待之亦薄獨特黯之禮甚重則黯見知於帝有素

矣惜乎徒能敬禮而不用其言也

問上踞廁視之本註云踞擲物坐也則何氏云踞廁韻會註云

君高臨遠垂也如淳集覽云廁音側謂床邊側也胡氏云山

岸也據此諸說何其不同歟 對曰當以本註為是古者天子

見大臣則當御座為起然則踞廁者蓋輕之也

問武帳何謂也 對曰武帳帝所坐之帳以其置兵衛於帳前故名之一說帳織為武士之象亦通

問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之事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魏元魏也拓跋魏與自詰汾其後孝文帝始自立姓為元

氏太武世祖無也黑子姓翟奉使并州於爾太武受布千匹事覺帝怒殺之黑子北史本傳

問著作即高允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高允字伯恭小時崔宏嘆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一代備器也高允

事魏太武文成獻三朝允從子昂字敬曹有膽力與允同仕允嘗對太子曰史籍乃帝王之寶錄至於書為朝廷起勳之

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不可隱微允事文成帝呼令公而不名事獻文帝與學校年九十八而卒

問太子誰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太子武帝長子名晃也太延元年乙亥立為太子後監國知萬機至正平元年辛卯卒太

武嫡孫立是為文成帝追尊父晃為景穆帝

問崔鑿公孫賈及崔浩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崔鑿字神具公孫賈字子正時皆為侍即崔浩字伯深崔宏之子

有鑿識明元太武之世拔用遠方名士皆浩所為時位司徒太武神龜二年辛巳集諸文士撫鑿修撰元魏先代國書浩

等叙成三十卷令史闕漢等誦浩請立石刻文以彰其直筆人有忿毒者補浩於太武及浩誅殺於平真君十一年庚寅

夏六月 問李君行先生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清

州興國人三子皆中進士李朴字先之學於程氏官至待制
贈君行開府儀同三司見呂氏童蒙訓慶州宋高宗紹興二十
一年辛未改名賴州府屬江西

問泗州在於何也 對曰泗州郡名屬兩直隸鳳陽府是也

問京師在於何也 對曰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都大而且
衆也按標題記云京師謂開封府隋唐爲汴州梁開平元年
丁卯升爲東京開封府宋因之爲汴京又爲汴梁路今屬河南
南開封府

問崔玄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玄暉名暉父慎字
行謹按唐世系記云博陵第二房母盧氏戒玄暉時爲戶部
員外郎後相武后中宗謚文獻二世同財事見唐書列傳
博陵在於何也 對曰博陵郡屬北直隸真定府定州是也
後封玄暉爲博陵郡王

問器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劉特制名安世字器
之大名府直隸元城縣人世稱元城先生初登科時宋神宗
熙寧六年癸丑余中榜進士及第不就選從溫公學數年始
授洛州司法官至諫議大夫實文閣待制賜諡思定公事見
雜錄及晁氏家語

問張觀參政誰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張觀參政諡文孝按
呂氏雜錄及言行錄皆作李若谷參政

問緩之一字何訓釋也 對曰按本註云緩謂緩於處事然緩
非迂緩之緩蓋欲遇事從容而詳審也故張公復因後生之
問遂正色以天下之事皆因忙後錯爲斯言也可謂簡要切
當而不可易者乎

問伊川遺書言安定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
有何謂歟 對曰按本註云稽古即經義齋之事也愛民即

治事齋之事也言講學有素其於爲政臨民又何難之有歟
愚按安定教人本末詳言元本卷實立教第四章劉彞對語
問呂舜從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舜從名舜從字公
第二子守官會稽事見呂氏童蒙訓蓋榮公平生未嘗求舉
於人故舜從克紹父志嘗曰職事不敢不勤心事不敢不慎
此雖不求知而人必自知也先聖有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
知也舜從以之

問會稽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會稽秦時郡名隋改越
州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改爲紹興府又爲越州路今屬浙
江紹興府會稽縣是也

問引列女傳漢陳孝婦 對曰按本註云陳孝婦事見列女傳
對曰舉此以下五章實夫婦之別也

問淮陽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淮陽國後爲陳郡後周立
陳州隋唐因之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改爲淮寧府後復各
陳州今屬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

問復之終身無所悔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復之除之也
其說古註云復之者言淮陽太守以孝婦聞之於朝因遣使賜
金且又復除其家之戶役以終孝婦之身無所干與故當時
稱號曰孝婦

問漢鮑宣 對曰按標題記云宣字子都前漢渤海南皮人
人哀帝時任爲諫議大夫累上書極諫帝以宣名儒優容之
後拜司隸校尉不避權勢爲正其所言宣之子名未世相光
武時爲魯郡太守未之子名昱嘗從容問祖母相氏
曰太夫人嘗復識說鹿車時否少君曰先君有言數不志能
吾安敢忘哉事詳見後漢列女傳

問言鹿車何也 對曰按觀書註云鹿車小車也言車小止容
細鹿耳按本註為鹿車小車似說不通

問先儒言此章可為後世法戒者有三善焉可得聞歟 對曰
按海虞夏氏云世俗擇婿必慕富貴桓氏家本富饒而能以
女嫁清貧之士一善也女婦之性率喜富貴而恥貧賤少君
生長富驕一聞夫言即能守節服飾克安貧賤二善也常
人當貧乏之時多不能安命自守妻之貧財孰不以為當得
宣一切辭之不啻涕唾三善也讀者詳之

問曹奕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奕字伯昭從弟字文
叔未詳其名魏宗室曹操之後也

問夏侯文寧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夏侯氏漢初
滕公之後與曹操同邑里夏侯氏世為姻在魏多顯仕夏
侯惇七子二孫皆為昭內侯時文寧為梁相蓋為梁州之官也

問魏郡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魏郡魏之邑名漢高帝
地曹操譙人故魏立魏郡列於五都即古亳州今為河南開
封府歸德州虞城縣是也

問曹奕被誅之事可得聞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司馬宣王殺
魏宗室大臣九人族其一乃曹奕及奕既被誅又滅夏侯氏
有夏侯玄字大初者時召為鴻臚內使不得意與李豐等謀
欲誅司馬氏事泄伊表三族被令女叔父恐為禍及己遂求
與曹氏絕婚按本註云當魏晉之際庶戚道衰背君父而事
仇讎者比有接跡况閭閻之女之言觀令女之行寧不愧乎後
司馬宣王聽聞而嘉之聽使乞子養為曹氏之後其子後顯
名於世事載魏誌曹奕與宣王有誼列女傳

問奉天縣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奉天唐京兆府屬縣
名唐宗文明元年甲申析武功等五縣地置邑以奉乾陵故

名奉天後為乾州今屬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是也永泰
唐代宗年號第五唐姓出齊諸田之後琦字禹圭時為京兆
尹

問引繆彤上請罷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十章皆實長幼
之序也

問繆彤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繆姓也出秦繆公之
後彤字豫公後漢人詳見漢書獨行傳

問子弟有不率教則當如何 對曰按東萊呂氏云身正而家
亦正必是未能盡感格之理只當及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
教之之道也

問蘇瓊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瓊字珍之仕高齊字
文周事見北史循吏傳

問南清河在於何也 對曰按本傳記云為齊州南清河與平
原縣接壤蓋清河郡在恩州南清河縣是也又分高唐州為南清河在東昌
府也

問有百姓乙普明之事後來如何 對曰按本註記云乙姓也
普明名也普明兄弟爭田而為利欲所昧及見蘇瓊守節
泣以諭諸證人亦感動垂涕一時兄弟興起太然之良心知
兄弟之果難得於是分居十年之久復同義聚向之爭競利
欲之私如塵消鏡淨矣孰謂禮義不足以感人哉

問遇祥無道之遇何訓釋也 對曰遇猶待也繼母朱氏待祥
多無道理如所掃除牛下及守柩類是也既而其母幸止
凶虐一門之內母子相親兄弟相愛姊妹相和為何如哉其
後祥居三公之位其光祿之卿迨其孫王遵遂相元帝立
國江左子孫衣冠輝聯不替吁非孝順之篤至能致是歟

事見晉書列傳

問晉右僕射鄧攸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攸字伯道平陽人少孤與弟同居晉司馬氏初都洛陽鄧攸為西晉後都建康鄧攸大懼為東晉攸過江東建康之鄧攸仕元帝時求為西晉懷帝年號石勒字世龍本匈奴人也為立姓名後稱趙王是為後趙

問泗水在於何地 對曰泗水魏熊氏言在淮南即今南直隸鳳陽府之泗州而有泗水驛為證非山東兗州之泗水蓋石勒之亂南奔江左矣按本傳記云是日過泗水攸棄己子及妻子復追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訊其家乃攸之甥攸素有行聞之感恨遂不復育至晉成帝咸和元年丁亥而卒史臣曰棄子存姪緩以義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何至預加於微細絕其奔走斯豈

慈父仁人之心卒以無嗣宜哉 問庚夜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咸寧齊世祖武帝之年號庚夜夜名字淑靈 族初袁父常戒衣酒每醉輒自責曰奈何廢我先訓於墓前自杖之袁父作官費以供養於母母見其勤苦曰我無所食袁曰母食不其衣將何居母感而安之州郡察舉皆不就時號袁異行事詳見晉書孝友傳

問楊播之出處為何 對曰按北史列傳記云楊播字延慶 楊津字羅漢為司空播津俱事明太后按標題記云楊播飛子孫有言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午不食忍飢以相待者兄弟入今所存者三不忍別食也聞汝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又不如吾一世也又按

史傳所記仕魏以來高祖而下七郡守三十一刺史當時顯仕者少比焉

問並登台鼎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台三台鼎鼎乃三公之位上應三公以司鼎足而分故當時稱三公鼎謂攝位司徒津位司空皆三公也蓋心弟年過六十則皆若矣並登三公則皆貴矣而弟朝夕謂元命坐弟終不坐所謂相事如父子者是也

問肆州在於何地 對曰按標題記云肆州在河東之代州元魏因鴈門代郡立繁時郡北齊宇文周改立肆州隋文帝開皇間改為代州今山西太原府代州是也

問牛弘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弘字里仁安定鶉始也事見隋書列傳

問安定在於何地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安定郡屬陝西平涼府涇州靈武縣鶉始乃弘所居之村也

問李績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績字慈功曹州人本姓徐唐賜姓李嘗疾醫云用龍鬚和灰可治太宗自剪鬚以和藥仕至左僕射高宗封為英公事見唐書列傳績子震震子敬業亦仕於唐

問曹州在於何地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古曹州今屬山東兗州府曹州曹縣是也

問溫公之兄伯康亦曾仕乎 對曰按標題記云溫公之兄伯康嘗仕為郎中致政為群從卿之書讀事見范太史文集 問近世故家惟晁氏誰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晁氏名迥字明遠宋初澶州人後徙濟州鉅野迥子太保諡文元公子宗慤字世長仁宗朝為參知政事諡文莊公諸孫名在史傳者

補之無處說之字以道號景迂第評之字之道更詳見呂氏
童蒙訓

問近世何謂也 對曰晁氏乃宋初近代故舊之家故謂之近
世也

問濟州鉅野在於何也 對曰濟州按史記註云古濟州
今改名開州屬北直隸大名府開州長垣縣濟州今山東兗
州府濟寧州鉅野縣是也

問引包孝肅公之事何也 對曰此一章以實朋友之信事
出呂氏童蒙訓

問善行篇寶明倫以少朋友條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當時是
衆編類來偶缺此爾

問包孝肅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公名極字希仁廬
州合肥今屬安徽人舉進士為京兆尹今屬陝西仕至三司權察

副使賜諡孝肅按呂氏家範記云包孝肅公尹京時令侍禁
止天下呼包待制又呼包家市小民指狗私者曰一箇包家
指貪汚者曰一箇司馬言包不徇私情司馬不貪財也筆談
云包公天性剛嚴未嘗有笑容時言包希仁笑比黃河清詳
見呂氏童蒙訓

問引萬石君石奮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一十章實明倫
之通論也

問石奮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石氏漢初趙屬北直
是也 人徙居長安屬陝西事高文景武四帝奮父子五

人同時皆位至二千石故號曰萬石君石奮詳字四子長建
次甲次乙次慶後為相國景帝曰石君及四子宜二千石人
臣尊寵舉集其門後為仕至二千石者九十三人舉見前漢
列傳

問子舍何謂也 對曰長室邊小房也

問中君何謂也 對曰中君今之內小衣也則論亦女身

之小衣俗謂之襦謂註為汗衫恐非也此謂健年老已貴衣
暇則私問侍者取親裏衣躬自洗濯而不欲親知者盡盡已
之心而又欲親心安也况非純孝而能若是乎

問疏廣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疏廣字仲翁兄子受
字公子漢東海蘭陵東海屬今直隸淮安府海州是人

太子名奭宣帝許后所生宣帝地節三年甲寅立為太子受
廣為大傅兄子受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宣帝幸太子宮受

迎謁應對閑雅遂詔為少傅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
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豈如相隨出

關歸老故知受叩頭曰從大人議遂上疏於是公知故人相
道古之行若必有相道之樂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一大夫事詳見前漢列傳

問龐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龐公字德公襄陽

龐公人本居峴山之南後舉家入鹿門山內採藥不還劉表
字景升乃漢宗室時為荊州今屬湖北刺史嘗候問之龐公答

之云云事見後漢逸民傳

問陶淵明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淵明字元亮鄱陽

陶侃之孫也侃字仕行生茂麟茂麟生潛潛生五子長曰舒
字子儼次曰買字子俟次曰雍字子份次曰端字子佚幼曰

通字子佟按張續云先生作孟嘉傳又系程氏妹而補淵明
至宋文帝元嘉中對禮道濟始補潛蓋在晉名淵明在宋名

潛俱字元亮南史補潛字淵明非也彭澤縣屬江州即江西
九江府彭澤縣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知劉裕將謀篡齊

官漢賦歸去來辭云云見晉書列傳

問崔暹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唐崔氏博陵第二

房崔暹字雙根弟暹未詳其字暹李氏誕生二子長孝分字

恭梓仕至太常卿弟暹師為趙郡太守事見北史崔暹傳

問王凝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凝字叔居文中子

之弟也唐太宗貞觀初釋擢為監察御史劾侯君集出為胡

蘇始相漢徵君王霸十七代孫其銅川府君名隆字伯高生

五子長防城府君以通字仲淹號文中子次凝字叔恬次績

字無功魏東皇子次靜字保明仲淹生二子長福初字福時

福時生六子長而次勳次勳字子安次助字子功次勸次勸

俱有文名見於唐史

問張公藝學睦之事可得聞歟 對曰按唐書李友傳云公藝

未詳東平人自北齊東安王末

隋大使梁子恭皆躬慰撫表其門閭至唐高宗繼德中東封

泰山幸其家召見公藝賜以繒帛問其睦族之道公藝書大

小忍字百餘以獻聖謂睦家睦族不過大忍小忍而已責望

乖爭皆起於不能忍也

問韓文公作董生行見於何書 對曰按昌黎先生集記云公名

愈字退之南陽南人唐穆宗長慶間仕至吏部侍郎

卒諡文宗神宗元豐七年甲子追封昌黎伯詔升從祀夫子

廟庭董生名召南壽州安豐人隱居行義以孝慈肅德宗貞

元元年乙丑韓文公有送董生遊河北序言董生舉進士連

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叙其孝慈之行按東坡文集有詩云

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難

狗相哺兒又公韓老為作詩讀來三百年各處准水東南馳

開壽州安豐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壽州安豐古

六國秦漢九江郡漢六國魏為安豐郡唐屬惠州宋為安

豐軍今屬南直隸壽州府六安州是也

問淮水出桐柏山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桐柏山在古

唐州今屬河南南陽府唐縣乃淮水所出之處泚水在南直

隸廬州府合肥縣此言泚水不能千里以與董生居下不能

施遠也

問前云誰將與傳後云無與傳何也 對曰按朱子韓文考異

云上云誰將與傳疑而問之之辭也下云無與傳告而決之

之辭也

問柳公綽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唐宰相世系表云柳子溫耀

州人嘗為丹州刺史子溫生公綽公權公諒

三子子溫之兄子華生公器公度二子公綽字誠思官至

部尚書江南知寧州刺史

子四孫子仲鄧字論蒙憲宗元和未進士及第武宗時為諫

議大夫拜京兆尹

年戊寅又為河南

懿宗咸通五年甲申為太平

子璞為著作即次子珪為衛尉少卿三子壁為右諫議大夫

四子玘為御史大夫公權字誠懸為太子太保子仲憲仲憲

之子名瑗小書外篇多引柳氏一門之事今按宰相世

系表述其大畧矣事見溫公家範

問丹州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丹州在漢為上郡

元魏為義州後改丹陽又為丹州唐宋因之今屬南直隸鎮

江府丹陽縣是也

問江州陳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五代史記云南唐江州陳

褒十世同居長幼七百餘人而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

未冠笄者別席鄉鄰感化其德昇元補唐初江州以閩南

唐主命復其家表其門閭至宋太宗時一十八世而不分居

按南唐節義傳載陳褒乃大唐憲宗元和給事陳京之後也

問江州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晉隋為江州唐宋

因之今屬江西九江府德安縣是也

問李相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公名昉字明遠深

州古深州今屬北直隸饒陽府之新州人宋太宗朝兩入相

而為司空以致仕賜諡文正子宗諤字昌武中進士登第有

宗景德二年乙巳為翰林學士真宗嘗謂宰相曰國朝將相

家能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及曹彬家按文正公子孫世

科宗諤二子長昭述次昭遠昭道子泉卿果卿子士庶宗諤

昭述再世學士昭遠果卿士庶三世狀元事詳見溫公家範

問右實明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程子嘗言大凡

為學者學數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蓋實明倫

四十五章皆言處禮之變首一十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

君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一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

章實朋友之交後一十一章以實明倫之通論也

第五為氏語見本傳

問人之心果有私乎 對曰按朱子云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

受後來為人未嘗忘之彼亦竟不為不為自是好然於心終

不忘便是與他取與與不與不與便是私意又云如十起與

不起便是私意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

工夫大段會自察也按程子云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十起

與不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未見公縱着些心便是私也

問劉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劉寬字文饒東漢弘

農博學而西安府華 人嘗為南陽太守不忍施刑吏民

有過但以蒲鞭示罰每見父老慰以豐里之言而見少年勉

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後為太尉事見漢書列傳按京

兆李氏云程子嘗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

於怒時遂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其外誘之不足慮

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劉寬者雖由性度之美如此亦可謂

遠志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矣學者宜師之

問張湛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張湛字子孝東漢扶

風陳郡人也 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

整雖遇朝服妻子若嚴君焉事見後漢列傳

問三輔以為儀表何謂也 對曰漢嘗為三輔之官儀範也表

氏云京兆也天子而有兆民故曰京兆扶風言扶助天子之

風化也馮翊言依馮而輔翊京師也按黃氏圖云三輔者謂

主爵中尉左右內史漢武帝大初元年丁丑改主爵中尉為

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右內史為右扶風而為三輔共治

長安城中至光武時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京兆扶風馮翊高陵平陵槐里諸郡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輿地記云

唐書地理志云京兆乃藍田縣馬坊乃同州高陵即高陵縣平陵即興平縣並在西安府扶風邑在鳳翔府槐里未詳所屬何郡姑闕無考矣

問望寺門而步何數 對曰按本註云寺者官吏所止之處浮屠入中國音駕鴻臚後因以所居曰寺也此曰寺門乃漢平陵鄉郡官府之居如漢大常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宗正司農太府九卿寺之類矣漢以天子大聖居鄉黨其禮猶若

是也漢扶風人自光武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皆在長安故曰父母之國而過寺之公門宜當下車以盡禮哉
問揚震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揚震字伯起東漢弘農華陰人明經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揚伯起年五十始仕遷荊州刺史又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主密為昌邑

邑令昌邑漢武帝少子所封王賀國除立山陽郡後改并行金鄉縣有昌邑王故城今屬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是也事見漢書列傳

問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說數 對曰故人揚震自謂也君者震稱王也揚震茂才而為國用是故人知君之賢金遺震以利私謝是君不知故人之心矣密答之以莫夜無知者欲震之受也則可見密之心不公矣下文震遂以四知答之蓋密以利來震以義責故震宜當懷愧而去矣

問揚震四知只是一箇敬畏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按能氏云君子之德明不晦天幽不欺神不欺心外不欺人豈可持行於昭昭之際昧心於冥冥之間乎按海虞真氏云揚震明經博覽年五十始仕中清見直時之士莫有能及其者賢在於報國密

利為謝而密之負愛多矣此知人所以難也後震仕安帝為司徒遷太尉而卒子秉孫賜曾孫彪四世皆位三公以清白名著

問茅容郭林宗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茅容字季偉東漢陳留龍鄉人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而容獨相對容獨以足踞高着膝而坐愈恭郭林宗名泰太原人性明於知人見容舉止獨與眾不同故與之語而宿其家容殺雞奉母而以蔬食與之共食故林宗起拜稱賢而勸之學後容遂為成德之士後章徐釋字孺子到江夏赴黃瑗葬祭畢而去不告姓名林宗選能言諸生茅容追及於途容為設飯臨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云云及林宗有母憂稱性置生芻一束於墓前祭畢而去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其知人類此事見漢書列傳

問茅容因林宗之勸以學成德歟 對曰學力至豈有不成耶按朱子云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勉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按能氏云天下之人資質之美者固多但不知務學所以不能有成非遇先達明哲之士獎勵而造就之鮮有不湮沒者故非郭林宗則何以知茅容也

問陶侃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後徙潯陽刺史時東晉立國江左中原之地盡為秦勳初為廣州刺史時東晉立國江左中原之地盡為劉石所據侃欲致力復興於廣州事簡者成安逸故朝夕運甓也云以勸力而勵志也後為荊州刺史南郡江陵刺史事見晉書列傳
問蒲博何器也 對曰蒲博局戲也如雙陸之類按能氏記云

老子西度流沙入胡而作後傳入中國魏晉植製之以為戲具也

問老莊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史記列傳記云老子者周未楚

州楚苦音縣故城也今在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東南也

故謚號曰聃或云其母玄妙玉女嘗夜寢感大流星而娠乃

生生而白首故曰老子在周為守藏史註云掌文書之官也

居周久之見周衰而度函關令尹喜守關之令尹喜名喜

曰子將隱矣為我著書乃著道德上下篇八十一章九五千

餘言而去其書浩翰自言原於道德之意故謂之道德經又

曰老子書其後卒於槐里按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失禱

曰子之友也乃弔之三號而出餘詳見莊子書列子名御寇

未詳其字河南鄭州開封府人莊子多稱之所謂其書九二

十篇名曰冲虛至德經又謂之列子書莊子名周字子休

州蒙邑今為考城縣屬河南 人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

遁而放言者也學為蒙邑齊國之史楚威王厚幣迎之以為

相莊子絕之終身不仕所著之書自分為內篇外篇雜篇內

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九三十三章十餘萬言雖其分別

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為一書其書最

難讀筆端數變變化不常其言每每過高况語脉機鋒多如

禪說故自謂之南華經又謂之莊子書

問莊子比之老子較平帖也 對曰按朱子云莊子最跌蕩老

子較收斂莊子却將許多道理翻說出不拘繩墨又云莊

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盡發出乘龍列子比

老子又較細膩又云老子之術清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

做然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如列禦寇莊周皆老子之

學故其書多引其語矣馬按莊子書有云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斯真妄証之言異端之徒益以清虛絕滅禮法而放曠為

達者即老莊之流也

問浮華何謂歟 對曰按船氏標題云浮華當作浮屠是也

問亂頭養望何謂歟 對曰亂頭養望當依通鑑作蓬頭跣足

是也

問王勃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勃字子安絳州龍

門人文中子之孫也父福時坐勃之故左遷交趾令而勃性

省遠溺南海而死

問揚州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揚州未詳其字華州

華陰西安府西人赴黔州盈川府黔江縣是也今張說以箴

送行至官合殺醢而死

問盧照鄰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盧照鄰字昇之涿

州范陽今屬北直隸順天府 會投穎水南開封府許州而死

問駱賓王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駱賓王未詳其字

婺州義烏今屬浙江金華 人佐李敬業起兵討武氏兵敗而

死按王勃傳記云勃與楊炯 重照鄰駱賓王齊名天下當時

號為王楊盧駱楊炯 曰愧在靈前耻居王後裴行儉曰

士之致遠先器識 而後又藝術也 勃等雖有文才

而浮躁踐履 而後又藝術也 勃等雖有文才

言事見唐書裴行儉傳

問裴行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行儉字守約絳州

聞喜縣人時為吏部侍郎事見本傳

問孔戡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孔戡字君騰先聖三

十七世孫與孔齊卿同列昆弟父巢父字弱翁從子兄曰戡

字君嚴弟曰戡之子舉詳見昌黎文集孔司勳墓誌

問柳仲郢三為大領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仲郢嘗為劍南
川保寧府山南府分州太平太平州是也 鄭度使
故謂之三為大領也

問王涯賈鍊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涯字廣澤未
詳所居何郡唐文宗朝為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使法益
稅性尚儉年七十餘貪權國位妻氏女竇紉妻涯之女王涯
之誅親屬奴婢皆不免惟賈鍊氏女以痼疾得全賈鍊字子美
河南洛陽人文宗太和中為同平章事與王涯同被誅按并
露之變涯狼狽步走為禁兵所擒誣服王涯與李訓賈鍊謀
逆皆被誅并露事在文宗太和九年乙卯冬十一月事見柳
氏家訓按司馬溫公云涯鍊與小人比肩偷合苟容自謂得
策一旦禍生不虞天誅之也

問倉頭何謂也 對曰按史記云漢世僕隸以倉為中異於九

民故謂之倉頭也

問穢獲何謂也 對曰按楊子云海岱之間罵奴曰穢罵婢曰
獲燕之北郊民之納奴曰穢女之歸婢曰穢故謂之穢獲也
問此雖一事作戒數端可得開詳歟 對曰按熊氏云奇巧

之物不可貪一戒也恩權之盛不可恃二戒也溺愛拘私而
不能正其家三戒也失德而言而不能保其身四戒也不親
正人聲譽昭近威福恣行於外而不自知禍機伏發於近而
不能察五戒也

問王文正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東軒筆錄記云公名曾字

孝先宋青州臨淄益都人本州解試第一省試復中第一真
宗咸平三年庚子廷試有物混成賦題狀元及第中山
中山國後漢為定州今屬北直 劉子儀時為翰林學士戲之
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答之云嘗平生之志

不在溫飽其見立志如此仁宗朝仕至丞相相繼文正
問范文正公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然果
有志於天下歟 對曰固是如此按朱子云文正公自做秀
才時無一事而不理會過來及其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
許多事業也

問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耳莫只是一誠敬歟 對曰固然按建安何氏聞師之有云
先正嘗以溫公格言與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
露香九拜手而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一段作一
對刊石為座右銘此二事誠士君子立身行己待人接物之
成憲者能不作於人則不愧於天矣雖若二事其實則一理
而天人之際豈相遠哉

問引管寧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七章皆實威儀之則也

問管寧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管寧字幼安朱虛

北齊今屬山東青州 州府益都縣是也人漢末避亂依公孫度於海外而日講詩
書所居成邑民化其德魏文帝立召寧浮海而還郡明帝
召寧陳情不仕事出魏志高士傳

問盤坐於理有善否 對曰按朱子云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
又有跪坐者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着也規畫圖
可見古人密數未見得其疎畧如是如此如管寧嘗坐一木
榻積五十餘年未嘗覺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今人有椅子
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若獨居時垂足坐亦難久盤坐何
害

問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果何如 對曰按何氏云養性在治
心治心當莫然蓋天理人慾相為消長總有一分人慾即消
一分天理若一分天理即消一分人慾自薄滋味以下皆為

實心之事也。思謂讀書即為治心養性之本如先聖之禮
情忘食樂以忘憂顏子之博文約禮以至於所立卓爾而私
意淨盡天理昭融尚何餘哉所貴惟在於道矣

問業氏言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即所謂望之儼然及
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即所謂即之也温果然歎 對曰
固是昔朱光庭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
了一箇月可見明道氣象矣 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
粹和之氣蓋於面皆樂易多慈終日怡悅立之從明道學十
年未嘗見其怒厲之容矣

問道書言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然篤於持敬則無往而非學
歟 對曰按朱子云這亦可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非是更
字好也而為之銘曰揮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
畫故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專焉神明歟

問劉器之問盡心行己之要於温公温公答之以誠又問行之
何先公復答之自不妄語始此莫是修辭而立其誠歟 對
曰按朱子云近看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
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按熊氏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立心
以誠則發念不欺行己以誠則制行無偽內外夾持表裏一
致無非真實所以終身守此無所往而不可行也自不妄語
始者人心之動因言以宣也發念不妄則出言亦不妄出言
不妄則操行亦不妄矣故自不妄語始也
問元城劉公問學道從何入曰自誠入又問誠自何入曰自不
妄語入南軒張氏嘗疑之何也 對曰按真氏云誠者道之
極致學者必先窮理主敬然後誠以者幾焉今以為入道之始
其語誠若未安而以朱子此語論之則知識之為義經傳所
指不同温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

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
問際括何謂也 對曰際括出荀子註云矯揉曲木之器也言
人自修之行如矯揉其木使之成器矣

問自相擊射者多矣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擊也射
臂節也擊射謂臂欲運動而為人挽之不能運也亦有鈞之
兵也盾即今之圓牌也矛盾謂矛欲傷人而為盾蔽之不能
傷也蓋矛所以傷敵盾所以蔽其用相反而不相入故事
之不協者謂之矛盾也如古人所謂方盤圓柄謂之矛盾
建方底圓蓋謂之矛盾之喻矣昔劉公初甚易其言及退而自
矯揉乃知言行有違自相擊射者多故勉力篤行七年
而後內外相應坦然由之有餘裕矣

問劉公力行而後成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朱子云劉諫議
從温公學温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
洛州司法時轉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賈以問劉公
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賊而我
不以誠告其遠温公之教乎後因賈揚子避處通諸理始悟
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

問劉公見賓客談論時體無動側有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
足亦不移由此觀之則劉公存心正直可見其刑於外歟
對曰固然按朱子云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日不甚交談欲
起棄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
而不傾側者必貴人也故貴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矣
問學者要如徐節孝先生潛心力行做工夫方始為志士勵行
歟 對曰固是要如此按朱子云節孝這樣人都是資質美
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惡也按熊氏云此章通上章與曲
禮所謂幼子常視母誼立必正方不傾聽之意同矣

猶言其家世之聲譽而潔淨也按標題引東坡撰神道碑云
普安平王孚之後司馬陽拜陝州夏縣涑水之鄉子孫因家
焉云云事詳見神道碑

問曰喜慶花出於宋之何時 對曰按標題記云宋太祖開
寶八年乙亥始宴進士於瓊林苑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丁丑
賜狀元已家正等宴其後新進士例賜宴於禮部之貢院名

曰開喜宴仁宗寶元元年戊寅溫公以呂奉中進士甲科
及第亦賜是宴故溫公而有是言此以上四章皆溫公訓儉

之文前二章乃言李文靖公張文節公為相之時居室服用
之節後一章乃溫公自言其居家奉身飲食衣服之節大抵

崇簡約而尚質素之意矣

問汪信民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汪董字信民撫州
臨川南鄉烏墩人博學好詠高遊林泉自號清溪居士呂居

仁兼江西詩之宗以豫章黃太史為宗信民亦其派也
事詳見呂氏師友雜志

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何謂也 對曰言人立志能守
堅苦恬淡不為外物所分故天下之事無不可為矣按朱子

云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葷腥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
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者豈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

分殺心殺志營營以求之耶其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
於違其本心者幾矣可不戒哉按標題記云此與實教身第

二十二章同意學者可以互看

問擊節或云擊手指節一說擊節物為節奏以嘆味何者為是
對曰按標題之當以二者兼言始備如今人嘆美一事

亦將其手指節或仰或側而扣於克几之上即是器物但又
謂之節奏以不通矣

問明康侯問信民之言何以有是嘆歎 對曰按蘇氏云胡文
定公嘗言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蓋其

用志之同故喜其言大抵人之於學惟立志堅苦而不以貧
寒動其心於世味無所好而後可以有進在小學尤為當務

之急故朱子舉此一條以終之 按海虞吳氏始創云朱
子集是書有引胎教以為之始至此引咬得菜根之說以終

一書之義其示人之意切矣讀者不可以為淺近而忽之也
問右實教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實教身凡二十

八章首一十四章實心術之要次七章實威儀之則次一章
實衣服之制後六章實飲食之節也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七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八

後學 臨川 慈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騰正

四書

大學總論訂疑

問大學章句序者何也

對曰大學者古大學教人之成法也

子誦而傳之必為之經一章曾子作傳十章以釋其經之

乃成一書大本精音泰至朱子改晉大以對小學而言也

句者朱子定大學之旨以其義之斷者列為一章辭之斷者

分為一句而釋之序者猶端緒也所以序次大學著作之端

緒及前後聖賢之傳受而冠其一書之首云

問何以謂之大學 對曰此大人之學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故窮而在下者講明此學也

達而在上者推行此學也故謂之大學

問大學出於何時 對曰三代以前已有其教但無其書至孔

子方有正經一章曾子作傳十章自始皇焚書以後經籍散

缺併中庸共一篇附在於禮記之中至宋二程實始尊信而

表章之以配語孟而為四書

也 對曰語孟之書朱子每章貼經既釋復採諸先儒之言

而斷之故謂之集註至於學庸分章析句而釋之皆出於朱

子之辭意故謂之章句惟別附諸先儒之說於後為之或問

以資講明之

問學庸既稱序而語孟又稱之以序說何也

對曰學庸是朱子明其著作之由故謂之序語孟是朱子

聖賢出處治行實事會集古史先儒之言以備其說故

謂之序說

問序首兩大學字亦有異乎 對曰上指此書而言下音泰指

學校而言蓋古人於學校之中而教之以此書也

問所以教人之法何也 對曰明德新民是大學教人之法明

德為脩己新民為治人然教字又是一篇之骨子故朱子總

而言之謂之教人之法乃括此書一篇之要而約言之也

問蓋自天降生民之說何也 對曰此朱子本於書之惟皇

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之意而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

也

問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知學未有明釋何也

對曰愚按雲峯胡氏番易沈氏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

心之神明乃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所以妙衆

理而宰萬物者也

問與之性知其性盡其性復其性此四性字何所分也

對曰按黃氏洵饒云前一者是就本原上說盡其性是就聖

人行上說復其性是就學者行上說又按魯齋王氏云前三

性字是天命之大原後一性字是設教之大本兼此一說意

義尤為明備

問禮知之智睿智之智一者何所分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

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德之稱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

極兼上知全兩字而言

問知全兩字何所說也 對曰知是體全是用按新安陳氏云

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盡大學一

書之意義已寓於此矣

問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氣是那初

稟底質是成形了底只是陰陽五行之氣稟在天地中精

者為人查澤者為物精其之中又清其者為聖為賢精其之中有查澤者為愚為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真或不能亦也問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何也 對曰此言人因氣質之昏濁而為物欲牽引故失其善者也

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何也 對曰上句言聖人之生知下句言聖人之安行而卓然拔乎其萃出於其天地之兩間也

問何處見得是天命處 對曰按朱子云此也如何知得只是從生得一箇性也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象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而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以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王然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業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之也

問五帝但言其一何也 對曰舉二以見其三

問繼天立極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他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繼天立極也

問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而舜獨命舜為典樂之官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就中樂之教尤親切數數言子只用樂本司徒之職也蓋樂主於和樂是教人從事於此求得其心常在這上面故為樂有節奏他底意也不得慢也不得又之都換了他性情

問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何所分也 對曰司徒之職是輔其本然之性典樂之官是節其氣質之性此兩句簡而約包盡古今之教法也

問舉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而不言庠序何也 對曰以及二字包庠序學校在其中矣

問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而不言卿大夫何也 對曰以下二字包卿大夫亦在其中矣

問洒掃應對進退言節禮樂射御書數言文何也 對曰前六者皆有品序故謂之節後六者皆有各物故謂之文即小而文大也

問何以謂之元子衆子也 對曰元子繼位之長子衆子封土建為諸侯也

問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凡民惟賢者得入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

問俊秀何謂也 對曰民之已升於學曰俊未升於學曰秀也

問窮理正心脩己治人於大學之教有所未切乎 對曰窮理即致知格物正心即誠意修己即修身治人即齊家治國平天下由此推之孰有切於此哉

問次第節目之詳何謂也 對曰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而入大學故謂之次第矣如小學中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中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故謂之節目矣

問而其所為教則又皆本之入君躬行心得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彙倫之外何也 對曰按董道真氏云聖人教人不

是懸空立教皆本身所行之道本心所得之理以其躬行者教民亦行之以其所心得者使民亦知之日用謂飲食起居彝倫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言所教惟在此不待求於外若記誦詞章求於外者也

程云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指大學而言矣

問性分職分何謂也 對曰仁義禮智謂之性分父子君臣謂之職分也

問固有當為何謂也 對曰固有指天命而言當為指人倫而言也

問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何也 對曰自夫以學校之設至不學

彝倫之外是治隆於上自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至各使焉以盡其力是俗美於下也

問及周之衰與自何時衰自何時 對曰興自文武衰自幽厲也

問賢聖之君不作而不言聖賢之君何也 對曰賢者是有德也非以賢人之賢而言此指堯舜禹湯文武有德之聖君而皆不作也

問教化陵夷風俗頹敗何也 對曰按齊康與氏云賢聖之君不作是無以治其民也學校之政不脩是無以教其民也教化陵夷謂始之教化之盛如山之高及其漸衰則為陵陵則下於山矣又摧圮之甚則陵者又平而為地矣言後世之無教化而風俗亦頹敗也

問時則有若孔子之聖當時即是夫子而又言若者何也 對曰若者似也而言有似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惟孔子之聖人也

問夫子既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又不得其位者何也 對曰先儒有言吳子生當天地氣運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故不得其位且夫子傷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可見矣

問支流餘裔者何也 對曰按番易齊氏云支流是如水之流出而非正流餘裔是如衣裾之末而非正襟又按東陽許氏

云支者木之末流若水之末餘若衣之末裔者衣之末裔也

二說皆通但前此之以二後分之以四也 對曰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九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新民

問規模之大即目之詳何謂也 對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而言節目之詳指八條目而言

問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何也 對曰按上蔡謝氏云諸子之學皆出於聖門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如子夏傳於田子方之後遂流而為莊周之徒且大學十章之傳皆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故稱曾氏之傳獨得其宗矣

問得其宗者何也 對曰按章康與氏云長子傳家者謂之宗子曾子傳道猶長子之傳家故曰得其宗也

問序於曾氏於孟子何也 對曰稱氏所包者廣則其門人之作為傳義者亦在其中矣稱子所指者專則但指其一人之沒而言也其餘所稱意皆有在豈非以立言之不一哉

固不可以子尊於氏為例言也

問記誦詞章之習何也 對曰記誦口耳之學不得於心詞章

云支者木之末流若水之末餘若衣之末裔者衣之末裔也

二說皆通但前此之以二後分之以四也 對曰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九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新民

問規模之大即目之詳何謂也 對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而言節目之詳指八條目而言

問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何也 對曰按上蔡謝氏云諸子之學皆出於聖門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如子夏傳於田子方之後遂流而為莊周之徒且大學十章之傳皆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故稱曾氏之傳獨得其宗矣

問得其宗者何也 對曰按章康與氏云長子傳家者謂之宗子曾子傳道猶長子之傳家故曰得其宗也

問序於曾氏於孟子何也 對曰稱氏所包者廣則其門人之作為傳義者亦在其中矣稱子所指者專則但指其一人之沒而言也其餘所稱意皆有在豈非以立言之不一哉

固不可以子尊於氏為例言也

問記誦詞章之習何也 對曰記誦口耳之學不得於心詞章

枝葉之文不得其本

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 對曰按朱子云吾儒便着讀書

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

事都了得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
問權謀術數何也 對曰權變詐也謀陰計也如兵法縱橫之類術數乃小道識緯之智數如天文圖譜九宮風角赤伏符占之類是也

問功名之說古有誰也 對曰如管仲商鞅之類

問百家衆技之流何也 對曰百家如九流諸家小說之類各

自立意持論人人不同衆技如陰陽醫卜雜藝之類是矣
問大道之要至治之澤何所指也 對曰大道之要至治之澤是

中所記載者如三綱領八條目之類至治之澤是自大學書中所流出者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之類是也

問晦育子也否塞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如月之晦如

目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晦育言不明是全無知否塞言

不行是全無能也
問反覆沉痾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反覆是展轉愈深而

不可去之意沉者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痾者如病着於身

而不可愈此皆是異端百家扶起扶倒之說也
問五季而不言五代何也 對曰五季末也如手指數至第五

致小之末指言其衰微之甚也
問先儒張氏師曾音壞為怪何也 對曰張氏音此一字最為

精切凡物因傷敗者為怪自耗者為壞如大學之道本大中至正與天地同其悠久何嘗有壞但為異端權謀百家衆技之傷害故斷不明不行於世是則謂之壞也學記曰壞亂而不修朱子蓋取此意

問壞亂極矣者何也 對曰自異端百家充塞其仁義者而壞

亂矣至五季之衰其壞亂又甚矣故謂之極也
問治教休明者何也 對曰君之治復休美而師之教亦詳明也

問運泰氣盛乃生聖賢則自然之理故宋德隆盛周子出於濼

溪二程出於河洛得其時矣若夫運否氣衰當周未春秋戰

國之間而孔孟亦出於其時何也 對曰氣運盛而生賢哲

者固理之常氣運衰而亦生聖賢者乃理之變運變而不生

聖賢則斯道泯而無傳故氣運雖衰而天亦生聖賢使明乎

斯道而不絕其傳氣運既盛而天必生賢哲使行乎斯道而

大其傳也
問河南程氏兩夫子出不曰二而曰兩者何也 對曰兩者如

車之有兩輪並行不悖言明道伊川道學之同也九兩字者

如人之並肩而出故中有兩人字朱子下字皆是有意字雖

俗而意則深也
問不言二字者何也 對曰二字者上下固有長短之不齊也

問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

子大學序及孟子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氏而周子

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耶 對曰按張氏師曾云謂周

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

問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自孟子後至程子千有餘年莫知此書在於禮記之中惟程子知之何也 對曰程子與聖人心同理一也探賾契故尊信當自為一書而始於戴記四十九篇之中後出為大學又整頓其錯亂之簡編而發揮之但

未成書耳 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何也 對曰孟子云予未得為孔子

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淵鑿也此用其語朱子自謂聞程子之

教於延平李先生諸公按東陽許氏云私淑者私善於人孟

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為程

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二字最切

問於上文既言程子表章次其簡編發其歸趣而大學教人之

法粲然復明於世於此又言顧其為書猶頗放失何也

對曰顧二程一為此書猶尚畧有疎放缺失之次故朱子補

其傳文五章之闕畧而又為之章句於前別為或問於後由

是大學之教經傳之旨而益明矣

問當時程子而未補何也 對曰朱子亦是取程子之意以

補之

問經傳皆言脩身齊家而朱子序言脩己治人何也 對曰朱

子下此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目蓋脩己即經傳中之誠意

正心脩身之謂也治人即經傳中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

也不惟大學為然而四書五經亦然所說雖殊未嘗不以脩

己治人之言蔽之耳

問序意始終所言者何事也 對曰按程氏復心云推本治教

學三事而已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公庶人之子弟

於此而學之其聖學之脩發王道之隆污皆視此者如何爾

問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者何也 對曰按韓氏云人亡

書存故曰遺書如程氏遺書之類

問不曰孔子而曰孔氏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正經辭約而

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且無子曰二字可證故疑

之而不致質但言氏者統其祖考與子孫之通稱也

問初學入德之門何也 對曰入室自門始入德自大學始故

為初學入德之門也

問大學入德之門與論語而章註乃入道之門何歟 對曰

德者己所獨有之理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如行吾孝而得其

所以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弟便是入德之門如為子能知

有孝為弟能知有弟便是入道之門然必先入德而後入道

名雖異而理則同也

問其平其不差矣何也 對曰程子此言謂學者由於大學則

不差其先後緩急之序不溺於異端邪說之源此其所以為

不差也矣

問大學言明德中庸言達德何也 對曰明德者人心本然之

善也達德者眾人同得之理也

問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何也 對曰大學細論其節目之

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失也

問大學之道者何也 對曰大人所學之道也自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脩身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學之所以為大也

問此書不先言八條目而先言三綱領者何也 對曰脩身以

上皆明德之事也平天下以上皆新民之事也明德新民皆

當止於至善此三者乃大學之綱領也

問二者皆在止於至善何也 對曰明德之道在於脩己新民

之道在於治人二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君仁臣敬父慈

子孝兄友弟恭朋友以信之類道至於此而無以復加於至

善而止也

問程子曰觀管仲新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以傳文追改

古文二字彷彿相類所以致誤

問明德新民之事業如何 對曰按吳氏季子云必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而後可以為明必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而後可以

為明不然則未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為新必

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為新不然則未也

問三綱領中以為標準八條目內以為何為緊要 對曰按臨

汀曾氏云三綱領之中而以至善為之標準八條目之內而

以誠意為之緊要也

問在字之釋何也 對曰在者當也見於章句以當又當言當

釋三在字士夫則有明新止三者

問明明之也何歟 對曰此釋上一明字謂開發靈明之功下

文明字謂居靈不昧之體也

問章句居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何也 對曰居靈不

昧者心也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居

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性靈故具衆理者德之全體未

發也惟靈故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也未發則炯然不昧

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按朱子云天之賦於人物者

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

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也

問明明德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明德如寶珠常自光明但

要時加拂拭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濘然光明之性依

舊自在緣為塵翳故不能顯顯是磨去塵垢然後珠復明也

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知又在彼

對曰按朱子云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於其

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

問明明德是自己聖可以做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

他到極好處 對曰按朱子云且教自家先得盡然後漸

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

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

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

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

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要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

恰好處

問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上一句中獨言有下四句中皆

言能何也 對曰上一句定以理而言故曰有下四句靜安

慮皆以身心志而言故曰能蓋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得

在事已至之後也

問上節以三綱領並言此節只提出知止接至至善者何也 對

曰所當上者即明德新民之事故舉知止而明德新民在其

中如中庸首言性道教並言下節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而亦不言性道教者蓋性乃道之本原教乃道之大用故

舉道字而性教亦在其中矣

問物與事何所分也 對曰按朱子云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

獨言物則無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

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

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內外本末未知所先後

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

問既能知所先後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者何也

曰按仁山金氏云道者人所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是知之有

序方是見得道理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此

道字與大學之道相應而此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

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文兩節亦所以起下文

兩節之意也

問本末終始先後者何也 對曰自格物至於平天下八者條

目自本而未由始而終有先與後也自天下平而上於於物

格入者條目備末而端本即終而原始觀所先而知所後也

問經文終始而不曰始終者何也 對曰終應下文逆推之工

夫始應下文順推之效驗故曰終始也

問章句或問所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畧不同何也 對曰

按朱子云章句所以訓釋經傳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

旨豈有二哉蓋章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

讀者不深察矣

問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也

對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由

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

家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

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

無不平矣用也故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之事

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

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

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數 對曰

按朱子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

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

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

問格物致知何謂也 對曰格物者知之始誠意者行之始此

是大學一篇之樞紐按朱子云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

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

其實只是一理發明彼即曉此又曰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

透一事未通透却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

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又曰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

也

問逆推之工夫何謂也 對曰謂既欲如此則必先如此故六

箇先字是自本而本自終而始以顯其用力之端欲人知所

先也

問八條目中分三關六鎖三節者何也 對曰致知為憂與慮

之關誠意為善與惡之關又為之人與鬼之關透得致知之

關通則覺透不過則憂透得誠意之關通則善而為人透得

過則惡而為鬼關者關門界限之意六鎖者謂格物致知為

一鎖誠意為二鎖正心修身為三鎖修身齊家為四鎖齊家

治國為五鎖治國平天下為六鎖鎖者鎖鑰交結之意三節

者謂格物致知是窮此理於心為第一節誠意正心修身是

體此理於身為第二節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於人為

第三節節者品節連續之意也

問綱領條目中別三要三體者何也 對曰格物為致知之要

誠意正心為修身之要明德為新民之要三者緊要約束之

意三體者謂至善為明德新民之體格物為致知之體修身

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體體者本體根原之意也

問順推之效驗何謂也 對曰謂此效則必有此驗故七

箇後字是自始而終自本而未以推其效驗之序欲人知所

后也

問此節七后字與上文第二節五后字第三節知所先後之後
字文體不同何也 對曰后字如君后之后也其義實而活
有主宰之意後者即先後之後也其義虛而死無主宰之意
蓋知止定靜安慮得與夫格致誠正皆本於工夫方得之而
工夫又本於主宰方能之靈如天下已平則本於君后為之
主宰方有致治之工夫矣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然豈可說物未
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
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道理明
白坦然行之令人知未至者也知至善當好惡當惡然則事
而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嘗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矣
問物格知至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

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與分別取舍初間或只是得
表不見得裏裏具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
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
無此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而有主宰而不乱此身使修
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平矣

問知至意誠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是九聖界分未過此關
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
黑又云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
已陶去十分伶俐清淨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濤動盪處
問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以修身為本者證之於何書也 對曰
易經有言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者是齊
家以脩身為本也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者是治國以脩身為本也又言君子之守脩其身

而天下平及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夫中庸有言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者是平天下以脩身為本也

問有家有國有天下不能脩身而失其本者亦證之於何書也
對曰孟子有言天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
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此為父子而失其齊家之本也大
學傳書有言一人貪矣一國作亂者此為諸侯而失其治國
之本也又言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者此為天子而失
其平天下之本也

問八者條目而總結以脩身為本者何也 對曰正心以上皆
所謂脩己之道齊家以下皆所謂治人之道本立於此效隨
於彼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問經之結文止曰本末而不及終始先後者何也 對曰先言
本末終始先後總入者而言 只言本末相連身與家而也

括七者在其中矣
問一者是一切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顏師古註訓釋得極好
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也
問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何也 對曰按魯齊王氏云此
句包盡經傳之意蓋脩身二字關前後最為謹密
問前於家言齊此於家言厚者何也 對曰前以身對家而言
故曰齊正倫理也此以家對國而言故曰厚為恩義也如書
所謂傳叙九族叙即齊之意傳即厚之意也

問經一章何以知其為曾子味孔子之言也 對曰按魯齊王
氏云明德二字始於堯典新民二字本於康誥止之一字本
於大禹謨善之一字本於咸有一德聖賢之言蓋有所受非
苟言也
問朱子以經為孔子之言而又何所疑以傳為曾子之意而有

何所證歟 對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網舉而目張如首二句是一書之綱領其下八者之條目自本而達末沿流而溯源血脉貫通整齊不亂非聖人而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離驗且經文中又無子曰一字而第四節又有古之之字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釋誠意章內有曾子曰字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魯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

問中庸孟子而與大學之合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中庸之所謂明善即大學格物致知之功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者即大學格物致知至也所謂存心養性脩身者即大學誠意正心脩身也其他如慎獨之云不憚之說義利之分慎言之序亦無不暗合焉者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先務而論孟猶其其次焉亦可見矣

問舊本頗有錯簡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傳之首章以下至三章之半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三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四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五章六章舊本誤在經文之下是也

問傳文雜引經傳者何也 對曰經者聖人之言如四引康誥一引太甲帝典盤銘秦誓一引子曰十二引詩者皆經也傳者賢人之言如六章引曾子曰八章引諺有之曰十章引楚書魯犯孟獻子曰者皆傳也

問大學朱子言血脉中庸朱子言脈絡者何也 對曰大學乃初學入得之門淺近而易見故曰血脉中庸乃聖賢傳授心法之妙深奧而難知故曰脈絡此其所以不同也

問朱子所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果何自

而見之耶 對曰按臨汀曾氏云文理接續言其所引之文雖異而理實相接續血脉貫通言一章之內或有數節而意實相貫通如人之一身有手足四肢而血脉相貫通也故以血脉譬之如首章先曰克明德次曰顧諟天之明命終曰克峻德是文理接續之謂也又如先曰明德次曰明命終曰峻德是血脉貫通之謂也又如先曰克明德是泛言明德而已其用工固淺次曰明命以見天人同此一理其用工比上為深矣終曰峻德乃成德之事其用工比上為尤深矣若夫始終者以首尾相因論之如先曰克明德乃明德本始之事也終曰克峻德乃明德極終之事也以此首章之類推之而至於十章傳文之終悉已見知之矣

問周書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何也 對曰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二字皆引經之活法也

問克字訓能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克字雖訓能字然比能字更有力量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是真箇會底意思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九字有文義義般而告響類異如云克宅心克明德之類可見矣

問顧諟謂常自在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古註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看在前相似又曰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問上下文俱說明德中間却說明命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以為性者便是明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事本自明我自昏蔽了他

問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 對曰按朱子云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

之未始不為天也帝與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
之淺深亦各有序矣按變峯陸氏云引三書者先後不論其意
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便是則便合天理天理人本一理
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又曰天即人人即
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
作視聽皆天也顧者是要人看得天理光明燦爛常照在日
前矣

問三引書言明德命峻德之不同者何也 對曰各雖不同
而理則一克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是平說教人以發其
明明德之端顧提天之明命以此德稟賦之初言乃明明德
之本原是教人知明明德之方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克明

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乃明明德之極功是教人成其明
明德以至於大然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如帝堯之克明峻德
即文王之克明德文王之克明德即帝堯之克明峻德其全
體大用皆原乎夫之明命而來也故總而言之皆為自明
之事所以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朱子謂文理接續血脉貫
通於此可見矣

問帝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克明德者何所據乎 對曰按書
經堯典篇云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者是帝堯之克明峻德也大學傳文引詩云穆穆文王之於緝
熙敬止與夫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者是文
王之克明德也

問傳之首章而不曰一章者何也 對曰首者頭也如人有頭
而為一身之首所以總統乎手足百骸而大學以明德為首

所以總統乎條目萬端若夫一者雖為數之始而無總統之
意耳

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章至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
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朱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
以為傳之首章也 對曰按朱子云以總統傳以傳附經則
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

問盤銘見於何書 對曰按朱子云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
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工夫方能接續
做將去今學者却去看字上着

問苟字訓誠何也 對曰按論語苟志於仁朱子亦訓為誠猶
今人言果能真能之類按雲峯胡氏云盤銘三句苟字是志
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也

問成湯乃齊聖廣淵之君而亦以日新之功歟 對曰按朱子

云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懼恐然猶恐其有
所怠忽而或忘之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
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

問大學體用不相離者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明明德為
體新民為用如經文第四節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是移己
德之明字以明民之德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又如此章

以日新又新為言是移新民之新字以新己之德因用而原
其體同一新也此體用之元不相離可見矣

問盤銘日新本明德之事而屬之以新民之首何也 對曰此
言所以新民者必由我之自新也故章句於無所不用其極
言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問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自其本而言之
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為新民之端也

問周書有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朱子以為武王之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第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非成王周公之書矣

問鼓之舞之謂作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擊鼓然自然能使入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覺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按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故朱子摘此四字以釋作字而謂振起之即孟子稱堯舜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意矣按雲峯胡氏云前言顛誤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於我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於民也

問其命維新與首章明命如何 對曰按雲峯饒氏云明命是初頭稟受於天而以理言命新是末梢膺受惟天而以位言要知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也

問此章引詩而言曰下章引詩而言云若何也 對曰曰者是直言以正釋之其意嚴而厲云者是借言以譬喻之其意緩而寬也

問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傳獨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以結新民而不及明德何也 對曰所引湯之盤銘即明明德之事所引書與詩即新民之事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是顯明德新民而言之則亦顯明德新民而結之矣又安知此句不通前章而結之手按雲峯胡氏云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又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矣

問經文言止於至善此言無所不用其極何也 對曰二義至相發明極字即下章止於至善之意蓋止則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

問此章所引亦有序乎 對曰按北溪陳氏云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也

問三章首引玄鳥之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問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宜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之義亦深切矣

問人道之大倫有五此章止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及夫婦長幼何也 對曰此雖人倫之大目而備舉其三欲人就此而推廣之耳故重言君學詩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究其蘊者是就此三者窮究其蘊與盡其餘者是就此三者而推廣如夫婦止於有別長幼止於有序皆自此三者而充之

問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 對曰按黃氏洵饒云父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

問穆穆朱子釋之以深遠之音何也 對曰言文王之德容深遠而無淺處迫切之意也

問緝緝也照光明也何謂也 對曰緝者言其德之誠如緝之緒愈緝而愈長此敬之無窮已也照者言其德之明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此敬之無間斷也

問朱子既於詩傳釋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釋之以為所止之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古人引詩斷斷皆以

以為所止之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古人引詩斷斷皆以

其辭之章或始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

問止者莫是專於君臣父子國人夫婦長幼之止而已乎 對曰不然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所止如坐如刀

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如視思明聽思聰是耳目之

所止也色思溫貌思恭是容貌之所止也推類莫不皆然傳

文特舉其大者以例其餘耳

問文王五止之事亦有所證乎 對曰觀書有云惠鮮鯨鯢懷

保小民孟子有云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闕市議而不征澤梁

無禁罪人不孥而無凍餒之老與夫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

見此文王為人君止於仁者可見之矣觀論語有云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為人臣止於敬者可見之矣觀

禮記有云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與夫問安視善之

類此文王為人子止於孝者可見之矣觀詩有云施于子孫

克昌厥後此文王為人父止於慈可見之矣觀詩有云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與夫夙夜實成江漢化行此文王與國人交

止於信可見之矣

問詩之敬止之止與五止之止有以異乎 對曰敬止之止是

萬事之體統五止之止是一事之各具也

問菉竹詩作綠竹而不同者何也 對曰按十一經問對記云

綠竹者綠色之竹也菉竹者竹葉之草也猶花而名曰石竹

其草葉如竹蓋此草生於淇澳之傍土人號為菉竹莖葉似

竹而有青綠之色故詩作綠字音相類而致誤之據此草其

性澁礪可以洗滌笏利於刃錯而有切磋琢磨之功故曰如

其名義以此取之

問然此則興下文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亦遠乎

對曰以綠竹為竹則遠以菉竹為草此詩人之本旨也何遠

之有

問菉竹之為物在處有之而獨取淇園之竹者何也 對曰是

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而言之耳

問有斐君子者何也 對曰詩人以興美備武公之君子其文

章斐然如菉竹之利於刃錯有骨角之切磋玉石之琢磨以

成器而文采呈露也

問瑟謂赫喧者何也 對曰瑟者聲厲縝密而不蕪疎間者剛

武驪殺而不怠惰赫者光明之宜著也喧者功業之盛大也

問恂慄謂之戰懼何也 對曰戰懼之意嚴於中也

問威謂之可畏儀謂之可象何也 對曰按西山真氏云威者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

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按左傳云有威而可畏

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重曰本此

問切磋琢磨是學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

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掉手掉臂做到那處其初

也須自切磋琢磨中學來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其緊要聖人

却學者何故惟其學多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

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是終條理較密否 對曰

按朱子云始條理都費講費而益講費備飾而益備飾

按黃氏洵說云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行之事也

問琢磨後更有瑟謂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乎 對曰按朱

子云那不是做工夫處只是成就後氣象自如此

問於戲本對辭而他有曰嗚呼者何也 對曰此詩之於戲乃

之辭而他有曰嗚呼者似各有吉凶美惡之殊也

曰按仁山金氏云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

就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

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

其餘澤也

問沒世不忘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

仰之豈不是賢其賢乎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

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乎

問此與上文如何 對曰按王溪廬氏云此兩節相為表裏上

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

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

問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畧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何

也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經首二句工夫重在止於至善之

一句故節目釋之甚詳工夫亦備矣

問節目工夫何謂也 對曰節目謂仁敬孝慈工夫謂學與自

脩也

問單句味歎語洪何謂也 對曰按禮經樂記篇云味歎之語

洪之章句本此按吳氏程云洪當作液俗本誤作洪謂浸漬

其味理涵濡其津液按雙峯饒氏云味歎言其詞語洪言其

義語洪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問淇澳烈文一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

朱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附也之於此何也 對曰按朱

子云二家所繫未屬附也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

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問此章九五引詩亦有存乎 對曰按王溪廬氏云第一節言

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一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

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

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

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也按雲

峯胡氏云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

兼釋入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

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矣

問傳之四章釋經中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之義而結語但言知本而不論天終始者何也 對曰言本

則末亦在其中曰始曰先者即本之謂也凡事有本為之始

而先必當有末為之終而後按朱子云古人釋經取其大畧

未必得如是之胥胥也且此章之下有關文焉又安知其非

本有而并失之也耶

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古有雖歎 對曰如虞尚之

君羊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又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喪者聞子臯將為成宰而遂為

喪子臯何曾聽訟致然只是其德自有感動人處耳蓋古之

聖賢自然以薰陶漸染大畏服民志故自然無訟之可聽也

問此章之釋本末又何所分也 對曰按黃氏洵統云聽訟吾

猶人理末也必也使無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之本

也大畏民志新民之末也統言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即唐虞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之意也

問此謂知本程子何以知其為衍文歟 對曰於上文已將此

句為結語而程子以其重出而他無所繫故以為衍又也

問此謂知之至也朱子何以知其此句之上別有關文又何以

知為此特其結語耳歟 對曰以傳之諸章文體之例推之

則知其有闕文也以傳之諸章句法之例推之則知其為結語也

問朱子取程子之意以補此章之闕何不效其文體歟 對曰朱子亦嘗自言欲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孟子所謂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詎不信乎

問格物致知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格至也致盡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而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格物之致知也

問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 對曰按朱子云一物格而萬理皆通雖顏子之類悟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久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

問有一物必有一理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此便是有一物必有一理也

問九格物將知其事理而止歟抑須盡其精歟 對曰按朱子云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却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而止

問或問中載程子之說如何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只是格物致知兩端程子為學者如此緊切則出許多病痛撰出許多藥方在左右欄前引後挽不教有些走作或自裏推出外來或自外收向裏去或傳其陋或約其泛或慮其敏或憐其鈍可謂至矣

問程門之說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程子之說更不可易其當初於呂謝楊戶之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遂字秤定過方見程子說懶慢不破諸說一挨着便成粉碎諸說皆失了程子

本意此正是門坎於此既差他可知矣又曰程諸門人講得都差不曾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錄凌起般說此段工夫方是渾全然則當時親炙未為全幸生先生之後未為不幸也 問此章為身覺關何謂也 對曰物未格而知未致則是事物既格而知既致則是覺此學者之所當先務也按黃氏洵鏡云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一以示誠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脉則相為貫通也 問誠意與中庸孟子所言誠身如何 對曰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在其中而此專言誠意者所以實為正心脩身之要也觀章末言德潤身心廣體胖可見之矣 問兩慎獨何所分也 對曰前慎獨是欲其自慊後慎獨是絕其自欺也

問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何也 對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蓋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矣

問經文條目有八只作六傳何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承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乃自脩之首已無正心脩身而言矣

問自欺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不瞞於心方是不自欺也

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歟 對曰按朱子云到這裏方可着實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都掃去下

面節如有工夫在

問毋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之境界歟 對曰按潛室陳氏云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燕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誠意之所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

問慎獨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與衆人對坐自家心中獨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便是慎其獨也

問此章之小人與三章樂利之小人末章務財用之小人及序中而不蒙至治之小人亦有異乎 對曰樂利與序中之小人同乃在下之小人也閑居與務財用之小人同乃不善之小人也

問厭然章句釋之以為消沮閉藏之貌何謂也 對曰厭然氏讀為厭按雙峯饒氏云厭字有黑暗遊閉之意按新安陳氏云消沮閉藏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而有羞愧避障之情狀也

問小人閑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歟抑其不善而若其善是為善之不誠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為惡為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兼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

然人豈可欺哉 問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乎 對曰然按雙峯饒氏云厭然只是小人為惡顯然之驗處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顯然之驗處也

問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其嚴何也 對曰先儒以此章為善惡關又為人鬼關蓋謂能慎獨而自慎則

其意誠而為善為人不能慎獨而自欺則其意不誠而為惡為鬼若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學者於此可不實用其力乎此章之君子即末章君子有大道同此章之小人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同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為天下國家之害也必矣

問十章之傳皆曾子之意而此章特揭曾子曰者何也 對曰惟此章居於十章之中故發例於此以見諸章之傳凡雜引經傳而釋之者無非曾子之言也

問章句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人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惶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

問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本諸此乎 對曰然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按王溪廬氏云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

學者可不嚴畏乎 問心廣體胖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本是箇闊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故心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也

問孟子說浩然之氣正與此章意合乎 對曰然按雲峯胡氏云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也

問此章傳文亦有厚乎 對曰第一節言誠意之正義第二節言誠意之反義第三節言惡之誠於中而形於外第四節言善之誠於中而形於外也

問此章誠意工夫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不決不至下陷於惡矣

問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何也 對曰按王溪震氏云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以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矣

問忿懣何謂也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留也

問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 對曰按程子云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問忿懣好樂是自己事可勉強而不為憂患恐懼是自外來而不由自家乎 對曰按朱子云便是自外來須要我自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如文王囚於羑里孔子畏於匡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

問大學不要先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 對曰按西山真氏云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也

問不言自視耳聽口食何也 對曰心者一身之主宰心不在焉是一身之主宰不存若主宰不存則耳目口鼻皆廢故不必言之且此章之病則又在於有所之來矣

問心之一字本於何書也 對曰按初軒龍氏云心之於書本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

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尤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此堯舜禹授受之心也

與夫湯之制心文王之小心武王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矱之心不違仁孟子之存其心不動心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心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心偏於怒也有所憂患恐懼心偏於憂懼也

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皆便不見了

問經傳言正心亦有異乎 對曰按朱氏公遷云經言正心是兼體用而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

問意誠則心正乎 對曰按朱子云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續中間又字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若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其正心然意雖誠了則又不可不正其心

問意誠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乎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意欲真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己發之後也

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童終未見其身與物接意思何也 對曰按潛室陳氏云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真與物接乎

問教情亦非好事乎 對曰按朱子云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又教情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不得教情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

問教情賤惡皆凶德也若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孟子不答為齊王留行者隱几而卧何聖賢亦有教情之凶德乎 對曰是因其人有以自取而非聖賢故有教情之意亦豈可而遽謂之凶德哉

問親愛哀矜之偏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父子主於親愛然父有不義而子不知羊子有不肖而父不知教這便是親愛之偏處如有大奸之人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

問此與上文忿懣如何 對曰上文忿懣之類是心與物接時事此章親愛之類是身與物接時事矣 問人莫知其子之惡者何也 對曰此愛心蔽之偏也 問莫知其苗之碩者何也 對曰此貪心害之偏也

問上文親愛五者之偏並言而此節特專言溺愛之偏者何也 對曰人情之所易偏者惟愛之為尤其克之最難故專言愛之偏也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按雲峯胡氏云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

問上文之其親愛等而辟者是言身之不脩歟莫知其子之惡是言家之不齊歟 對曰然按雲峯胡氏云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入之其所親愛而辟為九為人者而言莫知其子之惡

姑舉家之一端而言也

問此章釋脩身齊家如親愛五者專指接物待人而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皆脩身以後之事非脩身之工夫大槩說向接物待人上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闕一節去蓋接物待人既有所偏即身不修而家不齊也

問上章之病與此章之病如何 對曰按錢氏云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皆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

問諸章之傳皆正結惟此章獨反結者何也 對曰以脩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言身不脩便見得上面知不致意不誠心不正言不可以齊其家便見得下面不能治國平天下其所以寓警戒之意深矣

問此章之深淺可得聞歟 對曰偏之為害淺莫知其子之惡深也

問脩身二字本於何書也 對曰接勿軒熊氏云脩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聿脩厥德孔子之脩己以敬曾子之三省吾身皆脩身之說然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蓋正其心即所以脩其身而工夫當內外夾持動靜交養無一節之可間闕也

問人之大倫有五獨舉孝弟慈三者而言之何也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以該其餘矣

問孝弟慈之道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孝以事其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其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其眾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按新安陳氏云在

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修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按雲夢胡氏云脩身以上皆是學之階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括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問傳只言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何也 對曰按臨川吳氏云此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脩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況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而理則一也

問孝弟慈之道亦有所證歟 對曰冬溫而夏清春定而晨省

出必告反必面此孝之證也徐行獨坐伯氏吹填仲氏吹篪此弟之證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懷之以恩者此慈之證也蓋有家有國之君子惟能反求於己而知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 問上文以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天故並列而言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衆之慈何也 對曰此舉一隅以反三焉之意蓋世教衰微孝弟或有失其天者也獨母之保赤子慈愛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故特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細者既明大者可知且慈之一端最人之易曉也故曾子舉其易曉者而曉之 問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何也 對曰女子之未嫁也工容言行而已所謂禮有饋愛之道保抱携持之事安用語之哉故

不待學而能如治國者豈待先學使衆之法而后治其國哉蓋慈愛之誠心出於天性之自然乃良知良能者也保赤子是齊家如保赤子是治國言使衆之道自慈幼而推之問仁讓言家言人何也 對曰仁讓者善也貪戾者惡也按朱子云善必積而後成積惡雖小而可畏積戾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用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此意爾

問一家仁讓一國興仁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亦可指其實而證之乎 對曰按吳氏季子云昔唐之陽成兄弟友愛其政亦化之爲友愛是一家之仁也至於都鄙皆薰陶漸染而爲善良者幾千人矣是一國之興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漢之韓延壽治東郡民感其化昆季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是一家之讓也至於郡中翕然傳相教厲

二十四縣莫以訟言是一國之興讓也賤而爲民者如此况貴而爲君者乎晉武帝嘗嘗而鐵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是非一國之作亂乎梁惠王以土地之故廢廟其民而戰之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則雖愛子弟亦不免於死是非一國之作亂乎至若一言憤事者即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一人定國者即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 問引堯舜紂而言何也 對曰引堯舜以證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引紂紂以證上文一人貪戾而言也善惡感應之際自是如也 問此章釋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以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脩身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聖賢之文簡易舒暢身者

家國天下之本也家齊國治天下平者無一不本於身之修也言帥天下以仁者是治國之效言有諸己者是修身之效故修身齊家治國乎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而不相入也問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孟子言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何耶 對曰拂人之欲者人必不從上行下效者感應之理也

問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何也 對曰按三山陳氏云己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以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己先之也

問所藏乎身不怨與中庸道不遠之怨同歟異歟 對曰怨者如心之義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即推己以及人之說也但此怨字以及人為主中庸怨字以自治為主學者當明辨之

問忠恕二字如何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忠即怨之藏於內者怨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怨無藏如內之忠而欲為怨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怨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

問故治國在齊其家既結上文而下復引三詩者何也 對曰按子云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飲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按三山陳氏云古人九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味其餘意矣

問此章二引詩亦有存乎 對曰按朱子云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問宜其家人何也 對曰事舅姑而能孝敬事夫主而能柔順處婦妯而能和睦祀祖妣而能誠敬與夫其等之事勞而不怠紡績之工勤而且精皆善也

問宜其兄弟者何也 對曰提攜教誨撫愛誥和者是兄之善

其弟也服勞奉養鳩坐徐行者是弟之善其兄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之不肖周公不能和其兄弟之不仁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聖賢是論其理之常堯舜周公是處其事之變如堯舜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其賢周公之誅管蔡以扶王室而安天下便是能處變得好處變而不失其常非聖人其孰能之若周公不碎管蔡周朝如何不亂是不得已着恁地而今之居人倫且理會其常未必有父如管蔡之惡兄弟如管蔡之暴豈可論其變哉

問舜之失愛於其父周公之見疑於其君流言於其兄果足以為法乎 對曰舜事瞽瞍至於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周子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執書以泣由此觀之豈有不足以為法邪

問此章言治國其善齊家其詳何也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德故也

問三引詩首言之子于婦宜其家人繼引宜其兄弟何也 對曰天下最難化者惟婦人而人情易失者惟兄弟也按東陽許氏云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

問人之大倫有五而此章引詩專言家人兄弟何也 對曰人之齊家能所夫婦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矣且人倫之小而難化者既亦化則人倫之大而易化者可知矣

問此章有三推四化者何也 對曰所以事君所以事長所以使眾為一推如保赤子以下為二推有諸己以下為三推自章首至教成於國是一化一德仁以下是二化帥天下以仁

是三化三引詩是四化蓋推者推此道而充廣之也化者
是自吾身之數而感動之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
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也問此章之深淺亦可得聞

曰堯舜師天下以上深三引詩以下淺也
問九章言恕十章言絜矩亦恕之事一章而又各言之何
也 對曰恕者推己及人之謂絜矩者即其身之所處度長
絜大使上下四旁均齊如一而無不方之謂恕以人已相對
而言則為兩絜矩以己中處比上下四旁而言則有三先備
又以九章為責人之恕十章為愛人之恕也

問規矩皆法度之器獨言絜矩而不言規者何也 對曰規
圓而矩方圓者則動而方者則止故九制物先方而後圓方
則可取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圓則不可取也蓋聖人言不踰
矩即是明明德之止於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於至善是
以不言規而專言矩也

絜矩之道如何 對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者今木匠之曲
尺是也匠之造室蓋用上下四方必使之均齊平正所謂
平治天下國家者與民同其好惡使萬物各得其所相安於
願分之中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使上下左右
前後均齊平正也

問絜矩之矩與聖人不踰矩之矩同否 對曰不踰矩之矩渾
然在聖人方寸之間是矩之體也絜矩之矩顯在人己交
接之際是矩之用也然學者欲全矩之體當明矩之用
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章論治國平
天下之道又以孝弟不背為言何也 對曰不背即慈之意
也按朱子之孝弟慈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也自
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其勢分雖有小大之殊而其道則

一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蓋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
之所同而不能自化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
有以勉之也

絜矩之道在治國平天下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絜矩之說
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卻成了方用得
絜矩之道在於人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絜矩者人心也我心所
欲即他人之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知我之孝弟慈
不使一夫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
平矣又云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備
身底推而措之

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 對曰按朱子云此乃求仁工夫
正要着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
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也

問與孝與弟不倍乃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
之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正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
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
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舉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
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

問上章老而民興孝下而乃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似不相
續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
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
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自家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
自家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可是以二字是結上文
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也又云絜矩如自家
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推轉乎清聖與壯者
散而之四方之慮備其田里教之禮節皆以此推之

問矩之訓釋猶有說歟 對曰按王溪廬氏云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

問絜矩二字於經文中何所屬歟 對曰自經文安而後能慮來慮謂處事精詳蓋處事精詳便能盡絜矩之道也

問上下前後左右如何說 對曰按朱子云上以君父言下以臣子言前後以長幼言左右以朋友官僚言也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得許多地步下面也占得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前後左右皆然譬如交伐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

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以隣國為絜是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上下前後左右要做九箇人來看又要做中下三摺說自處於中方明也

問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蓋在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何以使之均乎 對曰按朱子云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尊卑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

問此章自首至終莫非推明絜矩之道歟 對曰然按新安陳氏云下文節節推展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

問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何也 對曰好者飽暖安樂之類惡者飢寒困苦之類為民之父母者當推己之所好

知民之所好而與之聚之當推己之所惡知民之所惡而勿施爾如此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問引南山之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言在尊位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僂矣

問辟則為天下僂矣古之君者誰歟 對曰三代則有桀紂幽厲後世則有秦晉及隋之君也

問此章之峻命惟命與首章之明命三章之命新同欤異欤 對曰按黃氏洵說云峻命惟命即命新之命但與明命之不同然明命者即天之所以與我之德也而我能明其明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此又未嘗不同也

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言能絜矩則為民父母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問先慎乎德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上言有國者不可以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

問上文以有人有土有財而惡言此獨舉財用而言者何也 對曰財者民之命脈也民無財則飢寒困苦不能遂其生矣既不能遂其生則雖有人有土而國不立矣故曾子特舉其重者而言之

問爭民施奪然民亦與君爭利乎 對曰按朱子云民本不是要爭奪皆由人君以德為外而暴征橫斂使民不能遂其生故民便效尤相投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即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是也

問此章兩言本末與經文物有本末及本亂而未治之本末同
數異數 對曰明德為本而此本字亦指德而言無以異也
新民為末而此末字專指財而言是則不同本亂指身而言
未治指家而言與此章之本末皆不同也

問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古之君者誰歟 對曰商紂積
其之財而前徒倒戈是財聚則民散矣武王發鉅橋之粟而
萬姓悅服是財散則民聚矣蓋財散民聚非是聖在上之君
把財與民方肯歸聚但人君取其當得者而不過取之緣土
地所生之財只有許多數目若上取之過多則在下便少矣
夫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是故觀財之聚散則
知民之聚散也

問紂如何只管說財利 對曰按朱子云畢竟人為這箇較
多所以生養人亦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大抵

有國家者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也

問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貨悖而入亦悖而出者古之人君亦有
誰歟 對曰按吳氏季子云天地間惟感與應而已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昔傑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民怨其
虐而目之曰時日害彼者時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也秦始皇
暴征其下頭會箕歛而充府庫其後皆為漢高祖之所為是
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

問前既言命之不易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
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
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
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

問大學釋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民章引詩曰其
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峻命不易引書曰惟命不于常明

德新民天下皆以命言之何也 對曰按黃氏經云釋明德
章而引天命者蓋得天之誠與以為德也於新民天下章而
言天命者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前一以天理言此二以天
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

問楚書乃楚語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楚書者楚國之書
也自左氏集諸國之書為國語則謂之楚語也
問楚以善人為寶何也 對曰按國語云楚國王孫圍聘於
晉定公饗之趙簡子賜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
寶也幾何哉王孫圍對曰楚之所寶者楚臣有曰觀射父能
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
能通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
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免罪於諸侯
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乃先王之玩也何寶

之焉 王孫圍對曰夫楚之寶者玉也此言人君不當寶
金玉而當寶善人也

問楚為春秋所惡豈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
萬世乃取於此乎何歟 對曰按四明李氏云蓋天下之善
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
文及之

問仁親以為寶何也 對曰按王溪震氏云不以金玉為寶而
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其能內本
而外末者也

問古之人君以財為寶者誰歟 對曰按吳氏季子云漢之武
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為重故箕車推諫入監獄維海內
震蕩亦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松
架在竹木雖京師然嗟亦不顧也是豈三君獨無察短之心哉

皆蔽於利則明知繁矩之為善亦不能矣

問引泰誓高也 對曰按朱子云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信流於後世亦由繁矩與否之異也

問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古之為臣者如誰歟 對曰按黃氏洵饒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一人似考玄纒是也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甫是也

問大而化之之謂聖然此聖字章句釋之以為通明者何也 對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以全體而言之如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是也通明之謂聖真以一德對衆善而言之如夷齊伊呂房狂姚宋是也與周禮大德知仁聖義中和之聖字同

問併之為屏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古字之通用者多矣如漢石列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為屏以屏為並是其證讀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問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問古之人君好惡得其正者誰歟 對曰如舜之舉八元八愷是齊之得其正也誅四凶是惡之得其正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小人既去而不能絕則君子雖進而亦不能安之

問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古之人君如誰歟 對曰按龜蒙錢氏云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奸而不能退是也按新安陳氏云舉不先未盡愛之道

問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

問命之為憂悔其為愈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

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

兄於此等字既皆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

問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佛人之性者何哉 對曰按朱子云不仁之人何嘗無善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前所好惡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繁矩則不至於是矣

問好惡與人異者必違夫身古之為君者誰歟 對曰桀紂幽厲泰項之類是也

問此與上文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斷斷者是能繁矩媚疾者是不能繁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繁矩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夫不能繁矩也

問忠信矯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 對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流於物繁矩之本也矯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

問此章之言得失之有三同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前兩言得失是言人心天命存亡之幾此言得失是言吾心天

理存亡之幾然人心天命之存亡又本於吾心天理之存亡故曰其幾矣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

問此章之忠信與論語三忠信皆為學者脩身之本此忠信而為何 對曰論語之三忠信皆為學者脩身之本此忠信而為君子治平之本所當雖殊其理則一也

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其民矣而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供範八政食貨為

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問上文君子有大道與生財有大道亦有異乎 對曰上文乃

言治平之本下文乃言生財之理也

問章句所謂務本而節用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務本謂

生者聚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即用謂食者寡用者節所

以節財之流也疾速也得緩也

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 對曰商紂聚鹿臺

之財以亡周武散鹿臺之財以興即其證也按朱子云仁者

不是特地散財與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

歸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也又

云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

捐身賣賈也禍以崇貨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

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上

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如在父則謂之慈在子則謂之孝

在長幼則謂之序在朋友則謂之性是也

問此章之仁義與孟子所說仁義同歟異歟 對曰孟子仁義

是就本體而言此章之仁義是就其大用而言此所以不同

也

問絮矩不獨在財用而此章之傳言財獨詳何也 對曰財者

人之所同欲易以爭奪故制財用尤絮矩之大者至未有府

庫財非其財者也則是絮矩之效孟子是清其源大學是別

其流也

問此章言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孟子則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何其不同歟 對

曰大學以化民而言孟子以正君而言蓋上好仁以愛其下

則下必好義以終其上此化民之道也至於正君者能使人

君皆行仁義則天下莫不歸於仁義矣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上好仁則下

好義矣下好義則其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

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

不好義上不好義則其事有不終是將為天下慘之不暇而

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

問此章之傳未引孟獻子之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雞豚牛

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為臣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

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投園葵去織婦而讓

董子因有與之陸者去其角傳借借之翼者兩其足之喻

之生物賦與有分定牛無上強者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

上強焉不四足而依之兩翼是所愛其大者不得取其小也

絮矩之義也蓋謂天之生物與其大者而不可與其小者

如享祿之家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以受其大者而不得取

其小也夫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

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於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

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方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亦絮矩之義也昔夫子以威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

仁以用求為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告其罪公事詳見論語

雖以聖人之宏大謙容溫良博愛而所責一子者亦痛深切

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

問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以利為利

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奪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

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

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按本經源之意其

傳蓋亦出於此矣

問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分義利為二大學言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是合義利為一何也 對曰主於利則未必合義主於義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也

問食祿之家不可畜牛羊乎 對曰按朱子云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能繫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

蓋義以方外也按雙峯饒氏云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徒見用人與理財相關按玉溪盧氏云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

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繫矩之道矣按東陽許氏云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檢目前之用而福自遠也

問伐冰之家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伐者斬也斬冰之家乃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實米於祭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其尸以禦熱氣防變色也夷之為言尸也尸祭曰夷

祭尸牀曰夷牀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言夷祭廣八尺深三尺長一丈二尺也按禮經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迂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水耳

問章句所謂有來地者何也 對曰采地臣之食邑謂俸祿所收之地也 問彼為善之朱子以為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何也 對曰彼為善之便是君子不當以小人二字連屬故朱子以為上下或有闕文中間或有誤字按仁山金氏云當闕一不字言彼為不善之小人以為明白

問菑害並至何也 對曰按玉溪盧氏云菑由天降如日食彗隕水旱蝗疫之類是也言自人作如民心怨叛寇賊奸宄其

代變亂之類是也 問此章專言用人理財二事或分言之或合言之若何也 對曰國以用人為本民以得財為先民不得財則飢寒迫切而不遂其生國非用人則禍亂興起而不保其存故前數節言之如媚疾之人是偏於好惡不能繫矩者聚斂之人是專於財用不能繫矩者蓋務繫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於義人主用之則能繫矩矣小人喻於利人主用之則不能繫矩矣此節則合而言之者其實在於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又為繫矩之要道也其間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友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而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夫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則見曾由孟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問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朱子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章之義傳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之足而後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指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血脉貫通而丁寧友復為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察也

問傳之諸章多說好惡同歎異歎 對曰不同誠意章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言脩己者當實其好善惡之心而無自欺之蔽也齊家章說好而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是言好惡不失之偏也此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是言能繫矩而以民心為己心而與民同其好惡之驗也而又說

居姓翁名滿光崇安人母將娘父感慶老此自前朝家前
生險中親見像有笑容宋紹興九年出家得度受戒雪峯
正意禪師法嗣冬禪日汝後王侯師尊後錫鑿鑿道亦
場院前有溪過冬輒扣冰而浴常著布衣不為寒暑易亦
有此惺惺之語乎 對曰按朱子云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為
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之徒則空
喚醒在此無所作為真在此

問尹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這心
都不着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
着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
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
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譬如屋
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
了

問敬字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
對曰按朱子云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
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自然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
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

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歟 對曰按朱子云如其所見
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
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問外面整肅便一時惺惺一
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按新安陳氏云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
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

愚按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
操存澹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
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中庸雖有三十三章之
多而樞紐在乎誠大學雖有三綱領條目之博而

始終在乎敬此學者所以莫先於知要知要則能
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八

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 無說己之長 施人慎勿念 受施慎勿忘

在譽不足慕 惟仁為紀綱 隱心而淡動 踴躍庸何傷

無使名過實 子思程所戒 在器貴不濫 暇二內言也

系弱生之徒 老氏成剛強 行：即夫志 慙二種

行之為有恒 久：自於若

方義雖漫而亦可以終身行之矣

後學 臨川 魏野 魏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魏野 魏溫 編集

○論語總論訂疑

問論語者何也 對曰此孔門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

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之問者有弟子自相答

問者又有時人相與言者有臣對君之問者有師弟子對大

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之言語故謂之論語也按吳氏

程云論撰也撰次夫子及弟子之言語也亦通

問論語一也而有曾論齊論古論如何 對曰曾諸儒傳之故

曰魯論如齊論篇章別有問王知道琅琊膠東諸儒傳之

曰齊論所謂古論乃壁中所得者皆蝌蚪文字故曰古論也

按仁山金氏云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

考之齊論古論而為之註三論並合為今定本矣

問古論出於何時 對曰漢景帝子名餘封於魯謚曰共王壞

去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孔氏所藏古文尚書及論語孝經按

何氏序云九二十一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問今之論語其為魯論歟 對曰按朱子云以何氏所叙篇數

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

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

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自陸氏蓋於諸家說

中得之耳

問論語二十篇中孰為魯論齊論古論歟 對曰按丹陽洪氏

云季氏第十六篇當為齊論以其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

三德三戒三畏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皆不同按仁山金氏

云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蓋季氏篇首章句語辭甚多後章

亦然故知其文當為齊論矣如古論雖無可考愚聞於伯父

雲泉嘗云卿黨一篇皆載聖人言語容貌衣服飲食動靜之

際深有次第當時記者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以其

皆無孔子曰而且與各篇亦異則當為古論其餘諸篇皆為

魯論矣

問季氏篇既為齊論而首三章何以記魯之事卿黨篇既為古

論而陸氏又云魯論瓜作必何也 對曰愚聞於伯父嘗云

夫子魯人也當時記者雜錄夫子之言行其篇名雖為齊論

然却多記魯之政事但章句比於魯論頗多爾若卿黨魯論

瓜作必則可知其為古論矣然瓜即菜也辭意有重作必為

是而陸氏必有所據尚奚疑哉

問論語出於漢景帝之世而文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

博士者何也 對曰古文論語出於漢景帝之世如魯論齊

論必是漢興之初出之齊魯諸儒

先得於傳授者在文帝朝為博士也

問此書既是諸門人記錄成編名之曰論語者誰也 對曰按

家語與史記弟子傳記云聖門惟曾子最少小於夫子四十

六歲是書記曾子亦老已死則其去夫子也遠矣曾子死聖

門弟子畧無存者矣竊意論語一書曾子門人為之而就名

之也

問何以見得是曾子弟子為而就名之乎 對曰按是書所載

弟子必以字稱或以名稱獨曾子稱曾子有子稱有子此皆

其門人稱之也唐柳宗元辨正以為必子春子思為之

問以學而為篇名何也 對曰因篇首有學而二字故當時門

人記者取之以為篇名按朱子云學而篇名乃取篇首兩字

此是聖門弟子編集把這箇做第一件事所謂學者學為人

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
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曾子思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
篇所明又為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按新安程氏
云六經中惟商書說命篇方說出「學字乃彼學之為王者
事此則指人之為學而言也

問每篇首章子曰之上而不加之以圖何也 對曰愚聞伯父
雲泉云每篇首章提起子曰一字而不加之以圖者以明一
篇首章之大旨而尊先聖也

問九稱子曰者何也 對曰子曰者先聖天子也稱子曰者乃門人
尊先聖之辭曰者門人記先聖天子之言語也聖人在道而
宗而以言傳之也子而不加曰則道何以傳曰而不加子則
道何以宗故記聖人之言者必以子曰先之也如有子曰曾
子曰此又是其門人記其師之言也 蓋論語之書成於其

門人之手故此書首記夫子之言也 有子之早之言以之
蓋其尊之亞於夫子也

問先聖在時而弟子之門人已記錄之否 對曰想是先聖沒
門人以平日所記集而錄之如今之語錄相似然此書雖成
於曾子之門人而其門人亦必採於諸子之門弟子以成其
篇帙爾如先進篇胡氏以為疑問氏門人所記可見矣

問論語以何為要 對曰按程子云要在知仁聖人說仁處最
宜玩味

問聖人說仁處甚多充的當是何語 對曰按程子云皆的當
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於之亦異也又云論語之書傳
道立言為聖門之淵奧也學者宜須熟讀詳玩

問學而時習之此學字於六書所屬何義也 對曰於六書當
屬象形按章盧氏云學者學堂也學字中從交教諸教也

也 曰象兩手其一象學門而子字象學字也 曰學字之
按手於學堂以效學也

問習字或從羽從白而或從半日之日二者何所取歟 對曰
從羽正象鳥之兩翼從白是象鳥雛初長之毛色如禮經月
令所謂鷹乃學習即朱子以為鳥數飛之是也而從半日之
日如易經重險謂之習坎即程子以為重習是也愚聞於伯
父嘗云程子釋習為重習言人之進學用工不息如前日加
之以半日而昨日又加之以半日則今日而又加之以全日
而重複溫習熟而又熟其中心喜說自不能已矣如此則謂
之重習之工也

問朱子釋習為鳥數飛何也 對曰按厚齋馮氏云鳥雛欲離
巢而學飛之稱只是飛之文飛習飛既熟則自能騰達於高
遠之處也

問程子釋為重習何也 對曰愚按 言之如此矣只是習了
又習更互反復之意也

問不亦說乎亦字何訓釋也 對曰愚嘗更考諸書皆未有
明言惟聞伯父云亦字當訓為得也不猶豈不也不亦亦乎
是豈不得其真說之意乎亦亦與乎是豈不得其歡樂之情
乎不亦君子乎是豈不得為成德之君子乎

問平字亦有說歟 對曰平者聖人之實辭與二十篇末章
也字相應彼是決辭可見一書始終之音矣按說文云
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是聖人教人期至
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宜合而觀之

問首末兩言君子亦有不同歟 對曰首以成德言是已到君
子地位末以為學言是力做君子根脚也

問說說同然亦有微說歟 對曰愚自歲歲受讀於伯父嘗言

說入者是當時諸弟子之門人記錄聖門之言所說美矣至矣故論語一書每以入聲圈之為說如孟子一書則以是悅正為喜悅之悅矣愚以六書推之亦當為象形如言與小皆從心中所發而出於口故易經以允為口是象口之發聲也所以朱子言說與悅同其意深矣不但如是也如論語之唯孟子之惟其義亦同至若易經之无禮經之母則各有取爾

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二句體用何所分歟 對曰學乃體也習乃用也不亦說乎是該體用之謂以下兩段對言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體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皆是用也 問學而時習之莫甚當要如大學傳文止於至善之章引詩之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功也 對曰固當要如此

若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一貫學之道若習矣而不是則功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以聖人之教使人既學矣而又必勉以時時習之也 問學之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 對曰按朱子云正是如此傳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故傳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也

問本註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何謂也 對曰人性皆善乃天命之性也而覺者先後乃氣質之性也 問明善復初何謂也 對曰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復初者復本性之初以行言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於復全本性之善而已 問程子言時復思繹何謂也 對曰繹抽絲也思者如之按南軒張氏云學貴於時復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時

抽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

問泆洽於中則說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泆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而熟熟而說誠為貫通程子所謂泆洽是也

問程子兩條何所分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前一條以致知言後一條以力行言朱程子二說以見渾習當兼知行而言也按雲峯胡氏云時復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矣

問謝氏之說如何 對曰謝氏特舉曲禮之文就人身上提出二事以為之例則專於力行故朱子取之以備一說耳 問有朋朱子釋之為同類何也 對曰朋乃五倫中之一而為切己之交也所以博學 對曰言朋以知其善自從

遠方而來則近者之人不言可知 聖人亦曰有人而曰有朋故朱子釋之為同類其意深切矣

問程子言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眾乎 對曰按朱子云樂其信從者眾也大抵私小底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特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

問令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 問朋來之樂奈何 對曰按朱子云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之云總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矣又云以善及人是原其所以遠來而信從者眾是實其自

遠而來也 問程子言樂主發散在外何也 對曰樂本屬假借之音象

樂之在外如宮商之宣暢律呂之諧和故云樂主發散在外也

問上文言朋而下文言人何也 對曰朋是專主同類人是兼指眾人而言也

問溫字朱子釋之以為含怒意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引

北山何氏之言有云溫字訓作含怒意然終有怒字在不見

君子氣象惟訓悶字為是如南風之詩有曰南風之薰兮可

以解吾民之愠兮况暑氣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薰風則能解

人之愠悶也下文程子不見是而無悶正此意矣按新安陳

氏云不見是而無悶出易經乾卦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

於心引此語而解不知不愠其意甚切

問樂與愠意不同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樂公而愠私君子有

公共之樂而無私己之愠按變象說 云說之深然後能樂

樂之深然後能不愠也

問人不知而愠而曰莫我知也夫以此觀之似不能無愠者歟

對曰人不知而無愠此成德者之事若聖人不怨不尤自有

人不及之而天獨知之妙則亦何愠之有矣

問本註尹氏之說而居程子之先何也 對曰尹氏解此一節

正意故居於先也

問本註諸儒之說或有圈而又或無者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

氏云九推說本章之正意及發明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

隔之也

問不愠之說孰為得歟 對曰按朱子云程子得之至論其所

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

庶乎其無累於外矣

問稍知為己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歟 對曰

按朱子云人待己平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

心便不甘便是愠愠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愠

便是裏面動了非勃然而怒之謂又云人不見知處之恭然

畧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然也

又云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

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已事而亦為不平况其

不知已乎此不知不愠所以難也

問順而易逆而難何也 對曰順而易以常情言逆而難以進

步言故惟成德者能之

問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孰說之深何也 對曰按勉齋

黃氏云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

如是而已非體之之實孰能知之哉

問首章三合之說可得聞歟 對曰 子語云時習在我

不亦說乎乃學之始是理與己合也 友人不亦樂乎乃學

之中是理與人合不知不愠不亦君子乎乃學之終是理與

天合矣

問首章六句工夫重在如何 對曰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

五句皆是效驗按雲峯胡氏云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

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

之孰說之深而又曰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喚喚教人處矣

問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果有不重不威者乎 對曰此

君子只大槩言之非專謂成德者也

問家語所記陳子禽是孔子弟子本註或曰亢子貢弟子何歟

對曰愚嘗考之本經所記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

豈實於子子亦樂於子矣

過恭於夫子若自尊其師而稱子貢為千補夫子為仲尼以此推之既是孔子之門人何以有是問於子貢而有是言為推遜乎故恐當以為子貢之門人理或然也按陳九兩問子貢是問其師一問伯鯨是朋友私相請益皆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七十二子傳却無朱子於本註兩存其說是存其疑耳

問聖門弟子聰明敏達者多矣何獨以一貫語曾子子貢對曰曾子有踐履為實之功子貢致博聞強識之力曾子行得到子貢知得到故夫子獨告之則二子之外諸子所至又皆可見矣

問夫子告曾子子貢一貫則同何以有知行之異數對曰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門各自途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斯可矣不以多思之為尚也而又曰君子有九思何哉對曰三思而後行者是一事而三思君子有九思者是九思各專其一也

問冉閔何以德行名稱然閔子解帶而仲弓擊壤何也對曰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論夷惠可見

問子所推言詩書執禮而不言易與樂及春秋何也對曰古之所習詩書禮樂而已言禮則樂在其中如易掌於大卜春秋掌於太史非學者所習之正業也

問河不出圖然言圖而不言書何也對曰言圖可以該書矣按易大傳辯觀九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兼於書而言也

問圖何以出河書何以出洛對曰按南軒張氏云通於天者可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

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負書而出此聖人之德下配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問山深獨言雌雉者何也對曰雌雉乃陰物無文采也古者士執雉取其守介而不失節有似乎君子故聖人借之以明君子去就之幾而言雌雉者固有深意蓋雌雉有文采謂之華蟲又謂之翟青質而五色備曰翟素質而五色備曰翟其羽可以飾物積羸用之車輅用之傳曰雉以文故翳言其有文故有繒繡且網之害也然惟雌雉有之而雌雉則不然凡鳥之雌雉多難識惟雉為易見其雉然而有文者雄雉也其

聞然而無文者雌雉也雌雉之羽不充實故人不甚捕之雖於橋梁近人之地翔翔飛止放然而有自適之意焉夫子山行適觀而嘆之斯時非雌雉之時也言士君子

密擇去就見幾而作亦當如雌雉之翳光匿采然後可以免害倘如雄雉之有文采則其為人之害必矣雖欲回翔集止山梁其可得乎蓋聖人博物故知雉之性况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且道大而不見容危於陳蔡宋橋獲矣雖然亦章可得而闢適足以立天下之標準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而麟出非其時則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人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而嘆雉同意讀者當參看蓋鄉黨一篇皆記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一動一靜之際同旋中禮當時門人記此於篇末以見聖人感雉鳥之見幾而興嘆夫聖人出處去就皆通於義任止久速各當其可所以為聖之時而集群聖之大成者也

問逸民本註云虞仲即仲雍與秦伯同黨刺蠻者果然歟對曰按慈溪黃氏云仲雍嘗治吳而為君恐不可言為逸民亦

無隱居放言之事且仲雍生在於伯夷而齊之前使虞仲果
 仲雍也亦何為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恐先庸自有所愛耳
 問夷逸朱張何故不見於經傳歟 對曰夷逸不知何時人亦
 不詳其姓名或者謂其隱逸於夷故以夷逸為號耳然亦未
 知其然否朱張按邢氏註疏引王弼云字子丘有卿嘗以此
 為孔子然亦不敢為是故朱子言不見經傳姑闕之可也
 問逸民各不其行何以不及朱張歟 對曰六子之行自是三
 等朱張疑在三者之間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夫子既言
 我則異於是則不必深考之學者當顧學夫子也
 問周有八士可得聞其姓名歟 對曰考諸先儒註疏未有所
 據恐伯達伯适皆是名耳如唐虞八元八愷之類
 則本註言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何謂也 對曰乳豔孕育也
 謂母一孕乳而生二人如今之雙生之類按胡氏云古者以

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季孫皆是如此今重複
 命名故知其四乳也按饒氏云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
 皆賢尤為異事故夫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也
 問八士亦為何官歟 對曰按國語言文王即位詢於八虞釋
 者謂此周之八士則虞官也然本註引鄭康成說為成王時
 人引劉向說或為管王時人據此諸書所記固皆不同朱子
 以為不可考信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九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滕正

孟子總論訂疑

問論語一書不號孔子而孟子一書就號孟子者何也 對曰
 論語乃聖門諸弟子之門人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
 孟子亦是孟子之門人所記而著述如韓子所謂公孫丑萬
 章之徒相與記孟子之言而為之故謂之孟子九言子者男
 子之通稱故大賢之書則稱子也
 問論語以聖言而列諸經孟子以子書而亦列諸經者何也
 對曰孟子之書推尊孔子而孔子之道傳之孟子後之論道
 者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故其書亦列諸經也
 問孟子七篇是為今本而趙氏後漢京兆人各歧初名嘉字
卿事靈帝獻帝後避諱四方故

改名而字卿序又云有外書四篇者何也 對曰趙氏固
 亦不志本土也
 已云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恐後世之人依倣而作
 之者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正今雖其書不存而四
 篇大義則觀內篇足矣

問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云孟子騶人也註云騶亦作鄒本春
 秋邾國也莫是魯之鄒縣歟 對曰固是古鄒邑屬滕州今
 山東兗州府鄒縣是也按新安吳氏云今有孟子家在魯之
 兗州城南之地而近於鄒西北有繹山即古邾子之國至戰
 國滕文公卜丘之處故知孟子居鄒矣

問孟子游齊梁之事而史記通鑑所載不同當據何者為是
 對曰當據通鑑綱目所記言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
 為是考之孟子本書亦皆有次第可知矣
 問不果所言之果字何訓釋也 對曰愚按伯父雲泉云果猶

一頁五三二 丹黃參日年三書第 頁二下

依也謂齊之君以孟子之言為迂闊而不實故不依孟子之所言也

問是以所如者不合之如字何謂也 對曰愚亦常疑此字難

解既而考之東萊所述古史此如字誤矣乃好註字也其言

是以所好者不合而於理通矣

問孟子通五經然趙氏何以獨言尤長於詩書史記何以獨言

序詩書仲尼之意歟 對曰趙氏之言尹氏辨之明矣但

序詩書之說考之東萊古史而言序諸書述仲尼之意由此

擬之詩字亦誤矣

問孟子篇首先自叙其出處者何也 對曰當時惠王以重幣

招賢故孟子適梁而應其禮之招以記先游梁而後至齊見

宣王之次第可考蓋君子之出處無他特欲行其道故也

問孟子見梁惠王之見字何音也 對曰當音現下見上曰見

法兩相見曰見然當時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受

聘至梁則有臣見君之禮非兩相見也

問孟子見梁惠王而公孫丑陳代乃發不見諸侯之問何也

對曰孟子嘗言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辭之世

柳開門而不內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由是觀之君

以禮來見則自當見之所不見者其交不以道其接不以禮

史記謂惠王卑禮厚幣以聘孟子而孟子至梁也

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不見諸侯

者不先往見也見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

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王之禮故

所居之國而未仕焉則其君必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

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幣先焉然後往答其聘之

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問孟子不見諸侯而見齊梁之君然惠王以禮幣招之而往况

宣王未嘗招之而亦往何也 對曰孟子見齊宣王事始未

具載其書如孟子將朝王一段必始見之禮陳義如此君子

豈容苟合而易進者耶是時惟宣王能知尊孟子禮之以賓

師之位未幾便致為臣而歸可見於他國多不合矣

問魏既稱梁又稱晉何也 對曰按趙氏惠云魏之先文王子

畢公高之後也晉獻公以魏燭也封畢萬為大夫後從其

國名為魏氏按通鑑綱目記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康為諸侯即魏文侯也文侯率子

武侯擊立至登封魏稱王都於大梁矣

問何以謚曰惠 對曰按史記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也

問惠王都大梁在於何也 對曰按趙氏云魏初都安邑在漢

河東郡安邑縣古號鳴條今屬山西平陽府蒲州安邑是也

至惠王徙都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古號汴州今屬河南

開封府陳留縣是也按仁山金氏云周顯王二十九年辛巳

秦孝公將衛鞅大破魏軍惠王恐以其地界迫於秦不可都

遣使割西河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故徙都大梁

矣事詳見史記魏世家與商君傳

問孟子初見王而稱之為叟然不知孟子游梁時年壽幾何可

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慈溪黃氏云史記惠王三十五年乙

酉時孟子始至梁年幾六十矣故惠王稱之以叟註云長老

之稱也至游事齊宣王方杖屨之時而孟子年已七十四五

故又於齊而道不行遂有致為臣而歸之言矣

問惠王利國之問意謂賢者必有益於國而孟子非之者何也

對曰戰國之君只知有富國強兵之術而不知有仁義故

惠王以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而孟子斷斷只說仁義更

不向利上去始發擢聖人大中至正仁義之道而若程子所謂

本寒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是也

問孟子既以何必曰利而答意主利國之問矣然又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何也 對曰所謂利國者蓋富國強兵之類而志於富強必害仁義所謂周于利者耕桑雞犬無失其時而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故無凶年之害此仁義中之利故謂之王道大抵利國者以國言之則不可有周于利者以民言之則不可無也

問孟子仁義之言亦有所受歟 對曰按史記云初孟子師子思時嘗問牧民之道於子思何者為先子思曰先利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民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由此推之則知孟子仁義之言有自來矣蓋孟子之所言者仁義之利也而意主之所問者富強之利也

問人之所以為性者有五而孟子獨舉仁義言之何也 對曰按宋子云天地所以生物不遺乎陰陽五行而君實陰陽也木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之性言之則水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矣以健順五行之性言之則信亦無不在矣又云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蓋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

問以義則對於利而又言仁何也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孟子本是分義利對言然必曰仁者非仁做不得義出也

問論語之為仁而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之仁而集註先言心之德何也 對曰愛之理以仁之用而言心之德以仁之體而言論語言孝弟之至情故由用以達體孟子明仁義之大道故由體以該用而集註交互言之蓋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故集註立言至精密如此矣按疊山謝氏云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之孟子仁人心也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語註先言愛而孟子註先言心直得孔孟之要旨也

問仁者心之德是包四者之德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歟 對曰按朱子云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事條萬緒各有所宜必說楊子言義以宜之輔子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之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斧相似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也

問仁兼義言者是言其體專言者是兼體用而言歟 對曰按朱子云仁對義為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

問孟子言仁義亦可分體用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仁專言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之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

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為用而理則體也朱子又推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間之物體靜用動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

問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本註云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旨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厥此然亦可得聞其一二章之詳歟

對曰孟子文法多以主意立綱領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然後結之熟讀自可見如後章言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皆如此矣此後當以此法觀之而不必一一提撥也

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之亦與亦有仁義之亦其訓釋同歟異歟

對曰愚聞於伯父雲泉嘗云前亦字當訓為必後亦字當訓為且以此推之微有不同矣

問苟為後義之苟字亦何訓釋也

對曰愚聞伯父云苟字當訓為若考之本註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可證矣

問本註言畿內何也

對曰天子所都畿內邦畿之地也

問采地何謂也

對曰按魯齊王氏云因官食地故曰采地謂俸祿米所收之地也

問出車千乘之說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朱子云車乘之說據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况孟子當時亦只是大槩言之九此等數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如馬氏言八百家出車一乘是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當春秋戰國之時皆號千乘之國按項氏安世云舊說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九七十五人除五長計外大率皆三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

是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後卒師軍之兵自無所組織不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

問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何謂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以制地定法而言之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而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二而得百乘故謂之十分而取其一分亦不為不多矣

問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莫是解不奪不奪歟

對曰固是按慶源輔氏云集註發明不奪不奪奪取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

問此章首末兼言仁義而中單言義者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仁有溫和慈愛之意義有斷制裁割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蓋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者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矣

問集註言仁義未嘗不利何也

對曰按新安程氏云仁義乃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而不得其所者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正謂此爾

問自親戴於己何也

對曰親依也戴歸也言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然依歸於己也按慶源輔氏云仁義之心之固有仁者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與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特外求而勉強為之也

問此以仁施於親而以義施於君何也

對曰按雲泉胡氏云

人性有五而仁義為先人倫有五而君親為先所以孟子獨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揚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

問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即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歟 對曰按新安倪氏云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是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是也下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有自然之利乎

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何謂歟 對曰

按新安程氏云根者如草木之根於地也曰固有者又見其非可移彼以植此氣聚乎此則理命乎此未有此氣而先有此理也人人具足物物圓成故曰天理之公也

問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亦何謂歟 對曰按慶源輔氏云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偏設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

問情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何謂也 對曰此發明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意即順理則裕矣蓋循天理者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己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也

問循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何謂也 對曰此發明有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之意即從欲惟危矣蓋徇人欲者

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害已隨之也

問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何也 對曰毫釐之差乃公私之間而始則近矣千里之謬乃治亂之幾而終則遠矣

問造端託始者何也 對曰造作也端緒也託寄也始首也此孟子之書所以造作其仁義之端緒而託寄於七篇之首也

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於何歟 對曰按覽軒蔡氏云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曰利之辭見孟子語意最廣斬釘截鐵斷斷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

問集註之言真深切歟 對曰集註之辭其意精深其語簡潔渾然猶經至深切矣按雲峯胡氏云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說言天下一切人都把利害對利害事上只見得利害

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利便自無爭事之憂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也

問孟子有功於聖門莫只在於仁義之說歟 對曰固是按仁山金氏云自周衰以至戰國之世惟知利之一字故紛亂至此孟子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首雖掃除此一字方可說其他事理孟子功不在禹下者即此類也但所以行仁義之事情惠王不能再問下諸章詳之

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 對曰按朱子云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

問何以謂之太史公也 對曰按集註記云司馬名談為太史令其子坦尊其父故謂之公迂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諸

門人龍請公為山西平陽府絳州絳縣龍谷水是也

問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然此為七篇之首章而言至何也 對曰此至字非至到之至乃至及之至也

問程子言君子未嘗不欲利但等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莫是仁義中有利歟 對曰然按慶

源輔氏云利者民生所不可無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

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也

問龜山楊氏云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而利莫大於此歟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

九事不可先有箇利心總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

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箇仁義之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

阻也按東陽許氏云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

利物之事然利物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問程子言按本塞源此四字出春秋左而救其弊者何謂也 對曰利譬木必按其木之根本使之則不復生利譬水必塞

其水之源流使之則不復流曰本曰源皆指其利心而言利心若既按塞其本源則弑奪之禍息而治道行也孟子之書

首格君心之非掃去利之一字真嚴切矣 對曰所謂說雖殊

問程子言按本塞源朱子言造端託始何歟 對曰所謂說雖殊其理則一按本塞源者所以救夫當時流弊之極也造端託

始者所以謹天學之心術之初也

問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為主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何必曰利所以遏人欲也亦有仁義而已矣所以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其章旨者

○愚按聖賢著書立言所以垂世立教而孟子於七篇之中嚴義利之辨者所以謹治亂之幾於心術之初且仁義之利

出於自然求利之害乃其必然故程子所謂按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乃公天下之心也蓋堯舜之禪授非要名

也成治道也湯武之放伐非求利也成治道也孔孟之辨王伯非私毀譽也明治道也達而成治道窮而明治道無非公

天下之心也况義利之辨為治亂之關者乎論此章以下及重出

問梁惠王曰上之樂可與王樂也下之樂可與王樂也何以異 對曰惠王之樂也下宜王方其願為樂之時蓋有矜誇之意而宜王則疑賢者之不肯有此樂為愈矣故孟子之對惠王告之以獨樂而不得其樂未言夏樂之事所以警其驕情也而對宣王則陳義以擴其心志所以引而進之也然大意皆言當與民同樂而已

問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之加字何訓釋歟 對曰加者猶甚也惠王言鄰近國君之人民不聞有怨其君而他適者戶數分外至於甚少以我寡德之人之民不見有近悅而遠來者戶數分外至於甚多何也蓋惠王發此以問於孟子意欲歸罪於歲矣

問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亦何訓釋歟 對曰愚聞諸師友所解不一惟問伯父嘗云其子弟是皆鄰國之民其父母是指鄰國之君也而言信實誠能行此

上文五者之政而使天下無不悅之則鄰近邦國之人民百姓皆仰望之吾君若以赤子之慕於父母一般矣言能行王政之國君統率其鄰國之子弟而攻伐其鄰國暴虐之父母以歸於我國王政之主矣蓋率子弟而攻父母者自從上古有生人民以來至於今未有能以此救濟者也此二句下文之意可見矣果能如此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自然無敵敵於天下九無敵於天下者乃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乃天吏云乎哉且吾君既為天吏而無敵於天下然而如此而不能王治天下者自昔未有之有此理蓋為天吏者以其有天德也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也據此所釋一段辭意義理尤為貫備

問書云無我則后虐我則惟既為暴虐何以謂之父母乎

曰此孟子以兩國之君譬言也雖有一能行王政一不能行王政豈有君之稱君而為暴虐乎如孟子所謂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亦稱父母矣况此段以子弟對父母言之則可知為鄰國之父母又奚疑哉

問昔者先聖設門人以有子之言行氣象類聖人欲以所事聖人之禮事之然不知有子之所學果何如也 對曰按慈溪黃氏云曾子以聖人非有子可繼而止之且夫子聖人自生民以來未有也宜非有子之所可繼而非故既有子也然有子雖不足以比聖人而聖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及有子可知矣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詔升從祀以補十哲眾議必有子也當時祭酒為書易詆有子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聖人未嘗深許子張也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子者而子張之未能知有子昭昭矣况子張有靈回顧有子恐不

自安其位次耳江漢秋陽之喻蓋曾子其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非可擬之故也

問美子不來之來字據吳氏程云言不必來似孟子止夷子之辭其釋如何 對曰其說亦好但以如此解之細玩必字誠為孟子有止拒夷子之辭愚聞伯父嘗訓此一段而言有治墨翟之道者姓夷名之因孟子之門人姓徐名辟者而來求見於孟子孟子乃謂徐辟之言曰吾實國所願欲見於夷子矣但今吾尚有疾病若待吾疾病而愈好之時我且自往去而見於夷子於是徐辟以其師孟子之言告於夷子而夷子不來見矣此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據此所釋似更寬平而無止拒且接下文他日又求見之意理尤相貫况聖賢豈有拒人來見之乎

問孟子距揚墨及夷之求見則曰吾公則可以見矣何也

曰闢異端使知彼說之為邪而正其害道之非見夷之使知正道之可反而啟其遷善之機故曰歸斯受之而已况孟子豈塞其向道之途哉宜乎夷之撫然為聞曰命之矣

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然仁固是道不仁亦可謂之道乎 對曰有仁之道有不仁之道按朱子云譬焉說有大路有小路何疑之有按慶源輔氏云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緣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問孟子嘗謂夫道一而已矣而又曰道二何也 對曰道二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所謂夫道一而已矣 問詩亡然後春秋作抑都以下多春秋時詩而曰詩亡何也 對曰詩亡謂周室東遷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

者之詩亡矣聖人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所以繼雅也

問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制而與周禮不同何也 對曰按慈

溪黃氏云集註與周禮主制不同而之說實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於周之末其說已不得聞漢文帝時始作王制果何為而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刻款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也

問盡心篇末止是孟子叙道統之傳欤 對曰固是自昔聖賢以來相承有以於萬世孟子平生循道之切自任之剛毅皆自此來烏黎韓子得此而作原道伊川程子明此而作明道序矣

問夫子乃生知之聖非必闡前聖之道而後得之而曰闡而知

之何也 對曰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

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必以前聖為師如子思所謂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是聖人闡而知之矣

問道統之叙至孟子而始著欤 對曰然中行之道惟聖者能

之故雖顏子具體而其學猶無傳蓋道統之傳者必在於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二傳而至於孟子遂能傳先聖而闡揚

墨明正道而黜勸功卓然有以於萬世嗚呼至矣盛哉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一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啟軒 黎清 謹正

中庸總論訂疑

問中庸章句序何謂也 對曰中庸者子思所作之書名謂之中者是天地陰陽之正理而人得之以為心也而謂之庸者是亘古今不易之平常也章句者朱子定中庸之旨以其義之斷者列為一章辭之斷者分為一句而釋之序者指端緒也所以序次中庸著作之端緒及前後聖賢之傳受而冠其一書之首云

問子思作是書然始終莫只是說中庸乎 對曰然則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故聖人傳授之以為心法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吾夫子其傳授焉故子思手授道學之失其傳之真而作也

問中庸何以知為子思作欤 對曰他無可考據惟按闕里諸

系及孔叢子等書皆云子思道術居宋作中庸四十九篇於

十三篇以授孟子常教諸徒數百人以此推之必是子思所作無疑矣

問子思作中庸在於周之何年 對曰按三山陳氏云周威烈

王十七年壬申即魯穆公之元年魯事子思乃子思作中庸之年也

問中庸字於六經中亦有說欤 對曰書經庸字多訓用或訓功

惟夫子繫易之辭如庸言庸行即訓為常也

問子思何以作是書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周禮三代之隆

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天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而憂異端之得

以肆其說所以真道學之不得其傳而作中書矣

問序既曰道學而又曰道統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中庸

專言道故起有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

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吾夫子之時他無聖人在位

則道統自在吾夫子九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

字矣

問繼天立極何謂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天道流行無物不

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

標準故繼續上天之道而下為人立法矣

問道統二字見於何書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只見於朱子中

庸序而提起說得如此端的雖韓昌黎累及之亦只是虛其

文而已蓋傳之一字乃中庸序之骨子矣而三代道統只

在後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一向東定若吾夫子則雖

不得其位以後而世變日降道統在下自此叙先聖之門一

派道統之傳也

問論語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莫正是堯之心法傳於舜歟

對曰固是按魯齋王氏以為舜與之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

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法也

問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何也 對曰按

朱子云中只是一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

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

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

故恁地說按魯齋胡氏云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

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夫

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

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

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為聖爾况中無定

體倘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

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

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之告門人必由忠恕而

達於一貫也

問虛靈知覺何謂也 對曰按勿齋程氏云虛靈心之體知覺

心之用格庵趙氏云知者是識其所當然覺者是悟其所以

然也

問人心道心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

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也

問形氣是耳目口鼻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歟 對曰按

朱子云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

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飢飽寒煖按此陳氏云

禮記中則謂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無與焉

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又云形氣非

皆不善只是靠他不得但要以道心為主

問形氣與道心如何 對曰按西山蔡氏云形氣之有善皆自

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

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

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於波濤亦無

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物乃形氣而則乃理也按東

陽許氏云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矣

問前言虛靈知覺此單言知覺者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

前言虛靈知覺總以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為知覺者

專以心之用而言也體用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

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理

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靈也

問危微二者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

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

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

問微而言妙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微只是隱微之微故

難見今添妙字是襯貼微字說也

問上智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身軀上發出來底故雖聖

人不能無人心如飲食男女之類是也故雖小人不能無道

心如惻隱辭讓之類是也

問前言形氣之私此但言形前言性命之正此但言性何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上文曰形氣之私此但曰形蓋氣在天

而人得之以成形故言形而不必言氣也上文曰性命之正

此但曰性蓋命在天而人稟之以成性故言性而不必言命

也又云氣以成形是之謂人而理亦賦焉是之謂道蓋非人

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

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

之得其正道心也故朱子云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而發

之有危微者實非有兩心也

問危者愈危微者愈微何也 對曰此言人心之危則愈危而

流於惡矣道心之微則愈微而幾於無矣按朱子云人心之

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

問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想到此只全是人心之危

故朱子拾把公字與私字而對說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

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

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

理之公對 說私字方是不好耳

問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雜

是如新安陳氏所謂要分別二者界分明不相混雜守

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感動之歟 對曰固是如此按朱子

云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又云惟精是要揀得精

惟一是要常守得今人固有初揀得精後來被誘欲牽引從人

心去所以又貴於惟一按陳氏云本心之正便是道心按雲

峯胡氏云孟子言利與善之間所謂問者猶易剖析此所謂

二者之間混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

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

具焉此二句出伊川十八歲時作頤子好學論內真指其未

發未發便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

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專一

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雜也按東陽許氏云精則

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以纖毫之際

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

致知之功辨別衆理明至善審察後可精其動處也私字是

就形氣上來善既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為一人之私故

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已所以易流於欲下當與公字對却用

正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

正則公意自在其中而正字於已最切

問人心可以無否 對曰按朱子云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

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節制方可如此人心皆道心也

問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危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之虞慎也 對曰固是如此按朱子云聖人全是道心主

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 故曰惟聖罔念作

狂又云精是別此二者一守之固也。顏子擇乎中庸便
是精得一善而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
在之先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

問危者安微者著何謂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人心本危能
收斂入未則危者安矣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矣
蓋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
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
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按朱子云不待擇於無過
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

問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何謂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中
之一字是聖聖相傳之道莫有加於此也精一二字是聖聖
相傳之學亦莫有加於此也

問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如何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此學字
是應酬道學字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
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
耳則子思所憂言專指夫子之教哉

問夫子之功於堯舜何所擬歟 對曰孟子述宰我之言以
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按慶源輔氏云當時若無夫子
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推之則可知矣按雲峯胡氏云未
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
終發之則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
武聖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
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
堯舜可知矣

問夫子以前傳道統者如何夫子以後傳道統者如何 對曰
按雲峯胡氏云天子以前傳道統者豈得君師之位而斯道

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天子之道者
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

問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亦有所擬歟 對曰按新安陳氏
云博文與擇乎中庸是顏子之精也約禮與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勿失是顏子之一也格物致知是曾子之精也誠意
正心是曾子之一也

問天命率性何以謂之道心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上文言
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
謂也按雲峯胡氏云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
已發時此心合乎理也

問擇善固執何以謂之精一也 對曰按朱子云擇善即惟精
固執即惟一也

問君子時中何以誠之執中也 對曰按朱子云時中是無
不及之中執中亦然按雲峯胡氏云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
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乃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
不合乎時乃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也按東陽許氏云
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執者守
之一也時中者即中也惟君子為能執之

問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與與也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何謂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
精密隱微之理明言其綱維盡言其蘊奧此可見其憂之深
言之切慮之遠說之詳也

問自是而又再傳何謂也 對曰按格庵趙
氏云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是原於天命之性也

字與綱維然孟子七篇之書何處見之 對曰按格庵趙
氏云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是原於天命之性也

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即致和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及明善誠身之言其義本出於中庸所以推明是書者尤足以見其淵源之所自也

問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何歟 對曰按新公陳氏云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傳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此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也

問異端何以則也 近理而大亂其真者正欵 對曰按朱子云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近理而大亂其真處始得按陳氏云近理而大亂其真是言其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他

問上言異端下言老佛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異端至多如揚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也為其近理所以大亂吾聖道之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為他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而易見也然而老子之道德非吾聖賢所言之道德佛氏之心性非吾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倘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其所以從又焉得而辨之乎

問老佛異端之道如何 對曰朱子嘗謂明人有言老佛之道不待深辨而自明他發了三綱五常之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問朱子謂程子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而不言統者何也 對曰按魯齋程氏云朱子於孟子言一統字於二程改一統字即斯道之統緒故少遜以承之是謂法度之文蓋程子乃本朝人也

問上既言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而下復言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嘗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故如此云

問要領者何謂也 對曰指要綱領乃是總會之處也 問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何如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章句集畧或問三書說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乎即之解而脈絡却相貫穿如雲漢文云中庸一書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者謂綱維細者謂

蘊奧諸說之同異以下專言或問按古遺韓氏云讀大學而不知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則其人未嘗讀大學也讀中庸而不知其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也

問支分節解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魯齋王氏嘗問朱子云是書當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之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篇章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其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朱子又云中庸當分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

中庸當分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

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
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從中首章之義此所
謂支分節解並可見矣

問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亦可得聞其詳燉 對曰按
魯齋王氏云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懼慎獨分屬致中
致和君子不中中庸遊世不見知分屬索隱行性不能半途
而廢之類餘可以類推之其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為一
篇之樞紐智仁勇為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
以四支言其畧發為二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
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
之大十六章乃蕪蕪德包大小二十章乃包費德蕪大小皆
是也

問而九諸說之同異得失可得聞與 對曰朱子會集諸儒同

異得失之言備載論辨於或問中矣

問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何也 對曰此朱子之謙辭然雖謙
辭不敢與道統之傳實有不容其辭之謙者矣

問行遠升高即中庸行遠必自邇升高必自卑之意燉 對曰

固是朱子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其辭意尤切按雲峯胡氏
云中庸一書言天理處雖若至而至遠中間說人事未嘗不
自下升高自邇行遠之工夫故朱子序以為行遠升高之一
助也

問中庸序亦當分為幾節燉 對曰按天台吳氏云中庸序當
分作三大節看自序首至於則天下之理宜有以加於此哉
為第一節推原中庸道學之傳本三聖授受之心法而心之
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
於動靜云為無過不及之蓋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

而子思傳心之要其原實出於此自自是以來至於則彌近
理而大亂真矣為第二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聖聖相
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懼失其真而更互演繹作為此
書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說盛而又亂其真一書精要尤在
於此自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至於序末為第三節言程子
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己得折衷眾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
以繼往聖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
者焉

問各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
者固不同矣朱子乃合而言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中一

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
程子所謂在中之義在中是言在稟而道理未動時無過不及者
在中而中矣非以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

子所謂中之道也道之用而行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

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

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

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

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

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

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

於一事之中亦未有所偏倚也按新安陳氏云此以不偏不

然其非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
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
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
而實相為体用此於各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又
云未發之中是体已發之中是用按格齋趙氏云未發之中

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無過不及字及後所來此事會當如此彼事合當知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矣問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生子以為平常何也對曰按朱子云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更評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譬之飲食五穀是常得自不可謂高士然不可易也漢陳氏云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是包得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變若濳與之學人亦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平常不易本意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安陳氏云及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為對君子中庸小人而無忌憚者是反中庸也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法夫鉅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

問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對曰按朱子云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其高遠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污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又云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為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也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對曰按朱子云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是常事如伊川所說經權字合當權處便即是經也問子思既以中庸名篇而首章知言中和何也對曰按朱子

云名篇本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又云中和之中其義雖精乃古人所難言之中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以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又云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按廣平游氏云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按北溪陳氏云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朱子必合內外而言之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問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何謂也對曰按新安陳氏云不偏不倚是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是時中之中

以事論者中之用也按雲峯胡氏云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然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之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而言以釋名篇之義又云不偏不倚本程子之意無過不及本呂氏之意故朱子合而言之矣按鄒陽朱氏云未發之中即湯浩所謂上帝降衷劉子所謂天地之中也時中之中即三聖相傳之執中也問平常何謂也對曰按朱子云只是依本分不為恠異之事按北溪陳氏云朱子解中庸章章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日用平常之道理平常與莊子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恠異是人所不曾見然見之便是恠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惟平常故萬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

服而不可感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不易之義自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只可供一時之美終不可以為常若常常用之必生厭心矣按東陽許氏云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之以為各篇按吳氏程云書以中名首三句便合中義性者不偏不倚乃在中之中也道者無過不及乃時中之中也教者以過不及之失中而裁導之使歸於中也是皆所以為平常之理也

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目歟對曰按朱子云固是緊要在正字定字上正字應不偏定字應不易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為不見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按東陽許氏云程子言不偏之謂中固其舉動靜本然之體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之用又云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是釋中庸之義矣

問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何謂也對曰按朱子云始言一理指天命之謂性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誠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達道達德之類及祭祀鬼神許多事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也亦有漸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皆是實學也按雲峯胡氏云中庸全體大用之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故之則彌六合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是寂然不動天下之事心之體也此書乃孔門傳授之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按東陽許氏云始言一理者首章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復合為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

究其極而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按古遺韓氏云始言一理無極而太極萬物體統一太極也中散為萬事一物一太極也末復合為一理太極本無極也愚按中庸一書之義淵源之論出於朱子之序始終大要盡於程子此百餘言矣蓋正道即所謂大本也定理即所謂達道也傳授心法即所謂人心道心也故之則彌備六合即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焉卷之則退藏於密即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意味真無窮盡皆實理之學也

問天命之謂性何也對曰此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而人受之以為性也是故以一本於天言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元亨利貞是也然天非元亨利貞則不能行乎四時而分陰陽五行以生萬物矣以皆備於我言受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仁義禮智是也然人非仁義禮智則不能充乎四

端而配健順五常以制萬事矣故在上天謂之命在人物謂之性然性與命亦非二物密天人之一理而特殊其名以別耳蓋人在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也按北溪陳氏云性命只是一箇道理若不分看則不分曉若不合看則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矣問率性之謂道何也對曰按朱子云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如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禮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智之性則自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各有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道之

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以得乎夫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虛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之謂率性而去其所本無之謂利欲皆其所以至難空寂無端而從其所甚易去聲謂吾道之數而九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本乎日用常行而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為教矣由是以徃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謂之教知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特守推行之力謂之教行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又云因其所固有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後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着這一箇物性也按西山真氏云朱子

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其真妄是非不待辨而明矣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亦有約說數對曰按朱子云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即天命之謂性也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即率性之謂道也按格庵趙氏云天之賦與者周流而不已斯謂之命也人之稟受者該全而不偏斯謂之性也問天道與天命如何對曰以天道言之元亨利貞天之性也生長收藏天之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天之心也以天命言之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人之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按程子云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此謂也又云言天之

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云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問首章性教與二十一章性教同與異歟對曰首章言性者人物所同得於天以生之理也教者聖人品節人物所當行之道以為法於天下也後章言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也教者聖人之學由教而入也蓋首章性教合人物而言之是舉其體統也後章性教別聖賢而言之是序其品第也舉其體統以見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序其品第以見天道入道之所以分此朱子所謂畧有不同矣然天之所賦而人得之以生之理聖人則全其所賦而有之聖人品節人物所當行之道賢者則遵其所品節之教而修之此朱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問性教三句體用何所分也對曰按魯齋王氏云此書皆

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章句人之所以為人朱子特以人字換性字最有力蓋前性字是兼人物說此下只說人不說物故此也問首三句之旨大意如何對曰天命之性是從本原上說率性之道是就本原中分別條理修道之教是聖人就條理中裁制以教人蓋性道教三者為中庸一書之綱領矣故朱子有云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萬化之大根本皆從此出學者若能體察方見得聖人教人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而用力也問命朱子釋之猶令何也對曰按朱子云命者如朝廷差除又云命者猶諸勅也按此溪潭氏云命者如尊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

那物又生那物便似分付命令與他一般也

問不曰命即令而曰猶令是則命與令亦有微說歟 對曰考

諸先儒雖未有明言按愚推之在天謂之命付與人物謂之

令如王言如絲則天之命其出如綸即天之令然命者天道

之渾然令者天道之察然是故命之與令亦猶道之與理蓋

令自命中之所出而察亦自道中之所出道是總括之名理

是道中之條目所以朱子本曰即令而曰猶令可見其意之

深切矣

問天道之渾然察然何謂歟 對曰渾然者元亨利貞是也察

然者生長收藏是也渾然則不可見而察然則可見矣

問天固是上天之天要詳之即理是也然六如何而命於人物

歟 對曰按北溪陳氏云蓋藉乎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

以生萬物然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便是上天

命令之也又云本只是一氣分來便有陰陽又分來有五行

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不止是氣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理

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命即流行而付與

於萬物焉

問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歟 對曰按朱子云有

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面在人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按

北溪陳氏云性是泛之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謂理是在我所

獨有之謂故以理釋性也

問子思孟子之言性同歟異歟 對曰按章句所謂氣以成形

而理亦賦焉是兼本原稟賦論之若不兼言則說本性之道

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蓋以本原言之

即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子思所謂是也以稟賦言之則有是

氣而後理隨以具孟子所謂是也以氣言則人物所稟不同

以理言則天命所賦不異故性品則一而氣品有三章句所

謂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是也故程子云論性不論氣則不

備論氣不論性則不明至哉言矣

問性品則一而氣品有三何也 對曰性品則一仁義禮智是

也氣品有三上中下是也蓋上品清明之氣無物欲之累性

分所有非有增益則為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是也中品

清明之氣未為絕全不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篤

信力行可為聖人如顏曾閔冉是也下品昏濁之氣又為物

欲所蔽而不能去自暴自棄則為愚不肖如丹朱商均也是

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本無二也

問天命與氣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天命之與氣亦相交同總

有天命使有此氣而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

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顯

放天命之性本末未嘗有偏但人之氣質所稟却有偏歟又

云天命之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天命之性不雜氣稟

而言是專言理矣又云自天所賦與萬物而言之謂之命以

人物所稟受於天而言之謂之性也

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歟 對曰按朱子云五行乃

五常健順乃陰陽既有陰陽須添健順二字始得蓋健順之

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

禮健而義智順也

問上文以性道教三者之並言而此獨言道何也 對曰上文

性道教之三言為一書之綱領蓋性為道之體教為道之用

故子思於此獨提一道字以該性教而發明中庸一書之大

義後章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由此而發矣

問此段如何為靜時之涵養 對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是

靜

動

時之涵養也

問不睹不聞此是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然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慎之心何處着落 對曰不睹不聞此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當其未發之間此心之體已具萬用而戒慎恐懼者只是常常照管持守而已所謂常惺惺法也

同上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而此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 對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靜時涵養緊切工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動時省察緊切工夫戒慎是釋須臾二字慎獨是釋隱微二字故朱子云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俱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以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是故與故字便見兩段工夫緊切之處矣

問此段如何為動時之省察 對曰既感物時便有人欲是動時之省察只看兩段存天理之本然與過人欲之將萌便見章句深切處

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 對曰喜怒哀樂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形象可見及其既發則見有中節與不中節而惟中節則為和譬如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不得謂之和矣

問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蓋心乃一身之主宰為天人之感而不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是一箇字故性情皆從心中發見也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 對曰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即能盡天地位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即能盡萬物育能盡此二者則修德之教亦在其中由我而立也

問章句之精之何謂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新安陳氏云叔敏近裏實平約審察幾微實乎精一字下得尤不為

問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何謂也 對曰吾之心正即天君安泰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即四體舒悅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初非有待於性情之外也

問費隱之說何也 對曰道之體用猶木之有本根與枝葉也非本根則枝葉無自而生非枝葉則本根無自而見蓋枝葉之生於外者費也本根之藏於內者隱也故道之在於天下亦然以其在人者而言之則隱修惡辭讓是非用之費也仁義禮智體之隱也以其在天者而言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用之費也元亨利貞體之隱也費即率性之道隱即天命之性矣

問程子之教人先大學而後論語又且不及乎中庸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大學之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語應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

是以大學之書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語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著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自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大學而後論語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及之豈不又以為論語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此學無以提挈綱領而論語之精微不察之於論語無以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

論語之精微不察之於論語無以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

趣然不命其於中庸則又何以達於大本經論於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不可不先於小學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移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一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二

後學 臨川 黎溫 黎清 騰正
後學 臨川 微軒 黎清 騰正

附錄朱子讀小學內書法未
兼論以讀諸經而及於傳註

朱子曰程子云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心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又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說說推感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教口難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

又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那箇是做人底樣子

又曰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

得漸長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詞重百方措置思慮及以害心

又曰古之人於小學自能食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賢質已自有三分了如大學只出冷光彩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攪而今地頭便倒住立定脚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根做去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當從現在割住硬在做去

又曰蓋吾聞之教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敬爲說焉

又曰程子云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又曰古之學者有小學有大學其道則一而已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便就上面講究委曲所以事君事親等事是如何

又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

又曰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自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點化出此精采

又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致學便只理會窮理格物致知之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

了却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其御如禮樂射與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此禮文制度又干自家已身其事

又曰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遠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子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大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

又曰人無英氣固安於中庸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皆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

又曰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大抵聖賢開示後人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又曰小學之道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又曰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

又曰陸子壽曾言古者教小兒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掃應對進退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也

又曰小學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

或問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為萬事之根本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為始則知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又問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或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朱子曰然自小學不傳程子却是講補一敬字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一敬字然

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錯做到聖人田地也

只是放下這敬字不得如堯舜也只是始終一箇敬

或問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朱子曰相兼看

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制度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

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或問其自幼既失小學之序矣請授大學何如朱子曰授大學

也須先看小學書只消旬日工夫

或問明倫篇首內則云子事父母本註云孫事祖父母同蓋諸

父諸母親同服同而不及之者何哉朱子曰諸父異宮非可

以偏指而定省之耳若果如此則將有不得專事乎父母矣

此愛敬之等差也

或問九容九思如何朱子曰即此是涵養本原若這裏不是涵

養更將甚物涵養

或問嘉言篇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不知何以得在腔子裏朱

子曰敬便在腔子裏矣

李周翰請教學嘆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朱子曰這須是自

見得其所編小學公宜仔細去看也有古人說話也有今人

說話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小涵養好了所以因說至善

家曾卿請讀何書朱子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

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

處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陳才卿以右手撓涼衫左袖口偏於一傍朱子曰爾昨夜說手

容恭今日却如此才卿赧然急以手撓躬於前曰忘了先生

之教朱子曰急已之學安有忘耶向徐節孝初見胡安定既

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直

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游佛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朱子曰其中

極有難行處游佛曰若愛敬與其為一自無難行朱子曰此

便是愛敬底尺度須要把去量度方是見得那愛敬處

陳安卿問小學善行篇實明倫似少朋友條何也朱子曰當時

是衆編類來倘缺此爾又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閤內言不出

於閤一段何不編入小學朱子曰似此滿漢固多

右論讀小學九三十二條

朱子曰大學語聖中庸四書道理燦然果下工夫句句字字涵

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只怕人不下工夫若果看此書透徹他書可一見而決矣某

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右首一條總論讀四書之法

朱子曰龜山云大學一書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

令初學者讀之

又曰大學一書是箇治國平天下腔子却將語孟六經填教他

實故曰致知格物以明辨之正心誠意以篤行之中庸一書

自誠而明天道也聖人之道也自明而誠自強不息以體天

也終日聖學以學聖人也俱有等級不可躐等故大學為四

代知行之學自格致誠正以造於絜矩之平經世之綱領也

中庸為三聖傳心之學自戒懼謹獨以造於聲臭之無希夫

之大業也

又曰今日且熟讀大學作問架却以他書填補去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須從頭逐句理會

到不通處却看或問

又曰人只說其解大學不畧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

為學只爭箇首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學亦不解致思

他若肯回這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

又曰其一生只看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告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其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又曰看大學自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及後尋究待他決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却不妨

又曰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其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着十分工夫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

第三項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然通貫他書自若不得多工夫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中庸章句改定處甚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或考或問更自思索為嘉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

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朱子曰其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疑却反被這箇生出疑又曰大學修改章句三四十日日夜工夫不肯輕下皆有深意寓乎其間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實如他論格物自家須去格物後填教他實着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

又曰讀大學宜在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何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閑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事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又曰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看大學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只統說以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致却先須格物

又曰看大學固是着章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子之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好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

又曰讀大學初間也只是如此讀後來也只是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得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如此做自不得

又曰看大學俟見大旨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

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
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
直待不必思索時此意常在心勿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
段曉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
力時便漸得力也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而今有解註覺
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

又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直接現成底熟就裏面
沉潛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或問大學中庸之別如何朱子曰如讀中庸義理只是致知
之工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是中何置說到聖而不
可知之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
平底事

又曰大學是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
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

又曰大學中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
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上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
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闢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亦不易
窮也

又曰大學章句次序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
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爾

又曰大學中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
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粘必於或問詳之
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

又曰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
可及中庸

或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
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大學是為學綱目先讀大學已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通
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之事此是誠意
正心之事此是脩身之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又曰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仔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
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跡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
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又曰大學稍通方要讀語孟朱子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着
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
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能讀此書功深則博矣

又曰大學之中不言性故其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之中不言心
故其於序言心詳焉

又曰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之極處

又曰程子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
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
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又曰讀四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
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聖人之微妙

右論讀大學九三十七條

朱子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
燕閑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一章或千百言反
復辨論雖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意
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
掌之間矣

又曰語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仔細玩味以身體

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

又曰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中言語須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

又曰二書若更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只看得數段或一二段耳

又曰讀書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

又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初不以爲然看來亦只是如此蓋論語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孟肚裏裏透過孔孟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孟

又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大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論語之言肯意精微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又曰論語一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孟子一書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操存涵養所以制乎外也體驗擴充所以反乎內也內外交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進修之道於是乎得矣

又曰讀論語須要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疑及古人聖門弟子如子夏問以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乎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樂皇陶伊尹而不仁者遠矣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有疑又曰論語讀著越見意思深窮今日讀得些意思若明日讀又更長得些意思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朱子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只是一理須是看得透徹其他道理皆通也

又曰書以熟讀然後意義可見如語孟所載凡修身治人之道悉備矣切己者謂實體之於身心而見於行也若作一場話說則入耳出口亦虛言而已須是熟讀玩味以身體之則有益矣

又曰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着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又曰孔子言記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此子參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句孔子初不曾着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無限道理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擲事就實說盡無限言語方說得出來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

又曰孔子之言大槩使人優游厭飲涵泳諷味孟子之言大槩須是要人探索方討反已自求故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

又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若不是自己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所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孟子死不得其傳焉

又曰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教人較費力孟子教人必要充廣孔子教人更有下手處

又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且如老蘇軾只讀此二書便翻得許多文字出來譬如攻城四面卒壯只消攻得

面破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古者若先熟讀得諸書

一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細熟便見

又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管子述孔子之說皆

是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

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

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或問看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

學者之用功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人欲之妄朱子曰

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毫不

盡也

或問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為要朱子曰須要將一

部論語粗粗細細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

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集

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咀嚼過

或問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朱子曰不然且如論語

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

可謂甚切

又曰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着力去看緊要底便

是博擇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甚多矣聖賢

言語粗說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

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

碍處

又曰人統只將語孟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

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爾

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寒澁豈復有德澤歟

貫通浹洽之意矣

又曰論語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

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

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

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

又曰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含蓄得意思在

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以聖人了

或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說來說去

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

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

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

朱子曰孔門雖不會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

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

又曰聖賢所說道理只一般只是一箇釋善固執之論如論語

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

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又曰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

箇正字九事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

道理

又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着心玩味未嘗全

誠涵泳未嘗切已躬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又曰讀論語且熟讀學而第一篇若明得這一篇其餘自然易

曉

又曰學而篇中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如有朋自遠方來在

時書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母友不如己者在不重

則不戚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今

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又曰延平有云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弟子所記孔子之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

又曰程子云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又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

又曰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如說燕居申申夭天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

或問鄉黨一篇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何也朱子曰君子即孔子矣

又問何不使直說孔子朱子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問稱君子蓋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又曰述而一篇亦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右論語諸語九十四條

朱子曰中庸一書其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

又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所以用力之方蓋必戒謹恐懼慎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妙未嘗使人馳心窮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南軒云中庸一書聖道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

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綱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至極天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又曰程子云始言一理指天命之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未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

又曰中庸散為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都是實

又曰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

又曰中庸前說得甚多其間儘有差舛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

又曰中庸一書初學者未當理會

又曰讀中庸一書先看大綱又看幾多問答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等是大綱如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問答譬如人看奎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問答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貫通

又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得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他所亂却不若仔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

又曰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逐段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表讀以章句仔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也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正是整齊其舊讀中庸以

爲子思作又時復有管子曰字讀得然後方見得是子思
夫子之說者爲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
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

又曰中庸一書當分爲六大節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
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實而隱以下八章是
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
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明首章
之義

又曰中庸一書當分爲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述所傳之意
以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
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雜引夫子
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
之意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反覆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

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
心之始而推言之自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

又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
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脉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
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旨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
其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故程子以爲始
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而某亦以誠之一字爲
此書之樞紐其示人切矣

又曰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諸家說恐未必是
又曰中庸一書極難看中間說鬼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具
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
又曰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

條理如繩貫珠局之不可亂

又曰讀四書之序須是着力去看大學又須着力去看論語又
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熟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閱
人只畧畧恁地看過不可掉了那易底先去攻那難底中庸
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熟讀理會文義
則可矣

又曰橫渠云學者如中庸文字筆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
相發明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書也

右論讀中庸九二十條

朱子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廢工夫一

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作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爾
又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
吾之智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

賢言近而旨遠故其意思自然厭厭飽足若以語言解者則
意死於言下自然局促寒澆而有枵虛不足之意也

又曰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
是未定也

又曰集註至于訓詁皆當仔細看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
作等閑看便了

或問集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
如何朱子曰者字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
如此胡氏云某某也正訓也某某也本無正訓但借彼以
明此也某某之爲言某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
者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
也

又曰集註中凡推說本章之正意及外之餘意或通論一章之

意必加一圍以間隔之

又曰其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有為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

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其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為無那恰好底字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為難又如訓詁一二字等不必解者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畧

或問四書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來

又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若四書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

又曰程子所謂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間只說得自

已底那裏見聖人意

或問四書如何讀朱子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也

又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書以四書為先一日只看一兩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及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四書尚不奈煩看得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得如此長遠工夫邪

又曰程子每讀史逐行看過不遺一字或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亦有不是敗者亦有是底附此一條係讀史書法

又曰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

事物名件發明經旨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說議論如某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

又曰讀書工夫須是從大火中煅煉教他通紅踏得成汁寫出成錠却方好若是但從火面上炮熱此字全然生硬不屬自家濟得其事

又曰讀書須是逐句逐字要熟使其言互相發明事事窮到致極處

又曰古語有云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又曰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

又曰讀書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大疑則大進又曰歛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

又曰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讀之愈多其義愈著

又曰讀書之法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緊心既到矣眼口豈有不到者乎

或曰氣質有來有生之初而言生出此好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迺自學問變化中來也

又曰學問之功至愚者明至愚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向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又曰涵養統成自然能變化舊習而生出一種好氣質也

又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秤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

又曰程子所謂自覺意味深長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

又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又曰讀書只是要無一字作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是緊要字

又曰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諸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又曰四書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也不高些也不低些也添一字不得也減一字不得果有得透徹存養純熟其生氣貫

又曰六經四書皆聖賢讀書且宜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中庸是聖賢為人切要處惟大學一書說古人為學大要玩味此書却讀語孟中庸

又曰讀書不在多只要熟作文不在多只要好取友不在多只要賢

要賢

又曰四書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又曰其所解四書和訓詁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咀嚼過此書其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亦不是草草看者且須仔細

又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看一般都不濟事其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章則祇讀中章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章將諸說合與不合九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之

又曰其少時讀書其辛苦後來讀時却較易做工夫

又曰其舊時看字其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味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

底都抄出一兩字非底亦抄出雖未有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又曰易非學者急務其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有若語孟之多

又曰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淡近不曾着心其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纔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語孟中庸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亦不多

又曰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其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更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此穿鑿

又曰其覺得今年方無疑

又曰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閑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其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借得一冊孟子文字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味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又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空危坐思量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又曰讀書初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到此方始是學方是有長進處

又曰讀書須是虛心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所疑今若先尋討箇疑便不是了

又曰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又曰讀書不可只管苦思口讀則心同而義理自出

又曰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君敬而持志

又曰讀書不可不敬敬便專精不去了心其之始學亦只是如此更無別法

又曰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當自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着力處

又曰觀書先須熟讀使聖賢之言皆如出於吾之口繼之以精思使聖賢之意皆如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之

又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則得聖賢之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又曰人有高才能文章便被這些子能解推閣了一生更無暇仔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處被人以先生長者目之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村都是這般種子

又曰程子有云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此伊川極力為學者處

又曰橫渠云六經須循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

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漸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當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管見人教兒讀書每限長短後未長大後却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

又曰其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又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有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濫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

捐問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

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或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朱子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又曰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蓋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又曰四書六經總計四十八萬三千二百有六字若日誦三百字四年半可畢實實稍鉅者日減其半亦不過九年而就學者可不勉之哉

又曰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未要去思量別章此是讀書之要法

見得別

又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嗚呼味斯言也豈止讀易哉凡五經四書皆當如是也

又曰窮經對聖賢況學者潛心於道豈可以不敬乎

又曰靜坐端身沉潛玩味敬主於心自得其趣是謂學也

右統論讀四書集註與諸經傳文九六十七條

朱子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點檢所習之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又送長子塾從學東來而與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割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割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

有合見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皆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恣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譁諱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語言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此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

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藉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技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擬此推廣切勿妄與人接如酒食之肆博戲之場皆不可輒往大抵進學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輩不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輩不敢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且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力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也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夙興夜寐無忝尔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勉勵不悉

又白鹿洞規之訓有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教之目堯舜使與為司徒教敷五教即此亦有五焉

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為學之序李問此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備身以至於事親事君事長事幼各有其要其詳如左

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於室怨違善改過此修身之要也

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處事之要也

又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接物之要也

右七條 通計九二百有三條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二終

契翁中說錄

[明]于鎰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于湛刻藍印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二〇七毫米寬三一〇毫米

契翁中說序

夫中之道至大也先天而爲之原後天而爲之則爲之原而天弗能違爲之則而人弗能離故有中於未有天地之先而中混有中於未有人之先而中秘故天不能外中以爲萬物先人不能外中以爲萬事先中之道不大矣哉吾聞先天有虛矣有易矣然虛即易易即中也虛也易也中也均之爲道也是中也義黃之所以繼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

以授受而天地之所以開闢者也中不蘊於先天而顯於後天乎中不承先天於無間而垂後天於無疆乎中不湛太虛以容受乎後天而備三才以充實乎先天乎是故先天而蘊於虛後天而顯於實天人之理淵矣天人之學至矣故形先天之中於化育有八卦以象五行日月四時鬼神而循環於陰陽形先天之中於經傳有八條目以該事物身心家國天下而循環於寂感故即易而見天地之

崇萬世即大學而見聖人之開萬世天人之學邃矣天人之理彰矣夫虛道也而中蘊焉三才道也而中顯焉五行日月四時鬼神道也而中察焉事物身心家國天下道也而中貫焉斯不善學矣乎契玄先生創爲是說開指歸於綱領列指歸於節序無中以前有中以後無說而闡有說而覺斯不善教矣乎國朝有讀書錄吾嘗仰觀薛敬軒矣有居業錄吾嘗仰觀胡敬齋矣有日記吾嘗仰觀吳康

齋矣今觀中說吾於契翁又有感焉發前人所未發啓後學所未啓究天人之理盡天人之學

聖代性理源流不闡於斯乎吾聞河汾之學文中子衍于隋文正公闡於宋章章矣苟求之中盡於契翁是說尋向焉乃謀之郡守葛延之氏刻諸郡齋以與河汾之學先天者共焉先生姓于氏仕爲縣尹封職方郎中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壇人

賜進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山東前翰林院檢討
國史官天水胡纘宗序

夫大中之道自天地稟受先天之易以為此
心之中而賦予後天之人以為為人之則萬
世不能須臾違者有先天為之本原也苟知
天地之有本原則知吾心此中之指歸實出
於先天而流通於後天者有所自矣人之
見不及此者以有形之後天易見而無形之
先天難識是以天命人心所以動靜寂感之
間有先天之中藏於密處以為萬化之幾先
者其孰能識之此契玄先生所以不能無說

論語

四

者凡以此也厥子湛守官職方欲刻未遑而
其季子浚乃能稟集茲說提綱疏目召工鋟
梓類成卷帙而浚因知予與契玄相知有素
遂竭誠詣予求言以序諸簡端噫道豈易言
哉人知太虛之為道而不知先天之易即此
乎存知道不外乎易而不知先天之中即此
乎在苟知中道不外乎易道則知中之指歸
存乎先天無疑矣契玄有見乎此用是創為
茲說不襲陳言自成一家以補前輩未竟之

遺缺且曰于門中說者謙退不欲僭爲士友道特以教于門子孫以爲家學淵源耳其學識有以發微闡幽俾先天大中萬世如見非有獨智邁衆孰能與於斯予頃年以來置立別墅與契玄連間共井朝暮相與言每愛其發明道妙出人意見所不及處不爲不多予既知之而不有以序之無以彰其本旨也俾後人觀其言而得其心孰謂今人之不古人若哉予故喜談樂道之因以見吾郡聞道之

中說錄

五

有人云

正德庚辰歲仲夏朔旦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郡人靳貴序

契翁中說錄

中說目錄

中說綱領凡三章

大中蘊於先天太虛而統垂後天於無疆

章第一

大中顯於後天三才而統承先天於無間

章第二

大中之學心湛太虛以容受乎後天身備

三才以充實乎先天章第三

中說錄

六

中說節序凡七章

五行半陰陽以時生克之中章第四

日月半陰陽以時晦明之中章第五

四時半陰陽以時升降之中章第六

鬼神半陰陽以時屈伸之中章第七

格物致知以明此中之至善章第八

誠章正心修身以誠此中之至善章第九

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用此中之至善章第十

契翁中說錄

金壇子 鎰撰著

天水胡績宗校正

中說綱領凡三章

大中蘊於先天太虛而統垂後天於無疆
章第一

未有天地之先一太虛也太虛云何一統無對
之大道是已大哉一乎道而非一無以為無對
之虛虛而非一無以為無對之道大道一太虛

中說錄

十一

之不空也太虛一大道之不器也何者一之所
注在在皆圓一於高深則高無上深無下一於
大小則大無旁小無倫一於前後則前無始後
無終夫先天之統緒無限無窮有如此其全此
道所以為不空之虛虛所以為不器之道也夫
此先天所以留駐後天之字後天所以承受先
天之虛而一以貫之也夫自有斯道之一即生
元氣之二同有於厥初時則未有三才之形殼
未有萬物之紛華惟有一道與二氣真會而妙

合道實主宰之而範圍之也惟道無不虛而無
不實是故其中有精道無不通而無不靈是故
其中有神精蓋道之真腴非氣之茲液所能盡
也此則查滓化而冲漠存雖不離乎液而不為
液之所攝其粹美不雜之至精乎神蓋道之真
機非氣之英爽所能盡也此則聲迹泯而變化
速雖不離乎氣而不為氣之所羈其圓妙不倚
之至神乎夫莫美於真腴而精以之培養太虛
象美從之以凝而生道賴之以胚胎莫妙於真

中說錄

八

機而神以之闔闢太虛象妙乘之以遊而生道
仰之以卷舒精粹乎一得神以神之而生道一
本而萬殊神變於萬得精以精之而生道萬殊
而一本二者交資互發而生生之易自行乎其
中者寂然無為沛然莫禦而斯道之中即此乎
在此道之所以為易易之所以為中同有於厥
初而中之所以有體用者正以精神為之體用
其氣亦惟順其所止隨其所之而不能違耳蓋
非精神之寂感相乘無以見易非易無以見中

易之寂然無爲者中之體所以立也易之沛然
流行者中之用所以時也神有變易而其精未
嘗變易者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夫惟統之於
一是以立乎無物之前未嘗不行乎有物之後
行乎有物之後未嘗不立乎無物之前其具於
先天而精神純全於無涯者蓋大道爲先天之
太虛而精神自不能他其傳於後天而精神克
全於此心者蓋天地聖人之心湛先天之太虛
而精神自不能外而聖人又能格天心贊化育

中說錄

九

爲先天之核以續生生之脉也時則先天懷三
才於中央三才納先天於形內三才雖有內外
也在先天未嘗分而隔之實合內外於一源三
才雖有先後也在先天未嘗離而二之實合先
後於一貫學者苟知先天之大全在是灼見內
外先後之合於一者爲大全判於二者爲偏滯
必能受聖傳而不陋於俗學恢王道而不隘於
功利弘儒術而不囚於異端匡世務而不荒於
清談此無他良以知先天有合內外之道故不

閉內而遺外不逐外而遺內也知先天有貫先
後之道故不競須臾獨任今古也其昧先天之
大全者其學業反是是則中之指歸可不極本
窮原於先天以求其全乎是以羲皇首倡先天
之易而文王繼演後天之易以傳釋其意無非
發明先天貫徹後天之一本也迨夫孔門論道
不要其指歸於先天獨揭而歸之後天之天命
者蓋以天心湛先天之太虛全具先天之精神
天之降命正以降先天之精神以爲有根之正

中說錄

命不有太虛之天根何以有不已之天命哉其
言不及之者蓋道有可言有不可言悉可言則
泄真機而人將玩其易悉不可言則絕正支而
人將畏其難是以聖人言其所可言不言其所
不可言及其喚醒人也悟其所不言而忘其所
已言者蓋明示以有言之傳傳之淺陰誘以不
言之傳傳之深此聖人意也是則微天根無以
爲天命微天命無以見天根後天不能外先天
以自爲先天豈能外後天以自見二者每相資

以相成固不能獨為而獨立也世儒智不及此但泥於言之所止而不探其意之所潛乃終身不敢以一語及先天者遂致舉世貿貿莫知先天之大全豈細故哉殊不知不覩不聞之際此心未發之前後天疑先天也審幾慎獨發皆中節先天啓後天也二者曷嘗須臾離哉惟我朱子有見乎此嘗曰太極不如先天之大先天不如太極之精吾故曰先天大中是即曰先天太極也廣大精微兩極其至是以後天三極之中

中說錄

十一

出自先天而中之指歸統一於此蓋彰彰矣世儒不識先天之全未嘗輕以語人者蓋防後人因此而誤入於異端之虛無荒唐以禍生民也殊不知異端之所潛心者乃曠然悠然空空之太虛合睫則在此開睫則失去徒爾捕風捉影而無實得非能潛心於先天之大易而灼見生生化化之太虛也便能潛乎不空之虛而有道之體則有體即有用必能開物成務以佐太平寰至離父子滅夫婦廢君臣而終身自囚於箴

獨枯槁之域與醯雞同夢而不醒也吾深感慨於此乃敢不避有言之僭踰用補疇昔不言之遺缺固非得已而不已也夫先天大中所以無限無窮若是其全者夫豈無以益以大道之所依惟氣而無形體腔殼之障礙精神之所安惟素而有貞潔簡澹之質朴惟其無私欲無邪妄而純乎素是以無限量無終窮而純乎一得其一萬化畢但見真機自運靈籟自動無思而無不通無為而無不能雖欲不然不得不然一無

中說錄

十二

所為而然也易之所以為中何簡易也夫道莫難於中而先天之中若是其簡易者無他有大素為之根也惟德純乎素則道純乎一自一而兩則真幾有莫禦者此中之指歸隱然於先天者蓋如此自有是道即有是氣道與氣雖不相離而實不相侵道體不雜乎氣而以至虛為德此理之所以一也故其體以一而渾全其用乘乎氣機而以動靜相乘此分之所以殊也故其用以兩而散殊蓋不一則無以翕聚而會眾美

於一本不兩則無以交感而鼓衆妙於萬殊大矣哉一之爲體乎妙矣哉兩之爲用乎一不全則兩不能立兩不立則萬不能變而一不可見此中之指歸藹然於先天者蓋如此自太虛靜而會爲大中之一統也蓋虛有受而無拒虛之所容精之所塞精之所塞中之所止無少空缺無少偏倚非精完於太虛何以爲中不偏之體乎然靜中有動即精而有神存一本不能不萬殊也未嘗偏滯而淪於靜焉淪於靜則生道有

中說錄

十三

時乎息矣太虛動而散爲衆中之大用也蓋虛有通而無礙虛之所感神之所應神之所應中之所遊無少過無少不及非神圓於太和何以爲中不已之用乎然動中有靜即神而有精在萬殊不能不一本也未嘗偏係而流於動焉流於動則生道有時乎窮矣體而有虧則其用必感用而不感則其體不虧此中之指歸存於體用之相符有如此者然其道雖曰無聲無臭而其實則常有情有信夫惟道體既純乎至精之

一則其真機自運於至神之妙陰生於靜得其一而爲全體之陰陽生於動得其一而爲全體之陽蓋有一即有二而二氣相匹無餘欠焉其一動一靜之間實大道之所存乎惟道有至中之妙藏於動靜之密處以爲機先以故方靜而動方動而靜動中有靜之真腴者存靜中有動之真機者在兩端相乘間不容髮萬化由此出萬生由此息蓋有體即有用行有用即有體在體用一原而流行不息莫之爲而自爲此一理

中說錄

十四

二氣會合之至妙至妙者非此無以爲大道之先天也自非道體大入於無間小入於無倫焉能潛此中於夢兒之密處以爲萬化萬生之機先乎二各有一一則不能不生二也陽再交陰而陰母生陽陰再交陽而陽父生陰自二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而爲四各得一體而摩盪無餘欠焉四各有一一又不能不生二也陽三交陰而陰母又生陽陰三交陽而陽父又生陰自四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而爲八各得一體而

湯摩無餘欠焉象數至八而分列八方者蓋中無定在未嘗易於一方故其位不得不相對待而其中位不得不虛於是陰陽對待流行自純陽三變以為純陰自純陰三變以為純陽而中無不在其消息之理數實不出乎陽父陰母之交六子之變而易於是乎成矣時則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者有少剛少柔太剛太柔者具於其中不過陰陽兩端之所生也因而重之八各有一則一又生二不容已也由是有四交之會

中說錄

十五

八陽交陰而陰生八陽八陰交陽而陽生八陰自八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為十六各得一以主之而相推惟均焉十六各有其一一又生二不容已也由是有五交之會眾陽交陰而眾陰生十六陽眾陰交陽而眾陽生十六陰自十六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為三十二各得一以主之而相推惟均焉夫三十二各有其一一又生二不容過也由是有六交之會群陽交群陰而陰生三十二陽群陰交群陽而陽生三十二陰

蓋自三十二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為六十四各得一以主之而相推惟均焉凡此皆具於先天而流行於後天蓋兼三才以兩之八之乘八左右回環至此一周乃法象自然之數氣運循環之序而純一不已者道所固有之本真也若復等而上之則雖百千萬億其變不窮而其消息盈虛之理不出乎陽父陰母之交媾以生三陰三陽之六子而已其象數雖止於大易之八八其消息足管乎變化之萬萬而天道人事之

中說錄

十六

吉凶消長盡該於此矣此大易所以八八而大成易之所以為中何簡易也即體而有用行有一即有二有二即有四有四即有八曾無無用之體放之則彌六合也即用而有體在八必有四有四必有二有二必有一曾無無體之用卷之則退藏於密也其條理分明而脈絡則貫通者不害其異其脈絡貫通而條理則分明者不害其同此中之指歸形於象數之相生有如此者方其函三為一之時一之所函無非三者

之苗脉所係及乎闢一爲三之後則三之所得無非一者之精神所賦自三才之稟生於太虛中也廕受先天之圓虛翕受先天之精神將以先天在形殼之內未嘗不環於形殼之外以爲在形殼之外未嘗不留於形殼之內人但見覆載兩間爲後天之區宇而不知區宇乃先天之故鄉但知人物竝生爲後天之化育而不知化育乃先天之宿易此中之指歸自本原以衍於支流蓋表裏三才而無不體先天合外內之道

中說錄

有如此者先天之中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際先三才而不爲先後三才而不爲後始三才而未嘗始終三才而未嘗終先天之兩儀生天地而天地具兩儀於無窮四象生五行而五行具四象於無息八卦生人物而人物具八卦於無疆此中之指歸自古初以垂於悠久蓋後先三才而無不統先天貫古今之道有如此者先天無形固無障礙以爲一統之全必生後天之有形斯能覆載經濟以收生物之功蓋

無形器則無五行四時無人物聖哲無經濟事業先天而不生形器無以盡其才而足其分也必得無形之精神以妙萬物之化育而有形以爲覆載經濟之實地得有形之器質司萬物之覆載經濟而有精神以妙化育之消息二者相資以相成斯有以盡其才足其分也此中之指歸隱於無形而顯於有形妙合形神而不相離有如此者先天未有形器未有五行而常有正氣之純後天有形體有五行而不無邪氣之雜

中說錄

先天或侵以後天之邪有厥初之正氣主之而不喪其真後天或有邪氣之于賴先天之正氣化之而復還其初天地人物何者不仰成於先天乎先天留駐於後天之宇內也譬之鍾懸於樓虛之在鍾宇內者無非樓宇之虛鼎列於堂虛之在鼎宇內者無非堂宇之虛先天何嘗離後天乎後天附麗於先天之虛中也譬之土委於地其質雖二其性之玄同則一水委於河其液雖二其氣之和合無間後天何嘗離先天乎

蓋中之大原起於先天流於後天而極於無疆者良以先天之純乎一也所以一者以其純乎素也中之指歸莫全乎一莫尊乎素有如此者斯道之肯知之者鮮幸際河出龍圖而易數開羲畫卦圖而易道顯誠萬古圖學之權輿也因奇耦環列於八位而虛其中得以開發其獨智而不能自秘乃畫而三之卦而八之奠位於八方而虛其中因而重之畫而六之爻而三百八十四之陽畫百九十二陰畫百九十二自坤而

中說錄

十九

生者始於復自乾而生者始於姤皆自天地之中起而兩兩相推中無不在蓋模寫先天之易皆自中起而示人以先天之中有準則之可持循誠萬古理學之心法也即陰陽之消息著人事之吉凶內焉窮理盡性外焉開物成務廣大精微悉具於此蓋一圖之義有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是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不過為之傳註無非發明圖意也以時論之伏羲之朴若異於文王周孔之文以道論之則文王周孔之文

自不變伏羲之朴蓋時變而道不變也逮成王傳世之日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則夫圖學之所傳實為聖人之所寶從可知矣非羲皇之心與天默契孰能畫此為萬世不言之教乎卦圖固不能盡先天也非此無從而識先天也微先天則三才無從而生微三才則先天無從而顯先天其天地之父母人之大父母乎天地其先天之的乎聖人其先天之世的乎三才同此先天之一初曾無二本人但知無形為先天而

中說錄

二十

不知有形之字內元有夫無形之精神但識有形為後天而不識無形之精神素駐於有形之字內又况先天之精神無堅不入無遠不通雖環於形外而非形之所能隔雖入於形中而非形之所能囿故人之稟性於後天之天地實則稟性於天地之先天先天純乎至精而不雜後天雜乎形氣而不純後天不純之氣易遭先天大純之氣難遇以故稟生之際有能得先天粹美之精以為吾心粹美之性則夫心之知覺皆

發於理而不發於形安得不善所性既善則氣質有未善者亦變而為善矣苟結於氣質之性而失先天之真則知覺多發於形鮮發於理安得盡善善反之者必變化氣質之偏而得復先天之全然則吾身人事果無預於先天否耶是以聖門示人以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蓋欲心湛太虛一物不留眾理具在有以合先天之大全也夫惟靜時不令心空而靜中有物則動時不令心亂而動中有主未有有是體而無是

中說錄

三十一

用也是以先天之學無踰此心者正以精神莫全於此心大本之所由立也大本不立則夫由衷發外之情多不中節無由向上而入先天神明之域矣學而無根豈能有進昔謝上蔡嘗論劉元承之學所以不進者只為未有根耳然則後天之學可不以先天生生之道為之根乎善乎紫陽有云忽昨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味斯言也則知先天之中妙真機於靜未動初之間者

以其無心而自妙不已之機所謂無極而大極也以此是根傳於後天在天地則妙在坤末復初之間而自天地之中起在人心則妙在寂未感初之間而自一身之中起苟有心之主而未得無心之妙安得神妙變化不偏不已而先天垂裕後天於無疆乎是以學者必須潛心於虛以秉先天之心法斯可究心於實以盡後天之心事乃得有所據以立夫不偏不已之心印也是則先天與後天相為源委其一物而兩體兩

中說錄

三十一

體而一物者歟其兼三才以兩之一物而三才者歟其形而上下形而先後者歟奇哉奇哉畫前之易先天之中斯其至矣世儒不知卦圖有不言之中而中之指歸不外乎先天之易是以蔽於一偏分裂先天後天之內外為二而溺於俗學功利異端清談之習同歸於自私自利之域者以其不能勝私欲閑邪妄以全乎素是以不能會合先天後天以全乎一也吾幸為羲皇後死者獲觀卦圖而知中之指歸實有在於先

天之易乃敢僭言及此無非明先天之統後天於一本也極知妄世先天之奇無所逃罪然萬一有會心者或以吾說有以發聖皇無言之秘開生民未解之惑固未可謂來裔之無其人而見道未瑩者或從而詆毀之亦未必無其人也吾以先天統一後天之大全遺後人非言不彰故雖欲無言而終不能無也要之漢策董生而道誼顯宋禁朱學而聖傳泯言之顯晦係道之顯晦不為不重知言而不有以知其心非知言

中說錄

二十三

也噫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大中顯於後天三才而統承先天於無間

章第二

先天以一統之太虛得全其精神遂以一統之精神得全其大中之所以全者精神有以成其全也先天用是全盛之精神誕生三才而大中傳有自寄三才得此全盛之精神完養心原而大中傳有自來天人之心中者精神有以完其中也先天其後天之根原乎後天其

先天之景象乎是故方天地之稟生也陰陽妙合以成胚暉而未有形體之前即稟先天之至精於胚暉之中央而神明具焉精神既凝氣液自生氣中生液液中生氣於是氣涵其液而寒温交激以交蒸是故其氣升騰而轉運不得不為圓形以外旋而日月星辰繫焉則夫先天陰陽之中有象可見陽既外運陰自內聚於是液澄其滓而重濁漸凝以漸堅是故其滓積塊以成質不得不為方體以中鎮而水火土石具焉

中說錄

二十四

則夫先天剛柔之中有體可驗當是時天地得先天之至精屬之後天形殼則為性有元亨利貞之四德得先天之至神屬之後天形殼則為情有生長收藏之四序而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此天地得先天之生道以為心有主宰為之帝有性情為之乾此心普及萬物各以類生而萬古不移者有心而無所容心無心而有真宰故生物若是其普也先天後天之間其天地之所立乎何者先天之精神後天之形

體乃器而上下者也觀天之日月星辰實得先天之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之精神爲之地之水
火土石實得先天之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之精
神爲之形神交會而虛實相生凡昔之所未有
者若人物聖哲莫不自天地造化而發育於萬
世蓋以天地之心夙得先天之至中藏於密處
以爲機先所以無爲而無不爲有以繼先天無
疆之生道也惟天地繼先天之生道以生萬物
故能聚先天之精神以生聖人方聖人之稟生

中說錄

二十五

也陰陽妙合以成胚暉而未有形體之前即稟
先天之至精於胚暉之中央而神明具焉精神
既聚氣液自生陽自下負陰以升上而一元出
有耳目鼻口之四官繫於上則先天陰陽之中
有官可見陰自上抱陽以降下而衆體生有血
氣骨肉之四體具於下則先天剛柔之中有體
可考當是時值先天之精神乘天命以流布得
其至精屬之後天軀殼則爲性有仁義禮智之
四德得其至神屬之後天軀殼則爲情有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而以仁愛以義惡以禮
讓以智知者此聖人得天地所承先天之生道
以爲心有主宰爲之君有性情爲之健此心順
應萬事各以時措而萬變不忒者有心而無所
容心無心而有定主故應事若是其順也先天
後天之間其聖人之所出乎何者先天之精神
後天之軀殼乃形而表裏者也觀人之耳目鼻
口實得天象所稟先天之陰陽爲之人之血氣
骨肉實得地理所稟先天之剛柔爲之表裏妙

中說錄

二十六

契而虛實相息凡昔之所未有者若經濟事業
莫不自聖人開創以流傳於萬世蓋以聖人之
心素具先天寂感相因之至中藏於密處以爲
機先故能無爲而無不爲有以繼先天無窮之
生道也天地運動靜於乾之四德而易行乎其
中四而一之則統於元乾之生道無不貫也四
而二之則貞下起元自消而息亨轉爲利自息
而消生道不兩無以交感也四而四之則元亨
利貞第第相承生道終而復始缺一非乾也是

中之
非在
百主
止於
此天
聖人
惟其
而妙
出生
由動
有一
感之
方寂
而仁
勉行
一則
羞惡
惡以

蓋自一交於兩而乘於四自兩乘於四而各其一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一萬化兩之以乾坤而統於乾天地之道足以盡之者此易之所以為中在天地有以發先天之蘊以教萬世蓋如此聖人妙寂感於性之四德而易行乎其中四而一之則統於仁仁之生道無不貫也四而二之則智復起仁自寂而感禮轉為義自感而寂生道不兩無以交合也四而四之則仁禮義智續續相因生道終而復始缺一非健也是蓋自

中說錄

三七

一交於二而乘於四自二乘於四而各其一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一萬事兩之以仁義之寂感而統於仁聖人之道足以盡之者此易之所以為中在聖人有以發先天之蘊以教萬世蓋如此天地湛太虛於兩間無非先天之一統統之也其性渾全於心而純於一故其情自發於心而分於二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有一即有二各得性體之一而流行相等焉一動一靜之間有至中之妙藏於密處以為機先由是方靜而

動方動而靜兩端相乘萬變萬生悉由此出不假作為而自為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二各有一一自生二蓋天情也陽再交陰而陰母生陽陰再交陽而陽父生陰自二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而為四各得性體之一而流行相匹焉四各有一一又生二蓋天機也陽三交陰而陰又生陽陰三交陽而陽又生陰自四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而為八各得性體之一而流行相均焉象數至此乾三變而成坤坤三變而成乾

中說錄

三八

一消一息終而復始易道於是乎成矣因而重之八各有一一之生二惡可已也自八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為十六各得一而推盪兩平焉十六既各有一一之生二惡可已也自十六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為三十二各得一而推摩兩平焉三十二既各有一一之生二惡可已也自三十二各生一陰一陽以兩之為六十四各得一而推盪相平焉所以然者良以斯道在帝衷為一中之全體在動靜為萬中之妙用而替

此一中之體於動靜之間以爲萬中之機先所以幾非在我循環至此一周也是則盡萬之化工類皆主之以一乘之以兩而生生不已其象數雖止於大易之八八其消息足管乎造化之萬萬此天地之所以發先天之動靜相乘有足徵者聖人湛太虛於一心無非先天之一貫貫之也惟其性全具於心而粹乎一故其情自發於心而妙乎二此心由寂而感焉仁由靜而動也發出生意同胞其民於一本此心由感而寂

中說錄

二十九

焉義由動而靜也收回生意而各足其分於萬類蓋有一即有二各得性體之一而情無偏溺焉寂感之間有至中之妙藏於密處以爲機先由是方寂而感方感而寂仁方感而義斯寂義方寂而仁斯感兩端相乘千聖萬哲悉由此出不待勉行而自行此聖人之至妙至妙者也二各有一則一之生二若火之始然仁與義會而義生羞惡義與仁會而仁生惻隱自二各生一愛一惡以兩之而爲四各得性體之一而情無

偏徇焉四各得一則一之生二如泉之始達仁會義於群倫而義又生羞惡義會仁於群倫而仁又生惻隱自四各生一愛一惡以兩之而爲八各得性體之一而情無偏係焉象至此仁以動極歸於義而以義輔仁義以靜極發乎仁而以仁輔義二者始終相銜循環不已易道於是乎成矣而統之以先天之精神則一也惟宰以帝心萬古不移是以天之四象順命遂變而爲寒暑晝夜又變而爲物之性情形體天之所

中說錄

三十

變感乎地而生物無不開其始地之四體從令遂化而爲雨風露雷又化而爲物之草木飛走地之所化應乎天而生物無不成其終此天地以心會精神而宰衆形發先天之中於形殼有足徵者後天之有官有體者耳目鼻口共爲首血氣骨肉共爲身而攝之以先天之精神則一也惟主以道心而萬變不搖是以四官聽命凡其視聽食息之應酬萬物各適其宜四體從令凡其思慮云爲之綜理萬事各中其度此聖人

以心會精神而主一身發先天之中於軀殼有足徵者無天地無晝夜四時無品物兆民後天之有形實先天之不能無形也觀夫陽會於一為日而散於萬為星陰會於一為月而散於萬為辰四者半明半晦半隱半見無非此中之所呈露水火流通於土石自一而散於萬土石藏納乎水火自萬而歸於一四者半濕半燥半剛半柔無非此中之流布此先天之中發於天地之理一分殊有足徵者無聖人無圖卦無六經

中說錄

三十一

四書此後天之有形實先天之不能無形也觀夫耳目之聰明能兼收萬物之聲色有萬殊而以此心可否之則不踰此八各有一一之生二不能已也仁逢義於事物之間而義生不為之志篤義逢仁於事物之際而仁生不忍之心切自八各生一不為一不忍之情以兩之為十六各得一以主之無偏勝焉十六各得其一一生二不能已也仁方有不忍以有不為而達之於所為義方有不為以有不忍而達之於所忍

自十六各生一不忍一不為之情以兩之為三十二各得一以主之無偏勝焉三十二各得其一一生二不能已也仁普一視之愛而濟之以義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不流於兼愛義揆可否之宜而濟之以仁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不流於為我仁以義處而敦化也有以立萬殊之一本義以仁行而入神也有以精一本之萬殊自三十二各生一不忍一不為之情以兩之為六十四各得一以主之無偏勝焉所以

中說錄

三十二

然者良以斯道在吾心為一中之全體在寂感為萬中之妙用而潛此一中之體於寂感之間以為萬中之機先所以幾非在我而循環至此一周也是則盡萬之人事類皆主之以一乘之以兩而生生不已其法象雖止於大易之八八其寂感足管乎人事之萬萬此聖人之易所以發先天之動靜相乘有從徵者後天之有象有體者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中之一揆口鼻之靈覺能普納天地之氣味有萬殊

而以心取舍之則不越此中之一致血氣之英華備四時之天和而流通於骨肉者自一而散於萬骨肉之脉理合陰陽之天遊而藏納乎水火者自萬而歸於一此先天之中發於聖人之萬殊一本有足徵者歲有三百六十日兩之以寒暑月有三百六十辰兩之以明魄日有百刻辰周十二兩之以晝夜所以然者不外乎天心之動靜所以爲陰陽也陰陽所以爲動靜也莫天於天地之化育惟此兩端足以盡之先天微

中說錄

三十三

化育殆不可見今得見其景象於化育而兩儀四象八卦悉具於此中之景象顯顯於化育有足徵者先天有圖書後天有圖書兩之以奇耦皇帝王伯有四經兩之以禮樂孔曾思孟有四子兩之以明誠所以然者不外乎吾心之寂感所以爲仁義也仁義所以爲寂感也莫大於聖人之經訓惟此兩端足以盡之先天微經訓殆不可見今得見其景象於經訓而兩儀四象八卦悉備於此中之景象昭昭於經訓有足徵者

自先天之生生不已也天地以是心爲心故有寶藏森羅品彙繁華其富貴極矣公百姓以爲用而自處於淡薄有富貴而不與焉華夷並生人物雜處其責任煩矣四夷限以嶺海鳥獸不兼齒角蹄翼使人物各止其所而自處於簡約有繁劇而不與焉其尊無對而自處於卑其大無敵而自處於小其明無極而自處於晦有高以自私自利耳先天之無心而有主者發於天

中說錄

三十四

地之有心而無所容心有足徵者自天地繼先天之生生不息也聖人以是心爲心自天命之性以至修道之教我無加損焉有天命而不與也紀綱人道建立人極我無加損焉有古今之任而不與也得時行志口代天言身代天工我無加損焉有天位而不與也所以然者正以有形而不有其形以自私自利耳先天之無心而有主者發於聖人之有心而無所容心有足徵者天地而不以生民育物爲心則其不自任視

聽孰為之耳目不自任思慮孰為之立心欲繼
先天之中與萬世共由又孰為之裁成輔相此
上帝之心顛顛於生民育物無他務者繼先天
之生道以生兆民萬物有足徵者聖人而不以
仁民愛物為心則其不自為農工孰為之服食
以養黔黎不自為甲兵孰為之禦侮以安衆庶
欲繼先天之中與百姓共由又孰為之視儀聽
唱聲應氣求此聖人之心肫肫於仁民愛物而
無他尚者繼先天之生道以保兆民萬物有足

中說錄

三十五

徵者天地就太虛之中央承受先天之圓虛為
天道地道之運行無滯著也是以天在地上地
下之週遭而其元氣足以負荷得地懷抱其體
於氣中雖山岳輕於鴻毛地在天上天下之中
央而其度量足以容受得天升降其氣於體中
雖金石通如肺腑雖則判一為兩而分列上下
實則合兩為一而互為下上不合無以統會不
分無以交感此天地得先天之圓虛以妙形神
氣體之分合有足徵者聖人位天地之中央承

受先天之圓虛以為人道之發用無偏係也是
以達則得位行道相天子以兼善天下窮則論
事明道為後王師以兼善萬世其時雖有否泰
吾道益無入而不自得先聖俟後聖於百世之
下而不惑後聖考先聖於千古之上而不悖其
世雖有古今精神益無往而不相入化工有未
通待我通之事物有未遂待我遂之此聖人得
先天之圓虛以妙出處先後之時宜有足徵者
先天以不空之虛生此虛實相息之天地天地

中說錄

三十六

以不空之虛生此虛實相息之聖人試觀天地
之造化聖人之制度有若山林田野虛其上則
生草木穀粟實其上川澤湖海虛其下則生水
泉魚龍實其下霄漢虛其中則生萬象實其中
幽谷惟虛有至斯響洪鍾惟虛無來不答門戶
惟虛無出不由宮室惟虛無入不納是蓋虛以
實養實以虛用事必得虛斯有實用以成事物
必得虛斯有實用以成物古今之事物何
莫不以實乘虛而利用乎人生日用之間終日

窮年未嘗離乎虛而昧者顧謂先天之虛與吾身人事不相干涉徒發千載之一笑耳豈知虛之所潛無非實之所用實之所用無非中之所存虛實之所以相息者蓋以動靜之相乘也動靜之所以相乘者蓋以素德之純一也使天人之素德不能肖先天之太素而純乎一豈能動靜自相乘而虛實自相息克繼先天之中於無疆乎以是知先天猶木也天地木之稊聖人稊中仁也先天猶稻也天地稻之穀聖人穀中實

中說錄

也先天為天地之父母為人之大父母天地為先天之的子聖人為天地之的子先天之世的也夫有志於晞聖晞天者苟能澹乎無欲以純乎素德則超乎萬物之表入乎神明之域儒為真儒才為真才吏為真吏相為真相其中道與天同運與時偕行至于平天下贊化育參天地特餘事耳識者不患天下之不平惟患若人之不用是以太素之德萬世所尊而純乎此者莫天地聖人若也從事於先天後天之學者捨天

地聖人將奚之

大中之學心湛太虛以容受乎後天身備

三才以充實乎先天章第三

大中之道在先天與後天者其精神每相參以相濟是故大中之學兼先天與後天者其精神務相資以相成何者先天之精神統御後天而相為感應者也為先天之學而不得其精神以湛太虛於吾心則志量不弘無以容受後天之事業為後天之學而不得其精神以備三才於

中說錄

吾身則事業不周無以充實先天之志量以是知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合心迹為一者心涵太虛以立心法於無間身備三才以立心印於有徵自無形而有形有無之相生自虛心而實迹虛實之相息此正學之大全也判心迹為二者或逐外而遺內或閉內而拒外不溺於俗學功利之未習則流於異端清談之空踈非正學之真傳也然則學不兼乎心迹以會於一可乎是故先天以純一之大道運兩儀四象

八卦之象數至高而能卑至大而能小至遠而能近以其純一之無間也惟其至高至大而至遠故常包括後天之圓宇惟其能卑能小而能近故常潛藏後天之宇內孰有大於先天者乎有志於此者務令吾心湛一太虛撤去畛域忘形忘器吾性不滯於形器而合內外於一統忘物忘我吾情不隔於彼此而會人已於一本于以寬綽吾襟度開拓吾識量立先天心法以為進修之地奚翅此乎天地繼先天純一之大道

中說錄

三十九

以行循環之象數得其兩儀以立乾坤得其四象以生五行得其八卦以生人物用是備此中於天道聖人繼先天純一之大道以行循環之妙機得其兩儀以立仁義得其四象以為五常得其八卦以綜萬事用是備此中於人極是孰有詳於後天者乎從事於此者務令吾身一私不留萬善具在仁不獨立而處之以義義不獨行而濟之以仁用是具五常用是理萬事務盡後天心事以為踐修之實奚翅此乎先天有圓

虛而無形三才乃其形也有以形其無形之精蘊先天有主宰而無心三才乃其心也有以心其無心之正脉善學者必有大志量斯有大規模以納萬殊之完業必有細節序斯有細工夫以足一統之大度苟修人事而遺先天是為無根之淺儒而滯於形器務上達而遺人事是為無用之異術而溺於空疎然學之所以偏全邪正無他惟在此心存亡間耳心而不存則將乘氣機以出入徇情欲以馳騫甚至凝冰焦火淵

中說錄

四十一

淪天飛將無不至何以凝太虛於一統修人事於萬殊所學不勝其弊矣心而恒存必能持敬以立志宰形而御氣殆見純至中妙生道涵千古陽明盛而德性益固陰濁銷而物欲不行情動於性而不動於形氣而中自我立矣心不持性則情自動於形氣而流於物欲特在心之宰不宰耳彼愚見形不見性者心有蔽也吾不以形氣之蔽蔽此心斯能即形以見性不得不養生以踐形彼狂守氣不守道者心有累也吾勿

以形氣之累累此心斯能即氣以知道不得不
積道以養氣循是以進先後之學寧不交資而
互發乎是故無物之前三才未生先天何太虛
之瑩徹也當是時其真精磅礴無間圓神幹運
無方中之全體大用無限量無始終也人惟此
心不一而念不到此則胷次狹隘識量淺陋無
以合先天大中之一要必莊敬以直內明覺以
反觀廓開狹隘之胷次軒豁淺陋之識量屏除
固吝之私蕩滌滯碍之懷學透先天則一性渾

中說錄

四十一

融萬善并包心中會太極眼底無全牛中之大
本於是立矣奚翅此乎有物之後三才既生後
天何實迹之周密也當是時天地以此中開闢
萬化聖人以此中彌綸萬事中之體立用行無
非教也人惟此心不一而學不到此則工夫缺
畧術業空踈無以合天人心迹之一要必學貫
三才事綜萬務心與迹交會人與天交手仰稽
天道地理之一本而萬殊俯修民彝物則之萬
殊而一本中之達道於是行矣奚翅此乎先天

有不禦之太虛在我所當潛心於虛也心而不
虛者以有形而不制夫形心以形後則內塞而
不通故不復見此境耳必也目不邪色而視焉
思明耳不淫聲而聽焉思聰一敬於視聽而太
虛湛乎其有臨鼻通乎天以納正氣口通乎地
以納正味一敬於食息而太虛洞乎其有見他
若嚴威儼恪以肅恭體此敬也戒謹恐懼以儆
畏體此敬也一肅恭一儆畏各一其先天常惺
惺法以不昧體此敬也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以

中說錄

四十二

貞體此敬也一貞一不昧各一其先天敬心寂
感之有恒實太虛在抱之有恒也奚翅此乎至
若血氣之英華運行於骨肉者發而為聲音容
貌之有則骨肉之和順容受乎血氣者形而為
思慮言動之有度於焉動容貌齊顏色一敬於
容止而太虛儼乎其有逢慎言語順辭令一敬
於應對而太虛耿乎其有見手容恭足容重一
起居之敬而見其卓爾整思慮謹幽獨一謀猷
之敬而見其躍如坐如尸立如齋而見其參前

倚衡出門使民如賓如祭而見其于美于墻戒
謹不覩而不見中有真見恐懼不聞而不聞中
有真覺此敬心夙夜之無間實太虛在照之無
間也虛之歸人惟人所感敬不純熟焉可襲也
學而至此則先天在我觸處逢原潛虛形內而
即形見性藏虛體中而即體見道存誠以養虛
之真源守澹以味虛之真腴主一以持虛之真
體太虛在我不以見見而以知知不以聞聞而
以覺覺中之全體在吾心之虛無不包中之大

中說錄

四十三

用在吾心之虛無不體奇哉先天之虛乎吾心
潛之即通思之即在我欲則至我求則得不由
乎我更由乎誰虛不離人人自離之熟思其故
誰任其咎心體之本虛者放而不存塞而不通
故耳此先天之心法用為後天廣業之基不為
之先孰開其後耶善乎邵子有曰一片先天號
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又曰相從林下二十年
胷中豁豁無一物味斯言也則知先天心法存
乎一敬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敬常存則太虛

常湛心之本體與先天之大中合而為一心之
性情與先天之精神自相往來心法之妙其殆
庶矣奚翅此乎後天有三才之實迹在我所當
究心於實也心虛而不實以有氣而不能御夫
氣心以氣蕩則中放而不存故不復履實地耳
是以學必先乎人事而後天道可晞師必宗乎
聖人而後天地可質聖人與天為徒吾猶與鄉
人為徒學不至聖豈學之全乎嘗聞孔叢子有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陸象山有取斯言者蓋

中說錄

四十四

以心非精神無以妙寂感以為仁義之不偏精
神非心無以集太虛以為寂感之不已精神統
攝於一心而體用竝遊於一原過此幾非在我
者化則聖矣外此非所以聖也故欲精神之集
虛者當操存乎此心欲復此心之精神者當觀
法乎聖人德不可小就道不可小行學不以聖
自期可乎觀至德有不磷不緇之堅白也見其
凜雪精神於先天之素吾何獨貪癡之未醒觀
至誠有高厚悠遠之功業也見其疑固精神於

先天之一吾何獨開邪之未誠觀仁義之卷舒
生意以安百姓也見其廓充精神於先天之生
道吾何獨私吝之未除觀仕止久速之各當其
可也見其運用精神於先天之大易吾何獨固
滯之未融凡此皆中道之所自出也皆吾心之
所當究也苟知聖人爲此中之標準而信之篤
則知左道爲此中之大害而莫之惑彼楊墨左
仁義以滅大倫佛釋禪宗左仁義以滅義理老
莊王何左仁義以廢人事桓文申商介甫假仁

中說錄

四十五

義以謀功利四者過之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皆
由不知聖人有先天之中爲萬世不易之的也
故必提起此心爲形之君卓立此志爲氣之帥
謹之於隱微之所獨會之於群聖之所同不究
本而遺末不舉大而遺小自洒掃應對以至進
退起居皆人事之小節也不習小節則心麓無
以見道之真而不忽小節壹是以中爲準者惟
聖能之吾必以聖爲準而此心寂感於言動之
間事事兢兢言言凜凜言動各求其安如聖人

之安斯爲中之所止自喜怒哀惡以至辭受取
與皆日用之細務也不親細務則氣雄無以造
道之奧而不遺細務凡百以中爲的者惟聖以
之吾必以聖爲的而此心寂感於事物之際念
念惺惺在在欽欽事物各求其正如聖人之正
斯爲中之所極此無他蓋以聖人所有先天之
中大而能小高而能卑遠而能近所以學必綜
百爲入萬微而不能遺也奚翅此乎德極勳華
不踰孝悌道統一貫不踰忠恕蓋以此心寂感

中說錄

四十六

於孝悌忠恕之間而不已故即孝弟而勳華可
晞即忠恕而一貫可躋不有此心之一不能也
修已安人不踰篤敬窮神知化由通禮樂蓋以
此心寂感於篤敬禮樂之間而不已故即篤敬
而治平可期即禮樂而神化可知不有此心之
一能之乎此無他良以聖人所有先天之中小
而能大卑而能高近而能遠所以學必至于通
神明贊化育而不能外也心一於前而前乎千
萬世之既往思之即至心一於後而後乎千萬

世之將來潛之即通特患吾心不能一耳聖人發先天之中光輝輝地為萬世教益以中為萬世學的也不宗乎聖何由得此中之成式乎是以仁以同胞其民而不制之以義將流於兼愛兼愛聖人之所闢乃所願則聖人有仁之義也義以可否其宜而不公之以仁將入於為我為我聖人之所斥乃所願則聖人有義之仁也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在性中皆為仁也吾能以不知聖為憂則孝慈友恭各有攸當而性分內事

中庸錄

四七

不遺餘蘊君臣之分夫婦之別朋友之交在性中皆為義也吾能以不及聖為恥則仁敬別信均遂所欲而職分內事不遺餘力禮以節文夫仁仁以禮而愈明盛智以貞固夫義義以智而愈明決無非大道一體之所生也以之修己則正而祥以之治人則公而平萬世不易之中則也彼異端功利綺語之學以之修己則溺心喪志而無實得以之治人則荒唐譎詐而難持守出此則入彼可不慎所決擇乎一有虧則兩不

能立兩不立則萬不能變而一不可見所以然者有素德為之根也不患兩之不立惟患一之不疑不患一之不疑惟患素之不純未有素焉而不能一一焉而不能兩所難者惟素之為德也學而至於仁義兩備眾美咸集心湛於一不待思惟天機自動心由寂而感焉仁由靜而動也心由感而寂焉義由動而靜也蓋有一即有二二各得一無偏勝也寂感之間潛至中之妙以為機先方寂而感方感而寂循環不已幾非

中庸錄

四八

在我聖之所以聖也一又生二自二各生一寂一感以兩之為四四各得一無偏勝也一又生二自四各生一寂一感以兩之為八八各得一無偏勝也易數至八聖人先天之易成於八者自我立矣因而重之一又生二自八各生一寂一感兩之為十六十六各得其一無偏係也一又生二自十六各生一寂一感兩之為三十二各得其一無偏係也一又生二自三十二各生一寂一感兩之為六十四各得其一無偏係也

類皆主之以一乘之以兩而周流不已大易之對待流行於仁義者至此一周聖人先天八八之易復自我立無復有餘蘊矣所以然者良以素德有以立其真原是以大道得以全其真一則幾非在我自能兩之以動靜相乘於千變萬化而一之本體隨在各足此先天統徹天地人之後天無限無窮惟一以貫之也聖學之全豈但成已而已哉自治而治人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吾心固有之生道聖人已行之仁

中說錄

四九

義吾學之必使心體萬物同胞萬靈心在養民也不留私吝不分物我居鄉有克儉克讓之奇節居官有儲穀恤貧之異能將使閭閻無不炊之家志在教民也好善而人知勸惡惡而人知沮使人知過中非所以育德也奢侈者自約暴慢者自斂使人知不及非所以立身也懶惰者自奮宴安者自厲將見民俗有歸極之風借使修己不能淑人於州里則其為天下之則有虧就使得位以行志必不能兼善於天下是以善

學者惟患在我無全德之大器不患全德無及人之功用特其所遭有窮達故其所及有廣狹其所以及人則一也用是窮則州里尊其教而立言為後世帝王師達則海宇被其澤而行道為當世帝王佐夫豈無自而然哉蓋兼善天下後世者先天大中之本體無限無窮則然耳未嘗有一毫增損於其間也奚翅此乎蓋道無盡時故學無止法聖人固能天地之所不能天地又能聖人之所不能聖不睇天無乃非學之全

中說錄

五十一

乎嘗聞揚子雲有曰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而司馬君實有取其言者蓋以道在天地為至明至粹之精神而其精神在人為至明至粹之心人能操守其心以潛於天地則精神自會於心而與天為一特在心有操捨而後精神有存亡耳學而不至與天無間豈學之全乎是故晞天之學必屏除心害而操存有恒澄淨心原而涵養習熟仰而觀象於天則見天心煌煌精神

純健吾心潛之務求與天同健以合德俯而觀法於地則見坤靈洋洋精神效順吾心潛之務求與地同順以承健奚翅此乎觀天德之恬澹寥漠利人以寶藏而不以自利也見其怡悅精神於先天之素吾不則天何以爲德觀天心之主乾道以總萬化也見其統攝精神於先天之一吾不則天何以爲心觀造化更無他爲惟以生物爲職也見其運量精神於先天之生道吾不法天將何以爲生觀五行日月四時鬼神兩

中說錄

五十一

之以陰陽而變化有常也見其流布精神於先天之大易吾不法天將何以爲易凡此皆中道之所自出也皆吾心之所當體也天地發先天之中光粲粲地爲後天萬世教益以此中爲萬世學準也用是反觀內省即高明之不耀其光以恬養吾知識即剛健之不息於行以策厲吾怠惰即消息有漸以裁抑吾躁銳即顯微無間以提醒吾踈往撫景思與之齊對時思與之遊思知天務有以盡心思畏天務有以敬身思事

天務有以養性思肖天務有以踐形奚翅此乎德而小成則損德道而小行則損道學不以天自期可乎勿謂洒掃應對進退起居爲小節可忽也非此無以求放心以保有吾天命勿謂喜怒哀惡辭受取予爲細務可藐也非此無以存此心以完復吾天性天在天上地下之週遭無時非中道之流行也於此自得師則瞬有養息有存書有爲宵有得無時非吾則天以健之時地在天上天下之中央無處非中道之流布也

中說錄

五十二

於此自得師則室暗不欺屋漏不愧在宮黜黜在廟肅肅無處非吾法地以順之境奚翅此乎天地有金珠具玉貨寶公百姓以爲用吾何爲物我之有隔天地處華夷人物各止其所吾何爲爲休戚之不相關天地有至中至道公萬民以爲心吾何爲教化之未周天地以生物生民爲心吾不以仁民愛物爲心則吾心爲有外何以合天地無外之心觀雨露無偏澤也吾好人之所同好無偏於好觀霜雪無偏威也吾惡人之

所同惡無偏於惡觀山川有及人之利則恐吾無以及人觀穀粟桑麻有濟人之益則恥吾無以濟人觀草木有生而無知鳥獸有知而無義則恐吾無以自異於物造化流形無往非教觀化興懷何往非師無欲而好仁好義無所為而然也若有欲而後好則涉於計利無以合天地無係之心無畏而惡不仁不義無所要而然也若有畏而後惡則涉於要譽無以合天地無倚之心功加日用之常而曾次足以包括宇宙業

中說錄

五十三

修言之近而識量足以終始古今學而至此則能窮天地之神而以其神為吾心之神無往而不善繼其志知天地之化而以其化為吾身之化無適而不善述其事睇天之學自一乘於兩而變於萬自兩變於萬而各其一益以中之體用合內外心迹為一本也不識中之內外心迹合於一此楊墨佛釋老莊之異端桓文申商介甫之功利詞章綺語之俗學所以相望於天下不自知其分裂道術破碎心原流毒生民而

莫之悔也豈知天地之大中一根本先天之大全睇天者心體天道而粹乎一則心啓天機以生乎二吾心有寂感以為仁義即天心之有動靜以為陰陽有一即啓乎二有二各得其一夫焉有所倚寂感之間潛至中之妙於密處以為機先由是方寂而感方感而寂萬化萬生悉由此出天之所以天者盡在我矣夫兩端之相乘固易而素德之純一實難蓋真機非一不開而真一非素不純也二各有一一之生二惡可已

中說錄

五十四

乎自二各生一寂一感兩之為四自四各生一寂一感兩之為八八各有一夫焉有所倚理數至八則先天之易成於八者自我立矣八各有一一之生二惡可已乎自八各生一寂一感兩之為十六自十六各生一寂一感兩之為三十二自三十二各生一寂一感兩之為六十四而一之全體隨在各足夫焉有所倚乎所以然者蓋以中之為道合內外心迹於一而無二潛乎動靜寂感之間以妙啓乎機先也學而至此則

聯天而天九先天大中所以統一後天之事事物物者盡在我矣奚翅此乎蓋道無息時學無止法故必自治而治人修身而至于平天下知人先辨其素德之真偽任官先察其廉污之的恪保民先除其貪殘之荼毒欲遂民生也禁奢侈厲節儉寢糜穀之事立積穀之方惟恐備之不預欲復民性也方其習俗未染之稚年導以向善習禮之初志與都鄙社學之教倣間胥黨正之制惟恐教之不早奚翅此乎大經大法固

中說錄

五十五

所當先支餘技能尤所當盡有若財賦聚散食貨源流禮樂之沿革刑罰之經權軍旅之紀律將權之分合任其人須宜其職非其宜須易其位此經世之謀畫濟時之方畧在德性中有不可得而精粗者於此支流之才有未能則其大中之原必不備非有所為而然也惟求復夫先天大中之初不虧其本體之全而已善乎紫陽有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

謹造次施為莫放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功夫味斯言也則知道莫大於先天太虛也吾志不極乎太虛之廣遠何以容納夫後天有體有用之事業迹莫實於後天三才也吾業不極乎三才之周密何以充實夫先天無限無窮之志量舉三才事物之實迹證先天不空之大道後天心印之妙其殆庶矣噫先天後天之學所以成始成終而承繼先天之大統於無疆未嘗有始終也天之先後其大分雖二其大本

中說錄

五十六

則一其大易之所以為中自一而兩自兩而萬而自萬各具其一中無往而不在學無時而可止不競須臾獨任今古冥合陰陽妙奪造化使吾身心與先天之精神會歸於大通理學大全之事業端在是矣稽諸古初先天之易倡於羲皇之獨智而先天之中具於無言之秘旨厥後文王周孔相繼有辭無非闡明先天卦圖之意而斯道大明於世矣自秦漢以來遙遙千數百年間英才不為不多而知之者蓋鮮至隋王仲

15027 中說錄 五十五

淹雖有中說而先天後天之心法知之未瑩遂使聖皇之心鬱而不彰逮宋周程張邵相與講究而太極陰陽之動靜妙機賴以不晦至朱子解釋先天一圖而天地本原聖人蘊奧得以不泯自時厥後世儒溺心於詞章功利之習又遭權奸以儒之言行爲偽而有道學之禁使聖皇之心復鬱而不彰有能知及乎此而不有以表章於後則吾心爲有外矣以有外之心而欲合先天無外之道得乎用是補前輩之遺發先天

中說錄

五十七

之蘊以開人心之惑庶不負天所以生我之意也然則此中何塗而適曰敬何所而止曰一敬主一而能久且安焉中由此適矣一生二而相乘不已焉中由此得矣吾言不然試質諸孔氏之聖祖賢孫自戒謹恐懼而審幾慎獨無非敬之久而安者由是一之以大本兩之以未發已發之寂感萬之以達道而各具其一本孰非繼先天大中之統緒乎是則先天之易之奧旨一明於後天之易再明於孔氏之書三明於有宋

大儒繼此發其秘者豈無其人乎如曰無人焉先天之中不能統徹古今也噫孰謂今人之不古人若哉

中說錄

五十八

契翁中說錄上卷

契翁中說錄下卷

金壇子 鎰撰著

天水胡續宗校正

中說節序凡七章

嘗聞前輩有云造化之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為學之規模節序無如大學吾以是知先天後天之學一以是為準既居敬弘志以為先天心法必師聖則天以為後天心印者蓋以天地聖人有以發先天大中之精蘊以為後天大中之

中說錄

五十九

景象以教萬世是以學必兼貫天人而缺一非全也天地以兼善天下萬世為心其規模固宏遠矣而其節序則有大易之成於八者具存於五行日月四時鬼神而循環於陰陽動靜之兩端有以形先天之中於化育聖人以兼善天下萬世為心其規模亦弘遠矣而其節序則有大學之成於八者具存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循環於吾心寂感之兩端有以形先天之中於經訓用是分列于左以見天人之學卓有典則

俾學者得有所據而知所以用吾心力云

五行半陰陽以時生克之中章第四

五行之生成氣質於後天其大分雖五而其稟受陰陽之精神其大要則二五者各一其性而每種各備五者之理故其性情有生而有克類皆相資以相成其相生者以氣傳導而有生水氣傳木而木萌木氣傳火而火壯火氣傳土而土和土氣傳金而金固金氣傳水而水滋所謂氣傳母子蓋如此其相克者以液流瀉而有克

中說錄

本

火克金而金液流金克木而木液漏木克土而土液散土克水而水液收水克火而火液盡所謂液行夫婦蓋如此苟使有生而不克無以裁其過以就乎中使有克而無生何以益其不及以進乎中惟其生克以時而兼濟故其盈虛與時而消息五者理一分殊而所以生之道不越乎陰陽之兩端而已是故水陰也待陽而後生者陰不得陽不能蒸而成也火陽也待陰而後生者陽不得陰無所傳而見也木得土之浮

華於水火之際為水之釋陽而能生火金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交為火之釋陰而能生水土則為地之體質通天之神氣兼體萬物而成始成終者也其氣行於天為變化之神其精凝於虛為七緯之象其質具於地為利用之材其理賦於人為五常之性得其偏氣為物得其秀氣為人得其濁駁之氣為愚為不肖得其秀氣中之中氣為賢為聖其精氣神之運於化育者章為五色發為五聲產為五味而人之所恃以為

中說錄

六十一

養者在是精氣神之聚於人心者形為五事協為五紀叙為五典而人之所恃以為德者在是正而有恒則民性不失其初淫而昏亂則民性必失其常要必從事於正學制其聲色貨利以修其身節其財用源流以澤乎民于以調御五氣而五氣有所不能違者蓋以人為天地之心故也由是各司其時春氣感時盛德在木陰中起陽夏氣應則盛德在火陽中進陽而木火不與其序秋氣感時盛德在金陽中起陰冬氣應

則盛德在水而金水不乖其候四季盛德在土以和四氣此五令分行於四時無非中也有若分奠其位東曰甲乙秉木德以始萬物而物以始南曰丙丁秉火德以長萬物而物以長西曰庚辛秉金德以成萬物而物以成北曰壬癸秉水德以終萬物而物以終中央曰戊己秉土德以輔四時而物各遂此五位分奠於五方莫非中也五者以交變互運之造化輔相天地之行道而兩儀四象八卦悉備實所以形先天無形

中說錄

六十二

之中也觀五行兩之以陰陽而先天之中萬世得以共覩其景象於化育何莫非教也
日月半陰陽以時晦明之中章第五
天之形色蒼然一碧耳無所有也然黑者白之地水者火之地玄冥積久神明自來而赤白之明生焉是故自太陽之神凝為日魂也翕受火之赤氣會萬於一而圓光滿火外明而內暗乃吐景以施普照之明焉自太陰之精凝為月魄也翕受水之玄氣會萬於一而黑魄完水內明

而外暗乃含景以受日光之施焉陽不獨立日
中必有陰之闇虛潛於其間陽有依而得其所
安陰不獨處月中必有陽之明虛湛於其內陰
有偶而得其所悅二者理一分殊而其所以生
之道不越乎陰陽之兩端而已觀二曜之運行
不已所以紀天地交合之度輔天地生物之功
人稟生於照臨之下得其神明爲一心之靈得
其精魄爲一身之體詎可不知所尊乎要必從
事於正學致不鑿之知以準不偏之照行環中

中說錄

卷五

之道以齊周天之運當明而用明當晦而用晦
時其明晦以爲卷舒施者不約而有信受者無
求而有情順其施受以爲感應于以合符二曜
而二曜有所不能違者蓋人爲天地之心故也
由是東西出沒以分晝夜而萬物之形體莫非
晝夜之所變生南北往來以定寒暑而萬物之
性情莫非寒暑之所感化日入陰位而得水則
其精神收斂而內固故其色紅而清光轉新日
升陽位而離水則其精神舒散而外浮故其色

白而流光轉燥此日之周旋上下不違乎中也
月精微於春夏而潮汐消益以水升於上悉爲
萬物之所收月精盛於秋冬而潮汐長益以水
退於下不爲萬物之所斂此月之消息盈虛不
違乎中也日東出而西未沒爲晝晝則陽明盛
行而陰濁自消西沒而東未出爲夜夜則日蒸
液升而物色增妍月既朔也魄中魂生夜初光
照於西至弦魄中魂半夜初光照於南至望魄
中魂滿夜初光照於東望後魂中魄生晝初魄

中說錄

卷四

藏於西至弦魂中魄半晝初魄藏於南至晦魂
中魄滿晝初魄藏於東此晝夜之分於日月者
罔不中也冬至之後日自南而北月自北而南
自冬徂夏寒變而爲暑夏至之後日自北而南
月自南而北自夏歷冬暑變而爲寒此寒暑之
定於日月者莫非中也日對月以相望而射以
闇虛則月食月值日以合朔而掩以黑質則日
食歲有十二會而日常食於朔歲有十二望而
月常食於望有食有不食者日行黃道月行九

道有交有不交也亦有不食者同道相避而不相值也日行於經星之次爲黃道與四時四正之陸無不合日值於二極之中爲赤道而定春秋二分無不平月布氣而陰感之則肅而爲霜月布氣而陽感之則融而爲露月遠日則明生近日則魄生君臣之義也天左旋而日右行父子之道也日東出而月西生夫婦之匹也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分也夫以日月照臨之光華贊佐天地之行道而兩儀四象八

中說錄

六五

卦悉其實所以形先天之無形也日月兩之以陰陽之明晦而先天之中萬世得以共矚其景象於光華何莫非教也

四時半陰陽以時升降之中章第六

天之運乾道以行四時春以元生夏以亨發夫生之長秋以利遂夫生之收冬以貞斂夫生之藏終而復始春生之氣貫四序而徹始終是固然矣然其氣之變爲溫熱涼寒者抑有由焉蓋自天地上下之中半平分上陽下陰之兩界上

半界近天爲陽位下半界近地爲陰位陰陽自此升降而后四時不忒豈偶然哉蓋四時理一分殊而其所以生之道不越乎陰陽動靜之兩端而已人不能外此以有生亦不能外此以爲養要必從事正學恪循四時之天序而律身以天序之禮順導四序之天和而養心以天和之樂霜往露來因以興生物之仁露往霜來因以興成物之義予以燮理四時而四時有不能違者蓋以吾心爲天地立心也自陰太極而生陽

中說錄

六十六

陽自地中升進陰界陰中陽半其氣變寒爲溫而其時爲春過此以上陽升陽界陽中陽滿而夏當其時夫陽一也特所歷之位分陰分陽故其所升之陽爲春爲夏中以主之不能違也自陽太極而生陰陰自天上降退陽界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爲涼而其時爲秋過此以下陰降陰界陰中陰滿其氣之涼者變爲寒而冬適其時夫陰一也特以所歷之位分陽分陰故其所降之陰爲秋爲冬中以主之不能外也繼冬爲春

自消而息也不消則息無由起陰陽不能不窮
矣繼夏為秋自息而消也既息而消不之乘陰
陽何由而不窮也自春而夏陽乃盡其純全之
本體否則不能盡其才而足其分何以啓陰之
繼緒也自秋而冬陰乃竭其純全之本真否則
不能盡其能而滿其量何以來陽之繼統也夫
以四時流行之化工輔弼天地之行道而兩儀
四象八卦以之並行實所以發先天大中之景
象也顧茲陰陽兩之以升降於四時而中之景

古說錄

卷七

象萬世共見於化工教孰大焉

鬼神半陰陽以時屈伸之中章第七

天地之元化明則有五行日月四時幽則有鬼
神非明者備而幽者疎也明則有所在而幽則
無不該此其大分之大較固有然者苟使化行
於明而不行於幽則顯微為有間惡足以盡道
也蓋道之顯微貫徹無間明者未始不幽道在
五行日月四時費而隱也幽者未始不明鬼神
無形而體物不遺也幽明之際其隔幾何道蓋

無在而無不在是故鬼神無為而無不為也孰
為鬼五行日月四時萬物之精魄是也孰為神
五行日月四時萬物之英魂是也而其所以生
之者不越乎陰陽屈伸之兩端而已動而不已
來而不測其神乎滯而有迹往而歸根其鬼乎
往者過來者續往來相禪何嘗止息此天地之
運所以不已也陰之為德主於閉其鬼之盛乎
陽之為德主於遂其神之盛乎自幽而出於明
為神以其伸也自明而反於幽為鬼以其歸也

古說錄

卷八

惟人出幽入明而有生凡動靜進退出入起居
自修已以至治人孰能外鬼神以為卷舒乎要
必從事理學持正執中使剛正之氣魄常行閑
邪存誠使不正之氣魄自消于以維持鬼神而
鬼神有所不能違者蓋以吾心為天地立心也
由是二者安常以守其幽返正而革其邪木火
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此五行之
鬼神一中正之理氣也太陽吐景於晝以施照
太陰含景於夜以破幽此日月之鬼神一理二

氣之中正也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此四時之鬼神莫非一理之中二氣之正也山川草木之榮悴鳥獸虫魚之起伏吾人之全動靜而參天地此萬物之鬼神無非二氣之正一理之中也陰漸伸而為陽也其鬼神陽漸屈而為陰也其神鬼物將生而向茂也其鬼神物既盛而向衰也其神鬼他若目之開闔鼻之吐納口之語默鬼神相倚也晝之一起一居夕之一寤一寐時之一出一處鬼神相參也木自抽條而舒葉

中說錄

六十九

神也自落葉而枯條鬼也花自蓓蕾而含蕊神也自放朶而脫辦鬼也由一世之萬物以至萬世之萬物半鬼半神相乘不已莫能逃也由一世之萬民以至萬世之萬民半神半鬼相禪不已不能外也夫以鬼神之化迹替天地之行道而兩儀四象八卦以之竝立所以張先天大中

之體段也顧茲陰陽屈伸於鬼神而中之體段萬世得以共覩於化迹教孰加焉

天地之大易成於八者既列於右聖門之大學

成於八者用列於左

格物致知以明此中之至善章第八

格物之學益進道之門是非邪正之原悉由此判修己治人之則悉由此出是蓋第一要務可不專精其心力乎苟或務博而不專欲速而不精則非吾所以窮理也要必居敬主一而寂有慧照澄心定志而感有圓通方寂而感既不徑約而失之踈畧方感而寂亦不穿鑿而陷於支離此有一物自有此分定之至善也即此窮之

中說錄

七十

必凝神玩索不表裏精粗之漏一務鑽研其至善之極處盡由此悟而後更焉彼有一物自有彼分殊之粹美也即彼窮之必注意探討不精粗表裏之遺餘務究竟其粹美之底蘊悉由彼識而後他焉而其一敬存心如故也前格一事有未精則專心於前而勿二以二不有以瑩然透徹有弗已後格一事有未明則潛神於後而勿參以三不有以洒然融釋有弗措而其一心居敬如昨也循是以往繼繼相承其求之專也

不以彼侵此而彼此相洽其思之精也不以後
凌前而前後相浹窮得數端而了悟終當迎意
而自解究理之一而知其為仁究分之殊而知
其為義積習久而查滓化一境明而萬境融物
不徧萬而盡格理必盡萬而畢明精析於一毫
會歸於大通此聖門格物之中制也吾嘗有感
於此而嘆賞有云格物必須居敬敬則心專靡
他理有些兒未瑩毫釐千里有差所以修己治
人必先以此起家物各有一極致其則非近非

中說錄

七十一

遐窮透後天極處先天何曾有加知止物之所
止無餘無欠無瑕始焉見道分明終身受用無
涯又云格物必須觀書書中人去神存誰道糟
粕餘味自是真酒化醇古來傳授道妙孰不憑
藉斯文物理非文不彰廣大精微具陳不識先
天統緒藝焉曾何足云甲第似達非達醜雞同
夢同昏喚醒湛太虛始見道體本真三公不易
此樂享有先天精神噫大道散於萬物萬物聚
於六籍固矣然究其性命之原則自天地稟受

先天之精神而賦子後天之萬物者也窮理必
須盡性至于命斯能會斯道之指歸以合先天
之大通格物之功不復遺餘力矣然道雖散於
萬物而實則統於一心格致固無先後之序也
物既格而知未致則徇外而遺內不幾於逐物
而忘返乎外之物既格而無物外之理則內之
知可致而無心外之物於斯時也敬心不二內
照不搖事有接據而此心得以開明物有徵驗
而中心得以精白知之所遇者交證互發而真

中說錄

七十二

覺轉悟知之所不遇者沉思注想而神明自通
寂而養恬不撓以小智之鑿感而大通不措以
聞見之狹心境之全體本無限也或以氣質有
拘斯有限耳必開其拘而全體自復其初以萬
物為吾之固有也心神之大用本無窮也或以
意見有蔽斯有窮耳必撤其蔽而大用自返其
始以萬理為吾之夙稟也三才表裏思之即至
心具太虛也萬世上下潛之即達心涵千古也
知理一之為仁而一外無仁知分殊之為義而

分外無義格致兼盡內外交映心有定見而學知所止矣苟使知有未瑩則無往不謬不為絕物之虛無則為玩物徇物之邪僻不為以義為障之灰心則為博物不根之浮夸若斯人者雖終日自修不知吾德之與天同大終身治人不知斯人非心外之物安能得其指歸乎噫不先有開孰后有得此格致所以不可不預也夫

誠意正心修身以誠此中之至善章第九
誠意之學蓋進德之基為心術至密之地為學

中說錄

七十三

術至要之幾誠則向上有本不誠則下流忘返戒謹之心孰有切於此者乎然必先知諸心而後能察其幾此不易之序也心既開明而意有未誠則所明之理無以有諸己不幾於空而不實乎方幾之未動氣不用事有善而無惡迨幾之方萌乘之以氣惡與善間出善萌於心吾知此善在所當為也好之能無意乎必無有作好所好由寂而感極其真不以端倪至幽而乘之以欺惡萌於衷吾知此惡在所當去也惡之能

無意乎必無有作惡所惡由衷而出極其實不以苗昧至眇而雜之以偽苟好善而有一毫之欺必絕之於早使善之所向在乎必得而靡他有已獨知而人不知之真惡惡或有一息之偽必遏之於獨使惡之所之在乎決去而不一有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實正念發於仁義之一派乃所願慕也願慕之念惟正之趨而真意存存於密密不以鬼神莫知而潛改其幾正之一派敢須臾離乎邪思萌於非仁非義之一脉固所

中說錄

七十四

憎嫉也憎嫉之情惟邪之攻而實意肫肫於冥冥不以耳目莫及而默移其端邪之一脉敢頃刻入乎夫善惡知之真而好惡極其實時則私欲惡念以之遏絕而內無所容將見夫德王道之純家國天下之治可冀其成俗學功利之隘陋異端清談之空疎可杜其漸學之進修有實地矣夫意誠而后心可以正此不易之序也苟能謹幾而不能立乎其大不幾於曾次狹隘而有外乎益心之本體湛一大虛性外無物安得

有二彼欲動情勝則一者二矣必居敬以直之
主一以持之事未接也當寂而寂虛以待之不
為之先喜怒哀不形憂懼不作心不期必於事先
而情不失之有所無將迎也本體之虛常自若
焉事方接也隨感而應不徇於好樂而當怒不
怒不泥於憂懼而當喜不喜心不偏重於事幾
而情不失之有所無係累也本體之一各有在
焉及事之既過也由感而寂喜怒哀釋而不再憂
懼解而不二心不凝滯於事後而情不失之有

中說錄

七十五

所無留吝也本體之虛常自如焉事之往來無
預於已心之寂感隨時順應是蓋既不徇物亦
不絕物而操存有恒來無所拒去無所追而涵
養純熟始焉私欲惡念遏絕於誠意之際茲焉
閑思雜慮掃淨於正心之時合天地動靜之妙
機具先天精神之大全仁立義行心之體用復
其初而得其正矣夫心正而后身可以修此不
易之序也然心為身之主宰而備萬物於中身
則為心之區宇而應萬物於外心正而身未修

則直內無以方外迹與心違豈所以合外內乎
是故一身之運用不越乎仁愛義惡之兩端愛
惡之應酬足管乎群倫庶類之萬務見人有善
因其可好而好之無作好也然其人未仁不能
無惡復因其可惡而惡之不以好之方殷而遂
忘其惡也方好而惡善否在彼已何與焉若乃
好是人而有惡不復知則所好陷於一偏而一
身之容色詞氣形於所好者皆苟矣欲外之方
得乎見人有惡因其可惡而惡之無作惡也然

中說錄

七十六

其性未喪不能無善復因其可好而好之不以
惡之方嚴而遂寢其好也方惡而好滅否在彼
已不預焉若乃惡是人而有善不復知則所惡
溺於一曲而百體之動靜云為發於所惡者皆
非矣欲身之修得乎要之膚殼之表形色之間
一顰一笑一畏一傲凡形於好惡之端倪者各
中乎節無偏倚也一喜一怒一矜一敬凡發乎
好惡之情緒者各稱其情無固滯也學而至此
則不氣質其形而形外無性不血脉其體而體

外無道始焉自格而致也性之所有者盡之心
茲焉自誠正而修也心之所知者踐之身身而
進修於大成家之本自我立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用此中之至善章第

十

齊家之學萬化之原吾心之所體者非止於家
也莫此為厚吾身之所教者豈獨家也莫此為
切何者原其初則一體而分形一氣而分息其
隔幾何即乎今則同間而居同井而食共朝夕

中說錄

七十七

而遊密孰加焉第以骨肉之間情常勝禮恩常
掩義雖有政有法而難行也然以道明德立之
一身率我分形分息之象身不過舉此加彼耳
故必身修而后家可以齊其序豈容紊乎設或
家人為氣稟俗染之所蔽而吾德不洽於一家
則吾心德為有外不足以合天命之大全豈所
以明吾明德乎必導之以正使其非僻之心自
沮動之以誠使其欺詐之意自消以吾力之有
餘而濟其所不足以吾善之先得而啓其所同

然父子兄弟務敦孝友不以恩之偏溺而妨天
倫所當重夫婦長幼務修恭順不以愛之偏徇
而掩人紀所當為至若事君務守法盡忠以供
其職勿傷倫敗類以違其令此則合其類以經
之然也若分其緒以綸之則父之慈存乎擇師
講學而教以修德守身為重稅產宜有而不必
盛子之孝存乎體心承意而恒以為惡辱親為
恥其旨宜精而不必侈為昆為季皆天所叙本
乎一身遺體無二弟恭其兄兄愛其弟勿懷妬

中說錄

七十八

忌勿學猶似有一于此觸處乖戾勿聽婦言勿
計小利有一于此轉眼反視兄飢父悲弟寒父
慮曷體父心相親無替夫以內外之別為重而
牝晨之敗事所當戒婦以服食之治具為職而
閭外之家事不可預夫柔妻剛家之不祥夫義
婦順家之吉昌至若君臣之際食土之毛者知
感君之賜賦稅力役不敢懈捍災禦侮不敢後
也食君之祿者盡忠上之心補過必須幾諫以
回其善端納約必自戶牖以開其蔽或使在

從諫之益身無批逆之罪也宗族有親疎而在
我公之以仁恩誼有隆殺而在我處之以義此
教於家者以一身率衆身九族莫非吾心之所
體也然同宗有賢愚貧富之不齊者可不輔之
以法乎族中有田十頃者勸出義田五十畝有
三頃者助田十畝中間逋爲增減而二頃以下
免之擇族人之朴實不欺者主田稅之出入會
衆以調給同族之不足凡沾田稅之惠務盡田
多之報有事則代勞無事則候問後臨其喪無

小中說錄

十一

服服總麻小功服大功義田之子孫陵替者還
其田先貧後富者補其數如同宗之田彼此皆
寡無田可助則設義廩數楹候夏秋之時勸出
稻麥收貯廩中擇族中之質朴者主之會衆以
調同族之不能自存者其廩之左立祠以祀入
穀多而及人博者其祠中之左右揭二板左曰
嘉善書其人之績右曰愧頑書其吝者歲終集
衆謁祠而讀誦之以爲勸戒此家衆不能無飢
寒而養之有法使有一人失養則心有外而仁

義有虧可乎養既有備教不可緩勸族中之富
者開設義塾延有行而文者爲之師以教子弟
及同宗之無師無贅者先授以小學莫要於習
禮訓之正容止齊顏色以約其形體訓之敦孝
行和長幼尊君令以約其情志諭以奢侈爲飢
寒之招宴安爲憂患之招以導之勤儉諭以博
奕之荒爲自棄其家酒色之荒爲自棄其身以
導之抑畏敏者閑之以簡重木者閑之以英慧
柔者作之強者抑之以導之中和欲其慤不欲

小中說錄

十二

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悻悻然以導之莊謹
及其幼儀可觀德性有定然後授以四子次讀
一經次習文藝循序漸進有志行道者送入儒
學以淑已淑人爲心否則居家事親教子課農
積穀以備收運係官錢糧之費以爲守身守家
之地歲爲燕樂同宗之會四其時用四仲之月
其物用時祭之餘豕羊各一酒醴羞菓隨所有
不必侈其坐以尊卑長幼爲序尊者雖釋子必
位乎上長者雖貧賤必以齒酒以七行九行爲

節飲食皆後長者擇在塾童生數輩群歌詩之
樂章以和洽其族人不接之情其詩以關雎蓼
莪蕭蕭棠棣谷風黃鳥之什俾族衆咸知勸勉
以遷善塾師讀邦法講古訓爲釋其義俾族衆
知所向方而畏法講讀畢命童生誦嘉言有云
有過相補有患相顧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又
曰有惡相沮有難相撫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祖
祖父立心欲貽安妥無或結勢黨惡多故黨惡
多故不如不輔誦畢少者送老者歸及門而返

中說錄

卷下

夫自同祖同父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教以義
塾讀法講古而約之以禮養以義廩燕會歌詩
而和之以樂使親者恒親疎者不薄賢才由此
出家世由此興此族衆不能無愚不肖而教之
有政使有一人失教則心有外而仁義有虧可
乎學而至此國之本自家立矣家齊而后國可
以治其序豈容紊乎夫家以群倫爲族國以千
里爲域固多寡之不侔也然以吾已齊之一家
準夫圻甸之萬家非待他求也惟舉此加彼耳

設或國人爲氣稟俗染之所汨而吾德不行於
一國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合先天之純全
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鼓之舞之輔之翼之
躬行孝悌慈愛以其刑於家者刑于有邦俾國
人視儀聽倡以其行於家者移於乃國移孝以
忠君移悌以順長而忠順之風洋溢於四境移
慈以使衆移誠以保民而慈祥之澤均被於郊
圻環域之內施以一視之仁所愛之中揆以可
否之義此教於國者以一家準萬家而百姓莫

中說錄

卷下

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國中有肥磽厚薄之不等
又可不可輔之以法乎彼義田義廩之立法已有
家族舉行之成式不待言矣若欲爲積穀之計
必先禁糜穀之事何者有若築黠之家謀利多
端驕矜之徒奢僭多事侈宮室服飾者擬偪千
乘盛嫁娶賓宴者執事千指肩輿樓船出入鼓
吹載酒百艘行市四方凡此糜穀之費不能枚
舉有犯其一量罰其穀少不下十石多不過百
石行之三年奚翅千萬半運京倉以備不虞半

貯縣倉以備飢歲他若平糶之法凶年糶貴傷民則國糶而民糶豐年糶賤傷農則民糶而國糶分上中下之三熟以平其糶分上中下之三飢以平其糶此法在李悝有計功謀利之心在誠意君子行之則以養民為德性內事所當盡豈有所希覬而然乎有若義倉之法借官米六百石出貸與民每歲石米收息米二斗小飢則蠲半大飢則盡蠲後乃永不收息主守則屬於鄉人之行義歛散則請於本郡之遺官其後本

中說錄

卷三

米還官尚餘三千餘石以備荒而邑民不病於飢此法在朱子固無計功謀利之心蓋君子之為利利民而已不與豈若小人之為利雖以利民而在已實有所希覬乎凡用法一有所為而然則與天地大中無倚之心不相似非所以明吾明德也夫立法固在得宜行法尤在得人誠者為王假者為伯竊者為奸而治效隨之是則任法任人缺一可乎民既有養不可無教蓋教以學禮為先學以啓蒙為要在昔成周設閭胥

族師黨正之制立八歲以上啓蒙之教惟自幼而得先入之言為主則向後雖有外誘之干莫之奪所以定性早而成德易也後世人心之不古若者正以社學未興小學久廢士以勝冠之年入郡邑之學習俗已固志向已定綺語之習寤寐在念仁義之言扞格難入是宜學無德業仕多功利欲治之遠古得乎故必倣成周之制興社學之教以百家為里分二十五家為社擇有行而文者為之師集八歲以上者為之徒

中說錄

卷四

當是時志氣未定習俗未染惟先入之訓言為之主則後來之物誘莫之入是以社學之教不必他求家塾之教具有成式舉而行之自當見效然善教之法既開之於早而激厲之法當策之於後每歲二分二至日社師各率童生往謁縣長縣長閱視其進退之威儀考試其應對之詞氣果能循循有禮造成令器師之勤教有賞否則量為之罰以激昂其志氣境內民社果能學禮成習積習成俗耆老言其狀於當道上官

以縣長教民有績報部其不然者以縣長教民無績報夫既導之以善教而又督之以有司賢才由此出世道由此亨成周之盛復見於今蓋有善教而后有善士有善士而后有善俗有善俗而后有善治也然有德而無法治不可得也有法而不得其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為要人次之二者俱有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有則危人法其可缺一乎學而進此天下之本自國立矣國治而后天下可平其序豈不系乎夫國

中說錄

卷五

以甸服為域天下以四海為域固有近遠之相懸也然以吾已治之一國準夫四海之萬國不待他求也惟舉近措遠耳設或兆民為氣稟俗染之所溺而吾德不流於四遠則吾心德為有外不足以合天地無倚之心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率以身教導以賢能使舊習改趨於善良厚其恒產薄其稅斂俾良心不喪於寒餓海隅蒼生聞風而喚醒愚者知方惡者遷善人各親親長長而善俗習成於海隅多方黎庶仰極

而慙悔頑夫知恥懦夫奮志家各老老幼幼而聲教洋溢於多方澤之以周流無間之仁處之以各有攸當之義此教於天下者以一國準萬國而非民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天下地有肥磽人有華夷之不類又可輔之以法乎蓋治法有六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兵也刑也政教禮樂行之家國已有成式措之天下曾無二致若乃兵刑之法在天下則不無嶺海之寇賊外夷之侵侮安不忘危治常憂亂兵刑豈可一日弛

中說錄

卷六

乎二者不得已而用以防奸除暴以輔經之不及固御眾之大柄也然非此無以衛疆圉安善類實保民之大德也苟使人法之失宜致有一夫之失所則吾心為有外吾德為有虧豈所以明明德乎是故理刑之法在擇賢明之士善推民情而得其實不可任非其人徒徇己意而失其情古以畫象不犯之世猶象以典刑以頑民弗靖之國不加以重典此蓋不泥於迹之順逆惟原其情之重輕以為法之低昂耳與其燬燎

以威不若推鞠以情用威煅煉者雖吏胥任之而有餘原情推鞠者惟賢明任之而庶幾故夫典刑之精選非他官之比擬必有無欲之仁德不惑於貨利者斯可得其情有特立之義德不屈於權勢者斯不受其欺百僚之職皆以無曠爲能士師之職則以民不犯而官虛設爲能他事皆以法爲要人次之惟刑獨以人爲要法次之欲得不寬之太平須擇不凡之奇士任非其人而欲罪當其情非吾所敢知也苟有一人稱

中說錄

全七

寬而與天地所稟先天之中以爲之心者不合豈所以明明德乎理兵之法本之以仁義濟之以紀律在古聖人以不戰而屈人兵爲上以故好謀而惡戰蓋好生之本心也然戰以止戰殺以止殺乃不得已而有時乎濟用蓋保民之妙算也是故兵法之綱要有二有一定不易者存乎居重御輕之足恃有臨機應變者存乎擇將布陣之得人自三代以下之兵制惟李唐之初畧同於三代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

在關內者殆居其半關內府幾乎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得居重御輕之良規無容議矣其後一變而爲彊騎再變而爲方鎮始與先王之制大相背馳國隨以亡使其國初之制持久不變唐雖至今存可也我

中說錄

全八

於一帥此亦居重馭輕之妙算繼今以往持久不變雖萬世一統可也此兵制之第一要務有然耳乃若臨機應變則不一而足無事則將之愛士如愛子處軍事如家事務施仁義而結心以效死有事則士之愛將如愛父畏將如畏敵務行仁義而除惡以救民布陣須設援兵之隊伍分屬前鋒以應濟臨陣須備犒勞之醪肉振奮勇氣以折衝凡於對敵未交之先須設守禦庇身之所敵在江湖務造巨艦上設小樓左側

披鐵皮之木板以捍之右側貯兵器糧米牲醪以稱之環列數百艦以爲營營中屯聚八八陣以爲守常使我爲主而敵爲客戰守由我而不由敵敵陣整肅則以守禦爲主而以全取勝敵陣散亂則以攻擊爲務而先攻其瑕庶幾有勝無敗也敵在平原務造大車上設小樓裝木板以庇身留小牖以發弩環列車數百兩以爲營營中聚精兵車中儲糧米醪肉戰守由我而不由彼庶幾無敗而有勝也敵在山谷彼可以下

我不可升須就隘口之傍擇平坦之地結廬一區週遭鑿溝築壘背山向溝以開門溝面設板以爲橋敵來則撤板我出則駕板我可以往彼不可來屯兵於廬舍把持其隘口阻截其糧道與敵相持日久敵將絕糧成擒敵在曠野千里長驅直突無少阻礙須令州縣官僚各照所屬地方開溝築壘自南至北一直千里溝壘不斷就中設門聚兵守備使賊之長驅失便勢窮力沮此兵法之綱要制勝之良策關民命而繫國

祚在德性中有不可得而精粗者稽之前古則往聖先賢有行之者尤當參考軒轅有五陣之法本於五行之相克相生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敵以木形直陣來我爲金形方陣以禦之敵以火形銳陣來我爲木形曲陣以禦之自餘三陣並以所克克之欲勝彼之敵也視五行相克之形欲變我之陣也循五行相生之序此軒轅五陣之法無非除害救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所爲蓋皇者之

師也太公祖之爲三陣有天陣如星宿盈虛之類有地陣如山川向背之類有人陣如編伍彌縫之類此太公祖軒轅以爲法王佐之師也迨至武侯有八陣之兵法參用八卦之方位北方坎爲龜蛇南方離爲朱雀故北曰蛇陣南曰鳥陣東方震爲蒼龍西方兌爲白虎故東曰龍陣西曰虎陣西北乾爲天西南坤爲地故有天陣地陣東南巽爲風東北艮爲雲故有風陣雲陣鳥蛇龍虎居四方天地風雲居四隅敵在北方

則蛇陣爲正而天陣雲陣爲奇以應之敵在南
方則鳥陣爲正而風陣地陣爲奇以應之其在
東方西方也亦然敵在西北隅則天陣爲正而
虎陣蛇陣爲奇以應之敵在東南隅則風陣爲
正而龍陣鳥陣爲奇以應之其在東北隅西南
隅也亦然大將所居爲握奇之所是謂奇正在
其握也兵勢相應如常山之蛇是謂首尾應其
中也陣法井然而我兵不亂陣兵隱然而敵人
不知此孔明八陣之法依八卦之方位運天機

中說錄

九十一

之妙用無非除惡安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
所爲蓋王佐之師也李靖祖之爲六花陣中爲
中軍外爲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左二
廂右二廂既不用八陣之一而用其七又不言
中軍之一而言其六其詭道雖行於紀律之間
其伐罪則假仁義之名此伯者之師也在誠意
君子用之則無計功謀利之心有除惡救民之
德君子豈以人廢法哉吾以是知兵刑之法關
繫民命國祚非輕苟於舉措用舍之際合中道

而當人心使天下有教而無訟有征而無戰家
被全德之澤戶享平康之福然后吾德之本體
不虧與天地之心合德斯得與先天之精神往
來洪範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端在是
矣使天下有一夫不遂則吾之德有虧心有外
不得與先天精神相入而相往來是自棄耳是
以大學節序必成於八者蓋以德之體不可小
就用不可小行也故自格物循至於修身則德
之體大就而其用得以大行自誠意循至於平

中說錄

九十二

天下則德之用大行而其體得以大就此新民
之能事爲自新之極功物我無間查滓渾化抑
不知太虛爲我乎我爲太虛乎蓋後天有形而
有涯後天之道無形而無涯無非先天一統之
太虛也必至此而后先天之精神統會吾心而
滿腔皆生生之道脉家國天下無心外之人者
蓋以其受天明命而得先天生生之易以爲此
心之中而不偏不已固有然也是以大學之傳
窮理必自表以透裏修己必自裏以徹表一身

晶瑩無瑕克肖先天之素自然遺物我輕得喪
忘榮辱終日乾乾於生生之一脉務以兼善天
下後世爲德性內事亦惟復先天大中之初而
全其不偏不已之本體耳豈有一毫增損於其
間哉故曰在止於至善者蓋善或有不中至善
則無不中捨此非吾所當止也大學必以此爲
修己治人之的也有以哉

中說錄

九三

而中之一體隨在各足聖門之大學明撤外內
誠通微顯有八節序而其萬事萬化悉由此立
者兩之以仁義之寂感而中之一體無往不具
所以然者皆原於先天之大易成於八八兩之
以動靜而潛此中於動靜之間以妙生生不已
之機先也莫大於先天之中惟此兩端足以盡
之以故天地聖人之所以爲天爲聖亦惟此兩
端足以盡之何易易也噫易非易於易之時有
難者爲之先也莫難於素德之純一而先天獨

能之此動靜之真機所以至妙至妙而不能已
也先難後易此先天所以爲萬世理學之宗有
以哉夫惟有是純素之至德而皜皜無瑕故有
是全盛之精神而生生不已此易之所以爲中
者精與神也精神之所以全者素之一也天地
由此而有生更無他爲惟以育民生物爲心而
理一分殊者以其一於素而全生道於精神也
聖人由此而有生更無他務惟以親親仁民愛
物爲心而理一分殊者以其一於素而全生道

中說錄

九四

於精神也噫素與精可學而得神不可學而能
吾惟養素儲精持久不移以俟神之所以神先
天後天之學其庶乎用是淑已以淑人大經大
法悉自我出以致太平不有大道之精神能之
乎結上文

契翁中說錄下卷終

契玄翁中說錄後序

伏讀子思子書首曰天命之謂性中之指歸已發其端矣契玄先生復有茲說夫豈無以益人稟天地之中以為心天地又稟先天太虛之中以為心微先天則天地無所於稟受而為不根之天命豈能於穆不已若是其全耶是則人之所得於天命者實得於先天無二本也粵自羲皇首畫先天之易而潛蘊中道於其間未嘗有辭迨文王周孔相繼演之

中說錄

左五

繫之斯道大明矣降自秦漢以來知者蓋鮮至隋王仲淹雖嘗言之而先天之心法知之未明逮宋邵堯夫氏妙悟乎此傳至朱子嘗釋先天圖意義皇之傳既晦而復明厥後世儒競以詞章功利之習溺心喪志先皇之心法復鬱而不彰先生於是乎不容默也其季子浚哀集其圖書編次之召工綉梓成帙其仲子職方君湛尤為心領庭訓之克肖者因屬悅言以序其宗要悅先生門下士也義不

容辭竊惟中之統緒具於先天而顯於後天在天地則會先天後天為表裏而一以貫之者也先生有見乎此而不以詔後嗣不幾於棄不中而不能以寸乎用是名曰于門中說示不僭為他人道特以佑啓于門子孫耳然是書豈但傳家而已哉傳之天下有功於後學多矣此謙謙之德又可見其有得於中說也觀者慎勿昧珍玉之心而吾先生亦無匿天下之公器乃所願焉

中說錄

左六

正德庚辰歲季春望日

賜進士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前行人司行人門生孫悅拜書

中說之傳於世京口靳氏天水胡氏叙之詳
晰矣余惟孔子沒既遠而聖皇之道闕諸百
氏闡述者不鮮矣然徇高者懸虛不可施於
事實徇卑者纖煩拘牽非畔即泥是以後世
學士無所悟嚮余讀契玄翁之說探其原則
宿之手至虛室一顯其用則散之於萬有萬
變或不聞聲臭或沛塞六合先乎太始後乎
无疆標諸日月五行四時鬼神而日月五行
四時鬼神之中可識矣體諸心身措諸家國

中說錄

九七

天下以至兵賦禮樂刑制萬彙之繁而家國
天下兵賦禮樂刑制萬彙之中可識矣蓋與
大易洪範中庸異泛同登其言甚似嚴君平
邵堯夫氏視濂洛關閩諸大儒所著若尤簡
且章者於乎孰謂斯世而有斯人斯言也哉
隅謏陋生晚得親其書甚幸然猶以不侍几
席親聞指授之爲恨也乃今獲侍教於
翁之仲子素齋公庶幾契玄之蘊或無隱焉
又不謂之甚幸邪素齋公清節大勛雅辭鴻

德方振厲海內輔贊

主上則玄翁之說其亦不托之空言余故著之
末簡俟後之知言知德者徵焉

嘉靖癸巳歲孟春望日後學生魯國劉隅謹
識

中說錄

九八

契玄子賦

繫混沌之未闢兮洞太虛以中涵玄其素於
中虛兮始參兩而為三五行互以變化兮二
耀炳乎其代駭鬼神默聽其幹旋兮造化莫
測其相函惟至人通其竅妙兮乃演繹其機
緘肇先天之渾融兮繼易畫之有象信圖書
之灼形兮啓靈秘於可狀文既昭而道流兮
玄亦不涉於幻妄三皇敷之以為化兮七聖
統之以為中墳典載之為大寶兮雅頌詠之

中說錄

九十九

為正宗雖莊老幽荒之罔一兮亦莫不會異
而歸同縱玄之為衆妙之無朕兮亶顯之為
萬系之攸綜彼道家名之曰玄牝兮伊釋氏
悟之曰上乘何多門之競談兮紛莫探其捷
徑惠施鄧析竊以為伎倆兮列子亦倚撫之
而曷證文中氏說之而罔的兮荀卿騁其雄
論而靡定何伯陽參之而未昭兮子雲撰之
而未瑩維周程主靜以正中兮乃超入於玄
門彼橫渠湛一以為本兮又會極於淵源考

亭格致以上達兮象山乃徑測乎真元
來二百載兮遠明運之丕昌孰馳騁於上下
兮孰緝熙而用彰維金壇之于氏兮乃鍾太
和而輝煌先生罔由於師傳兮遂溯源於羲
皇尋墜緒於微眇兮回瀾倒於茫茫乃測玄
於幽冥兮衍中指以啓盲發諸儒之闡粵兮
配日月其耿光開迷途於未遠兮趨茲世於
周行都人士號先生曰契玄兮先生亦居之
以為常蓋已啓金匱於玉室兮豈云由戶而

中說錄

一百

登堂既發科於南國兮亦微試於萬載學足
徵而政驗兮猶未大行於當代何竽瑟之
不相入兮顧投雞於函牛之鼎匪拘抗以戾
中兮匪覆裕以偏逮匪流宥以釋結兮匪依
違以自潰胡上之人不拔尤兮胡已不安命
而增慨彼晉楚之帶劔兮何橫誹而張喙余
惟靜嘿守余玄兮任彼白之溷黛執中說以
範吾于氏兮又可以撤後人之蔽晦余何不
返吾江鄉兮日觀夫煙雲之變肆吁嗟乎先

生之高考先生獨抱以為珍惟世人不蒙平中之政考抑奚免於悲呻猶幸私淑乎中說考方將脫於沉淪信先生不秘以自臧考聽夫人之自循置遐流於厥後考又何必沛溢於其身瞻素翁之遠衍考即先生之世澤顧玄德之悠揚考莫或過而日輝抑中道之汪洋考貫百代而融液心既泰於俯仰考神又通於闔闢惟先生之怡如考委大化於無迹夫中說之粵妙考靳太保叙之以為經夫學

中說錄

一百一

行之懿美也余太史誌之以為銘兼之以胡天水之雄渾又肆澎渤於滄溟繼之以孫行人之純易迺開關鍵於重扃劉氏子已騁其駿足余冲人胡以駉而追駟惟素翁之寵命抑奚媿於韶濩而扣甬聊敷揚於彷彿猶尚錦之以綱

嘉靖戊戌仲春之吉祁門古峯子余光拜書

六經四子萬古常存載道也天地人物有賴焉孰得而廢諸秦漢而後代有作述要必於道有所發明於世有所裨補而後得以不朽其他逞技炫能而以詞翰自雄雖或凌跨古今曾何足為有無哉契玄先子究心理學垂四十年晚著中說發揮天人之秘期以存之家塾以訓子孫云爾嘉靖辛卯湛官晉藩與今胡中丞可翁為僚友可翁見而珍之命平陽葛守延之刻之郡署歲丁酉予承乏治河

中說錄

一百二

自念髫年讀書於古聖經賢傳頗勤窺測繼而登第奔走中外且三十年於當代諸名公之作亦得縱觀見道如先子著述如中說在天地間似不可少者故不敢私之一家而復刻之濟上以與天下後世之學者共焉不肖男湛謹識

正蒙會稿

〔明〕劉璣撰

據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五年祝壽武雷等刻後印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八九毫米寬二六六毫米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歸而殊塗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而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不有同焉者也苟惟極其辨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莫之宰屬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異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迺識其反約之指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

正蒙會稿序

比見近山劉先生會稿明正通達不為曲說隱語而事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余欲關中諸生人置一本拜之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清張推官鶚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俟贊說而三府察所務尚如此蓋不可以弗列故為叙諸篇首

正德十五年歲庚辰秋八月一日提督陝西學
校副使汝南何景明撰

正蒙會稿序

正德中吾友何子仲默以近山先生正蒙會稿寄示弘治中余嘗著正蒙解結大抵先其難者繼見蘭江章式之之發微大抵詳於易者及見先生會稿則難易兼舉詳而不遺矣於是取解結而焚之夫余既焚解結矣使式之見之將亦焚其發微乎先生正德初為大司徒蓋官瑾慕先生名而超遷之先生不樂居其位特瑾方以嚴肅勵精責大臣先生每朝故布素涖部則痛飲而卧其不合於瑾而去後竟中策士之料弗

正蒙會稿序

得遂及瑾敗諸大臣議曰使瑾果成其逆劉近山雖萬挫其尸亦弗從也然亦竟致仕先生有大受之才有汪洋之度有堅貞廉介之操乃一蹶而弗起其皆不知先生邪其或知之而不敢言邪因並書之俾讀先生之書者得以考先生之實焉

嘉靖十一年十月 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前右春坊太子右庶子兼翰林院國史脩撰
經筵講官苑洛韓邦奇序

正蒙會稿卷之一

正蒙



易有蒙以養正之文故張子取之以名書篇內東銘西銘初曰啟愚訂頑皆正蒙之謂也是書也出入乎語孟六經及莊老諸書凡造化人事自始學以至成德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無不備於此矣故朱子謂其規模廣大范氏稱其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而張子亦自謂如昨盤示兒百物俱在顧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論註雖多而或散見於各傳况張子多斷

正蒙會稿卷之一

章取義又有與本註不同者初學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為之開卷思晤也璣何人斯乃敢竊議顧自蚤歲得有所聞於我介菴李先生及提學恭簡戴先生之門茲又承遂菴楊先生之命因與同志諸友會講成稿中間所引經傳舊有註者固不敢妄為之說其有非本文所當註而註者則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於考證也雖尚多郵書熟說之誤然而君子為高為下則敢望以此為措手之地云

大和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正蒙會稿卷之一

二

易曰保合大和本義謂大和者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張子狀道之體以為道理悉從氣上流行出來故指大和以名道欲人之即氣見道耳浮沉升降動靜氣之機也性即理也理乘氣而動氣中涵乎理故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網緼交密之狀勝負陰陽之氣迭為消長也氣至為伸氣返為屈殆猶諺云母子謂性也幾微易簡謂此氣之流行始則潛乎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至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間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易則不難之謂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簡則不煩之謂乾謂輕清無迹坤謂有迹可見易曰乾知大始又曰效法謂坤張子復借易之詞以為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畧不見其難者為乾之易及其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為坤之簡也自

其生物散殊於天地之間而有象可觀者雖為氣若語其清通而不可象則形而上者豈非神乎清不濁也通無礙也下章曰清則無礙無礙故神是也野馬本莊子語天地間氣其狀蓋必如野馬網緼方可形容此大和之妙故智足以知此即知道智足以見此即見易矣然謂之曰道曰易曰乾曰坤曰神其名雖殊其實皆此大和之氣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正蒙會稿卷一

三

太虛虛空也必加以太者蓋凡物之空或有物可尚惟虛空則只管空去所以云太太虛無形可見而實氣之本體其或聚或散乃陰陽變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涉於形也若語其本體則寂然至靜本無所感實性之淵源曰淵源者理從此出也其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有識有知乃太虛與物相交而後然耳既交於物即為感矣而亦云客者非其本體也然雖曰客曰無其實一而已矣但自不知者言之固不知聚散知識為本於太虛其知者又或指此為本體是胥失之矣惟聖人體用一源既知太虛之本無形感而又

知聚散知識之為客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正蒙會稿卷一

四

雖曰散也然適得吾之體蓋靜乃太虛之本體也及其自無而有聚為有象雖有迹也然亦不失吾之常蓋動亦太極之常焉出謂聚而為萬物入謂散而為太虛不得已而然者有聚必有散不得不然也兼體而不累者聖人原始反終知聚散之故故盡道其間樂天敦土生吾順事沒吾寧也何累之有然此亦存神之極耳神不在心性之外盡心知性則神存也彼釋氏專語寂滅老氏循生執有不知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故一則往而不反槁木死灰之不悟一則物而不化辟穀飲氣之是

迷二者雖稍有不同然語其極則均為失道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故聚為有象不失吾常聚亦

吾體也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故散入無形適得吾體

散亦吾體也死之不亡散既吾體矣何亡之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

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

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

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

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

正蒙會稿卷十

五

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

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

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

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

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

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用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

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

其蔽於誠而陷於淫矣

虛空即氣氣即理之所寓言氣則理在其中矣理氣

一而已曰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者名之異耳其實無

二也但有聚散出入形與不形之分聚而出則有則

顯所謂形也散而入則無則隱所謂不形也然莫非

神化性命之所為知此則為能推本所從來而深於

易矣虛能生氣者謂老氏以理氣分先後也故謂有

生於無如此則理無窮氣有限體用不相屬是不知

吾儒所謂理氣有則俱有有無合一之常也以萬象

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者謂釋氏以理氣為二物也故

以山河大地為見病如此則理自理氣自氣天人不

相須是亦不知吾儒所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道

之不明正坐此耳懵者即釋氏也釋氏知虛空為性

正蒙會稿卷十

六

似矣然不知天道為用反以一己之偏見因緣天地

謂以區區之意見窺造化之微也至其明之有未盡

則又一切指世界乾坤為幻化幻化者猶以四大為

假合之說也是幽與明皆不能舉其要矣幽明即陰

陽鬼神晝夜之謂一陰一陽者陰陽氣也其理則所

謂道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

聖人則為範圍不使過於中道也三極大中之矩者

三極即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皆大

中之矩矩法則也而曰極者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

悟謂終不聞性與天道之實也遂使儒佛老莊混然

一途學者不流於釋則入於老矣問謂為其所罔而
談淫即二家之蔽惟能擇術而求知正邪之分則可
與入德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
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
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
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
無非教也

塊塵埃也氣在太虛之中如塵埃也春秋晝夜升降
飛揚未嘗有一息之停故易謂其絪縕莊子狀以野

一

七

馬也以息相吹息即鼻息吹猶呼吸之謂氣在太虛
升降不已如息之呼吸而萬物賴之以生者也虛實
動靜陰陽剛柔皆此氣之所為陽動則生故虛陰靜
則成故實陰陽以氣言陰陰也陰氣在內與陰也陽
揚也陽氣在外發揚也陰陽只是一箇消息進即為
陽退即為陰亦非陽退了又別有箇陰剛柔以質言
機其妙用而始則生物底母子也陽浮而上陰降而
下感遇聚散感謂氣通遇謂氣合風雨雪霜與夫洪
纖高下川流山峙皆氣之查洋而示人以理者也故
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雪露無非教也地載神

氣風霆流形廢物露生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
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
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
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離一陰二陽之卦其象為火為日為目其德為明必
太虛之氣聚為有象則此離明可得而施不聚則明
無所用矣方其氣之聚而為有象自無而有安得不
謂之客况聚為散之因乎方其氣之散而入於無形

一

八

自有而無安得遽謂之無况散為聚之故乎聖人所
以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者
聚而有則明散而無則幽幽明本於聚散也盈天地
間物皆造化之可見者然其文理之察非明不相觀
也方其形之時幽已因於此方其不形之時明已兆
於此大抵此節深明幽明之故本於聚散耳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
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
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氣有聚散猶冰有凝釋聚則凝散則釋知水之冰則

知太虛之氣矣知其即氣則有無混一之常了然於
心胷而有生於無之說不攻自破矣故聖人論性與
天道之極止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以見雖性與天
道之妙亦皆不能外此氣以為理也然神曰參伍易
曰變易者神妙於參伍而易則陰陽之氣變易而已
耳諸子淺妄謂老莊之流有有無之分則理與氣體
用殊絕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
形

太虛乃為清之至惟至清則無礙清則自不容一物

正蒙會稽卷一

九

礙於其間有礙則非清矣惟其無礙所以妙應妙應
者太虛之用神之謂也反此則濁而礙礙而形矣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
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氣清則通昏則壅通者無礙之謂壅則礙也譬之水
焉清則流而不息濁則息也聚而有間者氣聚而有
物礙於其間也至清之中有物礙之則風行而聲作
矣如水中容一沙石叫號遽怒不可已也豈非清之
驗與不行而至者此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無遠弗
届通之極也此亦可見清則無礙無礙故神也與上

文互相發明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天即理也然不曰理而曰天以此理在太虛之中未
涉於形如水尚在源未及流而為川故不曰理而曰
天也若化機一動闔矣而關靜矣而動為寒暑晝夜
雨露雪霜生長萬物形形色色則有道之名矣道猶
路也萬物由之以出入者也故謂之道然猶未及於
物至若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則即天以陰陽五
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人物得之以為

正蒙會稽卷一

十

性也人雖得此理以為性若非氣之虛靈則不能作
為運用而盡性焉故又合性與人身血氣之知覺則
心之名始由之而立也是心也性也道也天也其實
一理而名異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
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太虛中凡造化之迹莫非鬼神也然此鬼神乃二氣
之良能耳二氣即陰陽也氣至而伸為神氣反而歸
為鬼其所以伸所以歸皆此氣之自然故謂之良能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在人則聖之所

以爲聖不過極誠無妄得此理之本然耳太虛妙應
謂有感必通不可得而窺測也法象謂凡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者皆造化之粗迹如酒之糟粕然亦不可
不謂之神化也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
端而已矣

天道不窮寒暑而已若寒一於寒暑一於暑則不成
變化而天道窮矣衆動謂凡物之動者如龍蛇尺蠖
之屬必屈而後能伸不然則動即困矣鬼神解見上
文其實亦不過陰陽二氣屈伸兩端而無餘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
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一即太虛之氣而理之所寓也兩謂陰陽之虛實動
靜聚散清濁也惟是陰陽有虛有實有動有靜有聚
有散有清有濁則一可得而見不然則四時不行百
物不生而造化息矣然則一其體兩其用體立而後
用行用行而體斯著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

兩則感而後通自然之理也若無兩則無一就本章

言之兩如剛柔乾坤一則易之謂也剛柔有體而後
易之體立乾坤成列而後易之用行剛柔乾坤皆所
以爲感者也至易之用行則通可見矣若泛言之則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皆兩相感而
後通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
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以氣之流行者言紛擾參錯不齊之貌陰陽二
氣在太虛中惟其交會迭運紛紛擾擾故生出許多
物來形質小大萬有不齊至其立天地之大義却不

過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而已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
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日也暑也陽也皆晝之謂也月也寒也陰也皆夜之
謂也易之論日月寒暑陰陽與夫神易之無方體皆
兼晝夜之道而爲言也若舉日而不及月言暑而不
該寒則是止論晝之一端而非通乎晝夜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夫道春秋分
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
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

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以一日言則晝夜者天之一息也以一歲言則寒暑者天之晝夜也氣易謂暑變而為寒也寤覺也寐息也魂交與物相感也百感紛紜如下章飢夢取飽夢與之類至不一也此以天之晝夜明人事之寤寐也氣本之虛本諸太虛也湛本無形謂至清也有感而生陰陽五行相交感而生物也對者物我相形反者

張家會稽卷一

十一

趨向不同既反則忿端生而有仇矣不必小人雖君子亦有時如此故必和而後解是仇也和也雖愛惡之情其實氣之所為始則同出於太虛而終則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間不容髮非神而何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無一物相肖謂萬物之生形色小大初無一之相似也蓋陰陽變化有無窮之妙故以此知萬物雖多皆不能外陰陽以成形而天地變化其實亦止於陰陽兩端而已夫豈有他哉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皆神之渣滓故雖性與天道云者亦不過陰陽變化而已矣神豈外形色哉心感外物如孺子之見宗廟之過萬端不同也心亦隨之而不同非若天之比也天大無外地之外天也而天之外則無物矣不其大乎天雖大如此其為感者不過陰陽二氣升降浮沉而已然則性與天道又果能舍易而為言乎

張家會稽卷一

十四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物之相感如上下夫婦朋友皆其類也然其所以相感者一萬物之妙神之所為也利用出入莫知其鄉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為可見矣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此氣一則動志人勝乎天也然氣動志者什一聖人在上而鳳凰儀此志一則動氣

天勝乎人也然志動氣動氣者什九

問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曰此與下章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互相發明皆謂氣也謂所以網緼相盪或勝或負或屈或伸雖皆此氣之所為而實中涵乎性道非氣不可得而見氣非道孰為之主張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虛實動靜便是這飛揚什降者為之然則野馬網緼不謂之大和而大和不謂之道不謂之易竟從何處覓道覓易哉

問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曰此即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之說也大抵浮屠主去礙謂色即是

正蒙會稿卷一

十五

空誣世界乾坤為幻化故以山河大地為見病殊不知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雖大而山川融結無非實理然則萬象豈但太虛中所見之物而山河大地於人果何礙而見病哉

問因緣天地曰此本釋氏語謂觸緣受緣愛緣取緣有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也然天地之大也豈可以因緣云乎哉

問起知於易效法於簡如何有乾坤之分曰浮而上者陽之清如天是也降而下者陰之濁如地是也故凡輕清無迹屬乾有迹可見屬坤乾屬前一截坤屬後

一截乾主大始坤作成物

參兩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謂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圓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撰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三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則為八張子此則謂地所以兩者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剛柔陰陽之稱陽性剛

正蒙會稿卷一

十六

陰性柔男女凡陽物皆男陰物皆女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也曰法以剛柔男女為言也天所以參者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太極調理兩儀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為二也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也曰性以太極兩儀為言也大抵造化惟一氣爾一分二二分四三其四為十二兩其十二為二十四三其二十四為七十二散為十百千萬不過天參地兩而已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太虛之中有一物而兩體者氣而已氣惟一物故周

行乎事物之間無在而無不在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也氣惟兩體有陰有陽故能化生萬物然陰陽變化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一爾一者兩之體兩者一之用一也兩也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

正學會稿卷一

十七

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恒星春秋胡氏傳作列星解看來只是經星朱子謂北辰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必如此說方見其不動方可謂之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

不窮也逆天而行者右轉之謂也日月五星亦皆左旋但行之少遲則若右然先儒謂譬之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是也并包乎地者謂日月五星不但逆天而行并包乎地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天與地上所係之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移徙者倒退之說也性殊即下文所言日月五星所行緩速不同也月缺也謂太陰滿則缺也月陰精與陽相反者也故其右行最速若天行之疾焉日實也謂太陽大明盛實也日雖為陽

正學會稿卷一

十八

精然其質本陰惟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金水附日而行者金水陰也日陽也金太白水辰星金禁也秋時萬物陰氣禁止也水準也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也金即啓明以日未出前能開導日之明在日之西日將出則東見水朱子謂即長庚言能長續日之明在日之東日將沒則西見此蓋陰陽相感有如此者其理不精且深乎鎮土星故謂之地類土吐也土居中央總吐萬物也根本五行者土居五行之中而統乎水火木金故曰土則水火之所寄金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也土惟根

本五行故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火即焚感火
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火日陰質者火中虛暗
也為陽萃焉陽附於陰也陽抱陰為日火雖日之類
然其氣較之於日為微故行之遲倍乎日木即歲星
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歲一盛衰故歲歷一
辰辰者天之體日月所宿處也天體分十二辰每辰
各有幾度木星歲歷一辰有歲之象故名歲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
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
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
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為南
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圓轉之物小如車如磴不但天也動必有機既謂
之機則動乃自然非自外也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
變謂在天而運者惟日月五星也然恒星不能自動
其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耳機謂
天圓而動之機晝夜不息者也恒星純繫乎天圓
而動加以地氣鼓之其機如此安得不亦隨天左旋
邪恒星出則昏而夜沒則曉而晝此其故也日因北
而南者北辰為天之樞其旁則恒星所繫之處也使

正蒙會稿卷一 九

恒星河漢不於此乘天之機而動則人固不能由北
以知南而日月亦無由因天以隱顯若夫太虛湛然
無形非圓轉之物所可比故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處其中者謂日月五星也順謂隨天左旋少遲則反
逆而右矣所謂若倒退者也蓋天行最速一日一夜
周天一度而有餘其次則鎮星之行積二十八箇月
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歲星之行積十二箇月不及
天三十度其次則熒惑之行積六十日不及天三十
度其次則太陽之行積一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
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
陽同其次則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
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其次則太陰之行一日不及天
三四十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
然爾
地重濁有質物也天輕清不可象神也物無踰神之
理蓋凡有形之物皆滯於器矣豈能屈伸往來如神
之周行乎事物之間哉但有地處即有天如夫婦之
相配雖常相守而不離然不能踰乎夫也

正蒙會稿卷一 二十

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地有升降而日因有長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而二氣之升降則每相從也如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氣消而虛即一歲寒之候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氣息而盈即一歲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間其氣亦有盈虛升降驗之海水潮汐為信潮汐謂氣升而地沉

五車會稽卷

十一

則海水溢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潮退蓋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元氣相為升降故也若夫潮有大小則係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如余襄公所說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

之食矣

日陽精然其中黑暗質則陰也所謂陽以陰為質是也月陰精然其魄受日之光而白質則陽也所謂陰以陽為質是也月一日為朔日月正相會之時也故日常食於朔十五為望日月兩相對之際也故月常食於望蓋日月至此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精謂日魄謂月日月相會陰盛敵陽日為月所掩是日之陰反交於陰日所以虧也日月相對陽盛敵陰月被日之闇虛所射是月之陽反交於陽日所以虧也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

五車會稽卷

十一

入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夫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虧謂月之光缺也盈謂月之光滿也大抵虧盈之法月麗天比日為尤遲而其行常在日之裏故於人為近蓋人在地上視之也日麗天比月為少遲而遠在月之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蓋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也月之西與東日相映處皆是月之外人自其所立處斜視之祇見其外一隅受光處若鉤之曲則以為缺也如初三哉生明以至初八上弦日纔入於酉而月在天上光隨以生於西固是受光於外及至

十六漸漸離開哉生魄以至二十二下弦日將出於卯而月在天光隨以生於東亦是受光於外受光於西者日沉於西其光惟與月外西之一隅斜映而東則暗也受光於東者日出於東其光亦惟與月外東之一隅斜映而西則暗也此虧之法也及其望夜月與日正相對日在地下其光四面一齊轉來非若上弦下弦但與東西一隅相映可比故人處其中仰而視之方見其全明如半璧然此盈之驗也愚按易曰月幾望謂盛之至也書曰哉生明謂始生明也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謂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

正蒙會稿卷一

二十五

也合數說而觀之則似月之虧盈係陰之消長陰盛則月之光隨而盛陰消則月之光亦因而虧矣故古人制字謂月光復蘇而為朔者亦或有見也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月所位者陽月所行處即日所行處也故月受日之光受其陽之光也不受日之精日乃陽抱陰者也其質固陰月本陰也若又受日之精則陰而又陰何光之有相望中弦日月相對當上下弦之中謂十五夜也月至此或為日之闇虛所射則光為之食可見精

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相猶相師之相有資助之義如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即是火日以陽之形相星月金水之物也然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不同蓋物莫健於火日能直而施莫順於金水能闢而受故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者以此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遷升降相求綱

正蒙會稿卷一

二十四

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陽精也而抱乎陰以為質月陰精也而假乎陽以為用互藏其宅也故各得其所安而其形萬古不變所謂日月貞明者也又如水內明而外闇陰根陽也火內暗而外明陽根陰也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於午亦是互藏其宅也故各得其所安所謂水火不相射也此皆以形言也若以氣言之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循環迭至也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聚散相盪也

天道下降地氣上升升降相求也游氣紛擾細縕相揉也此皆陰陽之氣相蒸相制欲一之而不能也相蒸謂有陰必有陽有陽必有陰相制陽欲勝乎陰陰欲勝乎陽也屈伸無方運行不息即上文循環聚散升降細縕也莫或使之不知其孰使之然也此性命之理之謂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天以理言蒼蒼特形色耳日月非得之自然之理豈能久照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

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為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為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至三十日而置閏日行所多為氣盈又曰陽盈月行所少為朔虛又曰陰縮氣盈朔虛之積是為閏餘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有大

小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縮虛而氣盈在其中矣然此置閏之法其日月交食之法亦當類此而推非與閏異術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大極動而生陽其德直而施如元亨之時物皆生長可見其主於遂靜而生陰其德翕而受如利貞之時物皆收藏可見其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

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

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靈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均散者陰雖聚之終為陽所散也聚有遠近虛實皆陰氣也虛實謂所畜之固與不固也小大暴緩雷之聲風之勢也餘見朱子小註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陽中之陰謂日月之照臨未免有精魄之迹於陽中論之乃陰也陰中之陽謂風霆之流形於陰中較之

而有鼓動之神乃陽也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雷霆不及掩耳其感動不亦速乎然陽在陰中為陰所畜欲出而不得出者亦久矣惟其畜之久故其發之速此即神化所從來也能窮此則德之過人遠矣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關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火日揚光於外所謂濁明者外景也直如乾其動也直之直直而施謂能直遂而施不直則動即撓矣金

正蒙會稿卷一

二十七

水潛光於內所謂清明者內景也關如坤其動也關之關關而受謂能開關而受不關則拒而難入矣受者隨材各得不但水之及物而金之從革亦有可見者焉施者所應無窮不但日之照物而火之燎原亦有可徵者焉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者神與天皆施者也形與地皆受者也

水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

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鏘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此節論五行而歸重於土其金木則土之體質也曲直從革書傳本謂木曲而又直金從而又革張子則作一義說矣一從革而不能自反者如金一為方即不能自反為圓一為直即不能自反為曲若作從而又革說則可方可圓可曲可直由於人為矣水火曰

正蒙會稿卷一

二十七

氣者造化之初水實濕氣之所為火實熱氣之所為也炎上潤下亦謂火炎而又上水潤而又下火陽物水陰物故其炎上潤下之性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濕極而生得土之浮華也金燥極而生得土之精實也然其性皆有水火之雜焉火然而不離木得火則然而不離也曰交水火相交也相持而不相害者金無水則宿以火鏘之反流而不耗蓋相為用也曰際者水火之間也或曰際亦交也互文耳成始成終者物非土則不能有成始與終皆然也地之質者地以土為質也化之終者一得五即成水二得五

即成木三得五即成火四得五即成金五得五即成土也水火之所以什降雖曰土不得而制焉然非土則無所寄矣兼體而不遺者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非如火但炎上水但潤下也木也火也土也金也水也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其在天而流布四時謂之五行在地為人所取用又謂之五材曰水火木金土而水居其先者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故也曰木火土金水而木居其首者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

正蒙會稿卷一

二十九

有發生之性充滿莫禦條達於春而貫徹於四時故也若又語其微著則水最微火漸著木形實全體固土實大也然實一氣耳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未勝陽未勝乎陰也陽若勝則冰化而為水矣未盡陰未化之盡也陰若盡則火滅而不然矣火之炎與人之蒸皆有影無形徒能散而不能受不能受謂不如金水之關而受也若夫揚光於外者其氣陽故也曰麗者附麗於陰也人之蒸謂人之熱氣騰騰也或謂人為水之誤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陽陷於陰於卦為坎其象為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內明而外暗陽附於陰於卦為離其象為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內暗而外明

問地有升降口有脩短之說如何曰先儒謂與地四游相為表裏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過南故日在其上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也若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

正蒙會稿卷一

三十一

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半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繞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非因地之升降也其歲有春秋猶月有朔望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

天道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道寒暑往來四時錯行故飛潛動植形形色色百
物自然而生長焉然此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
以昭示乎人者乃至教也動蕪言行而言聖人與天
合德故其動靜語默亦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實至德
也天道也聖人也其所以爲教爲德雖不同然語其
不言之妙則一爾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天爲物之體是物物有箇天理而物不能遺正猶仁

正蒙會稿卷一

三十一

爲事之體事事是仁做出來而無不在也如大而經
禮三百小而曲禮三千至不一也然何者非天理之
流行此可見仁無一事而不在也又如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謂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謂一游衍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又可
見天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載猶事也上天之載若無所感則寂然不動而已一
有所感則即通也如陰陽變化感也庶物露生則通
矣又如君子之言行可以動天地動亦通之一端歟

聖人之爲得爲而爲者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無適
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而已亦猶上天之載有感必通
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
於彼神之道與

上天之載於穆不已初不言也而四時自爾錯行之
不窮焉聖人在上神道設教若無爲也而萬民自爾
仰觀之而化焉是何也蓋聖人篤恭淵默一感於此
即動於彼捷於桴鼓莫或使之神之道也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正蒙會稿卷一

三十二

天之爲天無聲無臭固不言矣而四時之行初不爽
其期豈非天不言而信乎神之爲神發微不可見固
不怒矣而非民之仰自爾極其敬豈非神不怒而威
乎蓋天之道至誠而已惟其至誠也故四時行而信
焉神之道無私而已惟其無私也故非民仰而畏焉
天也神也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人徒知天與神其名有二殊不知陰陽變化發微而
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是天之不測則乃謂之神焉
非天之外別有所謂神也然天之不測者固神也神

而又能迭運之有常顯藏之惟一 是神之有常則乃謂之天焉非神之外又有所謂天也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太虛之氣默運於冲漠無朕之中初無方體之可見是乃謂之道焉若夫聚為有象如飛潛之殊類動植之異形則涉於有而謂之器矣故不足以名道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太虛之氣陰陽而已當其元亨之時既鼓萬物以出利貞之際又鼓萬物以入一出也一入也皆不與聖

一 卷之三

三十一

人同其憂蓋天之道如此也雖聖人不可知也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天道無心之妙豈有心之聖所可及乎曰不同其憂者有心則有憂天地無心又何憂之有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不見而章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蓋已誠而明也謂其德既已極誠無妄而其明自然天開日明無所不照也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可見此蓋神而化也謂

所存者神而所過者化也無為而成謂有為而成尚有形迹至於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有成豈非為物不貳乎為物不貳者一誠之外無餘物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聖人之德既誠而明則其功業之發見自有不假作為之妙焉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不禦言不盡也然何以見其不禦之盛邪蓋必富有廣大耳富有者大而無外也

謂天下萬物萬事無不具此理也中庸曰悠久無疆

一 卷之三

三十四

無疆猶無窮也然何以見其無疆之實邪蓋必日新悠久爾日新者久而無窮也謂造化只管流行生生不已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天之知物物即民也天無形故其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其知之之理則有非耳目心思之所可及者其故何哉蓋天之視聽由下民之視聽天之明威由下民之明威也故詩書凡言帝之命天之命者皆主於

民心而言初不以耳目心思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易繫辭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者自無而趨於有也如春夏變為秋冬秋冬變為春夏晝變為夜夜變為晝也使不存此變則何以知其為一歲為百刻也推四時晝夜而行者四時推遷晝夜循環也使四時晝夜不推而行則周歲不通而百刻亦不明矣此蓋張子借易傳之言而立說耳

正蒙會稿卷一

三十五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性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亦易繫辭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存文王也能存文王斯知上天之載矣德性即仁義禮智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學者常存此德性靜存而動察則自不言而信矣默謂不言也此存衆人者也天載之神即於穆之命也物性之神謂物理當然莫非

神所為也能存文王則窮神知化而聖矣存衆人則文王亦有可存耳故曰士希賢賢希聖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谷山谷也謂之神者谷之傳聲其應莫測也然止於此谷而已不能通天下之聲也若聖人之神與天同用非若谷之比故於人倫物理無一之不知也

正蒙會稿卷一

三十六

感即通也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形而上者如神化是也然有意焉有名焉有象焉意謂意思所以為神化者也名謂神化之名象則有可見之迹矣學者於神化之妙能默會其本源則名與象不必言矣若名尚不可得則象為必不得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謂得意亡言也曰名言者名與言也又如八卦之畫三奇三耦或一奇二耦二奇一耦象也其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則其名耳而所

以爲天爲地爲日爲月爲火爲山爲水爲風則形而上者乃意焉象有限意無窮名不足以盡象象不足以盡意故得意斯得名得象斯得象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日用所當行者無非道也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

臣是也然人知此道之出於自然而非勉強者或有

之至於知自然處即爲道之本體則鮮耳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天德即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之德也人有天德然後

於天地可一言而盡如子思乃有天德者也故語天

地之道至於爲物不貳而止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眩謂爲明所蔽也正明謂目所當視者皆是也正明

雖日月之照臨大明無私亦不能眩况非禮乎遷謂

爲外物所移也正觀如觀禮觀樂觀德觀政皆是也

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蓋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尚之也

問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易義是如何曰

存猶在也謂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

問有天德如何一言盡天地之道曰言有兩端有有德

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

正蒙會稿卷一 三十七

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孟子謂冉伯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蓋以其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如天地之道至大使無天德縱言之如何能言約而盡哉故愚謂必有天德若子思子然後爲能一言盡天地之道也

問聖人神道設教曰此即易彖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之義蓋天道至神神者妙不可測之謂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默契天道體其妙用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故天下之人

正蒙會稿卷一 三十八

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捷如影響莫不從而化焉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無有差忒大抵誠於此動於彼也

神化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者合一不測之謂天之德也謂之曰德猶人心所

具之德焉化者推行有漸之謂天之道也謂之曰道

猶人所常行之道焉然神曰天德神所以統一乎化

者即其體也化曰天道化所以推行乎一者即其用也德也道也名雖不同而其體用相須顯微無間實

一氣而已老氏謂有生於無則體用殊絕矣豈知道者之言哉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太虛之中一氣而已而神與易皆氣之妙用也謂神無方者以其或在陰或在陽無在而無不在不可以方所求也謂易無體者以其或為陰或為陽無為而無不為不可以形體拘也大且一者謂神易不但大而且一爾一即天一而實之一蓋張子以清虛一大名天道則此一實以純一不已為言焉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

正蒙會稿卷一

三十九

無間也

凡在天成象如日明乎晝月明乎夜以及倬彼雲漢為章於天皆虛明照鑒者也此即神之明也神即天也但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變化不測而言謂之神其實一而已爾無遠近幽深者近固此明矣而遠獨非此明乎幽固此明矣而深又非此明乎利用出入者民之出入無往而不資其明以為用也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亦可見矣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動事變也如出作入息趨吉避凶之類也人於日用

之間樂於動作而應靈不怠者即神以鼓之也辭謂卦爻之辭聖人所作將以鼓舞乎民者也鼓舞謂提撕警覺使之不怠也蓋天下之動既皆神之所為故聖人作易使不假此辭以提撕警覺之則民雖出入也而或不得其所雖趨避也而或不知其方何以盡神之妙用哉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鼓之舞之以盡神是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然其所以取義蓋不過氣之屈伸往來而已耳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也天曰神

正蒙會稿卷一

四

者以天之氣生生不息妙不可測而言也地曰示者以地之道顯然示人而言也人曰鬼者以人之死往而不反其氣有所歸也是其取義豈有出於往來屈伸之外哉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形而上者為神化而象則神化之理之形似也得辭謂神化皆有所以名神化之辭得則得其說也既得其說則得其理矣蓋神為不測也故緩辭不足以盡之而必曰陰陽不測急其辭以形容焉化為難知也

下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曰能化曰化云者蓋皆以聖人德合造化與上下同流而無不通以為言也蒸鬱暑氣也凝聚寒氣也健動皆陽也順止皆陰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湛然虛明之貌言所謂氣者不但以寒暑接於目者而后知之苟如易之所謂健順動止孟子所謂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也得言猶可言也象非氣無以名為象如日月象也若非陰陽之氣則何以能成日月之象時非象無以名為時如晦明時也若非日月之象則何以別晝夜之時此所謂天之化也運諸氣而人之化也

正業會稿卷一

四十二

氏銷礙入空學者含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神化解見前篇其在人亦有然者義與用是也知義之當精而用無不利則神化之事即此而在矣過此以往至於德盛之域則於神化之妙默契其本源大明其終始而義用又不足言矣氣者陰陽之氣時謂四時也天之變化運諸氣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人之變化順夫時如上律天時是也非氣非時天人非此則化之名固無自而顯化之實又何由而施哉化之實在天則陰陽在人則言動也子思子曰惟天

故急辭不足以體之而必曰推行有漸緩其辭以模倣焉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

正業會稿卷一

四十三

亦當順夫時耳銷礙入空者謂釋氏去其物累而入於空寂也含惡趨善者謂學者去其舊習而遷於善道也世人有取於此而亦以為能化者此但為始學遺累者云耳僅可而實有未盡豈天道神化所可同語也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中庸曰變則化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者變有形化無迹變則化是由粗以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化非裁則不能成變謂如一元之氣非裁作

四段則不成寒暑之變故化裁之變所以彰著夫顯微也顯謂變微謂化或曰微帶說谷神不死謂造化陰陽一屈一伸常常如此其神不死也惟其如此故能雖微而顯發見昭著之不可掩也谷神道書謂其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應而不可測不死謂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鬼神常不死故真實無妄之理發見昭著而不可掩也是心指人心而言非道心也然亦谷神之所為人

正蒙會稿卷一 四十三

有是心在於隱微必乘間而作故君子雖處幽獨之中所以防之者愈嚴愈敬而不少懈焉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神化解見前皆天之妙用而非人之能也故學問之功大而位乎天德天德者神也蓋必由善信美大以漸造乎聖而不可知之地位然後能窮此神知此化浩浩其天而與之相契焉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然猶有迹也故可爲大而至於化則渾然無迹矣故不可爲可爲者猶可着力而不可爲者不假思勉惟在乎優游涵泳日新不已熟其大而巳耳故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所能強爲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大而化之是能不勉而自然大也由此不已而漸位乎天德則聖不可知矣非神而何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

正蒙會稿卷一 四十四

則位乎天德矣

天即理也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云者乃順此至理以推行動與天俱所知無往而不合也雖然此但大而以聖爲已任者皆可企而及之固不免假乎勉亦不失爲聖人何害之有蓋大則去聖爲不遠化則位乎天德而入乎神矣大果何害於聖哉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驕氣盈吝氣歉大凡量小而有我之私者多驕吝也惟大而化則以天地爲量而無有我之私何驕吝之有然不驕易不吝難故有大化之分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我私已也如意必固我皆是也有私則小矣必無私而後大焉大而至於成性而後為聖焉成性者成自然也聖而位乎天德則不可致知而神矣不可致知謂非人所能窺測也故神也者即聖而不可知非聖之上又有所謂神也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

張金稿卷二

四十五

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幾微也能見凡事之幾微則其義明矣括結礙也於日用之間所行無礙則其用利矣屈伸順理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如此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身固安而德亦崇矣神化天之妙用也能窮神知化則與天胞合為一矣然豈有我之私者所能勉哉乃德之極盛自然而致耳素猶豫也謂豫先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是事素定於內欲以致其用於外求利乎外也利其施用無適不安是事素利乎外欲以崇其德

於內致養於內也此皆下學之事可致力也至於窮神知化乃所養之盛自然而致非思勉之所能強也故崇德之外則是從容中道聖人之能事故曰君子未或致知也言無容力也或曰非人可知也亦通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張金稿卷二

四十六

神即聖而不可知之神不可致思者謂不容思慮也但在人存之以不失其固有耳化即大而化之之化不可助長者謂不可作為也但在人順之以待其自熟耳存虛明者存此心固有之本體也久至德則非日月至焉者矣順變化者順吾身之言動也達時中則適時措之宜矣此則仁之至義之盡也若又知微知彰無隱顯而皆察焉如此不舍而繼其善猶所謂日知其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成諸已而聖神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也然其所不能測者乃天德良能自然而然而固非耳目所能盡心

思所能測也若立心求之則是假乎勉強待乎思惟矣故不可得而知曰天德者仁義禮智之德良能即其德之能耳一聖也至於不可知為神非聖之外又有所謂神也知此則莊生繆妄自有不容掩者焉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惟神為能變化所以然者以其一天下之動也蓋天下之動千變萬化至不一也然惟神為能一焉一者齊其不齊而使之齊也如此事如此彼事如彼物各付物不參差也此非善變化者不能故知變化之道

者則必知神之所為矣或指變化為造化一天下之動謂生則俱生長則俱長收則俱收藏則俱藏

見易則神其幾矣

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不在易之外也故知易之所以為易則知神之所以為神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正則無欠缺也知幾其神者術數云乎哉由經正以貫之則天下之事不待終日

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所謂欲動未動之間也形則涉乎明眾人皆得而知之矣何假神而後知吉之先見云者順理而動則日用云為所先皆吉也性命即性命之理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天之不測謂神而知則有默契之妙焉享帝享親所謂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是也蓋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知神則與之俱化者矣故能享帝享親所謂郊則天神格廟

則人鬼享也然神不在易之外必先知陰陽變化之為易而後不測之神可知焉故聞性與天道而後禮樂可作蓋天高地下合同而化禮樂所由作也若不聞性與天道則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作禮樂亦不過徒為文具耳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事不可不素定乎內而豫則素定之謂也精研其義凡是非義利可否條分縷析至於妙不可測之地則素定之至矣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

順性命者

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人為外物所化天理以之而滅也狗物喪心者以之忘物累而順性命者去其物欲循乎天理也存神過化者以之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狗物而喪已也

厚謂資質朴實也敦厚則愈加謹矣化謂物從而化即誠能動物也敦厚而不化則有體而無用也化若至於自失焉則又狗物而喪已矣失謂失其在已之正也

孟子會集卷一

甲九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大德猶言大節然此大德就聖人言之惟大德處敦化根本盛大其出無窮然後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若大德不能敦化則仁自仁智自智而不相須矣存神過化所謂聖人之事也見真氏小註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無我者無意必固我之私也必如此然後正已得盡矣有一分私意則已為一分未正也存神者所存神妙不測也必如此然後應物無迹矣應物物各付物有感即應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天地之化不止氣化凡人物之性與物之性皆是也範圍在已則日用人倫莫不循其當行之路在人則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在物則亦隨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制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納之則範之中置之匡郭之內而不過焉過則溺於空淪於靜如釋氏無用之學神固不能存化亦不能

孟子會集卷一

五

知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易曰旁行而不流蓋日用之間泛應曲當而不失其正也此即圓神不倚之義謂變易以從道不滯於方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不知則正溺於流而與旁行不流者相萬矣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反復也經常也日用常行之道也義不本諸經則詭

異之行矣故義以反經為本經若正則時措之宜而
義益精仁不能敦化則煦煦之仁矣故仁以敦化為
深化若行則厥施斯溥而仁益顯義精而至於入神
動矣然義以方外而已不勞焉雖動一靜也仁深而
至於敦化靜矣然溥溥淵泉而出無窮焉雖靜一動
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何體之有義入神動一靜也何
方之有或曰動一靜即無方之謂靜一動即無體之
謂亦通

問篇內曰義明用利曰精義利用曰知義用利神化之
事備矣何每對舉互言之不一若此邪曰神化在人

正蒙會稿卷一

五十一

不出事物之外義只是宜而已人惟不知義故用為
不利若於事物之間宜與不宜可與不可吾心處之
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精之至而入於神毫釐委
曲之間無所不悉以之致用物來順應莫不迎刃而
解學至於此是即人之神化矣故曰擬議以成其變
化此張子喫緊為人處蓋張子正精義入神者故其
言若此也

問先後天而不違易之本旨如何曰先天而天弗違如
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所未為
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

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已為而禮
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

正蒙會稿卷之一

正蒙會稿卷一

五十二



正蒙會稿卷之二

動物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既生則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隱也

天陽而動者也故動物皆本諸天非止人為動物凡飛走之類皆是也呼者氣一動而出如口之呼吸者氣一斂而入如口之吸呼則聚吸則散此其漸也如陽氣動而蟄虫振玄鳥至天地肅而蟄虫俯玄鳥歸

正蒙會稿卷之二

一

此非以呼吸為聚散之漸乎地陰而下者也故植物皆本諸地非止木為植物凡花草之屬皆是也升者陰氣上升降者天氣下降氣有升降則聚氣不升降則散此其漸也如地天泰而草木萌動天地否而草木黃落此非以升降為聚散之漸乎氣日至而滋息氣既泊於一物則漸長漸大日見其增長此至而伸也所以為神氣日反而游散及其既盛則不免漸消耳此反而歸也所以為鬼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魂魄即精氣魂是氣之神又為精之神魄為形之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魂有聚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魄則聚成形質而不散以天地言之天氣為魂陽神也地氣為魄陰神也以五行言之火曰為魂金水為魄

海冰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馬推是足以究死生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冰之才猶言冰之體質也為冰為漚海何與馬猶氣在太虛中聚則有象而生散則無形而死氣自聚散

正蒙會稿卷之二

二

耳太虛無所容其力故曰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息謂鼻息也下章曰人之有息即此息也天陽而動故凡有息之物如人與飛走之類皆根於天而不滯於用此所以異於植物也地陰而靜故凡不息之物如草木之屬皆根於地而滯於方此所以異於動物也日不滯於用者能動作而神也滯於方者不能動作而靜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人之不滯於用者如此若匏瓜則滯於方矣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人之生有先後此自然之序也所以曰天序及其既生之後中間小大高下之不齊相竝而相形亦自然之分限是乃爲天秩焉小大高下尊卑貴賤之謂也知生有先後之爲天序則父子兄弟之倫正知小大高下之爲天秩則君臣上下之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正蒙會稿卷二

三

鬼神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故凡物之相感皆鬼神施受之性也施受與相感字應天施地生造化相感其性然也其滯於方如草木之根於地而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謂爲物所化也蓋鬼神本相感者宜乎所生之物無一之不感也今間有不能則鬼神豈非亦體之而化於彼邪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凡物須同異屈伸終始有無相感則成固無孤立之

理也姑以同異言之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非石則雖美不見其美是雖物非物也可見其無孤立之理矣又如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是發明猶發揮非言詞間也以彼物偶此物以彼事感此事皆發明也屈伸不屈則不能伸終始不終則無以爲始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獨見獨聞一己之耳目也事縱小異然非人所共見共聞所以謂之怪也出於疾與妄者惟有疾者與妄

正蒙會稿卷二

四

人而見聞或異也若人所共見共聞雖大異然非怪也實有者也出陰陽之正也如迅雷風烈是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賢才出則國將昌也諺曰家若興看後生故子孫才則族將大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剛陽之質柔陰之質摩則兩相摩也乾天之稱坤地之稱闔闢則動靜之機也人之有息一呼一吸蓋象乎此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

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爾

寤覺也形指此身而言人之既睡而覺者此形開而與物相接也方睡而夢者此身閉而氣專乎內也知新於耳目既寤而與物交耳目之所聞見者新也緣舊於習心凡夢之所由成皆緣於習見之舊事也寤夢所感不但夢取夢與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畏懼哭泣之類皆五臟之變而氣之所為也容猶或也取謂取其所說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公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

正蒙會稿卷二

五

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箏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軋者兩物相摩戛而成聲也兩物即形氣敲矢如今之帶簧箭良能謂自然成聲耳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天地間聲色臭味溫涼動靜皆不出五行之外故以形言則有青紅白黑黃也以聲音則有宮商角徵羽

也以味言則有酸苦酸辛甘也以氣候言則有溫涼寒燥濕也別謂有此五者之分也變即有同有不同

者也凡此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帝則而學者所當致察者也

問五行張子舉六者可以盡之歟曰如五數曰三二五四一五方曰東南中西北五運曰丁壬丙辛甲己乙庚戊癸五穀曰菽麥稻粱粟五臭曰羶臭香腥臊五星曰歲焚惑鎮太白辰五帝曰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神曰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性曰仁禮義信智五倫曰父子長幼朋友君臣夫婦五事曰哲義聖謀肅五體曰筋脉肉骨皮毛五官曰目口形耳鼻五臟曰肝心脾肺腎五液曰汗涎涕唾精五虫曰

正蒙會稿卷二

六

鱗羽倮毛介何者非五行何者非帝則然又皆不出乎二氣也

問魂魄於五臟相屬否曰邵子謂心之靈曰神發乎目曰視膽之靈曰魄發乎口曰言脾之靈曰魄發乎鼻

曰嗅腎之靈曰精發乎耳曰聽是豈不相屬問人之息曰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息應一時

誠明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明所知非自明而誠者之知乃自誠而明者之知

是知也天德自然之知所謂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非耳目聞見之小知所可比也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凡稱天者天理之本然也稱人者人事之當然也天人異用謂於人事之當然者雖實而天理之本然處或有未實則不足以言誠也天人異知謂於人事之當然者雖知而天理之本然處或有未知則不足以盡明也所謂誠明者必性與天道有合一之妙無小大之分而後可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惟理則義命合一蓋義之所在命之所在而義命即理也惟聖則仁智合一蓋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合內外之道也神則動靜合一動固神之所為靜亦神之所為也道則陰陽合一陰陽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誠則性與天道合一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誠而已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也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仁人孝子其所以事天誠身亦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夫豈有他哉不已於仁孝即所謂誠也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誠者物之終始故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如舜之大孝誠有是物者也其終身慕父母可見其有終始矣若偽則實不有終始之有無終始則雖有所為亦

如無有是即無物也豈真無物而後為無物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由窮理而盡性也先明乎善即窮理之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由盡性而窮理也德無不實即盡性之謂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性即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故性為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者謂此性乃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

而人亦有非惟人有而物亦有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大人知其為公共之理故一視同仁已欲立而立人已欲成而成人知必欲彼此之皆知愛必欲遠近之無愛彼自蔽塞謂隔形骸而分爾我者不知此理為人物之所同得而順之也斯人也雖聖賢與居亦將如之何哉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能自然之能也人謀人之謀為也不以天能為能出於天者不可以為能惟人謀而後可見為能耳如

正蒙會義卷三

九

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之心非納交取譽而然是天能為性也至於出謀發慮以往救之則是人謀為能矣大人盡性大人所以能盡其性分之當然者非以怵惕之心出於天者為我之能而以出謀發慮以往救之由乎己者為能也若以出於天者為能則人皆盡性矣然此亦指一端而言學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本易繫辭語張子斷章取義如此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性者人所受於天以生之理也人惟不能盡故見其

有得喪若能盡則知我之生於此性初無所得我之死於此性亦無所喪蓋此性與生俱生者也盡則為能復其本然耳其於生死果何得喪之有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一物非陰陽五行之所為是陰陽五行未嘗不在於物以為之體故曰未嘗無之謂體物各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故曰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

正蒙會義卷三

十

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天所性者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之類是也然雖天之所性而實氣之欲也能通極於道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則必視所當視聽所當聽而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矣其或有蔽之者未之學也天所命者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之類是也然雖所稟有厚薄清濁而其性則善也能通極於性不一切歸之於命則必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而遇之吉凶不足以

戕之矣其間有戕之者亦未之學也性雖人所受者然實通乎氣之外命雖天所賦者然乃行乎氣之內氣本無內外假有形而言謂就人物而論則氣若有內外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謂性通乎氣之外而道所當通也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蓋通極於性而天命斯與之爲一焉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中庸本謂人有賢否欲知其賢否不可不知天理之所在也張子則借其言以爲欲知乎人當知乎天作天人說矣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正蒙會稿卷二

十一

天者道之所由以出者也性者人之所得以生者也

知則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豁然貫通而無所遺也如此則天人合一而陰陽鬼神皆吾分內事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性在人雖氣質之稟不齊然其爲性則一耳正猶水性之在冰雖或凝或釋不同然其爲物則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者水受物之光有小大昏明之不一如受日月之光則大星之光則小受昏則昏受明則明也照納不二者水之性不以照納而或異也照謂照物納即受光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

天之良能如元亨利貞運於春夏秋冬者人之良能即人之仁義禮智見於日用常行者天人一體本無彼此之分顧爲有我之私所喪而人始與天相遠爾上違反天理下違徇人欲者與

君子日進於高明由循乎天理也小人日究於污下由徇乎人欲也天理曰反與其善復之功人欲曰徇斥其自喪之失

正蒙會稿卷二

十二

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性其理之總會處合兩即合萬而爲一也命乃人之受於天者有則謂有所以至命之法也極究極也總即性其總之總不極總之要不能盡性窮理以究其指歸也不至受之分不能至命也盡性者盡人物之性窮理者窮天下之理不變謂不爲物所移也乃吾則者窮理盡性而不可變如此乃吾所以至命之法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謂維天之命古今晝夜自不容須臾之或息也物不能無感謂人有此性自是因物

有感如於父子而仁君臣而義是也聖人所可憂凡
民生未遂民性未復皆其所可憂也無憂謂天地也
蓋命固當至而亦有不盡然者天地不宰之功終非
有心者所可及也相即輔相之相惟有相之道存乎
我此聖人所以不同其無憂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
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
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方其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氣之本也及其既交
於物而有攻取焉者乃氣之欲也如口腹之欲飲食

正義會稿卷三

十三

攻取乎飯食也鼻舌之欲臭味攻取乎臭味也然此
雖人心而實氣之所為故謂之性屬厭蓋謂知德之
人常以道心為主故於此聲色臭味率屬厭之而已
或曰屬厭猶飲食厭飫也君子於飲食臭味僅厭飫
而已如所謂適可而止無貪心也蓋嗜欲小也未也
若以此累心則是以小害大以未喪本非知德者也
屬厭見春秋左傳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
之所具之理也心有覺性無為故心能盡性而性則

不知檢其心也謂之盡者於凡性分之所固有職分
之所當為一皆擴充之極其全體無一之或缺也謂
之檢者約之使就準繩也此論語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之旨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
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
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性者天所賦於我之理也盡則察之由之巨細精粗
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代之性能盡己之性
則能盡人物之性矣蓋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

正義會稿卷三

十四

而後為盡人物之性也命則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
即性之源也至命謂與天之流行者一也然非徒至
己之命而亦能至人物之命也傳曰黎民於變時雍
此盡人之性而即至人之命也又曰鳥獸魚鼈咸若
此盡物之性而即至物之命也性諸道性與道為一
也命諸天命與天為一也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
其不遺者萬物皆備於我物我為一而皆不遺也此
即所謂至人物之命也如此則成已成物而不失其
道矣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

不可不誠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為知覺運動者而言是即氣上論也不通晝夜之道者不達性命之理也以氣論性既不達性命之理且人與物無異矣蓋知覺運動此蠢然者也人與物同也至於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豈能與人同哉此告子之學所以為妄而孟子不容不誠之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正蒙會稿卷二

十五

善反者性有不善能反之以至於善也過天地之化如尾生孝已之行也順者吉凶禍福能順受之也行險以僥倖謂強生意智趨所不當趨避所不當避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氣即人之充於身者質即形體皆陰陽五行所為也人之未生天地之性渾然太極之全體有善而無惡及其既生天地之性一墮氣質之中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始有所謂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者

馬善反之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變其不美之質以為美也君子有弗性者君子學問之功惟知以天地之性為性初不委之於氣質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壘壘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凶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剛柔緩急皆人之性然其間或有剛而得中者有柔而得中者或緩急得中者則為才而失中則非才矣所以然者氣使之偏也非天之降才也蓋天本參和

正蒙會稿卷二

十六

不偏剛柔緩急一中而已人有不才者能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一如天之參和焉則已為盡性人而天矣若性未成則剛柔緩急之間未免有善有惡能壘壘不倦而繼其善斯為善矣至於惡盡去而善因以凶則性成於已矣蓋人惟有未去之惡則其善為可稱若惡盡去而性成焉又何善之足稱所以不曰善而曰性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雷貫則曰在天以言其

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人之有生雖氣以成形然必德勝其氣可也德謂義理氣謂血氣德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那所賦之氣而性命於氣矣若德有以勝其氣則已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為德而性命於德矣性命於氣

孟子會稽卷二

十一

謂性命一由於氣若無德也性命於德謂性命一由於德若無氣也或曰性命於氣謂性反聽命於性命命於德謂性乃聽命於德也窮理盡性即德勝其氣也故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者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者言其理也中庸曰大德必受命謂受天命為天子也易曰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易謂坦然平易簡謂凡事要約蓋天下之理不過易簡而已人若一造乎易簡則天下之理舉不外是矣此聖人之能事所以曰成位乎天

地之中也曰必受命曰成位乎天地之中是皆以理言者也能悅諸心天理之在人心如芻豢之悅諸口也能通天下之志天理之在人心無此疆彼界之殊合千萬人而為一也能使天下悅且通揆諸常理則天下必歸矣其有不歸焉者所乘之勢與所遇之時不同也如仲尼所謂大德者也所謂易簡理得者也能使天下悅且通者也然所乘所遇之不同所以天下不歸焉者也在繼世之君亦或有所乘所遇之不同而天下不歸焉者天理馴致謂舜禹之有天下正能使天下悅且通而馴致乎天位者非氣稟當

孟子會稽卷二

十八

然非志意所與所謂不與也餘謂舜禹之外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利即滯之反謂圓而不倚也惟神然後如此滯則拘於方體乃為物矣凡有形迹者皆是也如風雷速矣然有象亦不免滯於物也故不速於心心有感即通應物無迹乃利而神者為充速也禦扞格也心禦見聞謂為耳目所扞格也如此則不弘於性矣謂不能廓而大之也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上智下愚爲句既甚而不可變謂其氣質美惡相遠
既甚而不可移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纖惡必除善斯成性而聖賢
矣若察惡有一毫之未盡則日用之間所行雖善亦
粗者爾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
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本康衢歌堯之詞也張子借
其言以爲人若有思慮知識則非純一無偽而喪其

正蒙會稿卷二

十九

渾然之天性矣蓋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者也
天地無心而成化豈有思慮知識哉故人若有思慮
知識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
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在帝左右本大雅文王之詞謂文王之神無時不在

上帝之左右也張子則借在爲察如書之在璿璣之

在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違也天理時義也君子教人
不過舉此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亦不過述此以時
措之而已可見君子成已成物無一而非天理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
已矣

此自中庸來和則彼此無間故可大樂則始終不倦
故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所以和樂爲道之端也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
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莫非天者陽明陰濁皆天理也陽明勝則德性用事
謂人所稟之氣陽明勝夫陰濁則天君泰然百體從
令而日用之間莫非義理之發見矣若陰濁勝夫陽
明則人心爲主道心聽命而外誘之私得以乘間而

正蒙會稿卷二

二十

入矣領惡全好去其陰濁存其陽明此非學問之功
不能故曰其必由學乎領方氏謂總攬收拾之也好
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善者渾然而無
虧矣一說領惡猶言克已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
克去已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
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險躁則不能理性不誠可以盡性乎僞慢則不能研
精不莊可以窮理乎蓋人性之德何嘗不誠亦何嘗
不莊故知不免乎僞而不誠慢而不莊者不知其性

者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勉而後誠莊非自然之性也不待勉而誠莊則聖人之德矣不言而信謂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也不怒而威謂自然人望而畏之也此皆不勉而誠莊所性而有聖人之事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人之生能不脫空詐偽凡事順理而行是即下章所

正學合編卷下

二十一

謂能順性命之理者則所值之吉與凶皆天所命亦即下章所謂得性命之正也若罔之生則為逆理矣故非幸福於私曲必將避難於苟且而吉凶皆人為之招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易曰屈信相感而利生又曰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同一感也而一則利生者感之以至誠也一則利害生者雜之以偽也蓋至誠則凡事順理用無不宜所謂

作德心逸日休是也若雜之以偽則率意妄行而害隨之矣所謂作偽心勞日拙是也其曰順理者謂順性命之理也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而吉與凶皆天也若逆性命之理則凶為人為之招而吉亦行險以徼倖耳或疑屈信相感與情偽相感易之本旨不如此者蓋張子斷章取義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孟子謂順受其正者順受性命之正理也蓋天下之理性命為正人於日用之間能順此正理而行則禍

正學合編卷下

二十二

福之來皆天所命所以為得性命之正也其或不然滅性命之理極耳目之欲則凶為自取非性命之正也

問性命於氣性命於德曰小註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張子語勢蓋如此若作性聽命於氣亦通但下文性聽命於德終欠順

問聖人有相之道存乎我曰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有心方做得有心即有憂故不能同乎

天地

大心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萬物皆備於我是天下之物皆所當體也體謂置心

在物中究極其理如大學之格物致知也然惟大其

心而後能大其心者人之一心具衆理應萬事本無

正蒙會稽卷二

二十三

不大也惟私意杆格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而始不

大矣心何以有外物有未體包括不盡視物若不相

干也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

梏其心世人則不能大其心而聖人則能大其心者

也若此心於物理一或未體則心為有外與天地不

相似矣物交而知者世入之心也德性所知者聖人

之心也不萌於見聞所知不因見聞而萌也不足以

合天心天大無外物無不包心有外焉所以不與之

相似也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

之心可乎

圓外竅中雖心之象而非心之所以為心也然亦不能外象以為心故曰由象識心也心之所以為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豈止於圓外竅中之象哉狗象則喪心矣知象者心惟知象之為心也如此則存象之心亦止存其圓外竅中之粗者爾而非存其全體大用之精者也謂之心可乎或曰凡有皆象也就物上說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存受由內外之合也

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正蒙會稽卷二

二十四

人謂已之有知由耳目交於物有所受而然也殊不知

知耳目之所以有受雖曰交於物而亦吾心之知與

之合也然交則合而知不交則不知是其知止於聞

見之狹耳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德性所知乃為

知之大焉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

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

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

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

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雲漢昭回莫非明也而日明乎晝則為明之大焉故有目者接之不以高而不見也形氣相軋莫非聲也而震驚百里則為聲之大焉故有耳者屬之不以遠而不聞也天之不禦謂天體至大初無止處也然莫大於大虛故入之心知能擴充之亦當如太虛莫究其極也但患其不能擴充止於聞見之狹耳若知心之所從來本如太虛之莫禦則知所以盡之矣大抵張子此節以耳目太虛證心之本大而人所當盡也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蔽於前其中則遷是耳目雖有為性累然亦有

正學會稿卷三

二十五

所當視聽者則耳目人豈可無哉所當視聽即合內外之德也啓之之要者性非耳目聰明亦無以啓之也如見孺子入井人固有怵惕之心然非目所親觀抑何以啓其怵惕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心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成吾身者天之神也已何力焉若不知天以性成吾身寔為天之神而自謂因身發智凡聰明才辨出於天功者皆貪

以為己力則不明之甚者也蓋人之才雖本於天而亦因物之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觸於目啓於中所謂方物出謀發慮而後特措之宜也豈可昧此不知而一切指為已知哉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體物萬物皆體於己也體身以身體之也體道身即

道道即身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蓋道大身卑

體道則惟知有道不知有身而視身如物也不亦大

乎不能以物視身而累於身則外重而見內之輕所

正學會稿卷三

二十六

以曰藐乎其卑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然天地大而萬物小能以天體

身則知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先其

大者矣其於小而體物又何疑之有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理欲不兩立人惟無私意然後可進

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化則德盛仁熟入乎聖矣又何私意之有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事有萬變能隨時處中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無成心者能之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私欲淨盡然後天理流行故心存無盡性之理聖不可知謂神聖則大而化矣神則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之謂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體物體萬物也大於道謂道為大若以身為大則狂

者耳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萬象無所隱謂循天理之人日進於高明所見者大

也專顧影間謂徇人欲者日究於污下所見者小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其用妙矣非窮理盡性未易知也釋氏昧此而以心法起滅天地起滅猶世俗健訟者所謂起滅蓋或起或滅也天地之大而以區區之

心法起滅豈知天道者哉緣因緣也小未皆指彼之心法疑冰夏虫疑冰譏其不識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虛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天性天命之性也釋氏昧此而動以見性為言蓋妄意也不知範圍天用不能如聖人範圍天地之化也

不曰化而曰用化即天地之用也六根耳目鼻舌身

意也因緣天地謂以區區之意見窺測也誣天地日

月為幻妄謂一切皆空也蔽其用於一身之小謂一

身之間其用尚有所蔽而不能充也溺其志於虛空

之大徒用心於六合之外也六合上下四方也塵芥

六合謂天地為有窮視之如塵芥此語大而流遁失

中也夢幻人世以人世如夢幻此語小而流遁失中

也蓋六合人世皆此理之當窮而盡性者所必先也

今釋氏不知而塵芥為夢幻馬是豈非妄意天性者

邪其不能範圍天地宜矣

問由象識心一段曰就物上說亦是天地間凡有皆象也人心惟微必因物而后知如有一好物事而喜愛之心形是由象識心也但一味喜愛此好物事則喪心矣知凡有皆象是心若所存惟在此象亦非心之謂蓋一物有一物之理豈但存象而已哉

問心存無盡性之理曰心即成心謂私意也化則無成心而不可知矣故曰聖不可知謂神

問釋氏明不能究所從曰人世皆斯理所當窮豈可視為夢幻蓋有天地即有人有天理即有人倫上下釋氏暗處固不足論其他明處亦不能究人世之所從

正蒙會稽卷十

二十九

豈可妄意天性邪

問人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然則思慮知識人可無乎曰形既生矣神發智矣思慮知識豈可無但出於良知良能斯為順帝之則耳

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曰天地之性本善一寓人氣質之中氣質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而此性隨之矣故有氣質之性

中正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

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中無過不及也正不偏也此道之體也天下之道不過中正而已故中正然後一以貫之而無餘也惟中正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必居正為大也道極於中正使君子不居正焉則事至物來處之不能不失其宜也蓋正者君子所當止之地如射之的也必得正則得所止矣弘謂廓而大之也大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正則可以充實將去而至於大不正則不能

正蒙會稽卷十

三十

大也知欲仁者知仁之為美而欲之也然貴學焉樂正子非不欲仁由不致其學是以止於善人信人無惡而已不能充而至於大也顏子欲仁矣而又好學不倦故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謂未至所當止之極處也至則中正矣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昏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學者中道而立謂不可過與不及也能無過不及則

有位以弘之謂有可弘之地以至於大也不能無過不及而徒弘焉則其大爲窮大而失其居窮大者過中之大猶窮高極廣之義窮大而失其居則崇德無可據之地與不及者何異此顏子所以仰鑽瞻忽既竭吾才克已研幾必欲用其極也克已解見論語研幾卽辨別衆理以求擇乎中庸也用其極欲得中而居也未得中而不居謂必得中而後居也未至聖而不已謂必至聖而後已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正蒙會稿卷二

三十一

大中至正之極謂不徒大中大正而且極焉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至此則文必能致其用謂文不徒文而日可見之行也約必能感而通謂約不徒約而以時措之也未至於此則雖博文約禮而終未用其極其視聖人之中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恍惚不可爲像此顏子所以喟然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蓋心苟志於仁則必無

爲惡之事則所以爲善善實有諸己如惡惡真如奸好色則謂之信力行其善至於充滿於內而發見於外則美在其中而謂之美發而至於成功巍然塞乎天地則德業至盛而謂之大大則德盛仁熟泯然無迹而與性成則謂之聖之至妙至於上下與天地同流陰陽合一而不可測則謂之神然此上下一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也終而爲人之所不可測者亦此也唯在人擴而充之耳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正蒙會稿卷二

三十二

高明者高大光明也博厚者廣博深厚也皆聖人至誠之功用不可猶不能也中道不可識謂高明博厚皆中道之所在也若此而不能究極則中道又豈可識哉此顏子所以喟然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者成身之謂也成身則成性矣君子之道以此爲功未至於聖者即未能成身成性也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大而化之謂之聖若大而未化則其化猶有未忘於勉而非已有矣必至於化而後義精仁熟為能有其大焉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大中為極者聖人之德大中之外無餘物也人患不知耳苟知以此為極則其知過人遠矣擇中庸而固執之者辯別衆理以求此大中之所在而固守之此至之之漸然惟知學而後能從事於此能從事於此

正學會稽卷一

三十二

然後日進不息而此大中之極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體正者猶所處之正也所處既正則自然大矣何待矯而弘哉弘即大之謂也若所處未正則不容不矯矯而得中則自然可大其曰矯者猶矯揉之矯蓋去其不正以求正也致曲於誠即未正必矯也變而後化則矯而得中而後可大者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極其大則中之體以立故曰可

求止其中則夫之實以存故曰可有如顏子之博文約禮非不極其大也然未見其止故雖大而終為未

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清和可以謂之聖而不可謂之大蓋大則聖之任而非清和一體之偏者所可比也然以其猶有勉然之迹故與聖為有間耳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而大者也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

正學會稽卷一

三十四

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無所雜者一於清雖人之衣冠不正必去也無所異者一於和雖人之袒楊裸裎不較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未能安者未能不勉而中也未能有者未能不思而得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特措之宜矣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由也君子脩德疑道若不能尊德性則雖講習討論
從事於學亦徒然耳廣大謂心體本自廣大然或蔽
於私意則精微無所立其誠謂不能析理之盡也高
明亦謂心體本自高明然或累於私欲則雖擇乎中
庸而失時措之宜謂於所處之事未免有過不及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母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絕四也聖人絕四之外心
可存處豈槁木死灰畧無所事乎蓋必有道焉而非
始學者所能測度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
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
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
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邪仲尼絕四自
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當爲而爲雖至殺人亦天理之不容已者故曰皆義
也有心爲之則在所得已而非當爲者矣故雖善事
終歸於私正已而物自正者無心於物也所以爲大
人若正已而欲正物則不免有意存焉耳有意爲善
者大賢以下由勉強而入者也故曰利曰假無意爲
善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故曰性曰由然同一

善也而猶有自然勉然之分况有意於未善者豈得
爲賢邪聖人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者所
謂無意爲善性之由之始終而一致即示人以兩端
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天下之事有得已者有不得已者不得已而後爲是
當爲也如子之孝親不得已而爲也然心雖無窮而
分則有限至於理不得爲即止而不爲所謂行其所
無事也斯人也豈不可謂之智者邪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
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意謂有所思也必謂有所待也固則執滯而不化也
我則私已而有方也蓋凡人之做事必先起意不問
理之是非必期於事成而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又
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故意
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而非聖之謂矣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
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起於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四者相因皆私也
然理欲不竝立人能天理一貫無終始內外之間則

私意不容而自無意必固我四者之鑿矣若四者之中但有一物存焉則天理不得謂之一貫故必盡去而後天理始流行無間耳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學者不可不得所止妄去然後得所止也得所止斯得所養而日進於充實光輝之地矣然所謂妄者凡無所感而起皆是也若有所感而通則誠而非妄矣計度而知者非誠明所知也不思而得者誠者之事

正學會稿卷二

三十七

也素猶言合下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中庸曰凡事豫則立蓋必有教以先之也然欲盡教之善非精義以研之不可也能精研其義而至於入神則文理密察物來順應以立則立而物不能搖奪以動則和而人無不丕變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常所當行者是也人若知志於道則所適者正而日進於前矣據

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學至於有得於心則如行者之赴家自不容於止也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小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趣則涵泳從容所以為不失和也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可與適道者因其志學而知所趨向也可與立者嘉

正學會稿卷二

三十八

其篤志固執能強於禮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也可與權者許其見道之明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不博文則不知義之所在故博學於文用以集義焉不集義則經無由而正故事必由義用以正經焉經者萬世不易之理天下之道豈有過於此者哉故學至於正經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所謂一以貫天下之道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理者天下事物之理而義則日用之間事之合乎宜者也精則條分縷析也窮理固難而順理尤難今將窮理而於所行顧不循其自然則是穿鑿自私矣精義固難而徒義尤難今將精義而於事之未善不能從以從善則是自治不勇矣以此而望其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資深者日用之間欲其於理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已與理相資也習察者謂行之既久而識其理之所以然也此非順理徒義者不能也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達德者謂為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也知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也本之有差謂有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之不一也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

此禮表記文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別無他好也無畏而惡不仁則所畏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別無他惡也所謂中心安仁者也天下一人

正蒙會稿卷二 三十九

以其得好惡之正者天下常寡也然惟責已一身當然爾謂君子議道則以己之所能斯道無不盡然非所以望乎衆人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此釋中庸之義行之篤者非止敦篤以行之也蓋必如天道至誠無息然後為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達善達不善者善與人同不善與人同無物我之分也以達善善言之人有循理之事初不分爾我而共悅之共悅之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取諸人者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也為必與人謂善不徒為之於己而又必以與人焉此善以天下是謂達善也以達不善善言之如不循理之事亦不分爾我而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焉自訟謂口不言而心自咎也此不善以天下是謂達不善也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

正蒙會稿卷二 四十

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雖未致其學然亦能無惡於己使其少有惡焉則名浮其實尚何善人之可言哉此所以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此釋善人之所以為善人惟心欲仁故雖不踐成法謂不依元本子而亦自不陷於惡此善有諸己者也使非善真有諸己則安能不陷於惡然其不能入於

正義會稿卷二

甲十一

室而止於善人者蓋由其天資雖美而無學力以充之故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惟惡不仁故己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即不仁也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習矣而不察雖行矣而不著故必好仁而惡不仁然後不徒善徒是而仁義兼盡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

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論語曰篤信好學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徒篤信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不過為善人信士而已豈能造乎美大聖神之域而成身成性哉好德如好色則表裏皆好而好之篤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則表裏皆惡而惡之切矣此非篤信好學者不能學者不如是則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而思之甚也人即此成德之人

正義會稿卷二

甲十一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孫非特卑遜也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底下其心隨事順理以求之也如此則理無不得矣豈但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哉然亦不可不敏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大抵此段即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之義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古今事變之文皆道之顯者也所以曰至著禮則於

博文之中而有歸宿耳所以曰至簡博學於文而約之以禮如此則可使不得叛而去謂不背於道也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多識前言往行以下即釋所謂溫故知新之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天下國家豈有皆非之理惟在己處之不得其道耳得其道則天下可平國可治家可齊初無難處之事矣此責已者所當知也知其任己所處有未盡而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則自治之不暇又何尤人之有

正蒙會稿卷二 四十三

哉學至於此方為善學者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多聞闕疑不疑則已信矣故傳言之多見闕殆不殆則已安矣故學行之中人之德者謂非生知安行者此也聞斯行不徒聞也如子路之徒故與其為好學聞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非不行也未暇給也故愈於不知者不知謂不知其理也不知其理而作則捕

風捉影之徒率意妄行者也故孔子曰我無是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是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也私淑艾以教人者私取人之善推以及乎物也凡此皆窮而未達之仁也使其有位而為則利澤之加於民從可知矣

正蒙會稿卷二 四十四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為山平地方覆一簣進而不止安知其不至於成正猶顏子於道惟日孜孜使天假之以年則亦安知其不止於極此孔子所以惜之蓋與互鄉之進也互鄉之俗雖習於不善而童子之見年富力強則有可與者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方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冉求之今女畫止之

失也愚謂為人謂探賾索隱誇多鬪靡也好高謂自足其智恥于下問也不察謂鹵莽滅裂而無惟精之功也苦難謂逡巡畏縮而無直前之志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禮義學者之大閑也若舍此不為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下民何異哉要其所事不過口腹之欲亦可鄙之甚也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正蒙會稿卷二

四十五

未得道而以心求乎道猶未知人而以已知乎人也終豈若彼之自立為愈哉彼謂與道為一者也不思而得自然而然耳不假乎求者也以心求之則未免與道為二出於勉然也所以謂之終不若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考求迹合者謂稽考其所行之迹與道相合以免罪戾也此不過畏罪之人非儒者之比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蓋如釋氏是也釋氏所為迹似是而實非儒

者窮理知行竝進故父子夫婦君臣上下皆循其性之自然而行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所以可謂之道釋氏不務窮理一切指為礙而自以頓悟為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行則無父無君而人類絕矣考道以為無失本表記之言謂盡稽考之道必稽古昔稱先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則亦可以無失矣張子借其言而意畧不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

正蒙會稿卷二

四十六

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致曲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也不貳則入乎誠矣既誠則言有物行有恒而德有定體矣體象即德有定體而成象也誠定亦誠立之義文節著見者積中發外而顯也一曲致文能於一曲致其極而文節之著見也如此則餘善兼照而明矣既明則必將遷其不善以至於善也徙義誠而至於徙義則

其德自然通變言則適詳畧淺深之宜行則達仕止
久速之變也能通變則國神無滯而化矣中庸所謂
形著動變是也但彼蕪人已而言耳有不知則有知
謂人於義理事物若有所不知則可見所知者多矣
無不知則無知謂惟其無所不知則反若無知焉如
孔子空空然若無知也及鄙夫有問則竭兩端而告
之是果無知者哉若卦無思無爲亦若無知也及其
受人之命而告之則如響之應聲其知又何神邪一
言盡天下之道者聖人之言辭約理備精粗本末一
以貫之而無餘也故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

正蒙會稿卷三

四七

初不以爲無知也然問者雖未必兩端之盡亦未嘗
不隨才分而各足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
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
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
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
道不美者叛道先傳後倦則又學者年有長少教者
施有次第此皆教人者所當逆知也如洒掃應對乃
幼而遜弟之事特可施之小子若長而告之則彼將

倦怠而有弊矣惟聖人則不然於大德有始便有卒
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所謂一以貫之也蓋中人以
下若驟而語之以上則扞格不入是反瀆其蒙矣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
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
道不美者叛道既知德又知人故能循循善誘使入
德也觀孔門之於諸子問雖同而答異爲可見矣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
惟聖人乎

正蒙會稿卷二

四六

蒙卦彖辭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張子釋之謂使蒙時
未明之人雖一言之微而必戒其毋誑一動之間而
必使其正直進退食息無不循乎規矩此教人者之
功也若盡其道其惟聖人乎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
動靜語默之間無非天理之發見所謂以身教也與
世之但以言教者迥乎不同矣

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
知

洪鍾大鍾也扣謂以物擊之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所謂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扣擊則

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也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
有為而後教之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則有如時雨化之也蓋學
者力到功深將有所得及此時而教之則不先不後
適當其可而乘其間也故有時雨化之之譬焉初非
待其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若待其有求有為而後
教之則非所謂時雨之化矣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微而臧謂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喻謂比方之辭

正學會稿卷二

四十九

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
也朱子則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
而自得之也微而臧罕譬而喻謂不務多言而使人
自得之意臨川吳氏又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
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
故教者之言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如王曰善
哉言乎之善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如夷子懽
然曰命之矣是也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臧喻學
者之能自得也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

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官先事士先志劉氏謂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已
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未得
見諸行事故先正其志之所向也子夏曰仕而優則
學是已居官而為學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
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尚其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
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教之大
倫猶言大節即先志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喻人者先其意而遜
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正學會稿卷二

五十一

物蓋政刑之類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不假政刑運
於物外使民感發興起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先其
意者謂民有所欲及其未發而我先之也遜其志言
當遜以入之而不急迫也此即所謂運於物外使自
化者也曰志意者蓋統而言之則志乃心之所之是
一直去底意又志之經營謀度者實有公私之分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
錯諸枉

天下之人有仁者焉有不仁者焉能使不仁之人皆
化而為仁則仁之所施厚矣故聖人並答仁智而以

舉直錯枉者蓋舉直錯枉雖智之事然使枉者舍其
圖新化而爲直則仁在其中矣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
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以責人之心責己者如以忠孝望人而必反諸己不
徒責人而忘自責也以愛己之心愛人者己所不欲
之事而勿以加諸彼也以衆人望人者不以其高遠
難行之事必人之從也術猶法也餘見中庸

正蒙會稿卷二

五十一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此釋有教無類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必曰蠻貊黨類
舉其至不可教與至易合者爲言也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
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大人有德無位者也以天下爲度廓然大公不隔藩
牆而分彼此也貨色之欲親長之私解見孟子達諸
天下而後已貨色親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
不同者此大人所以必以天下爲度也
子而季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子謂凡卵生者季從瓜從子如鳥以瓜抱卵有覆乳
之象季而化之謂不殪也衆好亦指羽族而言翼飛
之則各遂其性矣此即所謂萬物育也學至於萬物
育則聖神功化之極而吾道行矣

問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曰如曰臣罪當
誅兮天王聖明日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曰青苗之法
吾輩激成之爾是也

問中正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
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
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

正蒙會稿卷二

五十二

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
爲正却有不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飽子便
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

正蒙會稿卷之二



正蒙會稿卷之三

至當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徵德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至當者所行合宜也此非道得於己者不能言謂德百順者無往不順也其為吉孰大焉故謂之福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其至當之謂乎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其百順之謂乎然必先有至當之德而后斯有百順之福故德為福之基而福乃德之致也無入猶無往也無往而非百順故君子所樂在得其

正蒙會稿卷之三

一

道而已得其道斯至當也至當則不患乎不百順矣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理而曰天下者蓋公共之謂也此理之在天下非此有而彼無所以曰天下之理然人皆知有道德而不知道即循此理之謂德即得此理之謂也循謂率之也日用之間惟理是循猶周行之必由也德則躬行此理而有得於心耳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者易之所言易簡之善本謂易知易從合乎人心之至德張子引之則以為道德之所以為道德初非遠且難者此

而已

大德教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仁智固皆德之謂然仁自仁智自智不見其為大德惟仁智合一渾然全體而後為大德曰敦化者此德厚且化也惟厚且化所以小德之流靜深有本而時措之宜也張子引中庸之言而以聖人明之如此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詭矣大者既不踰閑而成德器之美則小者自不滯而有所拘也

正蒙會稿卷之三

二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凡性質可有謂一身之間耳目口鼻思聰思明之類皆性質之可有者而為德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者久而無窮也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則非日新矣謂之德且不可况盛德乎惟是久而無窮所以謂之盛德焉過者無心之失也人非堯舜安能無過但一有之根株悉拔不疑滯於心知之細也或曰知之細為句謂其人不麓踈非纖悉曲折之必察者不能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天地之塞吾其體故能以直養之使其氣盛大流行而無害焉則與天地合德矣日月之明容光必照故能大明無私使其遠近大小而一視焉則與日月合明矣存神過化與天同運則與四時合其序日用云為酬酢惟時則與鬼神合其吉凶夫如是然後能無方體而聖矣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惟蔽於有我之私是以不能相通人自人天地鬼神自天地鬼神而有方體矣今既相合而無彼此之分又何私之可言哉

正蒙會稿卷三

三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記篇有禮器禮運禮器者以禮為治身之器也禮之為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故藏諸身則自用無不利也禮運謂禮之道體也語其

達也而禮器則禮之器用也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然禮器有大小焉能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矣蓋禮之大者既成德器之美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而何小者之足泥哉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其旨如此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正蒙會稿卷三

四

成者也禮運則化矣若發皆中節無一而不得其所則樂亦無不至而樂在其中焉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内是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反諸身而此所備萬物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宰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愧於天下

王溫潤而栗然德之譬也書曰溫而栗正此如玉之謂德不能如玉則內不足以成德外不足以孚天下故君子以成德為貴馬論語謂脩己以安人脩己而德成如玉則自然有安人之效不然雖近而妻子不可行矣况可敵於天下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不求於人即不慕乎外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仁道雖至大然施之有本近而譬諸身已欲立也達

正學會稿卷三

五

也而推以及人使亦立焉達焉則求之方也必欲博施濟衆達之天下施之無窮四海九州老安少懷

無一物不得其所必有聖人之才然後能弘其道弘

謂廓而大之以其至極也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制行以己即為仁由己之意然人能知其非所以同

乎人則雖師亦所不讓矣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物即人也凡所行事必欲人同乎己則同在人而異

反在己矣必欲人以己為是則是在人而不是反在

已矣蓋己之所行苟同焉人必無異之理苟是焉人必無非之者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殊方異域然其志則初無不同惟能通天下之

志知其無不同然後能以我之心感彼之心而無難

焉聖人心同乎人廓然太公物我無間能通天下之

志者也故和平天下莫大於感人心蓋天下和平此

聖人之極功也然以感人心為盛亦可見感之道大

矣曰和平者無爭矣無反側也

正學會稿卷三

六

道遠人則不仁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則必責以高遠難行之

事而人不從矣此所以為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

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

安身之要莫先焉

易不難也簡不煩也本易文謂乾坤之德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也此則謂天下之理不過易簡而已如中

庸是也夫豈有高遠難行者哉但人不得耳苟易簡

理得則聖賢矣何幾之難知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

問也知幾然後經可正經常也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爲天下之達道者乃生民之大經也然惟易簡理得而知幾則不素隱行怪而此生民之大經可正矣大經既正則不必他求而道即爲前定事即爲豫立而日用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則欲利用安身者其於此大經是正乎曰利用則不疑其所行之謂也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經即前天下五達道爲生民之大經者是也以其出於天所以又謂之天經焉性天經者即先以此大

正義會稿卷三

七

經是正由利而安行之既久與性一也如此則居仁由義而禮義行矣使不先正乎經則道爲未定事爲未立失其序矣尚何禮義之能行哉此易所以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也父子君臣上下正天經之謂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一事之仁固仁也若能通極其性則舉全體皆仁矣然仁者靜故仁通極其性則自然涵養有定而靜且安安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知謂吾心之所知

人於義非不知但不能致行耳若能致行其知使義極義而不徒知焉則能盡文而動以變盡文者不截然而動從容中禮之謂即所謂禮以行之也如此而動豈有不變者哉變以物從而變爲義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流於義義勝恩也故反傷乎仁過於仁恩掩義也故反害乎義然仁曰體者仁義相爲體用仁爲義之體而義乃仁之用也

正義會稿卷三

八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恒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張子引之以爲安於仁者蓋惟安仁之人心與理一所以隨寓皆得爲子而孝爲臣而忠初不易其所守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安所遇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敦仁於所遇之中而心依於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也然仁者愛之理既安所遇而且敦仁所以愛有常心周流無間天下之物皆吾度內而物被常愛矣使非敦仁則愛安能有常其曰物被常愛亦不必達而大行爲能然也大海無潤因竭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

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喝者傷熱者也武王救喝正此所謂喝者也大海無潤因喝者而有潤以見至仁無恩因不足者而始戴其為恩也天地聖人皆至仁者也天地生萬物聖人育萬民皆曷嘗以為恩樂天樂天理也安土即所居而安也不累於物如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皆不累於物之謂也然則至仁於人何嘗有恩哉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

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愛人者人亦親愛之大而戴之如父母而后小而親之如兄弟骨肉何身之不可保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謂隨所寓而皆自得也人而如此蓋所達者大也大而達至於天則成性成身而聖矣成性仁與性一也成性斯成身然非聖為不能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天即理也上達則心與理契故樂而不怨下學則惟知治已故不暇尤人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

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吉凶悔吝皆來物也若不能前知則所行未免猶豫而用不能以利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若不能兼知則於理為有間而未足以樂天矣聖人成其德者湛然肅然使物欲之不萌則至誠如神而與天為一矣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有仁聖之實而自謂不能所以為真能若所能不過

於人以己之長方人之短而與人爭能或以己之能病人之不能此皆小焉者也大則與天地合德有若無實若虛自然不見其能矣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清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君子之道豈但粗及有象而實達諸天耳天即形而上之理也故雖聖人聰明睿智首出庶物而亦有所不能者也若夫夫婦之智則就居室一事而言此則清諸物者也故大人有所不與蓋謂其智不於此稱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聖人於匹夫匹婦皆均稟於天也但聖人天聰明之盡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有容物無去物者天下之物皆在其度內而一視也有愛物無徇物者天下之物雖與人同行而異情也此大人與天為一者也天生萬物雖厚薄不一然生則俱生成則俱成蓋直養也故人君代天理物大以

成大小以成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能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才稟諸天而事業則措之天下者也然志既大則才與事業皆充拓得去而大也富有亦大之謂志氣之帥而氣志之卒徒也然志既久則氣亦隨之而久矣日新亦久之謂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清謂不與人同如伯夷是也和謂與人同如柳下惠

是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金和而玉節之所謂嚴而泰和而節也何過之有知運而貞一之所謂知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也何流之有天地之道久大而已故道之所以可久可大者以其與天地相似也若不與天地相似則去道遠矣金堅剛之物玉溫潤之物湯鼎卦金鉉玉鉉其義如此大抵此段猶孟子朱註謂知之明守之固節之密

樂之深之義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久以德言一而純則無間斷也故久大以事言兼之富則無偏滯也故大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以學言之德而至於充實老輝之地則雖直而不絞雖方而不剝故不疑其所行也絞謂急切剝傷也蓋常情直則多絞方則多剝惟大則自無絞剝之弊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易者所行無難乾之德也簡者所行不煩坤之德也人若能如乾坤所行易簡則自然凡事循理不敢易處遇有憂患知前有險不可乘則不去知前有阻不可冒則不進也易簡貫天下之道者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故人體易簡之理而有得焉則執要以御煩天下之道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易簡故能凡事見得通透而心與理會也知險阻故所行不敢易處而理因

正學會編卷三

十五

慮審也知幾為能以屈為伸者天下之事盡於屈伸兩端而已然屈常為伸之因惟知幾者能之論語謂君子無所爭正知幾之人能以屈為伸者也蓋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果何爭之有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無不容者無所爭之本也惟無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蓋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此豈狹量者所能至虛謂無我也所以無所不伸若有

物實於其中則先已後彼我伸人屈而或不伸矣君子無所爭者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屈為伸之本能屈則無伸又何爭之有精研其義至於入神雖屈之至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故謂之交伸於不爭之地如此則利用安身而順利莫加矣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造化之屈伸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物理之屈伸也然皆自然之常理爾知屈伸之為自然則天下之理自不容於思慮矣

正學會編卷三

十四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兵家有勝兵然所謂勝者在至柔也蓋柔斯能勝剛剛豈能勝柔哉柔者屈之謂至能勝剛則伸矣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故敬斯有立而事行矣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以敬為本故敬則行不敬則止然則敬真禮之車也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禮之體雖嚴然其用則以和為貴故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者為仁之至而愛之極也明猶發揮也知此則徑情直行之非仁愛較然矣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誠而明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其次如大賢以下皆不可不以勉明為事勉明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故必窮理致知以先明乎善使善無不精則踐履之際始無不實不然則人無從倡謂不能表率道無從弘謂不能擴充教無從成謂不能品節也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正蒙會稿卷三

十五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則心潔清而禮明矣若少有私曲則禮昏而無得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利則不疑其所行樂者安舒自得之意安則不待勉而中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幾不可緩謂當以知幾為急也人不知幾則豈能利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惟見幾斯不俟終日此將致用者幾不可緩也一說欲致用當不失事幾之會亦通終不若前說為脩其在己者也從義

見論語精於從義則過或可補而德日進於一日未
有思進德而不先從義者也君子立多凶多懼之地
而終日乾乾進德脩業不少懈於趨時者正趨此時
也多凶多懼謂危地如乾九三之位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
前定而不疚

惟義極其精斯光明著見時動而動時靜而靜動靜
惟其時前定而不疚蓋既光明又何疚之有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
之有

正蒙會稿卷三

十六

吉凶生大業蓋惟有吉凶利害然後趨吉避凶人謀
作而事業生矣若無施不宜畧無吉凶利害則人謀
不必作而大業又何由以生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行所無事謂事得已則已不得已則不已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易曰知崇如天蓋謂知識日進於高明則其崇如天
也然何以臻此哉亦惟蕪晝夜而知則庶幾矣蕪晝
夜謂陰陽死生鬼神之道無一之不知不明此而暗
彼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及之謂知足以知此理然不以禮性之則徒知而已非已有也知禮成性謂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知

禮與性合一無彼此之間也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蓋性為衆理之源惟知禮成性則道

義由之以出如天地既位而陰陽變化於其間也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

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正義會稽卷三

十七

難言謂難以言語形容之蓋天下莫難言者德也知

德之難言非知之至者不能故孟子於易皆不易言

之不言而信謂默而識之也尚辭尚易卦爻之辭為

聖人之道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尚辭其一也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闇然黑暗之意脩於隱謂君子立心於人所不知之

地也的然明白之意著於外謂小人惟務顯暴於外

也

問張子百順為福似與祭統之說不同曰祭統謂內盡

於已而外順於道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

則以孝於親為百順張子此處既以至當為德故百順為福只可作福利解不得如祭統之說也

問禮器禮運體用之分曰禮器言禮之器用也禮運言

禮之道體也語其達者謂施諸事無往不達也

作者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制法興王之道如書契罔罟嫁娶禮樂耕種醫藥廩

市文字甲子曆象律呂衣裳宮室器用貨幣畫野分

州井田封建執中建極之類皆古帝王所自作非若

正義會稽卷三

十六

後世但祖述之而已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

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

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人臣罪未彰而輕去之則下無全才矣人君民未厭

而輕變之則民將驚疑矣及舜而去之謂如四凶之

類至舜而方誅之也然此雖似輕去輕變者殊不知

堯君德於人無不容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於分有

所不敢故不容不虔其始

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稽衆舍已如問諸左右外朝及在野也用人惟已有

善者無不容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謂文王之德雖

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

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蓋性與天合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別生之生恐只如後篇因生賜姓之生蓋禮不娶同

姓爲附遠厚別故人之有生之初在所當別而類族

之衆亦所當分也孟子謂明庶物察人倫者以此或

如易之類族辨物解亦通但於察人倫字爲不切

正義會稽卷三

十九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

覺者先也

過化在舜則物來順應事過弗留也在象則爲物從

而化如易德博而化之化所覺者先解見論語

好問好察適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詳見中庸及孟子上下篇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

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慝德

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

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舜雖順湯武雖逆然一則以瞽叟爲父一則以桀紂

爲君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生知也精義致

用性其仁而行安行也皆謂舜執中之難者蓋湯之

武雖順天應人而君臣之間終有慝德此所以爲難

也天下有道而已謂惟賢則立之不必在人在已之

分若分則不得謂之無方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干其身

望道而必吾見也

不疑即書曰用賢勿疑也望道而必吾見亦即伊尹

正義會稽卷三

二十

豈若吾身親見之意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

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捨惟帝擇而命之已不

敢不聽

善惡不可捨蓋簡在帝心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

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虞芮二國名其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

伯仁人也曷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見國中之

人無不躬行禮讓乃感愧而歸因以所爭之田爲閒

田此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也縻繫於天下謂三分有其二而人心歸向也四友之臣即四隣謂文王所親近者如閔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以文王為君而得此四臣為助不亦多乎或曰四友謂折衝禦侮疏附先後也

以祀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以祀包瓜本始卦九五爻辭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漬祀高大堅實之木也大抵厚下以防中潰之象正文王事紂之道也蓋紂惡滔天文王處此既不

三葉會稿卷三

三十一

欲失君臣之義又不欲自中其害故只得養民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之自至也厚下即所以盡人謀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其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

載事也無聲無臭謂不可得而度也儀象也刑法也四句本詩大雅文王篇辭張子釋之謂人取法文王當其契天德亦如天之無聲臭可象而萬邦自孚信

之也神而明之借以證其契天德也不以聲色為政者不假乎聲色之末也不革命為有中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嘿順帝則即所謂其契天德也蓋上天之載惟文王為能默契而人所當儀刑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可願者願為之事也可欲者欲為之事也雖聖人之知亦有此可願可欲之事然於所不能亦不過盡其

三葉會稿卷三

三十二

才以勉焉而已如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是皆於可願可欲之事而有所未能也抑豈獨聖人為然哉人皆能有願有欲也但不能窮其願欲耳窮猶極也謂所願欲不能皆遂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八士見論語富蓋多之謂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重耳晉文公名婉而不直所謂講而不正也小白齊桓公名直而不婉所謂正而不諱也其詳見論語及

春秋左傳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魯周公之後其政之弊不過典章廢墜馭法者非其人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至於道矣齊太公之後因管仲之相制國為二十一都不立卒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以求速得志於天下所以併壞其法必再變而後可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邪

晏嬰齊臣明於此而暗於彼是亦天限量也故謂之命

山濼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爰居為名餘見論語是皆不務民義而滔瀆鬼神所以同歸於不智謂用心不明也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與僑之病與

使民義教即高於其中故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能愛人則人皆仰之也故不害使之義蓋義有剛斷之意雖與愛相反然亦相為用此皆子產之可稱

者也若夫禮樂不興則其病耳僑子產名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忘其勢者獻子自忘其勢也忘人之勢者五人忘大夫之勢也蓋惟不資人之勢而利人之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一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顯史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社稷論語朱註猶云公家此云事社稷之臣是主事神而言也

問堯得以厚吾終舜不敢不虔其始曰四凶之誅在堯末年舜居攝之時堯君德四凶之罪未彰故堯包容他至終其身舜臣德四凶至此惡已顯露故即位之初即誅之者所以虔其始也然所謂誅亦止於流放竄殛耳此又可以見舜之恤刑也四凶之名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恐未然

問文王不聞亦式似是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曰文王

性之之聖不假恐懼還當從本註為是

問別生分類書傳謂生姓也別其姓族使相從也先儒又謂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如何曰書序恐無據

三十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器於禮者成德器之美於禮也非強立謂以禮自然

卷之三 二十五

而立非矯揉也精義致用者理明而後見諸用故以時措之而皆不疑其所行也窮理者窮天下之理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以知言也盡性者盡吾心本然之全體居仁由義以行言也至命則與天命昭合為一矣然不曰至而曰知者蓋聖人謙退之辭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觀子貢所謂綏斯來動斯和亦畧可見也聲入心通謂耳之所聞無非道理不思而得也與天同德者與天同一至誠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所謂誠者之事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

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日益而不自知謂不覺其進也學行習察異於人謂聖人學而行習而察與他人學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不同也化而知裁如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之地漸進不已皆化也然惟聖人知其十五如此以至於七十如此而裁之也是豈非進德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窮理盡性解見前與天地參者謂聖人至命耳順成

卷之三 二十六

位乎其中也意必固我四者皆私意天地大公而已故絕此四者不累於私小然後天地之化可裁不夢周公知其道終不行也然惟從心不踰矩老而安死者能之若老而猶夢則心為踰矩老不安死矣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從心莫如夢者夢成於心之所思也夢見周公謂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夢者所欲不踰矩也蓋聖人時行時止無所疑滯若既衰矣而猶夢之則心泥於動為踰矩矣

為願乎外矣為不順矣為不安死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其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困謂有所不通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皆困之謂也變則變其不美之質以為美也困而不知變則靡然流於下愚矣喻通曉也若不待

漢書卷三

二十七

困而喻此則賢者之常困最於人有益為德辨者困以自驗其力困而通則可辨其為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為非也為感速者困而知學則憤排奮發增益其所不能也德慧者德之慧術智者術之智疾疾猶災患即困也困於內謂舜父頑母嚚遭人倫之變困於外謂孔子不得其位也蒙難正志如遇匡人桓魋之難而處之自若也下學於困者孔子豈因困而學哉張子特借下學而上達之言以勉人也躋升也謂德日進於高明也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蓋天理不外於人事孔子下學人事不捨近而求遠初無異

於人而駭於俗人何自而知哉及其自然上達而理與心契則又非人所及知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見論語從欲從其所願欲也風動如風鼓動物莫不靡然也此言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然也公旦法壞謂周公之制作廢弛也聖人生於周只得從周禮故公旦法壞欲興周道於東方使其果得邦家繼周而王則其制

漢書卷三

二十八

度損益又豈但從周而已哉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滔滔不反謂天下之亂如水之流滔滔不反也道不遠人謂道不可遠於人若知天下無道而輒高蹈遠隱絕人逃世則遠乎人以為道矣曾謂聖人其仁如天而忍為此哉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者謂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

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先事先其事也事事其事故以事為事則得食不以事事則雖有粟不可得而食矣國人不知謂不知仲尼之為聖故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菑牧之吏二者皆仕貧得以事事者也無從以得之謂既知仲尼之聖德備道尊則委吏乘田自不得而食之矣召不徒往者其得以事

正義會通卷三

二十九

事而食也若又絕之不往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矣然聖人豈不食如匏瓜者哉但欲事事而不徒食耳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不待文備而勉於禮樂則禮樂或可得而行也故仲尼甘為先進之野人必待文備而後至於禮樂則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仲尼不從後進之君子此亦

不慕乎其外之意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此釋論語吾不試故藝之義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鳳靈鳥至謂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圖龍馬負圖伏羲時出於河中瑞謂治世之徵也文章即道之顯者已止而不行也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

正義會通卷三

三

舉近者而言約也

祝史禮文之官儀章器數則其職任也近謂末事論語本謂有馬者借人乘之張子則作譬喻解矣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馬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

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始謂在官之初失其次謂殘缺失序也大抵此節明聖人功化之神有如此耳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

趨進翼如沒階趨進翼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
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與與謂與而又與愛君之至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如授如以物授人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用財莫非義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
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於物無畔援聖人固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

禮記卷之三

三十一

祿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已甚太甚也

子欲居九夷不過於中國庶過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

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

有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意與不陋之說皆與朱註

不同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問也

不問蓋疾其以隱為高往而不返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

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謂聖人應問雖終始本末
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然其言亦必因人為變化如同
一問仁也在顏子則告以克己復禮在仲弓則告以
主敬行恕淺深詳畧之不同可見其知變化矣易曰
擬議以成其變化正此所謂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

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不憚卑以求富謂雖執鞭賤役亦為之而不辭也然

得之有命是果何益於得哉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

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

及故言之亦鮮

愛人以德故當喻於義不當及夫利命之理微仁之

道大故夫子亦所罕言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

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顏子

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說而未見其人

也

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釋不遷怒也愧於己者不

輒貳之於後釋不貳過也未成未及成就結裹謂大

而未化也未見其人即未見此人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顏子有聖人之德故其出處行藏與聖人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聖脩即聖德蓋德必脩而後成故不曰聖德而曰聖

脩也顏子欲一朝而至至平聖德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卷之三

三

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蓋聖人

胸中包藏許多道理須得人叩擊則庶幾發揮於外

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也異同謂疑問之有異有同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

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

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禮樂法度皆顏子平居所習聞者故不必教之所可

告者惟損益三代爾法謂治天下之法法立而能守

則存於已者可久措諸天下者可大矣鄭聲淫佞人

殆皆能使人喪所守故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

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

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

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

與爾為有是也

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遇

有道而貧賤則耻可見隱非君子之本心然必天下

有道則見若舉天下無道斯可隱耳此非聖賢不能

在聖門唯顏子為有是爾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善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

卷之三

三

無伐善無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惟樂善故有濟人利物之心惟樂進德故無矜已誇

人之意惟樂天故成內外合一之仁內外合一者謂

仁極仁而體具用周也若止老者安之而朋友不信

朋友信之而少者不懷則仁有內外而非全體矣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

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

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未足盡為政之道者子路於禮樂文章小者固無不

通大者或有未盡也但以其重然諾為衆所信故片

言之間可以折獄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易卦爻之辭適能是者謂僅能折獄刑人非卦爻之盛德也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戰國謂秦楚燕齊趙魏韓也潛指顏子見指孟子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大祀謂享帝次祀小祀則山川以下之祀也犂雜文駢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駢角角周正鹵粟中天地大祀犧牲之用握尺中宗廟社稷次祀小祀之用大者

苟立雖以牛之色角言而實謂人之大節苟能自立則必見用於世矣

問耳順與天地參曰聖人盡人物之性然後能理與心會聲入心通與天地參而盡人物之性又從窮理來非遽然耳順與天地參也夫聖人生知安行而猶曰窮理盡性然則學者豈可不加勉也哉

問聖人罕言命張子謂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亟言朱註謂命之理微故罕言之一就人上說一從命上說如何曰惟命之理微故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也故不亟言二說相

蒸其義愈明

問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曰如以正名為迂及為國以禮其言不讓亦可見也

問利用折獄利用刑人非卦爻盛德曰豐卦下體為離其象為明君子體電之象適可以折斷獄情若論豐之盛德則為以明而動而成盛大之勢不止於折獄焉蒙之初六利用刑人謂發蒙之初用刑不過正法亦非爻之盛德

有德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此釋論語義能為有者謂有德之言而我有也能為無者謂惡所當無者而我無也故皆謂之能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行寡悔則行脩矣言寡尤則言道矣道即中庸世為天下道之道當為人取者言行交脩自當為世用非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也故不待來學而往教及言未及之而言皆引取人之弊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君子之志務其遠者大者所謂志正深遠也故行不

務其硜硜言不信其小者正蓋孟子勿正之正或曰君子之志不惟正而且深遠也亦通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辭以富麗為王則正理反為之悔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舉之他皆倣此

不顧謂不顧行也規規猶切切也非義之信則信不

正義非禮之恭則恭不近禮矣親夫可賤之人則

因失其親矣君子寧為彼而不為此者蓋知和之為

貴而能以禮節之不流蕩忘返而一於和也此本兩章張子合而一之且謂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有未盡者皆倣此也相屬相接也相蒙相承也摯謂提其綱維愚謂凡讀正蒙與本註不合者皆當以此例求之則自不泥矣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德者善之總稱然有吉德有凶德必主於天下之善

始為德也善者德之實行然或在此為善在彼為不善或前日為不善今日為善惟協於克一乃為善也一者善之原蓋精粹無雜終始無間通古今達上下為萬化之源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併包而無所遺者也善同歸治則王心乃一言必主德則王言乃大然則治可不善言可不德哉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為非謂法制禁令止其為惡也此皆不大責望於下

愚之道也道民以言謂以言教禁民以行謂以身教

二句見禮記

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則言有教矣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則動有法矣畫有為者謂不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宵有得者謂當仰而思之坐以待旦也息有養瞬有存謂無斯須而不操存涵養也此即大易君子終日乾乾論語無終食之間違仁之義

無微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

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徵證也無徵而言則民不信而且啓詐妄之端矣然

非民之罪皆吾有以致之也故孔子於夏殷之禮不

言者不足徵也而惟周之從者足徵故也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便僻即足恭善柔即令色便佞即巧言詳見論語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論語曰樂節禮樂禮樂而曰節蓋不使流離相勝能

進反以為文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禮主其減樂主

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詳見

正義會疏卷三

三十九

小註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侈靡者奢侈而華靡也如肥馬輕裘及食前方丈之

類皆侈靡之為宴安則以宴為安耳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

性與天道

言謂抱著求卦之言卜如響者人以至誠感之則如

響之應聲也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所謂嘿而識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是果蔽固之私心所可能哉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

而歸厚矣

人道有先後蓋德則先禮治則先仁也歸厚謂興於

仁及不偷也餘見論語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膚受解見論語其曰象生法必效者謂未有象既生

而法不效猶未有膚受之愬而不行者也象生陽也

所以配夫膚受之方愬法必效則已呈露陰也故以

配夫聽者之已行重夫剛者剛則不為此所蔽而行

也凡稱象稱法者象則前法則後象則輕清法則重

濁

正義會疏卷三

四十一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歸罪謂歸罪於人不任其咎罪已則見過而能自訟

者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恕己以仁人即能推己以及物也無怨謂非己以不

欲之事施之於人乃人以不欲之事施之於己而無

怨也與論語本旨不同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過與不及皆非禮之恭如脅肩諂笑是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畜有作畜止解者此則謂畜聚也聚百順以事君親
在人子則先意承志論親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
違不但左右就養無方也在人臣則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務引其君以當道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志與意不同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人能辨此則
內能事親外能教人矣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日為之分義不止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如為養

五經會稽卷三

四十一

與祭釣戈獵較所當為者皆分義也涉而不有過而
不存謂得已即已也不然則非游之謂矣此解論語
游於藝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道行則身在必出道隨身也道屈則身在必退身隨
道也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重遷以遷為重而不遷也輕遷以遷為輕而必遷也
有一於此皆懷居之謂

老而不死是為賊勿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

皆賊生之道也

不率教謂不循教也無循述謂不循述乎規矩而恣
意妄為也賊生即害已之生不必以敗常亂俗方為
賊生不安死謂不以死為安而欲偷生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驕樂以驕為樂也佚欲即縱欲之義如象箸玉盃峻
宇雕墻之類是也宴樂以酒食宴飲為樂也不能徙
義謂既以此為樂則必不能從善也蓋理欲不兩立
如此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五經會稽卷三

四十二

詩大雅抑之篇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朱子曰僭差
賊害也張子釋之謂即不伎不求之謂不伎者不疾
人之有而欲害之也不求者不耻已之無而欲取之
也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側隱仁也
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以不穿窬側隱為仁義者此特指仁義之一端也若
謂非其有而取之為盜及其仁如天則舉仁義之全
體而言耳故仁義能擴而充之皆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

之弊斯得之矣

自褻薄於人如公孫弘一布被三十年此吝而私也厚於人如何曾日食萬錢此驕而私也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無過焉亦無不及焉則稱其才隨其等而無驕吝之弊矣

罪已則無尤

知罪已則自治之不暇又何尤人之有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取困辱為憂者不仁不義樂忘榮利為樂也故為可憂忘榮利為樂者居仁由義樂天知命忘

正蒙會稿卷三

甲三

其榮利也故為真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勇者不懼宜其輕生也然生重於貧若輕生而不安貧則其勇特匹夫耳仁者愛人宜其無可惡也然於不仁之人而疾之已甚則其仁非如天矣此皆迷謬不思者也故聖人皆歸之亂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不得反謂間有不能復擠人復侮人者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遠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克勝已私而惟天理之當然者是行此復馬執焉者

也所以為賢俯仰無愧而動則天理之足法此性焉

安焉者也所以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不同辟世

正蒙會稿卷三

甲四

以下則其人也辟世者天下無道而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所以為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即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意辟地者去亂國也居謂意所便安處若戀戀而不能忘則是循情而不循理所以害仁辟色者因其色之不在而辟取故可遠也辟言者因其言之有違而辟禍故可免也辟世辟地清而速也不能辟世辟地而至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去則濁而淹也此其不同者也異乎賢者其次者聖人雖亦辟世辟地而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不悖者則終與人不同也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事君難進而易退者謂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也如此則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矣易進謂進不以禮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難退謂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賢不肖

正義會疏卷三

四十五

倒置而賓主之分亂矣相表裏者人君用賢固當如孟子之意人臣自處亦必如表記之說庶幾出處之正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弓不調而求勁則其勁無所施馬不服而求良則其良何足稱故士不慤而多能所謂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可近之哉近則有害及已矣慤蓋謹厚之稱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如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

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谷神空谷之神也空谷傳聲能象其人物而應之人物之聲高則應之亦高人物之聲下則應之亦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應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固未嘗問以祭祀而應以婚媾問以涉川而應以侵伐也律呂之變者律有十二皆截竹為筒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為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陰為呂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則皆謂之律命呂者律

正義會疏卷三

四十六

謂律以統呂猶陽以統陰其語聲清濁高下疾徐之變蓋三分損一隔八相生非若此谷神之比語聲者律感呂而聲生呂感律而音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所行既前定則臨事不至屈折枉道以從人是多少光明又何疚之有蓋大人虎變然也虎變者大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如虎之變希革而毛毳也此本草卦九五爻辭張子斷章取義如此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

從者順也言之德也作義則有條理矣各正則言順
即從而有條理也故人易知易從而事可成若各不
正則言不順而人不從矣所以患其為難喻

問律呂之變曰大抵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宮為君聲最
大而沉濁羽為物聲最細而輕清商為臣其大次宮
徵為事其細次羽角為民聲居四者之中其數九九
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宮數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餘
五十四以為徵徵生商三分徵數各十八上生者益
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為商商生羽三分
商數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餘四十八以為羽羽生

律呂會稽卷三

四十七

角三分羽數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
得六十四以為角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其
曰變者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
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蓋宮與商商
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
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商之間
有變宮蓋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也角徵之間有變
徵蓋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也五聲為正聲故以起
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
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

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其詳具於律呂新
書

有司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
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有司謂衆職綱網之大繩紀其衆目也惟始為政故
未暇論其人之賢否必先正之謂凡事如錢穀之類
必先之於彼則紀綱立而責有所歸然後考其虛實
驗其勤惰若得賢才舉而用之則已不勞而事畢舉
矣

律呂會稽卷三

四十八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其不然
者非惟人不附抑且在己不勝其勞矣

予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
則民不為盜假設以予不欲之物賞予使竊其所不欲
予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
而盜必息矣

民之有生不能無欲然每生於衣食之不足而盜所
由起也若能使無欲則自不為盜故在上者為政在
乎足民之衣食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

衣食不見其可欲則盜自息矣所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此自張子之意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此即論語先之勞之益以無倦之義不愛猶不惜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

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

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

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討伐義見孟子朱註諸侯不討禮也然陳恒弑君而

孔子請討敵國不相征禮也然湯非賜鈇鉞而乃十

一征以此言之可見征討之名至周始定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

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郊之外助謂郊外都鄙之地則行助法也餘見孟子

朱註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

亦制數而已爾

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者先儒謂修用則傷財傷財必

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

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固未及乎法也使無是心則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謂法不徒行也制數猶文具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此蓋張子救弊之言察謂致詳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

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表記曰報者天下之利也應氏謂報之為禮以交際

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

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馬氏又謂君之於民時

使薄歛此上有以報於下也民之於君出死斷凶而

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就此言之則似謂有德必

酬有功必賞也率德而致謂非無妄之福由能脩德

而致此報也如有功德而必報焉則善者固知勸而

不善者亦知止而不為矣天下之利孰大於此此報

所以為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不務報者

也君子公物利於治如古聖王皆然也詩曰無德不

報是也

正蒙會稿卷之三



正蒙會稿卷之四

大易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雖非器

而道必託於器如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

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鍾鼓而樂不可以

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本揚

善也必表之以旌常銘之以鐘鼎故形而上者之道

託於形而后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

正蒙會稿卷四

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

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有生於無則分

而為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諸子之

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賸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

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

取之為貴

易即易之書情實也偽不實也隱謂幽深賸謂雜亂

易雖論天地陰陽卦變情偽至為隱賸然皆至理所

寓人不可得而惡也非若老莊之流馳騁說辭窮高

極遠務為荒唐之論而為知德者所厭也故君子言

之非難而樂取之為難樂取即不厭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

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陰陽變易之謂易然一物也特以在天而言陰陽成

象則謂之天以在地而言剛柔成質則謂之地以在

人而言仁義成德則謂之人其實一物而三才耳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

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正蒙會稿卷四

曰利不貞可見其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也撰德

於卦者乾則撰至健之德坤則撰至順之德於卦也

爻有小大陰為小而陽為大也陰爻雖小而亦必論

以君子之義其為君子謀也益彰彰矣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

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

乾坤之道

太極者理之總名也兩體者謂在天為陰陽在地為

剛柔在人為仁義兩之即兩此也其實一物耳象之

成者氣之行於天法之效者質之具於地性之立者

理之賦於人也莫不有乾坤之道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后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陰陽剛柔仁義此三才之理也陰柔義坤之道陽剛

仁乾之道故本立則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本不立

則乾坤毀而無以見易趨時應變所謂易也以三才

而言如日往月來山峙川流仁育義正是也以卦畫

而言如周流六虛屈伸上下是也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

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六爻之動皆有自然之利然不動則利為不盡故動

正所以盡利也性命之理三極之道皆指陰陽剛柔

仁義而言初二之動所以盡地之利而順剛柔之理

三四之動所以盡人之利而順仁義之理五上之動

所以盡天之利而順陰陽之理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

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

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繫辭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

一民小人之道也陽謂陽卦一奇而二偶陰謂陰卦二偶而一奇奇陽爻也故為君偶陰爻也故為民此則論其所以為君子小人之理也陽徧體衆陰陰共事一陽陽貴陰賤扶陽而抑陰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此易之四象也然悔吝雖曰憂

虞之象悔則自凶而避吉由不足而生吝則自吉而

向凶由羸而生其實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

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辭即易卦爻之辭以言者尚之則言必當理而無所

苟矣變即易卦爻之變以動者尚之則動惟厥時而

義必精矣以至制器而尚易之象則法必取用而創

物之智可盡卜筮而尚易之占則謀必知來而先知

之神可窮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故曰非知

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

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

物

1. 037 冊 037 冊 037 冊

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曰天下至精者謂易乃聖人窮理盡性極精之書也惟精故詞足以待天下之問曰深者謂易於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無不該也惟深故可以開通入之心志通變者揲著通三揲兩手之策文足以成物謂成陰陽老少之畫而足以開物極數者究七八九六之數象足以制器謂定卦爻動靜之象而足以制器幾謂吉凶之先見悔吝之方萌既通變極數則道可顯行可神而務成矣周知者無所不知也兼體者無所不體也天下之故謂天下事變之所以然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神之所為也

正蒙會稿卷四

五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易繫辭傳曰顯道神德行著有變龜有兆皆示人以吉凶其道不亦顯乎事之將來者而其幾可以前知事之已然者而其迹無不備具其德行不亦神乎此蓋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

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易曰顯道然所顯者果何道哉蓋易之辭危者則使之安平易者則使之傾懼懼以終始而大要欲其無咎此則易所顯之道也又曰神德行而德行又何以神哉蓋易之數雖寂然不動然萬化之感莫不冥會於此而莫知其為之者也惟易顯道神德行如此故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而可與酬酢謂幽明之中若實主之相交也曲盡上筮之謀而可以佑神謂易妙其用可以助神化之功也

正蒙會稿卷四

六

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開物者開人之心也於其吉凶悔吝之未見而開示之則為知來也明患者察民之故也吉凶悔吝能知其所以然而弭之則為藏往也然吉凶悔吝之未見果何從以知之不過分揲掛劫究七八九六之數因變為占而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如時方屯而不往時已豐而不過則為能弭其故矣此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也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禮經解篇曰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方氏謂務潔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也應氏又謂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愚謂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似謂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道與時偕行而不失其正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天下之理未嘗不散在事物之間知學以聚之則得於已矣會而通者兼總條貫也說諸心者心與理融也一天下之動者事至物來無不有以方之也元亨

禮經解卷四 七

利貞乾之四德其在人也以學配之則其序如此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下而言當父母萬物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於時則為春夏秋冬終始萬物謂元則物生貞則物成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所謂循環無端也故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謂當為生物之本也

某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元亨利貞雖均為乾坤之德然萬物之生皆資元以為之始而元實貫乎亨利貞故夫子彖傳曰大哉乾元既以元配乾矣及坤亦曰至哉坤元而又以元配坤焉曰坤其偶者坤如婦乾其夫也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其善端初發處且貫乎義禮智三者故曰統天下之善也厚薄親疎尊卑大小一切相接之體謂之會也而禮則於其中使之各有儀文無不中節故曰嘉天下之會也利謂使物各得其

玉案會稽卷四 八

所然非義不能公於處置動謂事有萬變然惟信則能一其不一信即誠也論語曰君子信以成之是也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擬議蓋比度之意於乾之六爻而擬議之則潛見飛躍各正其性命之理故雖至剛無柔然以一氣之流行論之則剛中未嘗不和能旁通之不失其大和斯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龍德正中謂聖人之德無過不及也未見其止者未到成就結果處蓋學聖人之中而未至也故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忽焉前後也以龍譬聖者龍陽物能變化不測者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位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乾之三四兩爻皆過乎中而九三又以陽居陽則重

九

九

剛也此皆危地故不但庸常之言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亦有所不安也盛謂德位外趨變化者以時位言也內正性命者以德學言也危疑即三四危疑之地艱於見德者處危疑之地其德難見故時不得舍謂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時不得不然也至若九五則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是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變化不必趨性命不必正矣故不特曰利見大人而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也此但以卦畫言爾若聖人則不失其正謂不失進退存亡得喪之道也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不勉而中自然無過不及也不為其大自然充實而有光輝也此蓋聖人用中有大之極非若尋常之所謂中所謂大者可比也望之謂視其中大之極絕塵而奔以下皆形容其難能之辭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造位天德者謂位已造乎聖人之德也成性躋聖者

九

九

謂性已成而躋聖人之域也此皆以德言也若夫受命而興首出庶物則以位言耳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此釋乾文言九二之辭所謂庸言庸行者固非淺近者也蓋以德言則天下之常德以道言則天下之達道而所謂德施溥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德及於庶物

也所謂天下文明者亦即此庸言庸行之化被於天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謂不能擬議以求其變化言所當言行所當行則言行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不得為經德達道矣况望其施溥文明乎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卓爾之地而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常即庸之義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與時消息者君子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道即易大明終始之謂也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者順理而動自強不息即易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之謂也精義時措者精研其義條析縷分以時而動用無不利故能日用之間存養有道保合大和健利且正亦即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也精義智也始條理之事時措而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聖也終條理之事張子即聖人之德學以釋易及孟子之義如此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躋聖而位天德者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九二有君德而非上治者徒有德而無位也九五言上治者德與位之兼隆也然則成性其惟九五乎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馬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易簡解見前篇成位乎天地之中者聖人與天地參也時舍而不受命謂九二之見龍窮而在下也及其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富貴若固有矣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釋乾初九爻義意苟順適與物無忤則不私其有庶同於人此樂則行之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於已此憂則違之也然其行其違主於求吾志而已初非慕乎其外也故善世博化雖有聖人

之德而但著見於下耳蓋時方潛隱未位乎天德僅能為已而已未暇及乎人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亦釋乾初九所謂以成德為行者蓋聖人之德已成而至於自信則動而不括故可以見乎外也

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釋乾三四爻義脩辭立誠者脩整言詞使照管得到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此非周公之聖繼日待

正蒙會稿卷四

十三

且不足以終其業也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非龍所安九四以陽居陰其象如此故能不忘於躍量可而進則過可補也然此非為邪枉不過終其義耳謂飛而在天止其所當止或曰欲及時而進以終其事業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此專以德行言至健者陽之德也易謂所行無難至順者陰之德也簡謂所行不煩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謂即健而易順而簡之德卓絕險阻

而非人所能到也其致一者吾夫子與九五同一難能之聖也天以形體言與階升字應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以地言坤體雖至柔順然其生物發動處柔中未嘗無剛此夫子贊坤之言張子明以積大勢成而然者謂非指一處而言蓋所積既大其勢已成方能體柔用剛之若此也勢謂地形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此釋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及先迷失道後順待常

正蒙會稿卷四

十四

之義乾坤即天地但以情性言則謂之乾坤耳至健無體者積陽而成包乎地外也為感速者陰陽交感不疾而速也此乾之所以易而知大始也至順不煩者積陰而成承天時行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也其施普者含萬物而化光此坤之所以簡而能成物也失道者失其常也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動謂震於時為春發乎動者萬物至此皆萌動謂帝出乎震也順謂巽於時為春夏之交畢達乎順者萬

物至此皆潔齊謂齊乎巽也明者離之德南方之卦形則有象可見謂相見乎離也容載者坤之德於時為冬養則無物不育謂致役乎坤也遂乎說潤者萬物至秋皆充足而悅說乃兌之德潤則澤之性正西方謂說言乎兌也勝乎健者萬物至此皆肅殺而收成健乃乾之性而勝則戰之義蓋西北方於時為秋冬之交謂戰乎乾也勞者萬物歸藏於內而休息蓋位乎北於時為冬不置充足之意謂勞乎坎也止者艮之德卦位乎東北方於時為冬春之交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謂成言乎艮此文王所定卦位所謂

後天之學也

三五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乾之德健三畫皆陽也震之德動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坎之德險陽陷於陰中艮之德止陽止於陰上皆主陽而言故曰剛之象坤之德順三畫皆陰也離之德麗一陰麗於二陽之間也巽之德入陰伏於陽下兌之德說陰見於陽上皆主陰而言故曰柔之體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蹠人之象也

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入故其象為木萌於下滋於上以木而言也順以達者繩直之所為也巧且順者木工之所能也從謂受采臭乃風氣寡髮廣顙二陽在上蹠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內明外暗其象為水在人則血之周流於一身也勞蓋流而不息之意

離為乾卦於木為料上稿附且蹠也乾音干

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外明內暗其象為火附且蹠者木附於土而料上稿則蹠故也乾卦亦取蹠之義

正學全稿卷四

十六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小石徑路之象小石以剛在上象其堅而難入也徑路以止於外故其通或寡也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兌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為附決者二陽在內而實則外附之陰必決也為毀折者凡物既成則上柔者必折也上柔謂一陰在上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坤三畫皆偶爲文謂其卦畫多而象色也爲衆謂其地上所容載者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乾三畫純陽爲大赤者陽之正色也爲冰陰消而寒甚則成冰也健謂陽之性

震爲萑蒿爲蒼竹爲專皆蕃鮮也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爲萑蒿者萑荻也蒿蘆竹也蒼深青色實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萑亦作藪與華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皆蕃盛而鮮美者也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正蒙會稿卷四

十七

坎以一陽陷溺於二陰之中而不得出離以一陰附麗於二陽之間而不能去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一陽在上而爲二陰之主陰陽各得其所而勢不容不止也易凡言光明多艮之象即中庸著則明之義蓋內篤實而外則光明所謂太宇定而天光發是也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蒙以坎遇艮山下有險內險外止豈有遽通之理而曰亨者由九二爲卦之主剛而得中以可通之道發

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也蓋二剛明五柔暗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所謂得其中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豫卦六二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疾謂速也夫子繫辭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而溺於豫其德安靜而堅確有如石焉雖體柔順以其在卦之中而靜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必知凡事之幾微而

正蒙會稿卷四

十八

正也蓋不爲逸豫之豫而知有先事之豫也大學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或曰疾正云者以陰居陰疾也而獨無累於四則正矣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中實故有心亨之象惟心亨故以此而行必有嘉尚蓋二陰在外雖日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能傳所謂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是也往有功即行有尚之義此釋心亨與坎卦本義不同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中孚下兌上巽兌之德為說故曰上巽施之下說承之也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孚信在內故也蓋孚字從小從子乃羽族覆乳之象而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物因雷動者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蓋萬物各正其性命也雷之動惟無妄故物物而與之以無妄也易無妄大象曰物與無妄其旨如此無妄者誠也蓋實理自然之謂

世集命稿卷四

十九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靜極復動動極復靜故曰無休息之期也彖辭反覆其道言反又言復者此氣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就其化處而裁之曰反復也深幾蓋即易繫辭惟深惟幾之義深謂幽深即此反之謂反則深矣幾謂幾微即此復之謂復則幾焉或連下文為義謂深其反幾其復亦通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益震下巽上之卦長裕而不設者本義謂益但充長而不造作蓋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初不事乎造作也張子謂益以實者謂益以誠若妄加以不誠非善為益者矣

井滌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井卦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有井滌不食之象焉滌不停污也不食不見食於人猶賢者抱道而不遇於時也時不我遇而不施行則入雖亦憐其才德而且不售況不我知而憐乎此作易者之嘆也不售謂不得行也

世集命稿卷四

二十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繫辭闔戶謂之坤取靜密之義萬物於此收斂歸藏也闔戶謂之乾取動達之義萬物於此發榮滋長也蓋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故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即釋動達之義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言當凶當否當

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繫辭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此聖人之情也聖人之情果何如而繫辭哉蓋將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以乾一卦言之初潛二見三惕四躍五飛上亢時也此即性命之理也即三極之道也聖人繫辭則指之以勿用以見大人以乾乾終日以隨時進退以利見大人以不亢所以使之趨此時而盡其利以順理而至道也曰性命者六爻所具皆

漢書會稽卷四

三十一

至理也曰三極之道者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各一太極也能從之謂占者能如是則有吉而無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是也以利言謂爻之變動不過以利人為言也爻有攻取愛惡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而取此爻本情繫動者也動則吉凶悔吝生而聖人之辭命矣不動則何從而生所謂吉凶以情遷是也以情遷吉凶以攻取愛惡之情而遷也然此惟學者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深存繫辭所命則吉凶二者自見矣又有義命當吉凶否亨者聖人則不使避凶趨吉一惟以理之所在如何耳

吉凶非所顧也如大人否亨以下是也大人否亨見否卦六二爻有損自天見姤卦九五爻過涉滅頂凶無咎見大過上六爻損益龜不克違見損之六五爻及益之六二爻其命亂也見泰卦上六爻是皆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也三者情異指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及義命也能察則為深於易矣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漢書會稽卷四

三十一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大無外謂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也久無窮謂造化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也顯其聚者方其有象可觀此太虛之氣聚而為萬物也隱其散者及其無迹可見則萬物散而歸於太虛矣惟顯且隱故幽明所以存乎象顯則明隱則幽惟象之聚散何如推盪所以存乎神者其聚其散無非神之所為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變者柔變而趨於剛有進之象化者剛化而趨於柔
有退之象然陰陽之進退常潛乎默運必驗之於變
化之著而後有迹可見焉故其理為難明而其象為
易察其在卦畫亦然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
之幾微也

易象之小疵即悔吝也所動之幾微即介也然非志
靜何以能知之蓋其德安靜方能思慮明審而見凡
事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不可不察

彖書精義

卷四

否太之小往大往是皆以已往為義坤賁之有攸往
小利有攸往是皆以方往為義文即易之辭不可不
察者謂人惟知已往為往而或不知方往之往也然
否太之往主陰陽言坤賁之往主人事言此又學者
所當知也

樂器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
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
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樂器者八音之器也相謂太師少師笙氏之屬樂非

相以司之則必不克諧而神人不和矣或曰相即樂
有步相也謂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周召之
治蓋周召制作時所定之制也雅謂雅樂直已而行
正也太公之志以之訊疾蹈厲舞之容也謂舞時手
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太公之事者象太公威武鷹
揚之事也詩亦有雅即今大雅小雅諷者不直言以
諫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
成童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武以奏之
冠者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
廟之歌也

十三歲者

舞馬

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
也將舞象則先歌維清之詩以奏之成童舞之大武
武王之舞武王既沒嗣王象武王武功之舞也將舞
武則先歌武之詩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即勺也嗣王
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
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釋詩可以興及可以觀也羣而
思無邪怨而止禮義釋詩可以羣及可以怨也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釋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舉其重者
入倫之道詩無不備君父乃其重者爾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矣志盛
則言亦盛故志至而詩亦至焉有象必可名有名斯
有體者方其言發為詩不過有象可名而已及其見
諸踐履之間則體實具焉故禮亦隨而至也至若作
隨其所至亦通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稽有相
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正義會稿卷四

二十五

幽贊猶言默相也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是也然非聖人不能后稷之稽有相之道者謂后
稷教民稼穡盡人力之助即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
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
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
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

矯實求稱者文質不可偏勝當矯實以求稱也如文
質彬彬則稱矣居物後而不可常者文勝質則矯之
以質質居文後也質勝文則矯之以文文居質後也

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猶材黃白者繪以青赤
莊姜才甚美乃更絢飾之以質素猶材赤黑者絢以
粉素此皆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者也莊姜莊
公夫人繪事繪畫之事也素謂素工才材字同而義
施各異者才其美而材其質乎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
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詩周頌閔予小子篇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謂武王
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大雅文王篇曰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謂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

正義會稿卷四

二十六

時不在上帝左右張子釋之謂陟降庭止或上或下
而無常者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
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德脩業欲及時者與帝即
天理人於天理無須臾之或離其為德業孰大於是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
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
慶而其嘯也歌

媵妾媵也江沱之媵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其
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托江
水以起興謂之子之歸始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

而得其所安矣張子釋之謂勝以類行而欲適喪其朋是所以望於嫡者厚矣何怨之有但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而與之偕行焉然至於終能自悔而迎之則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嘯歌矣類行喪朋得安貞之吉及乃終有慶皆易坤卦之辭就此言之類行似謂以娣姪從嫁喪朋亦去其私我之譬安貞之吉者得婦道之正而善也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奈耳即卷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或謂可煮為茹婦

卷耳

二十七

人主中饋故采芣耳議酒食皆奉賓祭厚君親之事也思酌使臣之勞者后妃以使臣勞於王事而思念之欲酌以金罍及兕觥也故以此而推及求賢審官雖王季文王之心殆不是過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淺明能取是於民哉

甘棠詩國風篇名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故作是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茨者見其初能使民不忍去也曰勿剪勿伐者見其中能使民不忍傷也曰勿

剪勿拜者又見其終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也拜本謂其屈如人之拜小低屈張子則解作跪拜之拜矣寔漸也蓋必善教漸明方能致民之愛如此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曰振振君子者勸勉其信厚也曰歸哉歸哉者冀其早畢事而還以序其情也詳見國風殷其雷篇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虛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卷耳

二十八

卷耳亦小雅篇名蓋文王后妃所作張子釋之謂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如二章曰我姑酌彼金罍也大勞則思大飲之如三章曰我姑酌彼兕觥也甚則知其怨苦愁歎非酒可解婦人能此則可以見其真靜專一之至矣險詖私謁害政之心又何從而生哉綱直如髮貧者紛紜無餘順其髮而直謂之爾

釋小雅都人士篇義紛髮也紜乃鬢髮作髻者以黑繒為之無餘謂貧者紛紜之物不足也順似貼如字若如本註則不過言其髮之美耳

豈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夢蕭裳華詩小雅二篇名有譽處兮即二篇中辭也
譽善聲也處安處也一謂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
燕以示慈惠之辭一謂天子既見諸侯而笑之之辭
張子釋其義以爲人君接已溫厚則君臣之間兩無
疑猜故下情得伸奸人之讒毀無由以入而聲譽和
樂皆可保其長久也

商頌顧予丞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將本註作奉言湯其尚顧我丞嘗哉致丁寧之意也

正蒙會稿

卷四

今謂祖考來顧以助湯孫則以將爲助矣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此詩小雅棠棣之辭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
韡韡光明貌蓋以常棣之萃與兄弟耳今如張子之
說則似謂常棣之萼豈不韡韡但兄弟之見以誠爲
貴而不尚夫文也

采芴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
厚之至也

朱芴詩國風篇名旃之也蓋刺聽讒之詩謂人之爲
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

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張子釋之謂此亦論語所譽必有所試之意忠厚之
至也

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
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
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
子由房由教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詩周南國風簡兮篇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張子釋
之以爲簡畧也坦坦施施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
者不得志或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若

正蒙會稿

卷四

非迫於飢寒而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
甚矣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輕世肆志
自處如此則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既陳其容色
之盛曰赫如渥赭復陳其善御之強曰有力如虎與
夫君子由房由教不語其才武者異矣由房由教亦
國風君子陽陽篇之詞由從也房東房也教舞位也
比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
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畧不及其
材武所以爲異於簡兮之賢者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

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此詩幽風篇之辭蓋周公既誅管蔡其從軍之士以周公曾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謂東征之役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者張子釋之則以為四國首亂豈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乃愛人之至也

伐柯詩國風篇名蓋東人所作以比得見周公之易也今張子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則指成王為言矣其

詩經會稽卷四

三十一

詩曰籩豆有踐者加禮也其則不遠者取人以身也新當作親逆迎也書金縢篇曰惟朕小子其新逆謂親迎公以歸於國家即此所謂加禮也

九戩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九戩亦詩幽風篇名本註謂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曰我籩之子衮衣繡裳張子釋之則謂成王既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加以衮繡之服斯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狼跋亦詩小雅篇名蓋周公雖遭管蔡流言之變而

能處之安肆自得不失其常故終能感人心於和平如東人之所願慕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釋小雅甫田篇義甫大也歲取十千謂井田之法九夫為井其田百畝井十為通其田千畝通十為成其田萬畝於九萬畝中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分而取其一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詩經會稽卷四

三十二

史稱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迹心欣然踐之感而生棄棄后稷名也據此則后稷即高辛氏之子與堯同時矣禮記劉氏註亦曰姜嫄生棄為后稷簡狄生契為司徒稷契皆堯之弟者理或然也故詩大雅生民篇曰上帝不寧謂高辛也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高辛實所自出者豈非上帝乎但曰為二王後則未詳或指夏商而言其稱上帝與今本註亦不同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

1 冊 23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此釋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義唐棣都李也與常棣不同因得全體者謂常棣之華其枝本隨節屈曲也惟有偏有反左右相矯而交正之則華之全體始得均正耳猶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問王室此偏而失道也必得周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則向之不正者始得反於正矣以權宜合義者謂豈不欲全兄弟之私恩但主在遠者爾謂

正蒙會稿卷四

三十三

律以萬世之公義則不得不然耳此人倫大變豈天下所宜常存者故夫子刪之也主在遠謂為萬世慮或謂有天子在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陽倡而陰和猶男說女婚姻之以禮者也日既西而陰生於東陰倡而陽不和猶女說男婚姻之不得其正也其曰雨之候者陰陽和而為雨不和則徒雲耳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誠

者與

釋易中孚九二及詩小雅鶴鳴篇義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本謂二五相應張子謂言出之善者即繫辭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也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本謂誠之不可揜魚潛在淵或在於渚亦本謂理之無定在而張子則作鶴鳴而魚潛此蓋畏其聲聞之不善者亦即繫辭君子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也同一鶴也而一則子和一則魚潛可見凡物之從違皆係於所感之何如耳

正蒙會稿卷四

三十四

深林而止也

此釋國風晨風篇之辭航疾飛貌晨風鷗也鬱茂盛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航彼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何獨君子乃父不在而忘我實多耶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豕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漸漸之石亦詩小雅篇名有豕白蹄豕涉波矣二句即詩義蹠蹄也豕豕也蓋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況其足皆白水患之多可知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

也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即言也動也行也苟造德降謂德苟下及於民所謂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也如此則天下和平瑞物臻休徵應而鳳凰來儀矣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如和風至而倉庚鳴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九疇洪範九疇也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也曰九疇者謂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也九疇次序民賴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謂水火金木土也五行而曰天材以質具於地者言之也君天下莫先

皇極經世一

正已故次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貌舉一身而言已既正然後邦可得而治故次八政謂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及賓師也貨謂財貨祀謂祭祀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實者禮諸侯遠人師者除殘禁暴也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謂歲月日及星辰曆數也歲者序四時月者定朔朔日者正躔度星經星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五紀明然後用天之時舉措得宜故次建皇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

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謂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使天下之為父子夫婦兄弟者皆於我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一言一動莫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與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求大中不可不知權謂欲時措得中而亦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謂正直及剛克柔克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謂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權必有疑故次稽疑稽考也謂有所疑則假卜筮以考之也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謂雨暘燠寒風所驗者非一也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福有五壽富康寧攸好德考

皇極經世四

三十六

終命也富謂有厚祿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極有六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凶謂不得其死短折者橫夭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也五爲數中者以序言之數有九五居其中故皇極處之也權過中而合義者蓋事雖過中而不失時措之宜方爲權也若不合宜則非道之所貴矣三德處六亦以序言之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

正蒙會稿卷四

三十七

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親謂九族之親尊則位之崇者同一親也而其中位有崇者焉則位在所當尊同一尊也而其中親有近者焉則親在所當親若尊與親俱均初無不同者則

歲又不可以不先此皆就施於親者言之也若語其尊賢之等則親尊之殺非有位者不能行或謂惟善是主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親尊非所倫矣急親賢爲堯舜之道者堯舜之治天下亦以親賢爲急也親之賢者既得之則踈之賢者爲必得矣俊民卽下文俊德之民也明俊德於九族於九族中之賢者明之也章俊德於百姓於百姓中之賢者章之也此皆所謂親賢也如此則九族睦萬邦協黎民雍矣九族高祖至玄孫也臯陶舜臣名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之道謂厚叙九族羣哲勉輔則近而可推之遠

正蒙會稿卷四

三十八

者在此道也謂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張子斷章則以爲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踈之賢者可次序而及焉所以曰不若孔氏之註愈孔註則以克明俊德爲俊德之民也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而已者止於安分無他才德也俊而曰德者不徒才俊而且德也官卽準牧之摠名準謂準人守法之有司牧謂常伯牧民之長官官能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無所謂但能安分之良民也治者人君之政

昏則一切廢弛矣俊民所以用微也微謂潛而不出或引而去之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五言書蔡傳謂詩歌之協於五聲今作歌詠五德之言或即肅義哲謀聖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不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卜不習吉蔡傳謂占卜之法不待重吉此則謂人心有疑則卜無疑則止不必枚卜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正義會通卷四

三十九

朕謂我僉同皆同也依謂依順龜筮必從者龜卜著筮無不協從也枚卜者歷卜之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衍忒當如朱子小註衍是過多剩的意思忒是差錯了惟衍忒未分故有悔吝之防使其已分則吉凶定矣又何必防邪若如蔡傳說衍推也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蓋張子以悔吝對衍忒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於衍忒字為切故愚從朱註也

王禘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

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特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趙伯循曰帝王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是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裸名雖不同其實通謂之禘也禮不王不禘者此禮惟王者得行諸侯則非其分矣故諸侯歲闕一祭謂即闕此禘之一祭也周宗廟六享者夏殷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周則改為春祀夏禘而嘗烝仍其舊與二享而六也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其四享歟其日禘者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特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之也烝者衆也冬特物成者衆也二享者四獻裸及饋食也所謂以肆獻裸享先主以饋食享先王是也肆獻裸是禘之大祭饋食是禘之次祭春享以下是特之小祭若以總用袞冕大牢言之亦皆大祭特一禘

正義會通卷四

四十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

與本註少異者張子主不王不禘而言也本註一牲一裕則謂夏祭之禘今歲牲則來歲裕裕之明年又牲也

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禘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禘故也

適士立二廟祭禘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禘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禘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任則雖禘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禘所以然者亦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

禮記卷四

四十三

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其不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禘之宗則長子非已之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禘與無後者註不祭禘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不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

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殤有三等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皆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婚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殤者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足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也其所以不得祭無後者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祭祖之時當祔祖以祭之已既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已亦不得祭無後之兄弟也孫庶之殤謂祖之

禮記卷四

四十四

庶孫之殤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所謂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是也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大宗者次適為別子別子所生之長子乃大宗子也其詳見家禮宗圖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孔註王制

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殷而上謂成湯以前之為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考始祖也而下謂高曾祖禘四親廟也遠廟為祧者二則高祖之父祖當逆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有世不毀之祖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后稷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謂文武受命而王特為功德而廟不毀其廟也若語其祧則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群穆於文群昭於武也諸侯無二祧無高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曾祖

禮記卷四 四十五

禘及始祖也禘謂合祭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禘之者諸侯五廟其禘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及於高祖所以曰于禘也于者自下干上之義謂不當禘而特禘之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鋪筵設同几此禮記祭統篇文筵席也几所憑以為安者設同几謂只設一位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故夫婦共設一几所

謂交鬼神異於人者此也求謂求鬼神之所在祊則廟外門之旁疑左右几者恐於理為無據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社謂五土之神稷謂五穀之神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雷一說謂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公厲百神則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及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者皆有功於民者也故祭雖以百神之功而實報天之德耳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天也故以事夫之道事鬼神則事之極而理之盡也

禮記卷四 四十六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諡切恐諡本氏字傳為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瀋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滿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于國之後駟氏本于駟之後即以字為諡因為族等統上卑統下者姓其上氏其下乎或以卑統下為帶說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難以命於下之人者蓋必帝王之後然後可以因生
賜姓其餘則無謂矣或曰帝王之後雖已革命然其
姓難以命於下之人故必因生賜姓以別之焉此所
以為尊統上之道也亦通

據王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
處告祖而行

王藻禮記篇名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鄭氏曰天子
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
之堂而聽朔焉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
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

禮記卷四

四十七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禮卜郊受命于祖廟謂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
于祖也作龜禰宮謂用龜以上而於禰宮也或曰作
龜即灼龜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也次序之
宜者祖遠禰近於祖則尊於禰則親其序當然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
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
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
疑義與庶子同

公謂上公即諸侯也為衆臣為公之衆臣也室老家

相之長家邑之士即家相也義與庶子同者禮庶子
不以杖即位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
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不以杖
即位其義疑與此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
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
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於天子三命方受位
於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長官自
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為一官

禮記卷四

四十八

之長非若適士為王朝爵命之通名也其曰命者周
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受位以上又有
受器賜則賜官賜國作牧作伯之差至後周則每命
為一以正為上凡十八命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
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
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
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周禮六官之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謂得自
達於君也三命而上指卿大夫

賜官使臣其屬也

賜官天子賜卿大夫也使臣其屬如使臣其室老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此禮記儒行篇文祖廟未毀謂女子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即祖廟也若毀則無服矣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正蒙會稿卷四

四十九

下堂受飲謂射畢揖降不勝者乃下堂取解立飲也所爭者不過謙讓而已勝負非所論矣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革皮也侯以布鵠以革者謂察用布而鵠用皮也鵠小鳥名取其飛而疾故侯而棲於其中以為的也射以觀德但主於中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不遠矣何必貫革始為勝哉此釋論語義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

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知死而不知生謂但識死者而不識生者也故亦但傷死者而不弔生者焉若畏壓溺則可傷尤甚故特

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畏謂戰陣無勇及自經溝瀆者壓謂死於巖墻之下者溺謂死於水者如何

不淑此弔者慰問之辭謂如何罹此凶變也於畏壓溺若弔其生者則此慰問之詞何所施焉故但傷而不弔也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正蒙會稿卷四

五十

禮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蓋永即歌永言之永善依永者善依其言之長短而歌樂之也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者冕弁衣裳之類

先王制作皆有數度之當雜習也此與本註義不同本註謂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

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文必

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為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

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

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此書之作逼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我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穀之始生日苗吐華曰秀苗而不秀與不足畏也為

五十一

五十一

一說者蓋君子貴自勉也若學而不至於成與老而無聞則亦不足畏者何殊哉警人及時勉學也下謂下章

問明堂之制曰朱子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

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乃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之其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曰太廟則以其太饗於此也曰左右个則以其介於左右故也曰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

乾稱第十七

五十二

五十二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天地間洪纖高下凡物皆謂之有而為象也象實氣之所為所謂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是也然氣之性本虛而神謂妙應不測也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豈能離而二之哉此鬼神所以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也中庸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其說蓋如此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

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中庸曰至誠無息至誠者真實無妄天理之本然也是即所謂天性不息者天理周流而無間斷也是即所謂天命人能極誠無妄則天性可盡而神可窮矣神不在天性之外惟能盡性斯能窮神若又能無間斷焉則天理流行而化可知矣化蓋賦予之妙知則默契之謂學未至知化則誠為未盡不過用心皮膚耳豈真得者哉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無者有之對虛者實之對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所謂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是也不能為一而泥於虛無反以有實為幻妄則非盡性矣如飲食男女雖生於形氣之私然皆原於天命之性人豈可滅哉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欲辟穀飲氣索居閑處其為虛無之說久矣果暢真理者乎謂於理為不通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莫然異矣人能盡性知

天不為莫然起見則幾矣

天包地外萬物覆憐於其間其所感所性一闔一闢不過乾坤陰陽二端而已非若人物有內外之合為耳目所引取有感紛紜也故曰與人物莫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區區之人物起見則庶幾與天為一盡性者萬物皆備於我而我於理無一之或遺也知天者於天道流行化育萬物之妙有默契焉

有無一內外合謂至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有無為一內外相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蓋太虛之本體然也觀前篇曰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為可見矣聖人惟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所謂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也其外焉無所不感者本於內之虛也內惟虛故有感即合吾儒所謂虛

而實寂而有者也萬物本一者萬殊原於一本也惟一本故能合萬殊惟能合萬殊故謂之感若無萬殊則無合天性即乾坤陰陽二端也惟二端故有感謂一不能感而兩則感也惟本於天性故有合天地生萬物洪纖高下形形色色所受雖不同然皆有牝牡也皆有動靜也皆有食息也何嘗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性以人物之所受而言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東坡全集卷四

五十五

性之神者性之妙用也感之體者感之本體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者蓋有屈有伸動極則靜靜極復動始終循環即所謂感也惟所感之能一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所謂一故神也通萬物而謂之道所謂由氣化有道之名也體萬物而謂之性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萬物散殊實也然乃至虛之實故不固陰陽變化動也然乃至靜之動故不窮至虛至靜皆以太虛而言

一而散即不固不散則固矣往且來即不窮不來則窮矣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性以理言通極猶言究極也性通極於無則氣亦太虛中之一物耳命無氣言人物之所稟本一同於性而其福禍之遇乃適然焉不至者不至於道也功雖百倍而猶不至於道此則氣稟所拘猶不可委之於性報異者所降之福禍不一也行雖人同而福禍或

東坡全集卷四

五十六

異此則適然所遇猶不可歸之於命曰猶難語性則力不至者可以知勉矣曰猶難語命則行不同者可以無怨矣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菟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自其說熾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二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

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惡男女臧獲人人著
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
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
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
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
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
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
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
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浮屠謂佛蓋僧塔也有識之死死而有知也受生循

漢會稽卷四

五十七

環如生死輪迴之說也免謂免其輪迴之苦而常生
也此正不知氣散而死為鬼者也以人生為妄謂指
四大為假合此亦不知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而人生焉者也蓋天人一物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死生人鬼之常若輒舍人而取天則既不知鬼亦不
知天矣孔子所謂天蓋彼所謂道游翫為變者人有
死而其氣不散作為厲鬼或附人之體而復生者非
理之常也即以此為輪迴則惑矣大學當先知天德
謂大學之道當以明德為先也能明明德則明而聖
人之道幽而鬼神之理無所不通矣為引取者被佛

氏之誑誘如耳目之為物所引取也淪胥陷溺之謂
臧獲僕隸之稱間氣者真元會合非常之氣也被驅
謂無賢愚貴賤皆被其驅逐而入於其黨也聖人可
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者謂惟守靜以俟之而
忘其所有事也求其迹考其行也事其文讀其書也
異言即詖淫邪遁之詞精一自信者精則察夫是非
之間一則守其本心之正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
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
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

漢會稽卷四

五十八

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
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
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
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
大則遙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
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
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
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
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
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釋氏有實際之語即吾儒所謂誠也天德也但釋氏語到實際處則以人生為幻妄以日用凡所作為之事為疣贅疣贅者橫生一肉屬著體也莊子所謂附贅縣疣非形性之正者是也以世界為陰濁陰濁者謂非清淨之法界也厭而不有即厭此使不有於我也遣而弗存即遣此使不累其心也得之謂使釋氏果能得其實際之說則亦誠而惡明者非吾儒因明致誠因誠致明也因明致誠者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善也因誠致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也天即天道人即人道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

正蒙會稽卷四

五十九

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若釋氏語實際似矣然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世界為陰濁則誠而惡明天而不人比之吾儒為遺為流為過矣致學而可以成聖者如善信美大以馴致乎聖人而天也得天而未始遺人聖何嘗不成於善信哉天而人也本語其始也歸言其終也二本殊歸者天人本合一釋氏岐而二之則始終皆不同矣道一而已是非不兩立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流遁失守者其言多遁辭而失其平日之所守也如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非流遁失守而何窮大猶

語大也濫則放蕩而過高矣推行者謂推而見諸行事也誠則偏陂而祇見一邊矣致曲者自其發見之一偏而推致之以造其極也邪謂邪僻晝夜陰陽鬼神即死生之說而性命之理也必能知晝而又知夜知陰而又知陽兼體而不累則性命可一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鬼神之所以為鬼神無不有以知之矣如此則生吾順事沒吾寧也死生豈能累其心哉彼釋氏欲直語太虛不以陰陽晝夜累其心謂死生轉流得道可免則是未始見易而欲免陰陽晝夜之累語真際而談鬼神多見其妄也所謂真際亦徒語之而已非若吾儒誠明並進天人合一體用一貫徹上徹下也

正蒙會稽卷四

六十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間而不隱也推原其始知氣聚而生初無精神寄寓於大虛之中則必能反終知氣散而死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矣曰直季路之間而不隱者謂未知生焉知死之答直其辭而不婉也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

陰陽不測又曰一闡一闡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與名爾

體不偏滯蓋泛言道也體必不偏滯於一隅方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而不夜如日明乎晝而不能明乎夜偏滯於陰而不陽如月明乎夜而不能明乎晝則有方有體而一物矣若道則不然通乎陰陽晝夜兼體而無累也如曰一陰一陽曰陰陽不測曰一闡一闡曰通乎晝夜皆兼體而不偏滯者也但語其推行有漸而謂之道語其兩在不測而謂之神語其生

正蒙會稿卷四

六十一

生不已而謂之易其實一物隨其所指而名不同如此耳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天即太虛也虛而善應者太虛妙應也若思慮聰明可求則不得謂之神矣况猶譬也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

者其游竟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神之應無窮者神乃太虛妙應之自然非陰陽屈伸相感抑何以見其然哉其散無數者氣之散而爲萬物也神之應無數何物非神之所爲也故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是也湛然者太虛之本體一則不過一氣耳合謂萬物散而歸於太虛也潰散也反原即歸於太虛之謂螢雀之化者腐草爲螢雀入大水爲蛤此則實變後身乃其前身也若夫游竟爲變之變則但對聚散存亡爲言非若螢雀之變可比也

正蒙會稿卷四

六十二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益物猶成物也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則益物之誠矣自益謂益己也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則自益之誠矣施之妄者益物之不以誠也故難以益人學之不勤者自益之不誠也故難以自益長裕而不設謂不造作也造作則妄而不誠矣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

吝

厚重知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乃進而固謂不偏滯也忠信進德惟在尚友而急賢然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蓋勇於改過斯賢者樂告以善道焉與論語本註不同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正蒙會稿卷四

六十一

戲言戲謔之言也出於思斯發乎聲不可謂非己心戲動非義之動也作於謀即見乎四支豈能免人之疑過言雖不出於思但一失於聲即非心矣過動雖非作於謀但繆迷其四體即非誠矣既不可謂已當然以自誣抑豈可欲人已從以誣人哉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應戲言戲動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應過言過動出汝即前言動不出汝謂人疑已及不從也長傲遂非大抵謂傲不可長非不可遂若已之言動不知戒慎而反歸咎於人則長傲且遂非矣遂非謂

文過是其心豈但不知而已曰不知者聖賢言不迫切也此即張子東銘朱子謂正如今法書故失兩字愚謂故則出於有心如故出入人罪之類失則出於無心如失出入人罪之類

正蒙會稿卷之四終

正蒙會稿卷四

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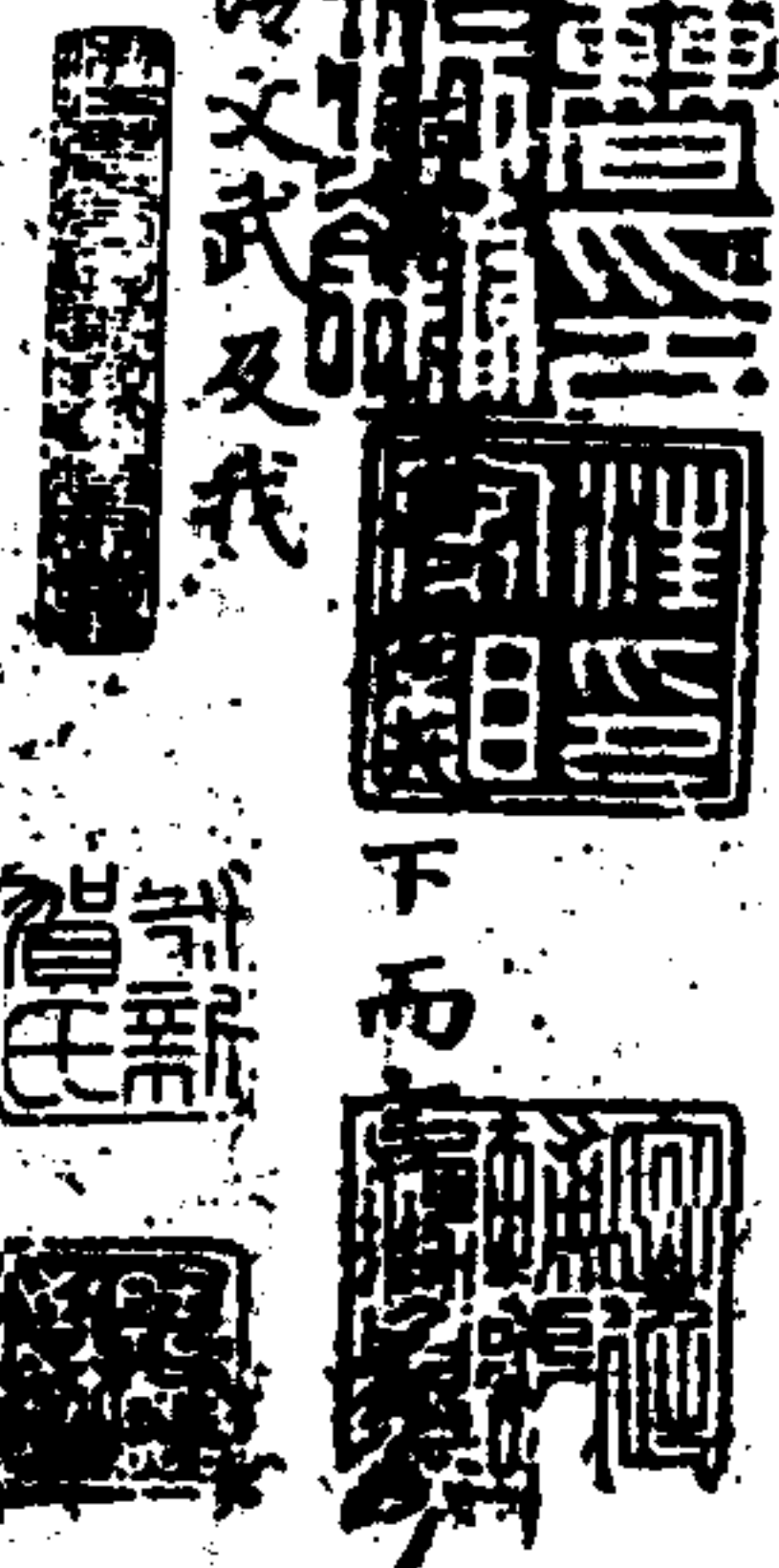


帝祖萬年金鑑錄序

治天下以道而天

而已自古堯舜禹湯文武及我

太祖



太宗以道治天下者也兩漢而下至宋元以智力把持天下者也智力把持天下者其於人草面而不能心其於世小康而不能大治其於國非也夫從而能悠久非苟而何惟帝王惟

祖宗之治本于道道則具于人心而上原于天

丁則道存天不變道亦不變

世道存則人心存人心存則道存

一世二世以至千萬世可行而有天下者所當也

也雖然道固不變而法則行一人不能無弊於是

世長民其厥常喜新惡習自私者往往捕其弊以

祖宗之法不善矣肆更張於其間然後去道日遠

心日離國因以斃者前後相望可勝嘆哉故臣愚

不自量歷考前古帝王暨我

祖宗全盛之時謹采其所以為治之大要萃為一編

曰金鑑錄以為

聖天子獻其諸三代而下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

宗為治非無一善之可取一德之可師然其心不

乎道非所以望吾君也乃稽首頓首借序其首曰所

謂道者人所共由之路事所當為之理盈天地亘古

今之所不能違而毫髮須臾之不可違者也然高不

可抗卑不可踰行焉不著習焉不察賢知者統以為

易而過之愚不肖者視以為難而不及焉是以中世

為治者莫不各隨其知慮之所到才力之所能制為

法度見於施為因陋就簡而上不聞大道之要修創

補隙而下不被至治之澤臣曰苟焉而已者此也惟

聖人擇之精守之固建其有極與民由之民則日出

夕息含哺鼓腹以安其生不知帝力之何有此帝

祖宗之治所以為大而後世之所當鑑也然天下以道

而治道以人而行是故堯行其道而治失知不行於

丹朱也舉舜而行之舜行其道而治失知不行於商

均也舉禹而行之堯舜之所為道而不在天下所

愛者天下而不在子孫至禹則不然以傳其子而後

世遂以為久計孟子曰天與予理或然也然承之不

以道則天亦弗與也然則為子孫者可不以祖宗為

鑑哉且以三代言之夏傳至桀不鑒于禹而湯放之

殷傳至紂不鑒于湯而武王代之周傳至幽不鑒于

文武而秦滅之其中若太康孔甲癸巳武乙諸屬不

鑒而中微若少康大戊武丁周宣克襄而中興此臣

金鑑錄之所由作也大抵人君賢否之趨世道治亂

之源國祚存亡之機其肇有二焉人心道心而已曰

聖德曰正學曰敬天曰勤民曰戒愆曰崇儒曰用賢
 曰節儉原于性命之正者道心也賢君務之曰暴虐
 曰剛愎曰凶傲曰遊畋曰淫逸曰奢侈曰沉湎生于
 形氣之私者人心也昏君樂之出于此則入于彼矣
 彼昏庸之君非不欲長保富貴久延國祚而傳之子
 孫也惟其有欲并其所欲者亡之賢君無欲故能
 全其所欲是故無所欲而治有所欲而亂無所欲
 而興有所欲而亡有若數計燭照炳然而不可易者
 夫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丁寧告戒不過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惟謹此二者而已
 然則嗣服之主撫有益成之運可不深以為鑒決去
 人欲之危遠就大理之安長保天子之貴四海之富
 而壽丕基熙洪號于無窮也哉此正德以為帝王之
 道

祖宗之法非止一世二世雖千萬世而必可行

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當必繼而不可失故教名之曰

帝祖萬年金鑑錄帝王

祖宗而攝帝

祖者微魯史具四時而目之春秋者漢文也敬惟此編
 臣所陳者天德之體也未及王道之用出治之源也未
 及施為之方豈敢故冒有體無用教不遺末之戒哉
 竊以人君之所當務而急者如此而已聞之孟軻曰

人不足與道也政不足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
 國定矣臣雖愚敢以為法
 正德元年三月順天府通判臣汪循稽首謹序

錄

四

應本汪循稽首謹序

帝祖萬年金鑑錄目錄

卷之上

聖德

至孝

正學

法祖

敬天

憂志

戒欲

節儉

卷之中

勤政

仁民

命官

求賢

崇儒

求言

納諫

卷之下

禮樂

賞罰

訓兵



命將
馭夷
內助

全錄

五

馬原注

全錄

六

馬原注

帝祖萬年金鑑錄卷之一

聖德

唐堯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富而不驕貴而不侈

虞舜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好問而好察通言心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夏禹啟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華身為度

商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肇脩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執中一賢無方

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克明德慎罰不敢侮厥寡庶庸祗祗威威顯民穆穆文王於緝熙欽止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不遠遁不忘遠能以繼先王之德而配三后于京故詩人美之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學成王之學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太祖高皇帝生而神明即位以來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生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屏後靡絕游幸卻異味龍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為天下先嘗自言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醇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妾之專幸

太宗文皇帝外嚴內仁而雄材大略條理精密人善任使推誠待下凡所委用非漫濶所能問諛諛之人終見踈斥矜過諛略小罪不以私愛蔽大惡聽言之際明睿所照不存其盡洞底蘊臨機剛果裁制大

事數語而決與下人言開以寫誠表衷明白蓋唐虞三代以來若漢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寬仁大度聰明文武閎達之規乾剛之用帝皆兼而有之

臣按自古帝王必有聖德而後可以為天下民物之主首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心所嚮天命所歸未有不在於德者也觀二帝三王之於古我

高祖太宗之於今可見矣伏惟陛下首登大寶下明詔欽勲威抑權倖節冗食縮浮費

抑首獻省輸運罷濫設之官停不急之務施舍已
責無非速錄寡而救困之之守成憲遵舊章舉
賢以求直言無非恪廢禁以品維新之治九此皆
威德之舉中外臣民交騰並躍以為

高祖

太宗之聖復立於今日而二帝三王之治不得專美于
古矣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臣恐

陛下言之而憚于行行之而不能久雖有至德之心而
民不諉至治之澤甚矣

王言如繇其出如命天下耳目所屬不可忽也臣願

全錄

九

賜原注走輔教

陛下端此心于深遠獨行之時持此德于尸居龍見之

日反觀內照其於念慮之萌發動之幾必謹而察
之果天理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閉眾人
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蒙蔽推而一於處
事接物之間用人理財之際無不以是慈之則至
善日遠聖德日崇聖心洞然內外融徹而無一毫
私欲介乎其間然後行一令也聖如金石中一政
也信如四時權倖不得以售其奸惡戚不得以怙
其寵奉行

詔旨者如神明如雷霆提於持鏡影響矣夫然天下不
治百姓不安國祚不長未之有也

至孝

舜父瞽瞍感於後妻而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避逃有
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篤謹匪懈其後舜
踐帝位載天子旌旗朝聘瞽瞍憂喜克盡子道
文王為世子朝於王意日三鵠初鳴衣服至於宮門外
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
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子復膳
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燠之節食下問所膳命
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事文王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

全錄

十

賜原注走輔教

飯亦一飯文王飯亦一飯

太祖皇帝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復命

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遺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又相
繼早亡每念幼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敬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
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於命爾
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父子諸王皆感泣
太宗皇帝將詣
孝陵有司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道
路前導騎士亦可不用一日

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感然泣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念佛可
以福利先親然不谷既而論之曰為庶人能繼而
家業不夫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
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一名於
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
所博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守民親之所保而敬以
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聽訟以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
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事佛乃為孝乎既
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
我

皇考

天命既定禍亂立網陳紀使強不敢凌弱眾不敢暴寡
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也
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臣按舜之孝處乎變也文武之意處乎常也處乎
常者順而易處乎變者逆而難大抵孝子之於親
務有以得其心而順其志而已孟子曰不得乎親
不可以為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是故父母之

所愛者亦愛之父母之所敬者亦敬之舜之愛弟
父母之所愛者也父母之所敬者雖至於殺已而
不怨封之有庠親愛之富貴之以終其身雖父母
沒不哀此舜之孝處變而不失其常自古帝王稱
為大孝也不亦宜哉臣願

陛下法舜文王之孝推常變之定守

先帝遺志以事兩宮法

祖宗之孝動歲時之思保

先帝鴻業而絕佛事聖孝之大無逾于此至於父母之
喪其制見于經者堯帝如喪考妣高宗居于諒陰
皆言三年是知三十之節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

降自春秋此禮遂廢然人間人君賢否不齊或行
或輟而其良心猶或歎歎亦有敢違然堯喪以為
制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為易月之說後世藉而
因之君子以為萬世之罪人也仰惟

先帝居

大皇之喪臨朝恒戚容不服色不朝質不宴樂隱然終
三年之制外廷如是則內宮衰頹以守先王之禮
可知矣惟

陛下取法慎而行之以法帝王之慈而為後世之師此
又見聖明之君度越千古而出于尋常萬萬也

正學

帝舜曰東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禹曰都帝漢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高宗命傅說曰米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年盤既乃遷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返亳暨厥終罔顧爾惟訓朕志

爾文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

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護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攸厥修乃求允懷于道積

于厥躬惟敷學乎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武王召師尚父太公望問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

尚父曰在冊書王欲陳之則齊矣王齋三日王端冕

十一

十三

馬原注先補敘

師尚父亦端冕奉書曰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九事不強則

枉邪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為世王聞書之言惕

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王于其

子曰於乎箕子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

莫論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陸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太祖皇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因謂侍臣曰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

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

法也新城內殿成命博士熊昂編類古人行事可為

鑒戒者書于屏間又命儒臣著大學衍義於兩廡曰

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不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

於丹青乎又謂翰林侍讀詹曠曰古人為文章或以

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

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難

刻為文而誠意溢出生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

近世又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雖艱

深意實淺過即使過相如揚雄何禪實用自今翰林

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嘗命儒臣書洪

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既成乃召贊

十二

十四

馬原注先補敘

善別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

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序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

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

之道我未能為朕每為惕然遠跡其旨為註朝夕省

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

也

臣按帝王之學上繼道統之傳近承

祖宗之緒為生民造福為後世開太平所係至大而

其道即古昔帝王其所已行之迹今不可見而其

言則散在方冊條理可尋善學者即其言反求于

心而實踐于身而已矣。豈暇尋章摘句數墨循行疲役精神於文字之間也哉。觀舜之授禹不過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太公之告武王亦不過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曰敬曰義即所謂道心也。曰怠曰欲即所謂人心也。吉從者微之微凶滅者危之害。自古國家存亡之幾治亂之源實判於此。為人君者必也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觀內視何者為道心何者為人心。稽以察之而不察一以守之而不移。然後允執其中以酬酢萬事統萬民綜理萬國何所此而不當何所措而不宜哉。

全錄

十五

馬原注先補敬抄

至於洪範者上天錫禹之書其于即之以貫諸七學者上古教人之法真德秀因之以衍義是皆原于天道合于人心驗于人事推本帝王之意教演聖賢之言以為治天下之法度也。細閱其言道若大而甚小理若微而甚著。若難而甚易。效若遠而甚近。何也。原于天合于心者也。吾心一存則百體從命。辟之機發而天自躍。風行而草自偃。天下之人皆同此心而原于天者也。如水之就下如獸之走險誰能禦之哉。此心學之微而致王道之大。承道統之傳者也。三代而下此學不明治不復古惟唐太宗留情經術大召名儒置弘文館於殿側

全錄

十六

馬原注先補敬抄

引內學士更番入宿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晏夜艾未嘗少怠。宋仁宗妙選名儒環侍經帷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二君者學有可觀治亦近古。但于帝王心學察未之聞不願陛下效也。臣願陛下以大禹謨丹書之辭書于席之四端以師武王以洪範衍義之辭書于兩廡壁間以法聖祖退則朝夕觀覽沉潛其辭而細繹其義出則親禮儒臣討論其故而斟酌其宜必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然後付于柄臣布之有司行之天下民受其惠矣。帝王之學如斯而已。合此而務為詞章為華札為異端之學前代人若有習之成名而適足以忘其國者非正學也。臣願陛下視以為戒。法祖

盤庚遷都于殷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不欲徙。盤庚乃告論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攸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武王克商大告武成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父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大宗皇帝諭群臣曰我皇考肇造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信任奸回悉皆更改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茲予繼承天位恪遵成憲凡

皇考法別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七月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嘆息曰只如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開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

天顏怡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充

每作一事必憂慮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也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三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詭說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尋嗣若改易禮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有餘歲

太祖皇帝側親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昔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開殿則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

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后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太祖皇帝之心也

按宋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

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為姦之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祖禹之言蓋為明皇寵用宦官一事不法祖而後世之禍卒不可收拾而至於亡甚矣天下之政不可干以中人也明矣哉

太祖高皇帝制為祖訓諸司職掌等書內外之職井然區布不少紊亂近代以來稍漸更變其弊亦將滋

蔓而不可救者夫此者伏觀

明詔有曰惟正道是遵惟古訓成憲是守率

皇考未終之志擴而行之其於馬房倉庫各門添設管

事并各處添設守備等項內臣不係舊額者一體

查奏取回中外臣民惟騰交慶以為是必

上天之靈

高廟之冲有以啓發

帝心而除此數十年陷民瘼財之弊也雖然常情銳于

前者忘其怯于後善于始者患其改于終臣願

陛下持此心以攬乾綱之捷揭日月之明不沮於浮言

不惑於便佞不奪於督御之私而盡優乎

全錄 十九 賜原汪走輔敬抄

祖宗之舊臣恐添設之官不止於此而已也惟

陛下處之以道汰之以方而使之各解其權各安其職

乃為上也

敬天

唐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帝曰

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有能俾乂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禹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弟予

惟荒度土功

成湯時大旱二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

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爪斷髮素

束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歟

苞苴行歟諛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

數千里

大戊時毫有祥彘殺其生于朝七日大拱大戊懼其相

伊陟曰天不勝德君之政其闕歟君其脩德大戊脩

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

彘相死

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癸疾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

出國有司曰地之動為人主也群臣皆恐請與事動

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也

有罪天以罰我請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

革以交諸侯歸其辭命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

級以賞有功無發疾止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大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

不違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

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邪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脩

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獻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

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

而能自警懼則天變可弭矣

陛下脩德自懲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寶鑒之願臣等

侍罪宰輔有乖調變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

以匡不逮三年夏久不雨

皇后與諸妃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皇太子諸王俱

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履草履徒步詣山川壇設藻席露坐晝曝于日

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檟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

四郊霑足四年嘗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

垂象然人之常道聞禱禱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

全錄

二十一

皇原注走補敘抄

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

庶罔體朕心過災異或臣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

失政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

上聞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

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皇帝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謹天戒朕既

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東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

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

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之十九年四月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勅文武群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

省愆惶惶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

以相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臣按天心仁愛人君必生災異以示儆自古帝王

之遇天變必省愆自罰側身脩德用賢以弭之而

其道愈先而治愈盛觀堯湯文之與我

祖宗可見矣伏自成化以來星辰失度山崩地震水旱

相仍妖孽迭見上天示儆久且極矣

先帝惻然而懼屢下求言之詔徧布省滌之弊彌備交

脩敬畏兩至然而天意未回災異未息者天其意

全錄

二十一

皇原注走補敘抄

者有待於

陛下乎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

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

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德過災而懼故能興衰撥

亂至化復行此皆以人厭天以德消變之驗也

陛下誠能反身脩德信用忠賢而以帝王

祖宗之所嘗脩為者省之於身見之於事必誠必敬以

祇奉上天如此而災異不息天變不回者臣請伏

妄言之誅

憂患

舜初天之命時惟幾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成湯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有曰茲朕未知獲戾

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太祖嘗大宴群臣罷因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

由天命當群臣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

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嘗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

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覽英

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

廣生民之眾萬機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懋于心

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夢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且少紓其憂

全書卷

二十三

馬原注疏

全書卷

二十四

馬原注疏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

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

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

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

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跌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

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微哉又作

祖訓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

主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為樂則國

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若

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永受

天之眷顧若生怠慢禍必加焉可不畏哉

臣按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危地而後存

死地反生危地反存者蓋憂死亡之必至而奮求

所以生存之道也臣愚惟此二言不但可以行兵

雖天子之保天下諸侯之保國卿大夫之保家士

庶人之保身皆此道也蓋人心常生于憂患而死

于安樂心死而天下國家身有不亡者未之有也

心存而天下國家身有不亡者亦未之有也考之

古夏桀殷紂周幽厲肆生存之樂故不旋踵而亡

夏少康殷太甲周宣王越句踐有死亡之憂而卒

成中興之業是以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憚情

荒寧為懼勸勵不息自強安不忘危樂不忘戚而

天下治安也矧今比年以來天變日形而未止民

困日甚而未蘇邊徼日急而未息而

陛下臨御之初可不兢兢惕厲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

惴惴乃身奮發激烈以保

大寶之位于無疆乎

戒欲

益曰吁戒哉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矣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罔喘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莩

宋王

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聖子神孫之謀遠矣

嗣統之君可不祝以為鑒哉仰惟

先帝在位十有八年抑貢獻禁奢侈不遊畋不沉酒後

宮無妃嬪之寵內苑無狗馬之娛寡慾清心始終

如一此

陛下之所親見而可以為法者也甚矣人主一心攻之

者眾或以女色或以犬馬或以盤樂或以佚遊或

以財貨或以峻宇雕牆

陛下春秋鼎盛心苟不戒一墮其域則大事去矣臣願

陛下上師帝王近法

太祖

全

二十七

賜朱法光補敘抄

先帝親賢人遠佞臣日勉脩德遠學為務則心不外馳

而百欲不能攻矣

節儉

堯居帝位薦玉以白繒茅茨不剪椽栢不斲素題不析

大路不畫越帝不緣大棧不和築或不敢葭葢之葵

飯於土簋飲於土銅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

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溫侯之樂不聽宮垣

室屋不望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履不敝畫不更不

以私曲之故害稼穡之時

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盡美乎黻冕早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贊之曰禹吾無間然矣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

太祖皇帝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

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稷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

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

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

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儉戒八

年改大內宮殿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

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

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

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

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切不為之其初所司如

朕之志

太宗皇帝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裘衣袖敝垢納而後出

侍臣有贊

聖德者

上慨然嘆曰朕雖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

每澣濯更選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

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全

二十八

賜朱法光補敘抄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臣按天地生財自有成數不在官則在民在民則民富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在官則民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此必然之理也是故仁君裕民之財紓民之力而欲富其民者在於節儉而已舜禹周文

發我

太宗崇尚節儉以禮度為威以仁義為麗而存恤乎民者誠萬世之法也秦始皇隋煬帝窮奢極欲不恤乎民民日窮而國隨斃可不慎哉

全

卷

二十九

帝祖萬年金鑑錄卷之中

勤政

禹受舜禪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

湯昧爽不顧坐以待旦

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違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太祖皇帝嘗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

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

全

卷

三十一

難朕安教懷宴安而忘艱難哉又謂侍臣曰前代庸

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

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

垂拱無為帝堯何為曰堯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

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

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勸勵

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

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

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

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

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既備元首兼朕民何所

帝祖萬年金鑑錄卷之上

帝祖萬年金鑑錄

卷中

三三五

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群臣皆頓首受命

太宗皇帝遇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脯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又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遠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閑暇則取經史覽閱

全錄

三十一

鳳原注走輔教抄

未嘗自取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廢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臣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業精于勤而荒于嬉自古帝王未有不資于勤而能成化功于天下者也昔宋太祖每旦朝罷登崇政殿決事日中未食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決事帝不聽嘗謂近臣曰天下事日日聽斷尚恐不及唐末諸帝多深居何邪宋太祖之行蓋有取法乎帝王而其言又以懲唐末庸君之弊也至於我

太祖皇帝不惟日以勤政雖夜亦不能安枕披衣而起仰觀星象量度民事待旦而行

太宗以早朝章奏於午朝後從容陳論不安宮闈以事樂侯是即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之心哉而其言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忘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至哉皇言乎斯言也足以破盡萬世庸君暗主之蔽而不惑於左右邪惡詭譎違君之惡之言也臣惟近年以來

全錄

三十二

鳳原注走輔教抄

皇上早朝之後即居深宮不出
先帝雖或宣召大臣論決朝政然亦罕見臣顏陛下以

祖宗為法以近年為戒時接大臣咨圖治理凡有章奏即便省覽凡有政事即便施行天下幸甚

仁民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百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我饑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舜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于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也治水九年於外三過其
門而不入

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嘗為池沼
掘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
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
於人乎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推孤貧者
多矣

多有夫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皇帝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
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
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
歸者寡矣况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
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
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
進曰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躡
武跨越千古

上諭之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家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

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
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人心矣但其子孫無承
藉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
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八年正月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
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
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
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
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
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

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
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
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永樂元年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
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皇帝謂戶部尚書郝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棄
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螟饑饉相仍守令又
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
耳今其鄉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徒益
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時自南京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

令布政司發粟賑之及入見以聞

太宗皇帝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

注叔書曰民惟邦本又曰可畏非民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竊惟君至尊也民至卑也君之於民得生殺之民之於君惟敬憚之是可畏者在君而曰可畏非民者何哉君辟則舟也民辟則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不真可畏邪人君真知民之可畏則思所以保之者當無所不至矣夫抵人君之政其端不一而其大要急務在於蕃民之生節民之力

全錄

三十五

皇原注是補錄抄

阜民之財恤民之患而已然其所以蕃之節之阜之恤之道豈能家至而人喻之哉亦在乎省刑罰薄稅斂省力役罷橫征而已然則國用不足奈何罷工作縮浮費汰冗官節俸賞而國用不足者未之有之端在人君一心念慮之仁幹旋之智而決斷之勇也在易剝之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蓋之象曰蓋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今上之能亦用如此則民生寧有不厚民力寧有不紓而四海之所以仰戴豈不如赤子之于父母也哉今京師之民惟甚困于勳戚庄田之侵疲于內外調

庸之後眼中室廬進亡過半矣世無鄭俠無敢即其情狀作為畫圖以獻于上

朝廷其何以知之然竊惟

陛下誠不可不為邦本之憂速改罷民之轍臣伏讀太祖皇帝免天下秋糧詔有曰於戲欲消愆而弭禍非致吾民於仁壽之鄉特何以答天心之永願至哉

皇言也况今二天變日形必有其應臣願陛下以之為法

命官

舜詢于四岳問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岳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

全錄

三十六

皇原注是補錄抄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讎攷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咨岳汝共工咨益汝作朕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帝曰夔命汝典宗教胃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工

高宗相傅說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後心

太祖以李中道唐同為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銜鑑
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
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
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官曠職懈等語持
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
充位而已洪武十年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
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曹秉正新擢陝西參
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右通政

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
全錄錄 三十七 屬東江補教抄

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
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
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
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
者勿忌避言駁止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
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
以欺國公清直亮以勗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祖訓曰人之姦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使臨事試
之勤比較而謹察之姦良見矣若知其良而不能用
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
以致姦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發委用既識其姦退

亦何難慎勿姑息

太宗皇帝謂吏部尚書塞義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
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
而不行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
授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行考察所行乃見其否
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九府州縣官到任半
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虛僉之實具奏

臣按周書武成建官惟賢蒞事惟能甚矣賢與能
未易知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
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

用之宋儒朱熹又從而釋之曰左右近臣其言固
全錄錄 三十八 屬東江補教抄

未可也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
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
同俗而為眾所悅者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
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
於賢者知之具任之責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選矣
此古之帝王用人必咨四岳惟於輿論而戒
祖宗之任銓選之臣按部之吏必精必慎恐不得人無
以天下之賢才尤必諄諄告戒全其訪察訪得
實才而用之既得實才則信之必篤任之必專如
堯之於舜授以天下而不為泰如湯之於伊尹文
王之於太公尊師尚父而不以為卑然後得盡其

才能致其治後世人君不明治官無法公選不行然後就趨倖進者往往分據要途賢者退處其門而不用於是魏唐以來庸君具臣制為身官書判之選歷任資格之選前臣薛收聞之明而胡亥其德秀等論之詳矣不可用也臣不知

陛下今日之用人也果由于

聖斷乎果出于公論乎抑有出于左右近臣之夤緣希旨者乎賢才者國家之利益而政事之得失國運之汚隆繫焉君子用則治小人用則亂君子為公而不為私故難進而易退小人者無所不為務私其身而其求進也亦何所不至哉臣愚以謂用人之

全錄 際必博詢公選而士上不得以好惡間其中焉上也不然斷自

聖衷猶之可也苟或一徇左右之言則請於公行賢否倒置而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求賢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金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帝曰疇若予工金曰

帝曰俞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金曰益哉

俞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金曰伯夷帝曰俞

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箕子然曰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試試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

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

於其親見之哉

高宗立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乃恭默思道夢帝之

良弼高宗以夢所見視群臣皆非也乃使工蓋其像

徧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是時說採版築既至高宗

曰是也遂以為相與論治道殷國大治

文王初為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虜非熊非羆非

虎非猨所獲渭王之輔於是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

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口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

與予真是邪吾太公望子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至為師

太祖皇帝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

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其智

之不足也而遠選於野燕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

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

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

賢人之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

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

圖至治洪武十九年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

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君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
於諮詢謀議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遠於人情周
於物理有可資者君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
不能辦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正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道不問
豈知老成古之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
叔而敗伏乞雖老猶足濟經豈可棄以老而棄之也
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
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
之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
全錄

上六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
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才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
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
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曰朝死比年
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
或以親故舉所得皆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
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

臣於我朝

祖宗簡賢治之法其正途有二曰行舉曰歲貢而途
之外或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或德性淳篤行
止端方之人又詔郡縣選舉禮送至京量材擢用

既任之間或有才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
識見優遠者又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
上文官及知縣訪舉於上不次起選其求賢之心
可謂勤矣進賢之法可謂善矣而卒未聞由心舉
而得非常之賢而近代儒者如吳汝弼陳憲章等流
卒不能致之於位豈天下之大果無真賢而天下
之賢者真不欲任邪其求之也患不精而處之也
慮欠當爾臣願

陛下以舜之所以咨四岳以湯之所以聘伊尹高宗之
所以求傅說文王之所以載太公為心

太祖之所以命吏部訪舉君臣之言為法而不使議忌
全錄

考好乎其間不使近習與乎其間則天下之賢
皆連茲接踵而出願仕於

天子之廷矣自古賢才不惜用於他代況我
祖宗列聖作養薰陶百三十四年之久豈無賢一足患
哉

崇儒

商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曰

儒得民八曰以任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慎師儒五曰聯朋友
太祖皇帝諭中書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

道學校為大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
郡縣皆立學校置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聖道使之日
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
速行之

太祖皇帝親禮儒臣嘗與學士宋濂飲酒之醉亦如
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辭
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其露降
上召濂賜坐

上躬執金符燔湯于鼎以耳露投之手注于危以賜濂
曰此氣所凝能愈疾也予故與卿共之耳

全錄

四十五

屬原注

師

太宗皇帝親學先是初禮孔子曰朕惟孔子為師

帝王為主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民朕

呈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之統

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仰

延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

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廟一拜奠

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

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臣按葉時曰師者所以宗主也儒者所以

次持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
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下所
恃以相繫雖有宮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
繼其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昔哉孔子
我

朝立教設科專尚經術可謂善矣但近來學者多務割
竊經義以圖進取一屏性命以飾儒紳而於明善
誠身之學驟乎未聞是以患得患失惟保官貴以
私其家不肯建功立業務致其身以忠於國是蓋
有儒之名而無其實有師之教而無其功者也惟
陛下有以革之擇師儒之賢以得人如胡瑗

全錄

四十四

屬原注

教

化其繼術之選必得如歐陽脩者以

士皆務實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不至徒綴雕

鏤之空言而為筌蹄之虛器則理學日明其儒華

出矣其有德備於身學通乎古有非科目之可鈞

致者所宜以禮聘之上與科目之英列侍從之職

拜師傅之官如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如

太祖之於宋濂親拜而忘其勢朝夕相與講明其以

究治功而心不役于女色狗馬貨利遊畋之心則

聖心清明聖躬康泰聖學臻宗聖德深厚而天下受儒

者之惠矣然自古人君親禮儒臣者多沮于近

世之人惑于佞倖之口觀唐宣帝之教其徒曰天

予勿令其近儒生近儒生則我輩疎矣吳主休善
讀書欲與茶酒常昭博士盛評論倖臣張...恐
其入侍陰言已過因諫止之以是知近習...
臣惟知怯懦以濟一己之私不知愛君而為天下
之計其罪不可掩矣然其言不過曰恐防...而
已親禮儒臣正所以講明政事豈反相防...惟
聖明之君英詔之主則不為所惑矣為張布仇士良之
主者卒墮其術而終身不悛不亦可悲...
求言

薛謂為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高即天子位懸鐘鼓警鐘以待四方之士
全錄錄 四十五 賜原注

唐曰我寡人以道擊敵...以義者擊鐘告
鐸語以憂者擊磬有孤訟者搖鈴

太甲語伊尹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臣
救之德圖惟厥終

高宗命傳說曰言哉說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聞
于行

太祖皇帝告諭中外九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
武九年詔曰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素度日月相...
是靜居日省皆古人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
至此惶惶無措手足惟詔告臣民許言朕過於...
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鑑朕之不德假公營私

者又非賢人君子

已襄論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有曰俄者天變於
上致心惶惶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詔令既行布
滿天下中外寂然無有言者獨柳教露肝膽備述國
事雖的否中半豈不盡已之謂忠哉所言忠言時
施行其餘未至者且勿論朕以至意諭卿若日夜
如斯為國為民則神天為焉

臣按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一道路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和有常刑于
此觀之可見古昔帝王之為治也誠然求諫于
其下非但朝廷之上...
全錄錄 四十六 賜原注

諫而已至於天下官師之職工藝之微
使宣金之官振木鐸徇于道路而求諫焉其或不
諫者以為不恭而罪之刑是以當時臣下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而人君無過舉之非天下皆...治之
澤也

高皇帝大誥天下九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其曰
諸人者盡天下之人又非特官師工藝而已其即
帝王求諫拳拳之心哉然此其常也至於因...
言而臣有言者即賜采納是者死行非者...
各又下溫存之詔以嘉獎之則人孰不盡言于上
武此者側聞

陛下受亦嘗屢下求言之詔矣其亦帝王祖宗之盛心然而忠言議論尚未聞而政失時弊尚未

救者臣願

陛下盡求言之實耳勿徇其名也

納諫

禹聞善言則拜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咸湯從諫弗咎先民時若

太祖皇帝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

進皆經澣濯者參軍不思顏曰臣見

主上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也進禹之惡尤

全錄

四十七

鵬原注

抄

加矣其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上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爾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前而不

能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未然今思

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

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於思顏曰汝在前朝頗

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于我數進諫言所固

可嘉思顏又曰近旬容有虎為害

主上既遣人捕獲之必恭養民間餌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書壹萬餘字

帝命書中王敏立而誦之至字陸子為伯崇拾乃

云才能之大數年以來存者百無一二不過應答辨

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親五事

皆請教其妄言召而朴之次日深夜中

帝以捕上之人誦其言直至壹萬陸千伍佰字後亦有

五事實蹟

帝聽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朝勅中書新

府御史臺著蹟以行而曰吁難哉古今上言以言者

未嘗不為國為民而為君而言者雖有香人以難故

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聽繁文而欲聞忠臣是

朕之過臣可謂之忠矣嗚呼為臣之不易至

哉

全錄

四十八

鵬原注

抄

臣按人世求言非難聽言為難聽言非難而用言

為難也且夫人臣進言于君必有以拂其君心之

欲必有以發其憐人之奸君拂其心必不悅而憐

人又乘其間而中之以濟其所不懼而君之怒生

焉言者中其怒而能保其身者鮮矣是故忠臣不

幸而遇昏庸之主其言適足以殺身而庸君不幸

不聞忠諫之言其蔽適足以亡國是以君臣相過

自古為難何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臣之忠也

納諫如流從善而弗悔者君之聖也非君之聖無以

納諫之忠非臣之忠無以俾君之聖君聖臣忠而

檢人者亦不可以不深察而預防之也昔唐憲宗
謂李絳曰此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誘訕欲
默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檢人以比受
誤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於
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
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
又憚而削其半故上聞者幾十二耳何哉予不測
之禍顧身不利耳雖聞納獎屬尚恐不至入乃欲
謹詞之使負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
不知諫之益李絳此言不惟有以破檢人之謀又
有以使其君知諫臣之難也然憲宗亦八之令王

金鑑錄

四十九

唐原注是輔政抄

檢人雖以中之而卒不行而又知諫之然其統
懷諫縱欲發邪棄正以自取滅亡者豈不入相途
哉竊惟比者言官多事緘默以保身位不肯盡言
于上者多以不察聽納萬一忤者一遺與斥即速
清光雖蒙矜宥或又起遷戾卒終於外補善內懼
外人情之常此豈非所以善誘臣下之言以臻至
治者也臣願

陛下以帝王

祖宗為法以杜稷生民為念取近者大小群臣旁視

加
睿覽有關時政者即賜未行有裨

聖躬者即賜德艾進言之臣有能不避權貴者即賜旌

嘉忠讓之六有經斥調者即賜召用如是則臣下

庶肯盡言而

陛下樂於從諫而昭獲

祖宗顯德於無疆也

金鑑錄

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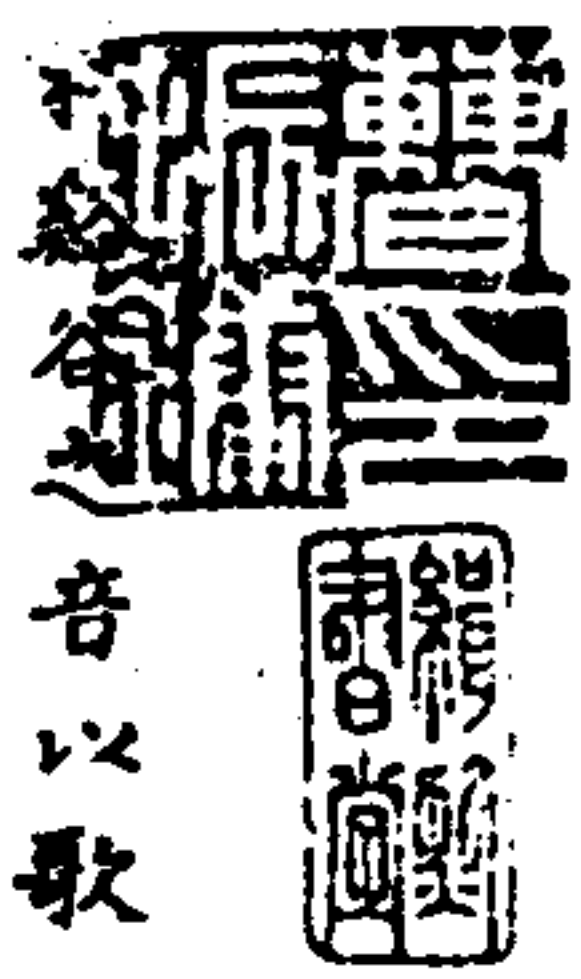
唐原注是輔政抄

帝祖萬年金鑑錄卷之中

帝祖萬正金鑑錄表之下

禮樂

唐堯色尚白薦玉以白繒命夔效山



以樂格置並而鼓之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
以致舞狀辨五絃之變為十五絃命曰大章以祭上
帝而天下太和

舜陟帝位輯五瑞觀四岳群牧頒瑞于群后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圭一珪謂禹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行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金鑑錄

五十一

鵬原注是類教抄

禹以建寅為正月也尚黑其社用松牲用玄以黑為徽

疏朝燕服社冠而黑衣十寸為尺作樂曰八及皋陶

為夏簫九成以昭其功以五音聽治

湯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汙易民

視聽色尚白其社用柏樹於社用白以白為徽號

朝燕服冠而編衣十二寸為尺命伊尹作樂曰大

護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武王既克殷樂于上帝祈于社朝成湯之廟乃出設奠

於社室以玉瑞自六玉與故造五文王季文王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故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色尚赤

其社用栗菲樹柏律用駢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冕而

玄衣八寸為尺其樂大武

太祖皇帝謂尚書牛勣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

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

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

思所以振舉之以洗汚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

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

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朕心

也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後儀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

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為尊百官在列唯尊有倫奏

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

金鑑錄

五十二

鵬原注是類教抄

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聞禮儀者是

禮法不嚴於殿殿何以肅朝廷乎自今九卿百官及

諸武臣於禮儀有不聞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

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

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洪武四年六月吏部

尚書陶凱奏宴享元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

曰仰大頌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

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苑是

太祖皇帝殿前代樂章率用詩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

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辭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

之謂侍臣曰禮以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

治元時古樂俱廢惟准詞曲更唱迭和又俊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者以古先帝三祀與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通于宗祇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滛澆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臣按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慈也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矣近者風俗上驕下詘而禮日以壞詞淫音哇而樂日以崩僧分喻閑縱欲敗度恐非安上治元移風易俗之道也惟

金鑑錄 五十三 應原注是補敘抄 陛下其究心焉

賞罰

於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文王罪人不貸官人以世

太祖皇帝作祖訓曰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怒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嘗封右丞相薛顯為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疋俾居海濱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忠臣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德以下相安以殺治也朕效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

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以其行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如自貶貶來歸朕撫之辱而待之至非朕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進王保保取智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悔至於妄殺胥吏殺戮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十戶兵富此尤不可恕也富曰幼從朕有功顯因判其所獲善者殺而奪之顯還之日富妻子服袞經伺之於途衣突罵且詈

金鑑錄 五十四 應原注是補敘抄

究於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以宥之則富死何事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以其祿為三一以賜富之家一以贖所殺馬軍之家一以葬其考母妻子是幾功過不相抵而因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將臣皆領首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太宗皇帝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顯以許賢矣今犯而不罪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臣按刑以罰人是之為威爵以賞人是之為福威
福人主之權也惟爵之則有恩於天下卿大夫
專之則有害於其國至於臣說國命而害不可
言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賞曰天命罰曰天討以見人君賞罰皆出
于天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出此
往往假之於人否則以己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惡
祿加賞罰于人則人心之大權而失天命天討
之旨矣何以治天下服民志哉漢宣帝勵精為治
信賞必罰見於詔命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宋臣司馬光三上劄子於

全錄

五十五

馬原汪廷輔教抄

其君奉奉以信賞必罰為言其亦有見於此也矣
惟我

太宗之行賞罰也則必當罪賞必當必不以過掩
功不以功掩過中特權衡而已不無焉又如四時
金石之必堅必信使功者不致於怨望過者不待
以俾免天下之人孰不樂為用哉

刑兵

成王時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池
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
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
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牛三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
有戎馬四牛車一宗六十二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
人干戈備具是謂采馬之法采後以蒐夏麥舍以
蒞秋治兵以備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武車馬
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車徒宮正
常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以舍之衆
寡為之役以稽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舍其宿其
比亦如之雖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績其德行幾其
比入均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官伯掌王宮之庶
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行事官伯掌王宮之庶
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

全錄

五十六

馬原汪廷輔教抄

八以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舍之月終
則均秩終則於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太宗皇帝將經理淮甸既閱試將士命韓德居明率軍
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
之士賞銀有差且相治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
論之曰刃不素將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
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

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官賞惟待有
功者得之願於起於注唐同守曰兵不貴多而貴精
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
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太祖與劉基論用兵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此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知將選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推鋒破敵若神明臣固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之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幸親石觀戰陳之

言聞開奇正頃刻變遷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邪

原按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未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非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上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言或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識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事因循于上則萬事廢壞于下竊惟脩此言雖微其若之失于當時切有倘

乎無兵天下之財半歸寵戚與夫近倖之臣借以輸邊何所不足何患乎無財重之下必有勇夫何患乎無將公舉明察河漢十二臣有將有臣何患禦外之無其策哉誠使

陛下諸號令之發明賞罰之施實功實之效則士皆樂戰而不敢愛其土富皆樂助而不敢惜其財兵精財足將臣運謀而共收勝敵之功矣雖然當時臣下獻言于上者不過以遠慮為憂而臣以為獵狝苗

或四夷之虞聖帝以王何代無之未足以為憂也惟憂吾之致備于內者或末盡耳昔韓琦言於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擇將帥訓士備和戎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賊寇之可勝此為安邊捍寇之切務然而九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為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寬然而保不為盜乎若紀綱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官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諂察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心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韓琦之言亦有切中當時之弊者亦

陛下之所宜聞也仁宗之時西寇擾攘蓋有甚于今日者矣而其有備與否亦兩際取之矣而大意略同一不慮其無備而慮其不慮其不慮其外讓而慮內備之不至以責其若仁宗果用其言卒能削平外患奮馭中興而為有宋三百年之金主者外患不足以為隆平之累也明矣惟

陛下料度今日之政何如仁宗之時二臣之言切否當時之際而與機務大臣籌策訂計者為內患之大自其大痛自裁社以次脩理為外患不足慮也矣

命將

全錄

五十九

賜原注走輔教抄

昔以才苗弗率命出但征為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威服朕命秦致有苗昏迷不恭悔慢自賢反道致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茲辭伐罪爾一乃心力有勳既而苗民逆命禹遜班師張旅帝乃誕敷文德擇不野計兩階七旬有苗落

宣王時戰荆背叛王命方叔伐之故詩人詠之曰顯允方叔征伐殲彼蠻荆來威言其嘗與北伐之功是以蠻荆聞其名而昏來受服也

大和皇帝命法道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命胡廷

全錄

六十一

賜原注走輔教抄

昔月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否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弱也汝其慎之

太宗皇帝命以國公朱能討安南南之人皆朕赤子今其勢如社則懲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所必獲其脅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懷朕心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廟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功不賞爾其慎之首除肆行毋會利爾進其地之罪人既得則釋陳氏子孫之脅者立之

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其性勉之

臣按古之師也二在師中言無咎宋儒程頤傳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行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之命將開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古而無咎月命曰天子乃命將帥連心屬兵聽練使傑專法有必春秋傳曰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則之則及剛是不仁者衆焉則敗自古軍師之計未嘗不自擇行之不精與夫用將之不專也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衆之死生一之存亡繫焉選之其可以不慎而用之其可以

金鑑

卷一

六十一

鵬原注疏輔教

善哉後世用將者必如舜討有苗之命為剛克征蠻荆而命方叔及

太祖定中原之命徐達

太宗討安南之命朱能標之雷用之存心誠切斯為

奉天設罪之師而汗往無不戴滅而收全勝之功矣

取吳

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罔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流有宅惟明克允咨十有一曰食哉惟時柔遠

能通博神允九而難任人變夷率服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夏王時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故詩

人詠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淮南之夷為虜乃命召穆公往平之既平詩人美之曰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金鑑

卷一

六十二

鵬原注疏輔教

陛下見天錫以再王之日也

太宗曰華夷不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皆朕亦予豈有彼此爾今爾天恩而來君臣相

與共享富貴勿憂也先王于天下其心一也嗚呼

萬歲命也賜酒饌也先王于天下其心一也嗚呼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此何適

太宗論文武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其之其封也

先王于為忠勇賜姓為金忠也先王于之來歸也

其賜祀官軍爵之途被祀者皆得賜冠帶及

給金襲衣連錫宴命金忠榮榮之下伯之上御前珍

羞惠撤以賜之於是左右皆稱美

上功德之盛

上宗曰昔與厥頡利入朝六宗官胡越一家有於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心行遂其主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臣按禦戎之道古未有見其善者也莽臣嚴尤為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馮異又以為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下策矣二說不同而後世未有折中焉夫抵禦仇來使從而與之止之出境不從窮追者周之勞民勤衆深塞長城設險守國之義者秦也或議婚輸幣以結和或窮兵黷武以遂忿者漢也以此觀之則二子之議可不辯而自明

全錄

六十三

屬本注未補錄

夫宋臣范仲淹亦陳和守攻備四策于時而說者又以歐守和三策隨敵之強弱廣實順逆以制之然皆未免其卑有和戎之成請制敵之奇功也臣愚以為去外患者必先攻其內夫其言外探者必先務乎內情何也夫四夷之寇易去門庭之氣難去疥癩之疾易去腹心之疾難惟謀國者審其輕重識其先後察其幾而致其決及早圖之可也側聞比年邊境之報不遇曰十百餘騎在邊行走而已或曰百千餘騎來檢點而已未聞敵衆數萬攻營劫寨臨陣對敵如往寇威之時者也竊料此必經子之近邊者介乎兩國之間而莫適為主嘗

現邊防之將檢擄財物以為身口之計耳必非胡元種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女真而有窺伺中國之心而肆封豕長蛇之毒也明矣如此小寇便勤王師舉措張空調用不給經年累月不能班師臣恐邊廷消息遠彼元醜知我情實帶甲十萬長驅而後以蔑我神靈則

陛下其何以應之哉臣為

陛下曷度至之真可流涕然及今冬加版更強改轍棄去敵政奮為新舊固結人心舒合民力節端民財橫賦遠餉選仁明之將募勇散之兵培養本根使中國之有如山不動之勢如人一身元氣然

全錄

六十四

屬本注未補錄

壯腹心無病選用四肢何所不可用之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和則安而不叛也應敵之策疑莫若於此矣敵去之後伏惟

陛下戒滿持盈其德必如虛之無志無形而四夷來王周之明正慎德而四夷咸賓如我

太宗之德被四夷而也先來朝斯以帝王為世禦之

上策也

內助
周太姜有呂氏之女太王妃也王太伯神雅王季太姜俱
心自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俱焉

大任文王之母太姒文王之妃俱有聖德改詩人美文
云而推本言之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慈媚周姜京
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言工有聖母所以
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宣王夢后賢而有德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
奏后既出乃脫髮持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
王曰夢才妾之淫心見之至使君王夫概而長朝
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可辭已必好奈好奢
必窮樂富樂者亂之所由與也原亂之興從野子起
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過過從寡人
是罪夫人罪也遂復晏后而勤于政早朝晏退繼文

金鑑錄 六十五 厲原注走輔教抄

武之逆與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太祖即位冊馬后為孝慈高皇后因謂侍臣曰昔漢光
武勞馬后倉卒燕妾享且粥薄池以奉飯厚意文
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係公朕念之(帝曰)非若嘗從
朕在軍倉卒自思鐵鐵德德金銀比之其形奉飯
其困元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帝隱太子孫陳之際
內能盡孝謀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敢為郭氏所疑朕
淫情不恤將士或以服只為歌
后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產朕后輒為彌縫卒免
於患死又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
輒謂朕曰未忘昔日之旨朕耶朕復為悵然家之良

妻猶國之良相豈忘忘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晏安敢比長
孫皇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后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實至京師問

帝曰得元府庫何物

帝曰貨寶耳

后曰元氏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

抑帝王自可寶也

帝曰皇后之慈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耳

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深厚則驕至時
命順則逆生國家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所當深

金鑑錄 六十六 厲原注走輔教抄

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恒恐驕誕生於

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德技巧為惡國斧斤珠玉

為蕩心賊海誠或足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

下即大寶也願名萬世以大寶也而豈忘於物乎

帝曰善嘗謂水旱歲凶

后進食必問設奉饌野蔬

帝因告以賑卹之事

后曰妾聞水旱無時賑卹之有方不如首種之先備亦

不啻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以賑之

帝深以為然一日近臣及諸執事官朝罷會食廷中

后命宦官取其飲食觀嘗之滋味涼薄不旨奏

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薄賢
欲其豐今之與大烹者不能辨其下人惟奉工者其
旨群臣飲食皆不得其味豈陛下養賢之意乎

帝曰飲食之事朕不經心於謂群臣皆得井旨豈意所
引自分厚薄想群臣欲言又難於啟齒事雖甚微所
係亦大皇后今日不言朕豈知只如此亟召光祿卿
徐興祖等切責之興祖等皆前服

帝嘗臨太學必先師孔子之

后問曰太學止幾何

帝曰數千之問恚有家乎曰亦多有之

后曰善理天下者以賢才為本今人才衆多深足為喜
全案 卷六十七 屬原注未補錄抄

但正身原食於太學而妻子無所仰給寧無所養於

心乎

帝即命月賜祿給其家以為常

仁孝皇后徐氏嘗

太宗皇帝製義靖內難后所贊畫甚多

帝正大說后正位口旨愈益祿動輒言南北戰關累年

北民俱厭宜與休息又言帝克施仁自親族始又言

人材難得昔湯武之佐伊尹太公皆先代之人况今

日賢才皆

太祖皇帝所成望

陛下不以新舊為問

帝恚見嘉祐一日

帝退朝晏

后請其故

帝曰吏部選人每備資格以今日親拔二十餘人為官

兵為郎守故不覺晏耳

后曰國之理亂係於民之安否民之安否係於牧守之

賢不肖否何恚用資格任牧守哉往古令制有出眾

之才必有以次之權擢不勞之身亦有以陞之典二

者並行則心無枉才官得實用而治效可致

帝然之

全案 卷六十八 屬原注未補錄抄

唐三任平女后之賢者莫踰於長孫馬后伏波濟

軍援之女也無子以曾之出長為已子實心撫

育勞疾迥於所出常以皇嗣未廣每假憂數薦達左

右若恐及後宮有違者每加慰諭若數所寵引

輒增隆過能謂易好禮恭秋楚解心喜同官首仲

舒善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園觀宮后輒

以風邪露露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太子即位

是為肅宗尊后為皇太后建初元年秋封爵諸舅

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皆以為不封外戚之

故有司因此上奏請依舊典太后詔曰九言事者

朕指朕以受福耳昔王六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

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嘗嬰貴寵橫恣傾
覆之患焉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權機
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陰諸國常謂我不
得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
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精左右但著帛
布無薰香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
傷心自初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躍龍門上見
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交綵構
領袖正曰爾侍御者不及多矣故不加譴怒但絕
裁用而已冀以然愧其心而猶懈忘無憂國忘家
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工君先帝之

全錄

六十九

鵬原注疏補教抄

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因不許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宗與舅氏之封侯猶皇子
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
舅乎太后報曰吾反後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
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宣太后欲
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
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
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費猶再寶之木其
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卒不聽文德長孫
后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性約素服柳取給則止
喜觀書雖容攝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

全錄

七十

鵬原注疏補教抄

北魏司農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許太宗
一日退朝怒甚曰必欲殺此田舍翁后徐問曰為
誰曰魏微后問起具朝服立于永巷曰妾聞君明
以直今魏微之直實由陛下之明也妾不敢不賀
帝怒乃解后无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
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
妾托體紫宮尊首已極不願私親更擬權干朝漢
之官霍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宣諭令宗親帝不獲
已乃聽后言見魏微問屬疾稍至太子欲請大赦况
度道人拔髮髮害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
備福可延吾不為惡便為善無效我而可求且故
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昏上所不為豈宜以吾
亂天下法時房玄齡小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
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
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乘朝請足矣妾生無益
于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細思容諫勿受讒者
游吹作役死無恨后嘗朱古婦人事著玄則于篇
臣惟三代興廢罔不由於婦人夏之興以塗山而
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莘而其亡也以妲
己周之興以太姒而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
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自此以後
無足取者惟漢明德唐文德二后皆有后德出於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然賢之家敢疏略節于右家室女后多賢而其最
者莫如章憲劉后以其預聞政事不可示訓不敢

具列上慶以亂我

祖宗之法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

已亥冬為孫鵬原汪家相子廷輔號溪泉別號慎堂

敬書八十世明弘治丙辰進士歷官順天別駕理學

名儒京兆

仁孝諱循公帝祖萬年全鑑錄成功共計恭格壹篇



陽明先生則言序

先生之言始錄自濬曰傳錄其言問語也錄于廣德曰文錄紀其文詞者也錄于姑蘇蓋之曰別錄紀其政畧者也錄既備行香不易披遠香不易得似與王子汝中萃其簡切為二帙曰財言蓋先生之教貴知要也或曰先生之學不厭不倦其道蕩蕩其淵淵士羹牆而民尸祝矣誦其遺言皆可則也譬之射然牙中筈實皆生意也子之擇而取之也無了不可乎曰道之在吾人也孰復此看而其見於言也孰眾寡看惟其切於吾之用也則一言一藥矣而況於全乎如其弗用也則六籍亦粕燼耳而況於一言乎此則言之意也或質諸周子文規曰然遂命錄之嘉靖丁酉冬十二月朔門人薛侃序

陽明先生則言上

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本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磨刮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須費力到此

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
點明處塵埃之落亦凡得亦總拂便去至於堆
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此學利困勉之所
由異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釋論語者
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
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
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
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

論語

二

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
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
聖之功矣聖人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
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
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
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
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
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人之方
歟

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
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
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
然後私得而蔽之

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後人須就咽喉
上着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
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蒸爐點雪天下之
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
問思辨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

論語

三

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
也已
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既知其要又
能立志篤切循日進自當有至譬之飲食其
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美惡告
之也
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
人志輪而輪焉志表而表焉志巫醫而巫醫焉
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表巫醫遍天

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忘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

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目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

半矣

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夫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

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砒砒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孰儼是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也

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辜釐之差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

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爲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堯舜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致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指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可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入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天然亦未見有頭腦聖人氣象自在聖人我從何處識認若不控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姸真所謂以小人之心而

不則言上 六

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

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

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

不則言上 七

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瞶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魍魎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

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

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學者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
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之體
本自寧靜今却添一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添
一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
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良知只是一箇良
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一念良知
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此即佛氏所謂

不則言一

八

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
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
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
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能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
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
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蔽即所
謂克其間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

良知只是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真誠惻悌
即是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悌以事親即
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悌以從兄即是弟致
此良知之真誠惻悌以事君即是忠

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
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
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
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
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

不則言上

九

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
應矣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
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其自家
體貼出來良知即天理體貼者實有諸己之謂
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為也近時同志莫不
知以良知為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
以尚不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亦

之理而必假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為徒致良
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
理者而執之以為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
無弊是其為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
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

某近來却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
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
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醒省覺若致其
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却不

不窮言上

十一

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
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
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荅曰除却良知還
有甚麼說得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
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
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
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
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能

盡去而存之未純耳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
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累加致知之
功此良知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
何能作障蔽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
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
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
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

不窮言上

十一

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
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
自消矣

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皆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
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
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
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
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
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

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醴滷或竟日饑
 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
 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
 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講之致力於學問者
 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
 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
 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濟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
 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
 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
 弗覺亦可惜也夫

先生征淵頭以書報學者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
 賊難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
 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為子而傲必不能孝
 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
 不仁丹朱之不肯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傲
 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

陽明先生則言 卷上

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
 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
 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
 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金之在冶經烈燄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
 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
 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
 之有成美學者克己工夫亦然

自家痛痒自家湏會知得自家湏會接摩得既自
 知得痛痒自家湏不能不接摩得調停斟酌湏
 是自家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

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
 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
 自欺飾非長傲卒歸於克頑鄙倍故凡世之為
 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
 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
 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

能不憂惶失措如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氣浮者其志不確心僣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

日陋

慄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

心者其氣倏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

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

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

不學

一月

改之為貴濂伯王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

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

失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

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

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

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

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

自見已過之功也

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

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即是真行即是學而

不思則罔所以必湏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

實即是妄想即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湏說

箇行又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

警學者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學者於

道如管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

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

非笑之意不知有道者從旁視之方為之竦息

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

可哀也夫又曰議論欠簡切又不能虛心平氣

此是吾儕通患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

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

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

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

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

矣其何以爲君子

困心衡慮以堅其志節動心忍性以增益其不能自古聖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於天下者也

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亦勢所必至然亦多由吾黨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固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汚

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爲

言爲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所未至者乎

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夫凡功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合得本體是功夫做得功夫是本體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存之而不自知反自求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

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歉然自有真樂是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遊也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盛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

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官皆以明倫名當期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之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又曰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浮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射擊理劇非以為能也嫉邪祛惡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為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終已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吾心之地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

凡作事不能謀始有輕忽苟且之弊且不免為體面所拘事勢所格者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

不則言

子

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耳若見得良知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若為體面所拘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木然矣

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豈與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也

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

不以是為貴也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功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

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

不則言

子

苓著木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斧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照之以不可奪

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此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

前書上

二十三

泥於古不得於心而真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

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

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

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也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

天子之學曰壁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壁不壁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仁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

前書上

二十三

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畢契未必能之也禹稷夫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

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及賢於禹稷堯舜者耶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為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墓則為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耻之

齊上

三十四

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以西為尚之說誠有所未安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者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

間廳事多殘隘而器物亦有斷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

後世大患全在是主夫以虛文相誣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矣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於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拯拯今欲救之惟有返本還源是則對症之劑故善儕今日用工務在精詳近真刪削繁文始得然欲鞭辟近真刪削繁文亦非工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

知之學

齊上

三十五

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威威力之強而已乎一體故能通天下之使之因其勢而導之與之是以為之但見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其知其功之所自也

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威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其知其功之所自也

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實之道攻心為上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
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
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
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自王道熄而學
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
歆士而卑農窮宦遊而賤工賈夷考其實射時
罔利有其焉特異其名耳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
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

身言一 三三

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
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
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
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
矣

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
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
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

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
踐履實地用功多少次第多少積累正與空虛
頓悟之說相反

如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
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
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
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
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
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

身言一 三三

耶若如世儒之論知行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
先有是事者矣

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
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
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清之節知如
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
知必致其知如何為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
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
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

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清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溫清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

則言一

二六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夫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

本心遂遺物理之患也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如果在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

則言一

二九

身歟抑在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

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平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

本則言上

三十一

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

隨事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忘助

修齊治平總是格物

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修道之為教可也謂修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

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修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

未發之中非專指靜時言就發之時此心不為喜怒哀樂牽引汨撓明覺寂然不動即所謂動亦定者也若有牽引汨撓即是動於氣動於欲矣既有動則其所發必不和故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和中節之和即是未發之中無動無靜體用一源者也

舜察遠言詢為堯非以遠言當察為堯當詢而後

本則言上

三三三

然也乃良知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

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前後之可言也

中庸謂知耻近乎勇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
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耻意氣
不能陵軋得人為耻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
得為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
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為
可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耻
也

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
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
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則是不誠乎身矣
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
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
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
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繆矣

問思辯行皆所以為學未有不學者也如言
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
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

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
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
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
意已行矣而敦厚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
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
疑則有思思即學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
辨即學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
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
謂學問思辯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

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
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
之辯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
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心理合一之
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也

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謂如神謂可以前
知猶二而言之蓋推思誠者之功效也若就至
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
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爲
 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闢疑殆此其
 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
 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
 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
 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
 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 upper 者果安所
 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

不則一
 三十四

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已也恒不自欺其
 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已也恒自信其良
 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
 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
 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
 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
 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
 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
 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

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
 可以前知者也

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
 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
 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
 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
 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不則一
 三十五

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
 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
 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若不於必
 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
 正如燒鍋煮飯鍋內未曾瀆水下來而乃專去
 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甚麼物來吾恐火候
 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獎
 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

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蓋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美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

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也

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良心

不齊章 三十五

萌動處使之從此培養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則已不須更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免將後失之美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其誠惻但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動靜語默之間事君處友仁民愛物以至天下之事千變萬化皆是致此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即自然無不是道更無遺缺滲漏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

上蔡何思何慮之問與伊川所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回歸而殊途一

不齊章 三十五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則是自然在學者分上則是勉然伊川却是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

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夫

學於古訓乃有獲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口耳義襲而取諸其外也乃如古訓而學其所學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有得於心之謂也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

六經二 三六

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踈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

君子之論苟有異於古姑毋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然後從而斷之則辯之明析之當在我者有以得其情矣誦習書史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

所宜汲汲矣

凡看經書要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十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去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覺者矣

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然孔子所細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

六經二 三六

除耳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以和藥若魚醪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惜夫世之求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

凡刻古人文字要在滋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為貴若文辭蔓說徒入耳目者不傳可也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而進於金德之地求免於鄉

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

聖賢處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

眼前路徑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悅夫子

不與言上

四十一

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可矢之而已若復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若且依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腦頭處

舜之不告而娶非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也武之不葬而與師非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與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

為此也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

宜不得已而為此耳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

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

不葬而與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

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

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

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顏子三十二而卒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

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

與言上

四十二

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遂逐終其身

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齋此何以

辯哉

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

心是助的病緣他以義為外不知就目心上集

義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

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

於言不得於心之弊乎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

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决裂似是而非者皆
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
求是捨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
繆乎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
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决
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
言有以亂之也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
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
其異要在於是而已

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
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
滿者為聖賢之心

象山陸氏之學純粹和平若不達於周程而簡易
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
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

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
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
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
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
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
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
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
墻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
而弗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

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
賢者不免焉

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
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
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
垢以求明者也

子美太白有造道之資而不能入於賢聖者詞章
綺麗之尚有以羈縻之也

張黃諸葛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

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傳周召矣

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其微言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

八則

中

以學而至後世知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

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

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耳

問神舉有諸先生曰盡為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盡為之性者可以泳於淵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

氣弱多病之人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之學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而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學者不宜輕信異道徒亂聰明廢廢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

不

聖

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

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

某蚤歲業舉弱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挑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厥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迭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

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踏荆棘墮坑墮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

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此語有病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逆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不免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又逐之也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

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率徘徊嗟咨遂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

曾子病革而易箒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撒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瀾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也

今之習藝者有師業舉者有師至於性分之未明則不肯以從師夫技藝之不習不過無養生之

術舉業之不習不過失進身之階耳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何哉

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汚不思補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

本則上

四六

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許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

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足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

嘗喜晤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
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
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
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

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
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
又何居乎

本則上

四九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
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
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
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
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
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
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

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
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
答仁孝也孟子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于天民之先覺也非于覺之而誰也是故
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
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覺於天
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
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
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故已
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
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
覺者蓋眾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

論語 卷之十一 子罕篇

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
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
為之而遂以告其厄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
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
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特入斷
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
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
矯枉救傷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

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
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
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
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
哉

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
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

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後之論學者
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

論語 卷之十一 子罕篇

議非獨其庸下者自以為不可為雖高明特
達皆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
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者真所謂空
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逢而來者寧不
欣欣然以接之耶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竿假道
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
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涉之汰而去
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者皆可以為

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可也若在我
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
矣

古人之學切實為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
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
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心病之已
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
察也

議論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

卷上

三

意重復却恐無益有損

近來學者與人論學不肯虚心易氣商量是當只
是求伸其說不知此已失却為學之本雖論何
益又或在此徒聽說話不去切實體驗以求自
得只逢人便講及講時又多參以意見影響比
擬輕議儒先得失若此者正是立志未真工夫
未精不自覺其粗心浮氣之發使聽者虛謙向
學之意反為蔽塞所謂輕自大而反失之者也
用功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

其源吾輩通惠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
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
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
者有源作較者皆無源故耳

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
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

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
實用力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
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

卷上

三

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
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案
臼中反為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伶俐此君子
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講切自
然意思日新

陽明先生則言

陽明先生則言下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章句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凌蹙公教童

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

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囚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

何可得乎

在訓蒙大意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

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者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

求了釋不敢輒生疑竇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直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

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宥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觀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

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慄心生責此志即不慄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

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

大學章句 卷之三

合若符契何者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傳約忠恕諸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右立 志說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

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

大學章句 卷之三

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妄與虛與支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右大學 古本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外鑠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

不窮言下

人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糾棘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隕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

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隕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

不窮言下

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

交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地變動不居。而

六則言下

九一

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騁

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平實。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平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

六則言下

十一

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

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月之間從容閑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

八則言下

十一

為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以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

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脩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脩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脩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

八則言下

十二

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脩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

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紅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發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是非之心

六則章

五

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

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

六則章

五

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識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識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

去之則其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
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
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
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
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
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後
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
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其功

不則言下

十五

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
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
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
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
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右大
學問

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
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為極則
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
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

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
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有所
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
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
學而後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
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
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
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
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

不則言下

十六

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
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
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
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
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
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
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
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
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

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

六則言

二七

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想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全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

六則言

十八

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

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為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

六則言

十九

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辯孟子關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

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嗷嗷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

六則言

二十

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

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慥慥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已乃益於已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已適損於已也益於已者

不則言下

廿二

已必喜之損於已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矣 右答格物書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

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右修道說

不則言下

廿三

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文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

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夫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

本則... 十三

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美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美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為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

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本則... 十四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憐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憐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

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綱紀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

本則書

書

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

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

本則書

書

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囁囁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

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後淫
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
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
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右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繁然而條
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
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

入則學

十七

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
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
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
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
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
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
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

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
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濟
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
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
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
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
偕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
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
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常為之說

天聖書下

六一

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
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
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
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
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
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
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
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
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

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不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符乘筮蹄而可以小之乎

右禮記纂言序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

本則序

三五

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乖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

夫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廢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夾裂威盛月

本則序

三十一

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絀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為禪學而群言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其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

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
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
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
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
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
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
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
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
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

不則事

三

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
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
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
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
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禪以為異也今之為
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
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
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

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務日遠
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
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
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
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貌然視
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
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
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
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

大則事

三

特為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為吾越之士一言之
而已乎

右山陰縣學記

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是三言者病
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
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
靜者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
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
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
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

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
 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
 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
 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
 一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
 一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
 存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
 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
 從欲焉雖心齊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取

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右略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
 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
 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
 一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
 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
 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橋心一念而
 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
 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

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
 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
 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辭矣未
 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
 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
 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
 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

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

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
 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
 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
 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
 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
 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
 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
 息秋冬此不自息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

常體秋冬此當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
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
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
可以言語窮也觀書者若牽文泥句比擬倣像
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右論動靜書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
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
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
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

大學
三十五

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
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
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
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
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
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斬
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謙而已矣堯
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
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

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
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
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
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
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
於不河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
自利之實諛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抑人之善
而襲以為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
相勝而猶謂之狗彘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

則言下
三十六

如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
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
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離之形而况
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
亦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
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
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
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
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

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
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
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
呼號前倒踈跳顛頓板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
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為是棄其禮
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
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
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
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

入則言下 二十七

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
陷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
又况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
僕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
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
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
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譏其為譎者有譏其
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
為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

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
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
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
不信夫子者豈特下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
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
寧以斬人之知我信已哉蓋其天地萬物
一體之仁疾痛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
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繫其

入則言下 二十七

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
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
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
為已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傍
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
今欲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
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
安相養去其私自利之蔽一洗詭妬勝忿之

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

右論一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相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接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遂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

六列三

二

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碍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感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助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

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聽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

不則言

四

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

右論良知書

有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夫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

平其所不睹也已斯真暗也已斯求見之道也

已右見

臣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遣使外夷遠迎佛教
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
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
明善端之萌藥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
然而未能推原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
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溯流求源而乃狃於
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 陛下之

會言下

四十一

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天顏
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
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
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
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
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願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
其不可見是以警導警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
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
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

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求觀於天乎謂
天為無可見則蒼蒼爾昭昭爾日月之代明四
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有可見則即之而
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
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
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
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
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
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

會言下

四十二

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
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
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
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 宗
社之福哉臣請為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
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
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
或時遇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

衍與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
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
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
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
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
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
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
道為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
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

六則書

四十二

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釋生去其苦惱而躋之
快樂今灾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
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
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
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 綸
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
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
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
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友

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
之開明善端之萌蘗者亦豈過為諛言以悅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
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誠欲得
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
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
之談以誑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
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
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
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
海者必用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
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
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
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若謂佛氏
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
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
品之歸頌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
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

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
之大始遂棄置其談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
夫四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
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
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
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
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
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
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

本朝書

甲五

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
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
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
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
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
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
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
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誦而後能若在堯

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
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
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
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
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
求其所排詆者也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
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

本朝書

甲五

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
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試求大臣之
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
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
者矣故臣以為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
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
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
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陛下而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

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
法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
糜數萬之費幾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
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
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
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
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
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右諫疏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
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
為聖人之學吾且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
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嗚
呼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
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
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
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
下之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
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

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
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
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
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
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
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
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

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自下至
間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
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
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
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
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
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
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
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

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
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
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
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
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賤而不以為賤
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
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
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
其才能之異若稟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

大同書下 四九

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
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
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
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
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
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
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
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
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

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
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疢呼
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論之妙此聖人之學所
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多能而才易成者正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
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
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
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
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

大同書下 五十一

聖人之道遂以蕪寒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
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
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
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
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
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
撥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
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
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譁明脩飾以求

宜暢光復於世者備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
學之門墻遂不可復亂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
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
章之學而侈之以為異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
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一知
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誰詭跳踉騁奇
聞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覲出前瞻後盼應接
不遑而耳目眩昏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
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

卷下

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
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
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
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
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
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
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
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
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

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
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異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
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鈐軸處群
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
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
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
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
富適以飭其偽也是以華變稷契所不能兼之
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

卷下

五

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
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
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
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
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
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
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
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
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

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
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
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决
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
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右拔本
塞源論

陽明先生則言下終

卷之三

五十五

陽明先生道學鈔序

溫陵李贄曰、余舊錄有先生年譜、以先生書多不便携持、故取譜之繁者、刪之、而錄其節要、庶可挾之以行遊也、雖知其未妥、要以見先生之書而已、今歲庚子元日、余約方時化汪本、鈎馬逢陽及山西劉用相、暫輟易過、吳明貢擬定此日、共適吾適、決不開口言易、而明貢書屋正有王先生全書、既已開卷、如何釋手、况彼已均一旅人、王者愛我、焚香煮茶、寂無人聲、余不起于坐、遂盡讀之、於是乃敢斷

陽明先生道學鈔 序

以先生之書為足繼夫子之後、蓋逆知其從讀易來也、故余於易因之、藁甫就、即今汪本鈎校錄先生全書、而余專一手抄年譜、以譜先生者、須得長康點睛手、他人不能代也、抄未三十葉、工部尚書晉川劉公、以漕務巡河直抵江際、遣使迎余、余暫閣筆起、隨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談、順風揚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見公、見公固甚喜、然使余輟案上之紙、墨廢欲竟之、全鈔亦終不歡耳、於是遣人為我取書、今書與譜抵濟上、亦

遂成矣。大叅公黃與叅念東公于尚寶見其書與其譜喜曰陽明先生真是繼夫子之後大有功來學也。况是鈔僅八卷百十有餘篇乎。可以朝夕不離行坐與叅矣。叅究是鈔者事可立辦。心無不竭於艱難禍患也。何有是處上處下處常處變之寂急上乘好手宜共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後世之君子乃可。晉川公曰然余於江陵首內閣日承乏督兩浙學政特存其書院祠宇不敢毀矣。

萬曆己酉春月武林繼錦堂梓

陽明先生道學鈔卷之一

論學書 共一十六篇

答倫彥式 即倫以訓

與唐虞佐侍御

答友人

別三子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別湛甘泉序

從吾道人記

書黃夢星卷

答人問神仙

答徐成之

答儲柴墟

諭泰和楊茂

書樂惠卷

客坐私祝

卷之二

雜著書 共二十二篇

諫迎佛疏未上

寄楊遂庵閣老 又寄楊遂庵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充

褒崇陸氏子孫

牌行南雄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書張思欽卷

目錄

羅履素詩集序

兩浙觀風詩序

山東鄉試錄序 并策二道

書東齋風雨卷後

重刻文章軌範序

竹江留氏族譜跋

祭徐曰仁文 又祭徐曰仁

祭楊仕鳴文

答方叔賢 即獻夫

卷之三

龍場書 共六篇

瘞旅文

答毛憲副

與安宜慰

又

又

象祠記

卷之四

目錄

廬陵書 止一篇

廬陵縣公移

卷之五

南贛書 共二十八篇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選揀民兵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十家淨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兵符節制

剿捕漳寇方畧牌

攻治盜賊二策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議處河源餘賊

添設清平縣治疏

換勅謝恩疏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目錄

四

一百四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橫水桶岡捷音疏

告諭涑頭巢賊

申諭十家牌法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申行十家牌法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牌行招撫官

批將士爭功呈

辭免恩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祭涑頭山神文

涑頭捷音疏

與王晉溪司馬書

卷之六

平濠書 共二十八篇

撫安百姓告示

目錄

五

五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告示在城官兵

與當道書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共十五首今錄十一首

擒獲宸濠捷音疏

書佛郎機遺事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

慰諭軍民 告諭軍民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水災自劾疏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目錄

六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告諭頑民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四乞省葬疏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附

乞恩表揚先德疏

卷之七

思田書 共十五篇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田州石刻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議處官吏廩俸

目錄

七

戒諭土目

追捕逋賊

牌行委官林應總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剿餘賊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久安疏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剿餘巢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犒賞儒士岑伯高

卷之八

年譜上

年譜下

目錄

八

十二

先生論學書卷之一

答倫彥式

與唐虞佐侍御

答友人

別三子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別湛甘泉序

從吾道人記

書黃夢星卷

論學書

卷一

答人問神仙

答徐成之

又答徐成之

答儲柴墟

又答儲柴墟

諭泰和楊茂

書樂惠卷

客坐私祝

共一十六首

○○答倫彥式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

論學書

卷一

三

三六

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

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論學書

卷一

三

三六

○○與唐虞佐侍御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
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
未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作何既
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
有為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為賢
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
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
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

論學書

卷一

四

三五

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山耳之
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
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
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夫謂遜
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
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
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
於天德戒懼於不覩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
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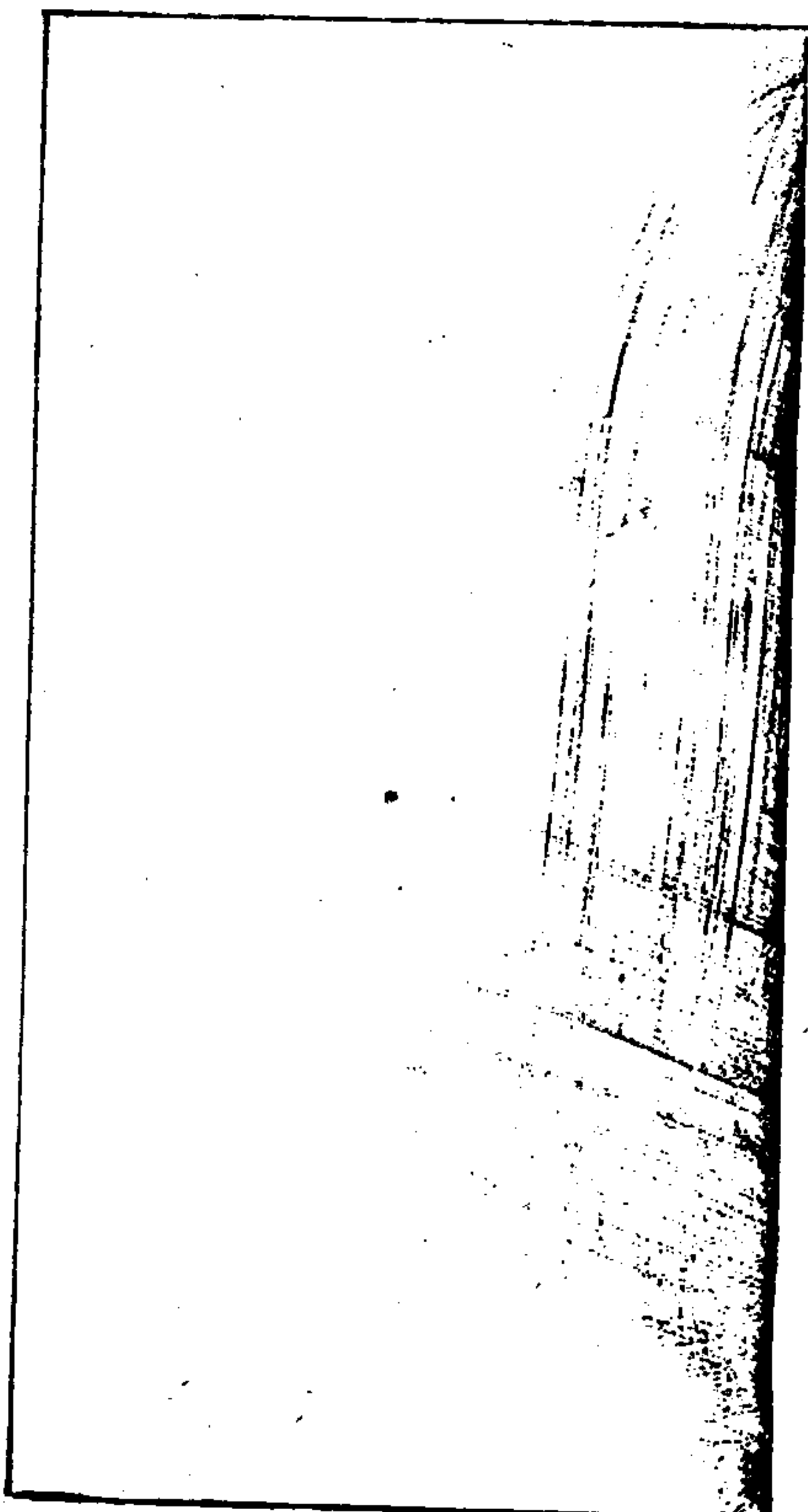
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
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為說也以是
為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
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

論學書

卷二

五

九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

論學書

卷一

六

三百十四

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為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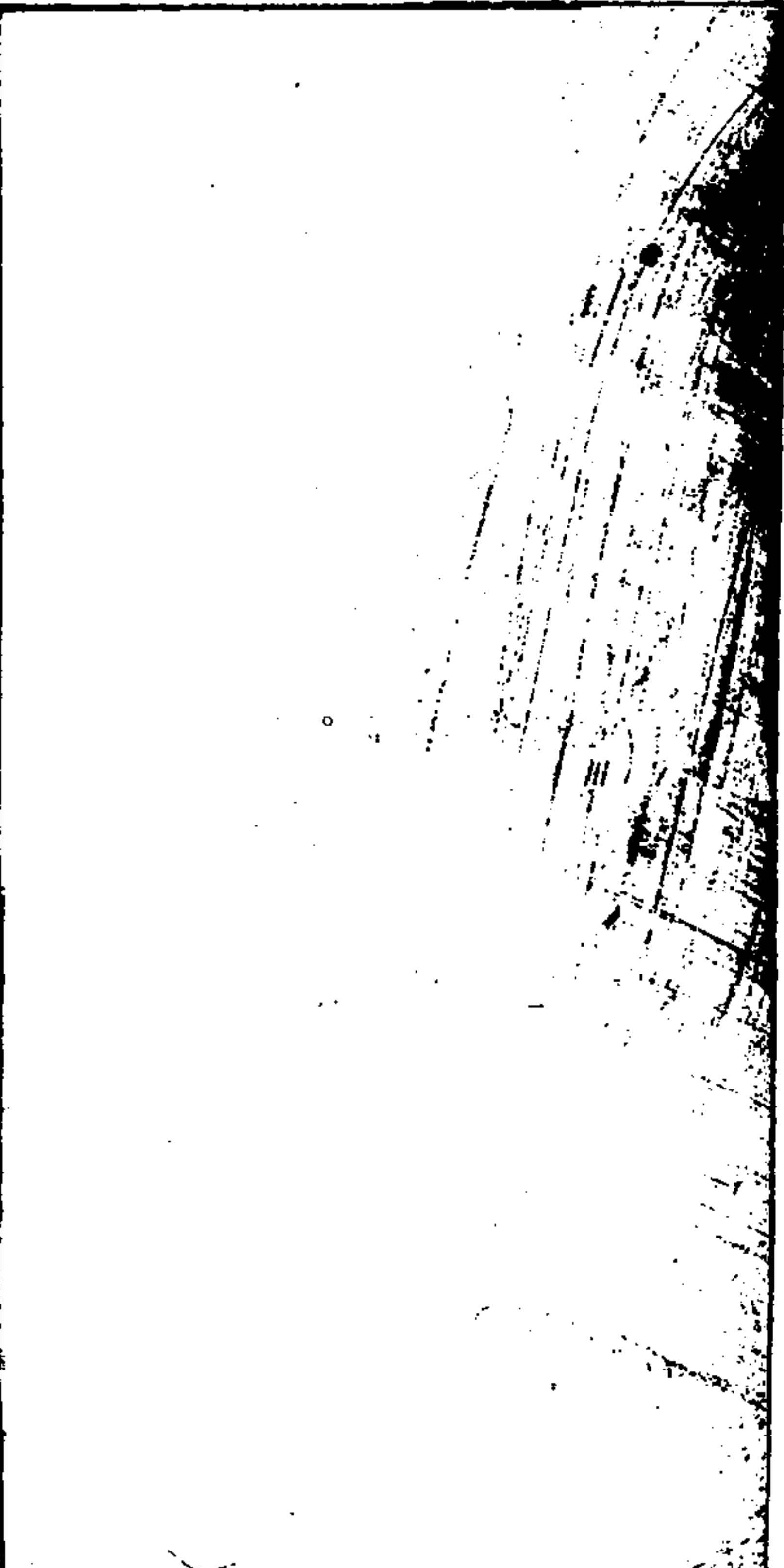
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論學書

卷一

七

三百十五



○別三子序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

論學書

卷一

八

三百四

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

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

論學書

卷一

九

三百五

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與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與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遺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與三子則馬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

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馬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

論學書

卷一

十

十一

○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與。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與。亦其志之難與。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

論學書

卷一

十一

十一

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

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為何如

論學書

卷一

十一

○○別湛甘泉序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道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

論學書

卷一

十三

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辨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

西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
 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
 詞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
 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
 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
 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
 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
 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什而復與
 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
 論學書 卷一 一四
 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
 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
 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
 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與多言又烏足病也夫
 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
 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
 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
 別吾容無言夫唯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
 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

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
 予言為緩乎

論學書

卷一

十五

○○從吾道人記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

論學書

卷十

十六

三十九

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

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人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人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

論學書

卷十

十七

四十

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惟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耳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

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卒歸於竟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唯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涉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

論學書

卷一

十八

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邪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就能挺特奮發而復若

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

論學書

卷一

十九

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旣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

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羅石之風亦可
以知所適從也乎

二五二

論學書

卷一

二十

○書黃夢星卷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
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
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
溫然善人也而其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
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
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
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蹠而言曰吾父
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

論學書

卷一

二十一

三十一

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
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
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
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
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為三月之留
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
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
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我乎不
能黃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

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
 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
 予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
 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
 家忽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
 哉聖賢之學其父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
 有言論及之則眾共非笑詆斥以為怪物唯世
 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
 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
 論學書 卷一 二十二

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
 唯功利之為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
 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
 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
 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
 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善傷悼之懷
 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為
 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
 無忘乃父之志

○答人問神仙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
 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
 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
 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
 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
 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
 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
 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
 論學書 卷一 二十五

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
 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
 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
 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受
 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
 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
 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
 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
 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

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曾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論學書

卷一

二十四

一百五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辯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為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辯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

論學書

卷一

二十五

三百十

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論學書 卷一 二十六

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論學書

卷一

二十七

○○答徐成之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
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
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反人之非早來承教
乃為僕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釋辭旨若有
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
吾兄而亦有是言邪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
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
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

論學書

卷一

二十八

三十一

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
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
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與雖然無是
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
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
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
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
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
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曰克已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
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
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
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
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唯在於幾微毫忽
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徂
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

論學書

卷一

二十九

三十二

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
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
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
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
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
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
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
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
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

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徃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云

論學書

卷一

三十

三百一

唯外信於人，以為學，烏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之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唯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砭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

論學書

卷一

三十

三百一

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

論學書

卷一

三十三

三十三

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唯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

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

論學書

卷一

三十三

三十三

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心矣唯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矣

○○答儲柴墟

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唯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論學書 卷一 三十四 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

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亦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

論學書 卷一

三十五

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與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

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為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

論學書 卷一 三十六 三百三

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張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

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闖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

論學書 卷一 三十七 三百四

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亦終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作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

一書 〇二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七 頁五下

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

○答儲柴墟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諭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容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

理邪。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障。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

素同遊大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于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唯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而名分具存有以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

論學書

卷二

四十一

三百六

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

論學書

卷二

四十一

四六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瘖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曾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

論學書

卷一

四十一

三百八

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隣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

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曾指天躡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裡聽。茂時稽首再拜而別。

論學書

卷一

四十二

六十三

○書樂惠卷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

論學書

卷一

四十四

二百一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為子仁別去之贈

○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情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論學書

卷一

四十五

二百六

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先生雜著書卷之二

謙迎佛疏未上

寄楊邃庵閣老

又寄楊邃庵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堯

褒崇陸氏子孫

雜著書目

卷二

牌行南雄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書張思欽卷

羅履素詩集序

兩浙觀風詩序

山東鄉試錄序

并策二道

書東齋風雨卷後

重刻文章軌範序

竹江留氏族譜跋

祭徐日仁文

又祭徐日仁

祭楊仕鳴文

荅方叔賢

共二十二首

雜著書目

卷二

世八

〇〇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竊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

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

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

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

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徂於世儒崇正

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

雜著書

卷二

三

三

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唯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

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

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

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

福哉臣請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

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

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

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

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

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

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

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

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

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

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

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

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

雜著書

卷二

四

三

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

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

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

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

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

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

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

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

非而幡然於高光明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

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將亦可以導羣品之覺悟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

雜著書

卷二

五

之臣亦初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

雜著書

卷二

六

陽明先生道學鈔 卷二

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

雜著書

卷二

七

三百廿七

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

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

雜著書

卷二

八

三百廿八

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唯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寄楊邃庵閣老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媿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歛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

雜著書

卷二

九

三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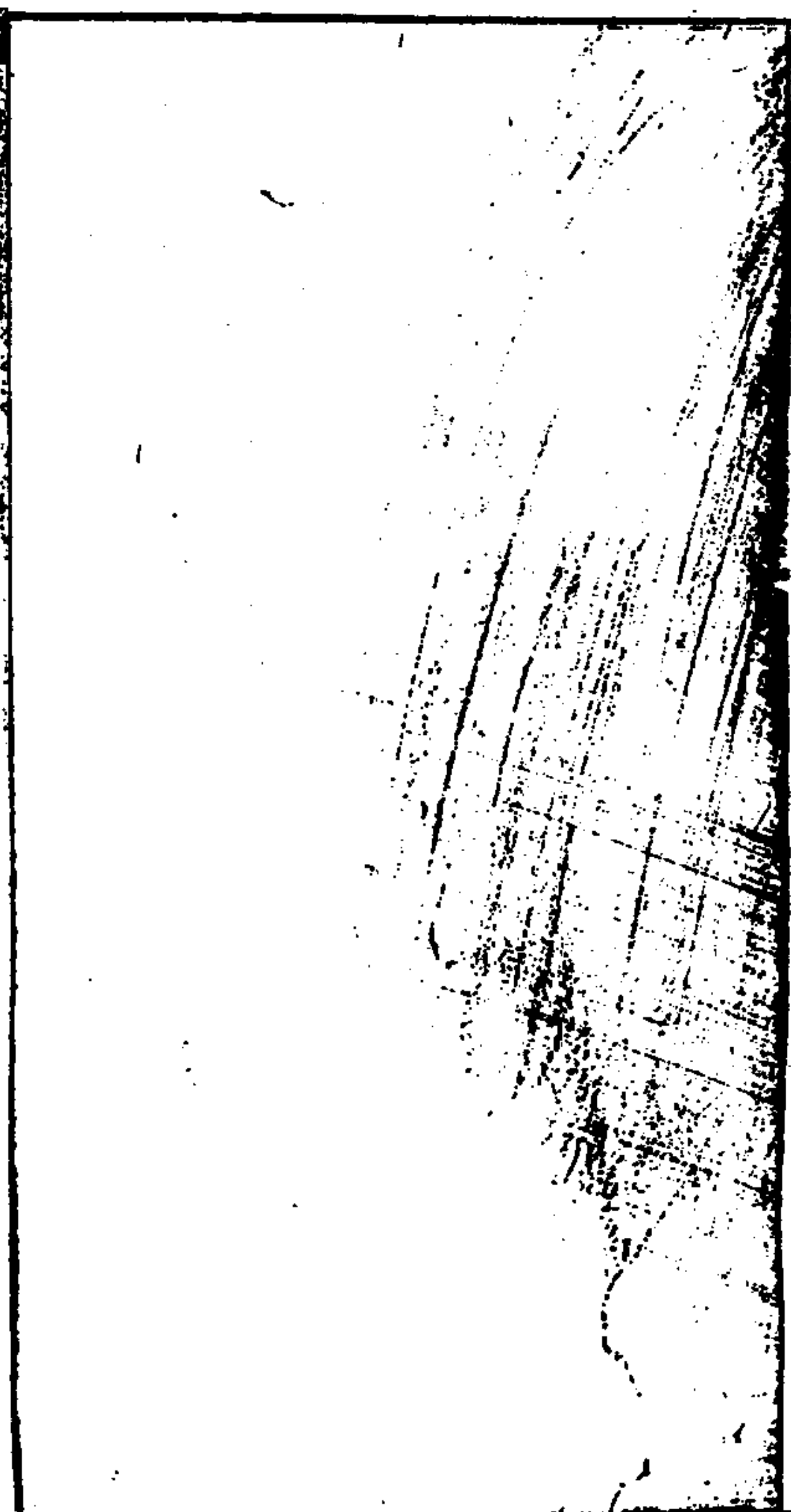
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

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雜著書

卷二

十



寄楊遠庵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

雜著書

卷二

十一

三百七

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與夫唯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

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

雜著書

卷二

十一

三百八

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唯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

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唯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唯鑒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雜著書

卷二

十三

百廿九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

雜著書

卷二

十四

百三十

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槍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而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為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雜著書

卷二

十五

百廿九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議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為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為生鄉黨隣里不知以為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耻也為此牌仰贛州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并措送過繳牌

雜著書

卷二

十六

百三十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堯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堯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况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修葺學官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繳

雜著書

卷二

十七

百廿九

褒崇陸氏子孫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為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祀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雜著書

卷二

十八

百廿六

○○○牌行南雄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為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橐蕭然無以為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殞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畧無所辨也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於庫貯無礙官錢內

雜著書

卷二

十九

二百七

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先生安得不福延孫子乎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唯道之行否為欣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踈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瀟茫不常

雜著書

卷二

二十

二百八

睹日月山嶺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為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唯

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其視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已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為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

卷二 三十一 三百廿二

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眾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即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與夫志於為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燁之聲音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卷二 三十二 百六

○○○書張思欽卷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

雜著書

卷二

二十三

三五

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託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邪抑亦以他人為之銘邪思欽感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

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雜著書

卷二

二十四

三十三

○○○羅履素詩集序

履素先生詩一帙為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為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為僭也吾子以為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

雜著書

卷二

二十五

三百廿二

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

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為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

縱仁而有勇温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繫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其固所以為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

雜著書

卷二

二十六

三百廿四

言序之大叅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為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

雜著書

卷二

二十七

三百一

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饑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嘯者嚙者。

雜著書

卷二

二十八

三百一

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木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饑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幸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止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甲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

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託而因以不墜也

雜著書

卷二

二十九

六十一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唯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十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

雜著書

卷二

三十

三十一

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與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

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

雜著書

卷二

三十一

三百一

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與？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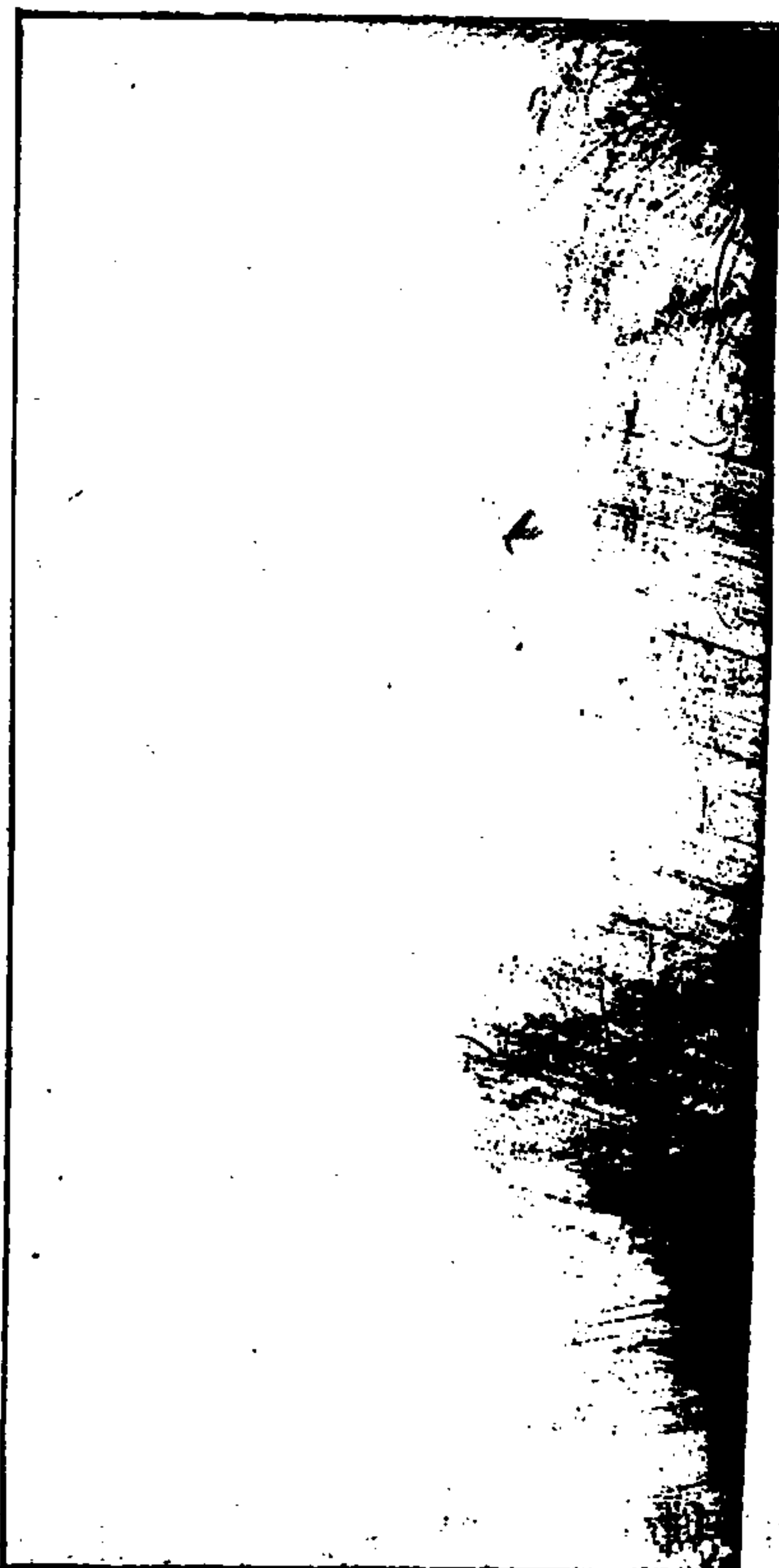
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愧於是舉，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雜著書

卷二

三十一

三百一



○○問老佛為天下害也非一日天下之訟言
攻之者亦非一人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
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
去其亦不足以為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
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
子乃謂比之楊墨尤為近理豈其始固自
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與佛
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所
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其

雜著書

卷二

三十三

三十九

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與夫楊氏
為我墨氏兼愛則誠非道矣比後世貪冒
無耻放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為
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為佛
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
知今之時而為兼愛為我其亦在所謂關
抑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
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
有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

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
和於人者吾甚耻之故願諸君之深辯之
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二焉者道之不
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智愚賢不
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
所由起與然則天下之攻異端亦先明吾夫子

雜著書

卷二

三十四

三十九

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
然我以彼為異端彼亦以我為異端譬之穴中
之鬪鼠是非孰從而辯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
之為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
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天下國家之
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為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
為物猶之水火菽帛不可一日缺焉者然而異
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為三則亦道之不明者
之罪矣道之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

及皆不得夫中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
 攻彼為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
 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為之徒者之罪也夫
 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
 之惑則亦為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
 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
 所嘗問禮則其為人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
 以求合於道初豈甚乖於夫子乎居其實而去
 其名歛其器而示之不用置其心於無所計較
 雜者書 卷二 三五

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其心此其為念
 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
 於此乎今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而不肖者
 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
 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莊周之後
 有荀况荀况之後為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
 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也故夫善學之則雖老
 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
 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

今夫天下之患莫大於貪鄙以為同冒進而無
 恥貪鄙以為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
 冒進而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
 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為奸則彼亦以其師之
 說而為奸顧亦奚為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
 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
 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
 以其冒進如是攻焉彼既有所辭矣而何以服
 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雜者書 卷二 三六

慝矣今亦望望然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
 道而徒以攻二氏為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執事
 以攻二氏為問而生切切於自攻夫豈不踰執
 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
 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
 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朱子闢之於後而豈
 復俟予言乎哉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諸君皆志尹學顏者請遂以二賢之
事而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
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
以為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
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
三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欲速其功
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乎顏淵之

雜著書

卷二

三十七

三十九

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
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為能
知而孔子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
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與
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又孔
子之所深嘉屢歎而稱以為賢者而昔之
人乃以為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
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
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

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
初學自以為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為難
而昔人以為易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
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辯其出
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
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
以未易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畝畝雖祿之以天下

雜著書

卷二

三十八

四十

有弗顧者及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
是誠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為割烹要湯向
非孟氏之辯則千載而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
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
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
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
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其身不可辱而道不可
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
也甚矣而何以為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為湯雖

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為君矣。又何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不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智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為之乎？柳宗元以為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為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乎？然五就之

雜著書

卷二

三十九

三言世

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為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唯知以湯之心為心而已。是在聖人必自有處，而愚則以為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為反覆悖亂之臣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言。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為南，而冀之為北乎？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詢人，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

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為答。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為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辯而斷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已復禮而為仁乎？夫唯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

雜著書

卷二

四十一

三言世

來天理人欲，不待擬議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唯韓退之以為顏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為哲人之細事，初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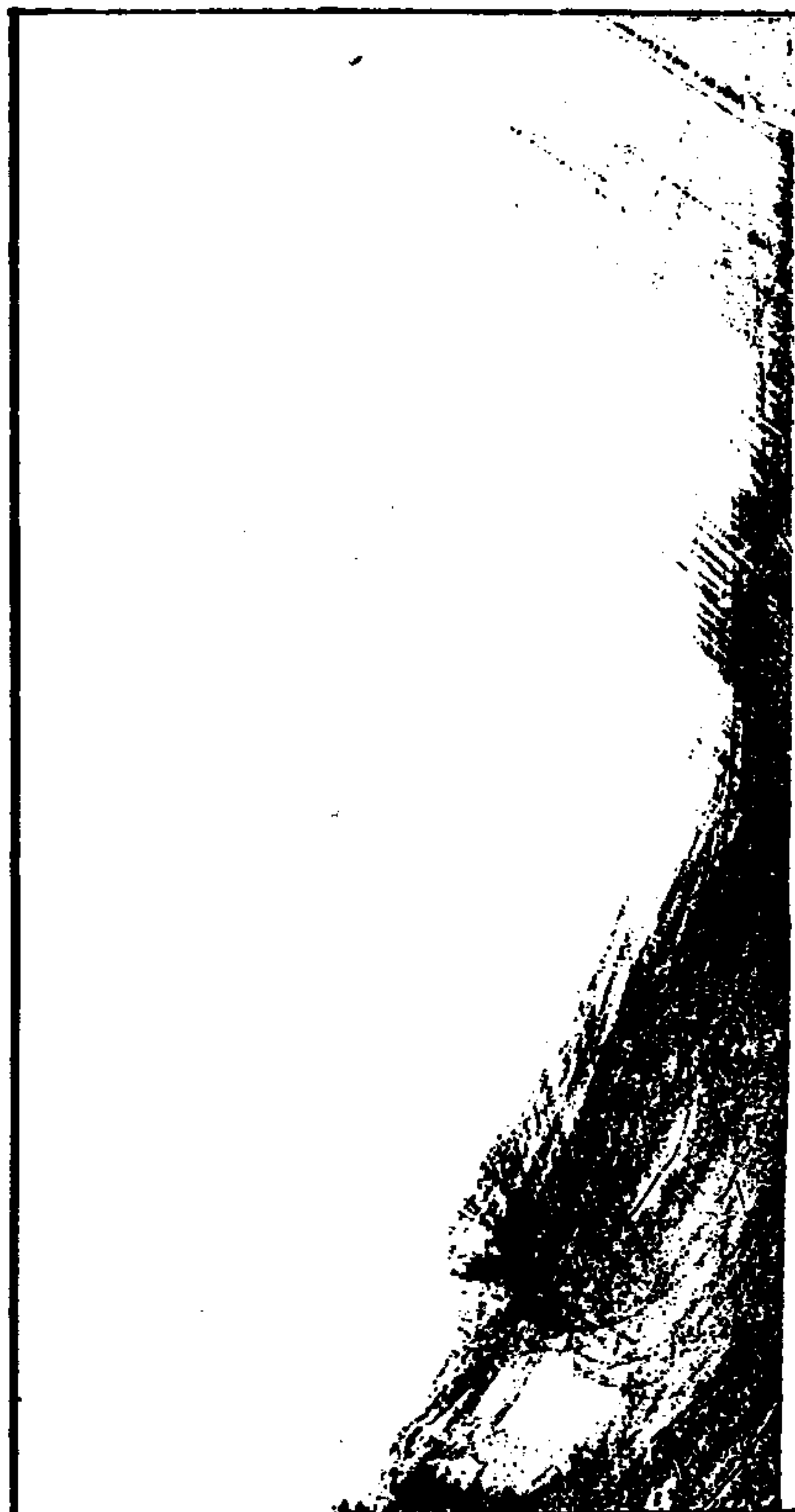
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理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忤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

雜著書

卷二

四十一

一百六十五



○書東齋風雨卷後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悽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牕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雜著書

卷二

四十二

三百七

○○重刻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人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定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銀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

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力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上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

雜著書

卷二

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唯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

雜著書

卷二

四

二百

○竹江劉氏族譜跋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剪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概而已爾士大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為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為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克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

雜著書

卷二

四十五

三百三

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峰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為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峰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夫

雜著書

卷二

四十六

五

○○○祭徐曰仁文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為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

雜著書

卷二

四十七

言十三

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為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

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慚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

雜著書

卷十一

四十八

言十三

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託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恐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

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雜著音

卷二

四十九

十三

○○○又祭徐曰仁文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今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
草幾青我思君今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
不見兮宵嗟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今日來臻
君獨胡為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歛歛奠
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
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雜著書

卷二

五十

四十九

○○○祭楊士鳴文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

雜著書

卷二

五十一

三

倏散而天亦畧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為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

之生其潛啟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雜著書

卷二

五十一

三

○○○答方叔賢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崕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

雜著書

卷二

五十三

三十一

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

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

怨

雜著書

卷二

五十四

全

先生龍場書卷之三

瘞旅文

答毛憲副

與安宣慰

與安宣慰

與安宣慰

象祠記

共六首

龍場書用卷三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子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馬則其僕也。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繁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

龍場書

卷三

五

三十一

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

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龍場書

卷三

六

一百三十一

○○與安宣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

龍場書

卷三

七

言三

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鷄鶩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與安宣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

龍場書

卷三

言三

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邪。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纒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為。使君為
 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
 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
 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唯
 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
 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
 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
 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
 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
 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
 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
 對。幸亮察。

龍場書

卷三

九

一百八

〇〇與安宣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
 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
 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
 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
 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
 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
 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
 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

龍場書

卷三

十

三百五

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
 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
 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
 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
 聞擒斬以宣國威。唯增剽掠以重民怨。眾情愈
 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
 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
 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地。
 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

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
 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
 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
 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
 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
 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
 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
 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
 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廷。下片紙於楊
 龍場書 卷三 十一

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
 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
 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
 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
 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
 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
 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
 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
 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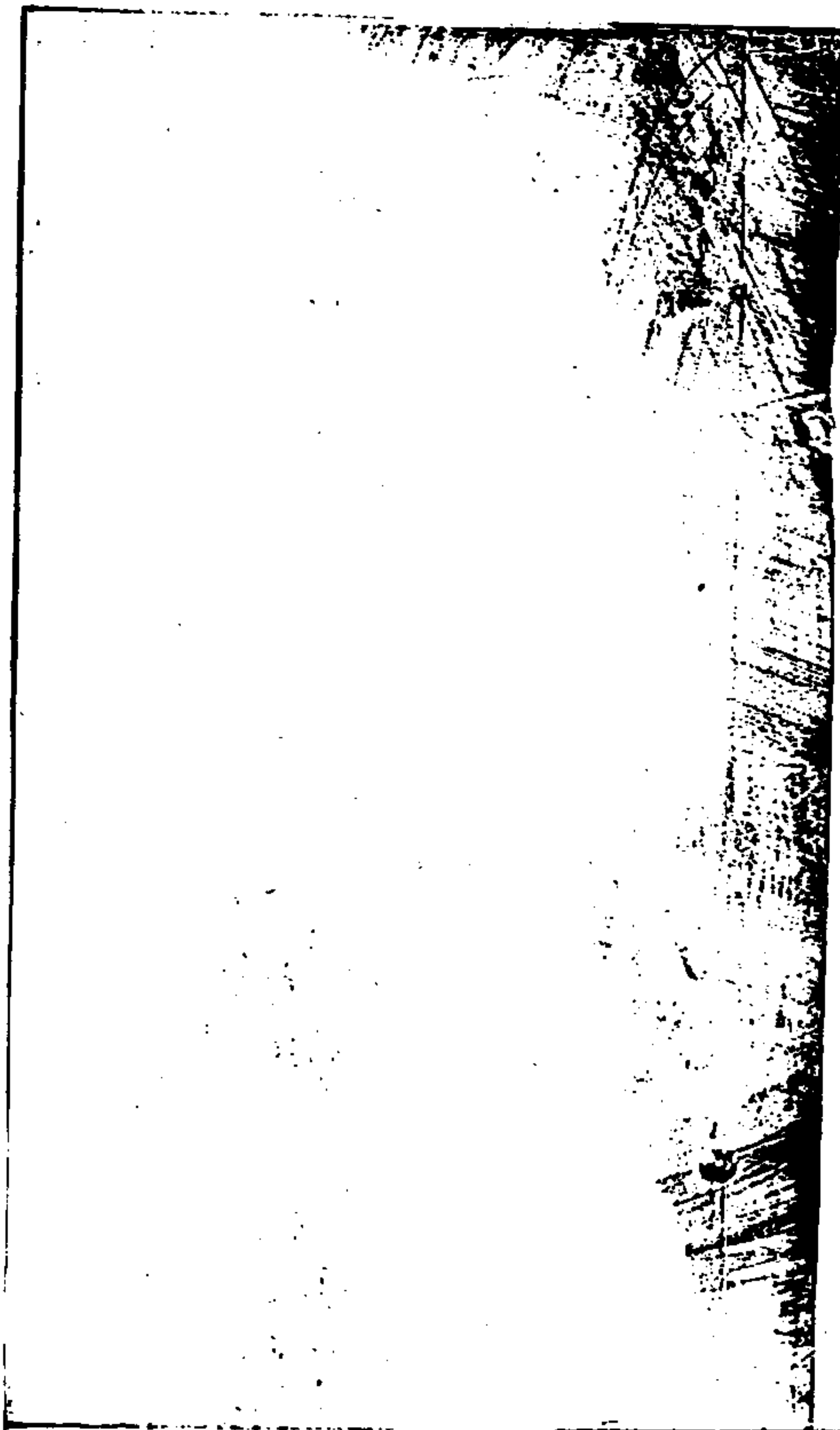
者使君幸熟思之

龍場書

卷三

廿

十三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第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薦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

龍場書

卷三

十三

言六

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與。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龍場書

卷三

十四

言六

先生廬陵書卷之四

廬陵縣公移

一首

廬陵書目卷四

乙

其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為乞獨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 鈞牌差吏龔彰賈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管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推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

廬陵書

卷四

乙

三五五

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 欽差鎮守太監姚 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

五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
 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
 此永為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
 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
 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
 騷擾刻剥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
 賍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
 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
 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
 廬陵書 卷四

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為盜攻劫鄉
 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眾情忿
 怨一旦激成大變為此連名具呈乞為轉申祈
 免等情據此欲為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
 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
 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
 自當為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眾始退聽徐
 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
 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

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
 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
 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
 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眾呼號始以權辭慰諭
 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
 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
 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
 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
 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
 廬陵書 卷四

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
 為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
 縣准此理合就行

先生南贛書卷之五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選棟民兵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兵符節制

勦捕漳寇方畧牌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南贛書目卷五

七

四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議處河源餘賊

添設清平縣治疏

換勅謝恩疏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橫水桶岡捷音疏

告諭泃頭巢賊

申諭十家牌法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申行十家牌法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牌行招撫官

批將士爭功呈

辭免恩蔭乞以原職致仕疏

南贛書目卷五

七

四

祭泃頭山神文

泃頭捷音疏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共十一首

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唯事補轉撥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卽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

南贛書

卷五

三

三

善之心，毋爲彼所屬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行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卽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

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地，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

南贛書

卷五

四

三

行十家牌論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

勞逸煩簡相去遠矣。唯有該府議欲散撤雇
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
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當在一處屯
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
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鵬勦等項然
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
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
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
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

南贛書

卷五

五

三十九

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
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
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
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火馳赴。信地不得
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
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
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
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
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

細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
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
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
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
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南贛書

卷五

六

八十九

○○○告諭村寨

近因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為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為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為善為惡日後

南贛書

卷五

七

自見各宜知悉

○○○選揀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為民患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為職欽奉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

南贛書

卷五

八

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即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魁颯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廼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

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間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或多十餘人。或少八九輩。務求

南贛書 卷五 九

魁傑異材。缺則縣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十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道解該道。以益召

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畧。各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

南贛書 卷五 十

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旣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卽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勦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笑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演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

南贛書

卷五

十一

三百八

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

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

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笑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方畧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

南贛書

卷五

十二

三百九

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卽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悞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悞軍機定行從重參拏決不輕貸

○十家牌法告諭父老子弟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翦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

南贛書 卷五 十三 二百三十一

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住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南贛書 卷五 十四 二百三十八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

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

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

理當某處差役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

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

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官戶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

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

即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項官見任致仕

某在京聽選或在

某治何生業成下

某丁或往何處經

某或有何技能

某或患廢疾

某員某處出

某見當某

某差役

某

某

某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潤量添
行格填寫

南贛書

卷五

十五

言

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已屋或典賃某八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揭票無則云無

南贛書

卷五

十六

言

○○兵符節制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
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
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
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
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
曲行伍合先預定為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
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一伍伍有
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

南齋書

卷五

十七

言

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參
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
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
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為之總甲於小
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為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
之中選材識優者為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
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
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
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

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
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
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
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
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
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
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
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
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

南齋書

卷五

十八

言

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〇〇勦捕漳寇方畧牌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
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畧
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為此另行牌仰廣東
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建密
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
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
之山路崎險林木翳翳若雨水洊至瘴霧驟興
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
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
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
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
犒勞給賞為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
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
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
牒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糗銜枚連夜速
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
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言勁卒當前重兵繼後

陽明先生道學鈔 卷五 二十九

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唯在摧鋒
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
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
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
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
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
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
得為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
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
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
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寨悉與掃蕩經
過寨堡村落務禁標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
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
悔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
為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
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畧敢有故違悉以
軍法論處

陽明先生道學鈔 卷五 二十九

○○○攻治盜賊二策疏

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今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叅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

南贛書

卷五

十一

三十三

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撫勦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

廣之狠達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弱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且狠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

南贛書

卷五

十二

三十四

之冠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計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唯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覲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

南贛書

卷五

三

三

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

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

南贛書

卷五

三

三

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卽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

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
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
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
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
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
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
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
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
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

南贛書

卷五

三五

三五

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 陛下畧言其故
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唯
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
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脇從之民而
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
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
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眾
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
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

從而警勝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
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
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
賊日眾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有
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
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
從乎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
處城郭者為之交接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
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

南贛書

卷五

三五

三五

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
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
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
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
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
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遣又
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稠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
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
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

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重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

南贛書 卷五 二十七

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

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

南贛書 卷五 二十八

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綿劫掠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匿所得者不過老弱脇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

驗者臣亦近棟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唯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

南贛書

卷五

二十九

三十三

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目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萬一

南贛書

卷五

三十

十四

182 037 # 4444 2 RE 9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勦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齊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聚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免防截之役及

南贛書

卷五

三十一

言世

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歛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尅期並舉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諭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

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使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勦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南贛書

卷五

三十一

言世

○○○添設清平縣治疏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淮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理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

南贛書

卷五

三十三

三百廿四

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

南贛書

卷五

三十四

三百廿五

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勦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卽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况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甃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

寫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徭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

南贛書

卷五

三五

三

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

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唯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為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誦咨道路眾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唯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

南贛書

卷五

三六

三

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為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勦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

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為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為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况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為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

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唯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為辭然已無救於事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為此具本請

南齋書 卷五 三十九

○○○換 勅謝 恩疏

近准兵部咨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勅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為處置先年

南齋書 卷五 三十九

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

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
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
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
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繆膺重寄思逃罪責深
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
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
賞罰之不明輒敢忘其僭妄爲 陛下 一陳其
梗槩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
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唯不加咎謫而又悉

南贛書

卷五

四

三

與施行不唯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
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 勅諭宣布之
日百姓填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爲 聖天
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羣策之畢舉知國議
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僞息其奸怯
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効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
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
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
之所恥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

譏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知遇雖其
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
鈍不可逆睹而狐兔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
恩激切之至

南贛書

卷五

四

三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

南贛書

卷五

四十一

言廿八

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為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為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徂於因循憚於

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為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為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為公濟之謀若復催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南贛書

卷五

四十一

言廿七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顧募打手調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但今有司類皆視為虛文未曾實心修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

南贛書

卷五

四

百

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唯事支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為上策反視易簡又安之法以為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邪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准巡撫湖廣都御史奏 咨云云已經一體欽

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

南贛書

卷五

四

百

賊不敢奔往務要慮出萬全不得墮賊奸計各道仍須分投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堤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并力潰決賊所奔逃尚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薶之功今准前因為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龔福全李斌

皆已搬送妻子、近往桶岡親識人家、除行嶺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勦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南贛書

卷五

四十七

子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眾劫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塹、為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絕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隘、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眾、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為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勦、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為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為夾攻尚遠、今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為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南贛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

南贛書

卷五

四十七

子

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及近奉勅諭云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行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勦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寫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

南贛書

卷五

聖人

三言

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為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寫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鳥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鳥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倚角為一大營各選精銳開

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勅諭內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効命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羣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乖繆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輕貸本院即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

南贛書

卷五

聖人

三言

手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銳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今字藍絹大旗一面奇搜扒用為先導尋常皆捲過各營兵始開今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用為先導尋常皆捲過各營兵始開軍令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劄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

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

南齋書

卷五

五十一

三五

卽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來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卽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勦違者斬軍行遇賊衆乞降恐有奸謀卽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卽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

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隊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卽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

南齋書

卷五

五十一

三五

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密溪徑攻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密溪搜羊拈腦山復自密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郊文知府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三營倚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

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坵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

再續書

卷五

五十一

三〇四

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 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敦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峰分兵搜狐狸坑進鉛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郊文知府邢珣唐淳指

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爲一大營乃各選練精銳齋乾糧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胡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

再續書

卷五

五十三

三〇五

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康進破鷄湖撲新地襲楊梅坑攻白藍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窟搜川坵陰木潭會左溪入密溪過相見嶺歷下關

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胡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遙與知府季敦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南贛書

卷五

五十四

三百五

坑勦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敦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營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密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畧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

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踰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均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季敦守備郊文等兵連絡爲一大

南贛書

卷五

五十五

三百五

營乃各選精銳齋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經華山鱗潭網夾裏從左溪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倚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

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
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
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
寨至長潭經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
自黃泥坑過大灣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
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
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齊乾糧二三
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

南贛書

卷五

五十六

三十三

援應毋致疎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
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窟梅
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
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
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爲知府邢珣之
繼使人探候緩急仍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
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
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
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
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
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敦守備郊
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齊
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鰲坑箬坑
赤坑觀音山奄場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
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
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狗上池遍
搜東桃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

南贛書

卷五

五十七

三十四

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
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援必使噍類無
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
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
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
屯劄穩下會同守備郊文併謀協力搜勦稽蕪
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
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

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
事機 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
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即以軍
法從事軍中一應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應呈報
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統領部下
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勦稽蕪黃雀劫新地等
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
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南贛書

卷五

五九

五九

○○○橫水桶岡捷音疏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
左叅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
珣呈督同興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於十月十
二等日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
破桶岡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
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
伯安等六名顆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
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

南贛書

卷五

五九

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賊
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
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
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磊
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
景祥等四名顆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
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十四名
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獲馬牛
器械賊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敦呈

晉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于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賊仗等物及先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眾攻打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

南贛書

卷五

六十

三百四十一

龍正等一百三名顆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顆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五名顆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鷄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十名顆賊從王志誠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賊仗等物五哨統兵

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郝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顆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

南贛書

卷五

六十一

三百四十二

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顆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馬驢器械賊銀等物七哨統兵寧都縣知縣王天與呈督同典史梁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等巢共八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洪等八名顆擒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燒毀賊巢

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贓物等項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贓銀等項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打白面寨隨督發寨長廖唯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等三十五名顆九哨統兵廣東潮州

南贛書

卷五

本五

三三三

府程鄉縣知縣張戢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界桐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富鍾得昌等六名顆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牛馬器械贓銀等物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

擊賊於穩下等寨共十二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葉三等二十名顆賊從王福兒等二百三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等物中營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壽指揮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橫水大巢及菴背等巢共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并

南贛書

卷五

本五

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贓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備仰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剋期進剿奏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猶等縣申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桐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

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為撲捕等因備呈
本院行委知府季敦等分兵勦捕獲功呈報奏
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季敦指揮來春姚
璽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戶林節各於要害防
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梟示
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叅議黃宏議照江西地
方唯桶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龍川一縣
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
奔衝難以止遏合無以次勦捕等因具呈本院

南贛書

卷五

六

三

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勦間隨
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將知府邢珣等刻
期進勦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贊
畫等因依奉准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
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類送巡按衙門會審
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決并賊級照
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并牛馬
騾變賣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贓物俱發贖
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

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蕭貴
富徐華譚曰志雷俊臣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
八蘇藍文昭胡觀雷鳴聰藍文亨鷄湖大賊首
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
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
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
輝密溪大賊首陳玉瑄康永三絲茅壩大賊首
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
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龍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

南贛書

卷五

六

三

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冥頑
兇毒恃險為惡僭擬王號偽稱總兵聚集黨類
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
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鄱縣宜章
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
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
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
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
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印畫像蠱惑羣賊悉

歸約束卽其妖狐酷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萃林之胡雪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為賊首而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既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冤憤頓釋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 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卽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及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

南贛書

卷五

六十六

三十一

時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東江西所轄徃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遁散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節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尅期夾勦又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依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勦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尅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

南贛書

卷五

六十七

三十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心腹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先去橫

南贛書

卷五

六十八

三五五

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篋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

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郊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敦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彰侯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

南贛書

卷五

六十九

三五五

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屯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庾

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
齋銳砲鉤鑣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
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蕤茅為數千竈
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
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
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銳箭
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我兵已盡入破其巢
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
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

南贛書

卷五

七

三

乘勝驟進呼聲震天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
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
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鷲頭巢破狗脚
嶺巢破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
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眾險之中倚以
為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眾扼險出禦見橫水
煙焰障天銳砲撼搖山谷各失勢棄險走各哨
官兵乘之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
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

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
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
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鄭
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
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鼈坑巢縣丞舒富
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敦破上
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
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
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

南贛書

卷五

七

三

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墜崖填谷而死者不可勝
計當是時賊路所出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簳
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踏叢棘遇險絕則掛
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
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
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
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
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
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

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早坑巢寫井巢知府季敦守備南贛書 卷五 七十一 三百三十一

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敦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郊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早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唯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夤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唯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旣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眾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

南贛書

卷五

七十四

三十一

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眾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為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戢右懸崖而下，透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

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勝之。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戢破西山界巢，破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

南贛書

卷五

七十五

三十二

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郊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戢屯礮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壘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敷分屯壽都以防賊之南，亦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

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督劄南安給糧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坵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谿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畧盡臣以其暇

南贛書

卷五

七

三

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徑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敷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邢珣上新等處各相

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峰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於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敷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

南贛書

卷五

七

三

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賊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賊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

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 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

南贛書 卷五 七十八

得以申縮自由舉動如志奉 成筭以行事循方畧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郊文知府邢珣季敷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 皇上普彰廟堂之

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南贛書 卷五 七十九

○○○告諭瀕頭巢賊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為職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即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眾其餘多繫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脇從之人况聞

南贛書

卷五

八十一

言三

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為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

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

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為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

南贛書

卷五

八十一

言三

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又習惡毒忍於殺人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唯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

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人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為賊。所得苦亦

南贛書

卷五

全三

三十一

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克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受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槩看待。爾

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兵。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

南贛書

卷五

全三

三十一

爾。則家資為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

南贛書

卷五

八四

五

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虎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繫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

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

南贛書

卷五

八五

五

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據僉事李香呈稱雇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得所議既得其要畧。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徃寨。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鵬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南贛書

卷五

八十六

五十五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據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管給合行知府季敷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劄。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擒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奸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眾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南贛書

卷五

八十七

五十五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為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為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為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

南贛書

卷五

八

言

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於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為其難而為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為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偽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

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

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為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已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南贛書

卷五

八

言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一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勦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為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勦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振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為此牌差千戶高睿齋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南贛書

卷五

九十一

三百七十五

○牌行招撫官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口俱解原繫被脇無辜乞要安撫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勦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奏奉 勅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珊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况今奉有 勅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 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為此牌仰縣丞舒富即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

南贛書

卷五

九十二

三百七十六

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効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為良善毋得聽信讐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逼新民人等牛具田種當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緩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

南贛書 卷五 九十三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南贛書 卷五 九十三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提督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于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 勅獎勵欽此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水淵切念臣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

南贛書

卷五

九

九

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僨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聯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不拘

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泐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遣官屬賞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勦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促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

南贛書

卷五

九

九

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畧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駘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

180 037 日 書 4 6 E 9

夫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况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猷猷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番涎恐恥苟得其如 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

南贛書

卷五

九十六

頁三

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祭泃頭山神文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於泃頭山川之神唯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唯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泃頭者皆曰賊巢耻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泃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

南贛書

卷五

九十七

頁三

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泃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泃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意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

神厭惡兇殘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彌月雖巢穴掃蕩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於山川之神為之逋逃至萃淵數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

南贛書

卷五

九六

三十一

殘寇而果誠心邪即益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唯下民之福亦唯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唯神實鑒圖之

○○○涑頭捷音疏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郝文呈稱統領安遠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顆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賊巢

南贛書

卷五

九九

三十一

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芳竹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蠻師劉欽等一十名顆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二十二間及

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祿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鷄黃弘閏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賊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敷呈稱統領訓導藍鐸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輿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賊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一

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唯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璽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虎鎮擒斬大賊首謝鑾曾用奇等五名顆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穩等二百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一

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共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興石榮等九名顆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一

一百一

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賊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嶺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一百七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

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勦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發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鐸朱誠洪恩王簿周鎮鎮撫劉鏜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勦緣由呈詳轉達具 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一

一百一

廣東龍川縣洲頭等處賊巢奉有 成命應該會勦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 勅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事理部勒兵眾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郊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畧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勦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

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
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
官兵依期進勦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
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
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
贓仗賊銀俱貯庫外參照涖頭大賊首池仲容
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
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
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
南贛書 卷五 百四 言三

事准兵部覆題請 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
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
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
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為民患
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
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眾賊級聽本處
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
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勦殺南方蠻賊見行
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
南贛書 卷五 百五 言九

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
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眾賊奸雄之巨
孽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
手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首各集賊從擒斬
殆盡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
卷查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
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
旨是這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
官軍設法勦捕欽此及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

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
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
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
賚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
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勦
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
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
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
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

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椒在贛州之湖頭湖尾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柳者賊衆百餘散恃山谿之險以為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湖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湖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一

者數十問所以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熾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

餘悉以為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于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釁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一

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會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温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唯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鬚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為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藉其衆五百

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
狠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
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狠兵而後
敢攻此所以不必狠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
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
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
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
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
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
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
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
回兵自剎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
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
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盧珂鄭志高陳
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
仲容所勸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
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
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

南贛書

卷五

一百八

三百三

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候
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卽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
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
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卽
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
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
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
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
有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
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
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
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
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
濟往喻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
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
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
剎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
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九

三百四

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眾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眾皆喜臣又使指揮余恩賚屠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眾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一

三十一

為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眾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湘巢恐搖諸賊則別賚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為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

盧珂等兵眾賊聞之皆以為拘捕其屬不復為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為樂信以為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一

三十一

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郊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敦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

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洲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洲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洲各哨官兵遙聞三洲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蕪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郊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敦兵遂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八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三十一

器仗數多其餘墮嵯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唐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郊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敦兵破新田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三十二

賊必奔往其間誘擊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

南贛書 卷五 百五

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避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李敷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均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

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黎樹十四日知府邢珣李敷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郊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為各巢積惡克

南贛書 卷五 百五

狡之賊皆已擒斬畧盡唯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繫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脇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脇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眾藉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闖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

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况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鄉村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通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賊從二千零六名，顆俘獲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七

三

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嚴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

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唯劫掠焚燒是嗜，至於剽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唯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

南贛書

卷五

一百七

三

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智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踈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

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徂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

南贛書

卷五

百六

三

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竿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權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陳祥邢珣李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為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

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繫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為此具本題

南贛書

卷五

百九

李

陽明先生平濠書卷之六

撫安百姓告示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告示在城官兵

與當道書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平濠書

卷六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共十五首今錄十一首

擒獲宸濠捷音疏

書佛郎機遺事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

慰諭軍民

告諭軍民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水災自劾疏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告諭頑民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四乞省葬疏

平濠書

卷六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附

乞恩表揚先德疏

共二十八篇

○○○撫安百姓告示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效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平康書

卷六

三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 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烟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參究論以窩藏逆黨同

平康書

卷六

四

二〇七

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 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鈴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告示在城官兵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履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狠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唯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

平濠書

卷六

五

三十五

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為几上肉矣賴 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為爾南贛舊管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為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

平濠書

卷六

六

三十五

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與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

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庭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

平濠書

卷六

七

五

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為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為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為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為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為此合咨貴部煩為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相互為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率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平濠書

卷六

八

五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關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為可憫即今

平濠書

卷六

九

五

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為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齋投首以憑施行

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平濠書

卷六

十

十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偽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弟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各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

平漢書 卷六

流亡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平漢書

卷六

十二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即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未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平溪書

卷六

十三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府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卽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

平溪書

卷六

十四

欽奉 勅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與王晉溪司馬書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為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

平濠書

卷六

十五

三十三

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鞏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分兵掩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為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

之間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

平濠書

卷六

十六

三十三

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為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為報耶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為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

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鉞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冰鉞，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投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輦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為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發，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火，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為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餉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為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

平濠書 卷六 六

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尤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為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事，每敢控聒若此。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為是舉，乃往返勘議，動經歲月，形迹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閩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托，真

平濠書 卷六 六

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為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為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掩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併力合勢非有一倍之眾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

平濠書

卷六

十九

三

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賊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贛南贛新集起債共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

覆公之餽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

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啓極為草略迄今以為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

平濠書

卷六

二十

三

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抵牾是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為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雖三省之務

尚有牽碍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於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

平濠書

卷六

三十一

三百十五

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遣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竝賜允從蕃錫寵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效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

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宋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智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

平濠書

卷六

三十一

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歎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

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
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
譽眩瞶於前方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掩覆文飾
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
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
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
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為佞詞以
誤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
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

平濠書

卷六

二十三

三百三

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效其
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為感
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源
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
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倖倖塞責而病
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
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
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
一見為訣生死骨肉之思生當何如為報耶情

臨詞迫乞冀矜亮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
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
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
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
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
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
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
於薦揚之言不媿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

平濠書

卷六

二十四

三百四

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
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
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
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
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
福疴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
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
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
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筭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奏殊為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

平濠書 卷六 三五

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采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為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畧有次第守仁迂踈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以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

方畧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為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間尚當具啓修謝

平濠書 卷六 三六

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為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為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

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
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
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
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
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
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
知無能為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
切膚未免復為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

平康書

卷六

二十七

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
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
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
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
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
可立待去歲首為控奏既未蒙 旨繼為申請
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
闕地方之塗炭為 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

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
賊平來說之 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 允報
生之汲汲為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
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
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為生全之地乎今地方
事殘破備極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
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
白兼賤恙日尪瘠又以老父憂危致疾之故神
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

平康書

卷六

二十八

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
况能為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
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
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
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
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
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忍
舉含刻於無涯矣昏懵中控訴無敘臨啓不勝
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申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額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

比兵部差官來賚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

平濠書

卷六

二九

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畧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雷熿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平濠書

卷六

三

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

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搥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

平濠書 卷六 三十一

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組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樛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

勝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百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怒。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

平濠書 卷六 三十一

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眾議安慶被圍。宜引兵隨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眾。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克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兵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

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

平濠書

卷六

三五

三

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

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備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脇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

平濠書

卷六

三五

三

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

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眾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

平濠書

卷六

三五

三三三

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眾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

平濠書

卷六

三五

三三三

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鏡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

人被執脇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

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脇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欽依。備咨前

平濠書

卷六

三七

三

來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二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楊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輩，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

平濠書

卷六

三八

三

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
唯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
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
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
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
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
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
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
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

平濠書

卷六

三十九

三十九

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
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
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
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
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
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
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
常制之外人徒見燹突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
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

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
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
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
曾瑛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
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瞻徐文英知縣李
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橋隨哨
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
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效績輸能亦
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

平濠書

卷六

四十一

四十一

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
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
鄒守益都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
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
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
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
征勦亦以甚爲難得况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
莫敢一嬰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
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

賞旌權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
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
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
等幸甚

平濠書

卷六

四十一

〇〇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
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
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
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
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
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
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
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
平濠書 卷六 四十一
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
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
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
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鷓夷皮長弘
之血爨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
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
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

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搥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憚已而滋怒遣人陰購

平濠書

卷六

四十三

高

言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九閩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

奇事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為查照

將征勦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

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為飛報地

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

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

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效

平濠書

卷六

四十四

三百六

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

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

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

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爵執宸濠

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

前事云 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

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

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

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功造冊覆驗

等因素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
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
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為重擒斬賊徒為輕且攻
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
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
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
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
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
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

平濠書 卷六 四五

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
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
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
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
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
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

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

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

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

府知府林瑛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

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

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

平濠書 卷六 四六

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瑞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

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

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

平溪書

卷六

四七

二百廿

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

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

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似 袁州

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

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

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

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

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

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

仁縣知縣楊林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州府推官金鼎

平溪書

卷六

四八

二百廿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瑤 贛州衛正千

戶劉鏗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

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

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

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

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

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翺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

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

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汊

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

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

府贛縣義官蕭庾 南安府上猶縣義

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

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郎

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

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

黃繡 閒任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

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

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

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

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現 九江府湖口

平濠書 卷六 四九

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

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璫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

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

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官人賊屬

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

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

四名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

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官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

平濠書 卷六 五十一

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

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

金銀首飾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平濠書

卷六

五十一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

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贓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疋

驢騾

十三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〇〇〇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

太監張 劄付同開會同 欽差提督軍務平

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

為無見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

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

後拏獲之數亦或尚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

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

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

平濠書

卷六

五十二

照妃媵係 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

或越分擅為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

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任劄

聽掣當職止帶合用參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

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遍給告

示曉諭撫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劄仰本司當

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便遵照 鈞帖內

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 等將已獲賊犯留

彼聽候 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查
 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本職將寧王
 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
 日期啟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準前因
 為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
 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 宗藩眷屬俱
 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提督軍

平濠書

卷六

五三

三百一

務平賊將軍克領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
 心素聞遠近况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
 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
 撫諭安輯以仰布 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
 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効一籌不過往返道
 途違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為此仰抄案回司
 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呈前
 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
 慰諭軍民 破會城擒宸濠共六日耳志
快敘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剿續該本院親督
 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
 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
 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
 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
 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
 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

平濠書

卷六

五十四

三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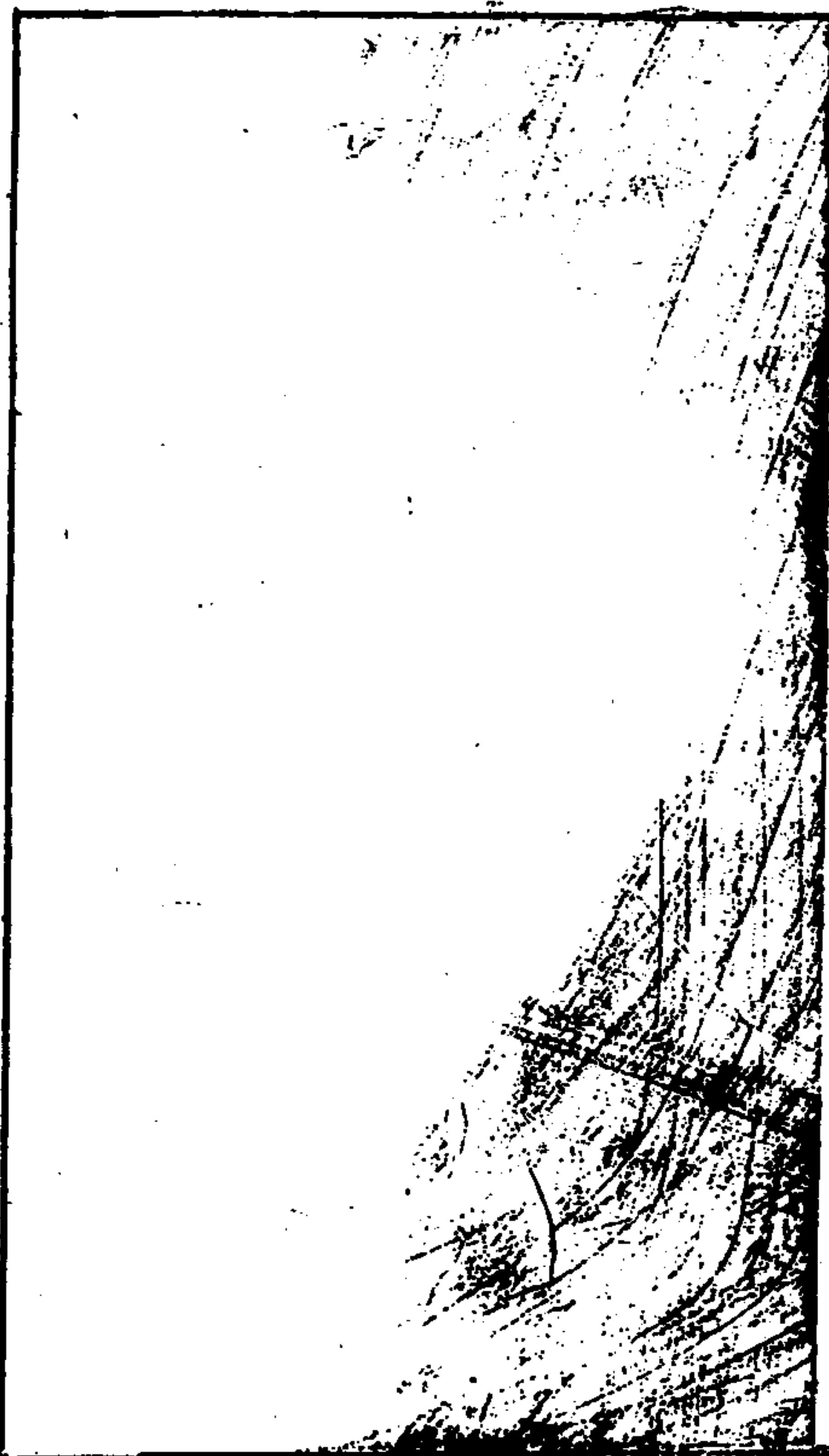
殊不知 朝廷出兵專為誅剿寧賊救民水火
 之中况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
 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
 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
 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為可憫誠恐沿
 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
 京軍尚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
 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除將寧王反逆
 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

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請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徑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

平濠書

卷六

五十五



○○○告諭軍民

絕妙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為朝廷之事拋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又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

平濠書

卷六

五十六

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〇〇〇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機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唯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

平濠書

卷六

五七

聞優免稅糧論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

息息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

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

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杳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

平濠書

卷六

五八

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任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唯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

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間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賸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三原書 卷六 五十九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給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恠也彼無

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斲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

平溪書 卷六 六十

常什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

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唯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平濠書

卷六

六十一

三百廿

○水災自劾疏

臣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間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烟火斷絕，唯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無

平濠書

卷六

六十二

三百廿

臣之尤者而昇之俵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為
 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
 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
 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
 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
 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
 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
 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
 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
 平濠書 卷六 六三

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
 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
 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
 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
 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
 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
 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
 徒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

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禪於國下不能有濟
 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
 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尪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
 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
 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
 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唯 陛下軫災恤
 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
 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
 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
 平濠書 卷六 六四

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
 亦死無所憾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奏免糧稅，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為蠲免，一以為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允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准，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明降等因。此亦深觀民患，欲濟不能，委曲

平濠書

卷六

五十五

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即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為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乃備出告

示使各知悉此繳

平濠書

卷六

五十六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為人臣者上有

平濠書

卷六

六十七

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為之今日所行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為况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為巡撫不能為 國為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 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

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為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 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平濠書

卷六

六十八

一百〇二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為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賸劑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

平濠書

卷六

六九

二百廿

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段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 奏此繳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 闕下間隨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况宗藩人眾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

平濠書

卷六

七十

三百五

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 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 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 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

等因各到職為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脇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卽遵奉 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 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悞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

平濠書

卷六

七十一

五十九

赴 闕下獻俘以昭 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勅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 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

帖曾奉 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為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平濠書

卷六

七十二

五十九

○○○告諭頑民

告諭安仁餘于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即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柳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

平濠書

卷六

七十三

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即發兵剿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于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徃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

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即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

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道債遂從而貸其還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于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

平濠書

卷六

七十四

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于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

老子第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為維新之民爾等老子第其間知識明達者盡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特頑樹黨結怨構仇劫眾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

平濠書

卷六

七十五

之勢謀為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為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匹雛爾輩縱頑梗克悍自視以為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徧裨領眾數百立蓋粉爾輩如几上肉爾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唯其悖逆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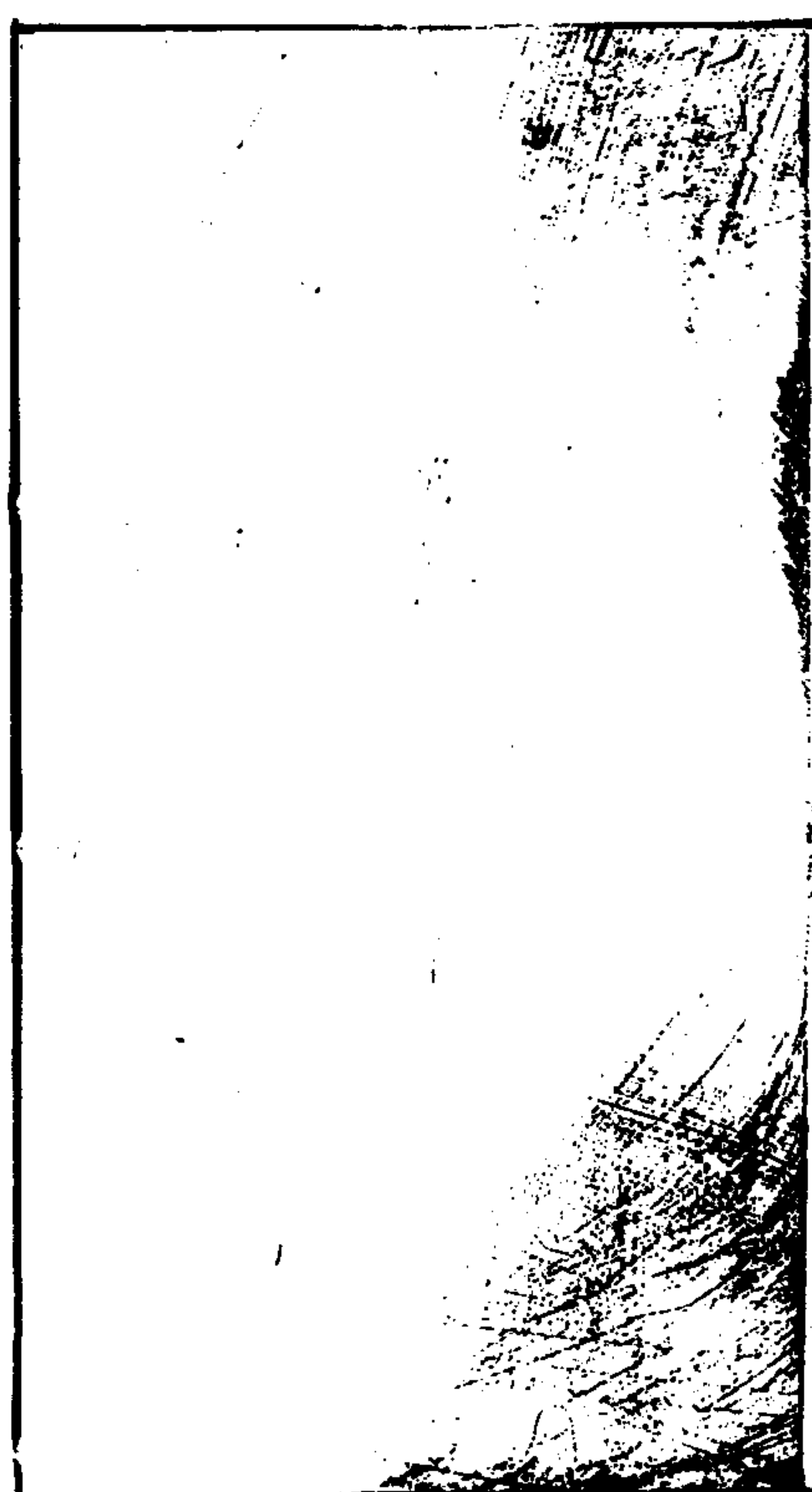
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唯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為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

平濠書

卷六

七十六

後無悔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

平濠書

卷六

七

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爲備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

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

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繫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

平濠書

卷六

七

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編歷催備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二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

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論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周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及

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唯以奏免租稅為言，百姓眴眴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克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

平濠書 卷六 八十一

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繫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

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唯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箠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脇新者陸續而至至

平濠書

卷六

全一

三

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操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覩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

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論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

平濠書

卷六

全一

三

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語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以典拆忍心於插骨剥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

有功矣。今聞部使叅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為之宣布於眾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

平濠書

卷六

八十三

三

獨幸免。臣竊耻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欲警眾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青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

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唯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繫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平濠書

卷六

八十四

九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為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剋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參拿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

平濠書

卷六

八十五

百四

○○○四乞省葬疏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聞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繫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疴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

平濠書

卷六

八十六

百五

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頽。皇上神武廟堂成筭。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

三原書

卷六

六

言

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等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齋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且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

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

三原書

卷六

六

言

未敢便求。林退。唯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毋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額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禕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為隣。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蓐。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

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
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唯欲望臣
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逝去是
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
不孝為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既辱於
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
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
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

平溪書

卷六

九

百

急呼吸之間存亡攸繫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
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國難已
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
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
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尚可
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
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
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
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

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
死且圖銜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
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
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
罪候命外緣繫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
待罪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平溪書

卷六

九

百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若腹裡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貴增添益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囚獄差徭一應繁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為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平濠書

卷六

九十一

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 命驚惶

平濠書

卷六

九十二

三十四

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熒然瘠疚僅未殞絕聞 命悚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耻

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

平濠書 卷六 九

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

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

平濠書 卷六 本

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遠聞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

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遁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逝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

平濠書

卷六

九五

三十一

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就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漸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况矢石之下劔刃之關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疎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

平濠書

卷六

九六

三十二

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膠於河水，而曰是有膠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為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願臣與之同事同功，今

平濠書

卷六

九七

言

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克國破羗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克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覩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爵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

平濠書

卷六

九八

言

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

平濠書

卷六

九十九

三〇八

經憂苦之中非有可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〇〇〇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茶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為奏聞兼乞葬祭贈諡事下該部以臣父為禮部侍郎時嘗為言官所論謂臣父於莫夜受金商自首清議難明承 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為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 恩認罪回話事奉 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

平濠書

卷六

一〇〇

三〇九

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 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為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為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 朝廷特為暴白屢 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

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攢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

平濠書

卷六

一百一

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間克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克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修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

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驟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繫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

平濠書

卷六

一百一

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闕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旣恥於自陳，而

有司又未為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為
 詎。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
 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
 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為辱，豈不冤
 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濬等，皆
 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
 贈諡。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
 實有深於二臣者。唯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
 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
 平濠書 卷六 一星 三十一

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耻亦所以為不孝。
 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于心，而臣乃為之文
 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
 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
 無恥之事，義不忍為也。唯陛下哀而察之，臣
 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

平濠書

卷六

一星

三十一

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
 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
 不為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
 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
 生為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
 豈下臣所敢倖乞？顧臣父被無實之耻於身後，
 陛下不為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
 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
 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

先生思田書卷之七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田州石刻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議處官吏廩俸

戒諭土目

追捕遺賊

思田書

卷七

牌行委官林應聰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巢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固久安疏

祭未順寶靖土兵文

犒獎儒士岑伯高

共一十五首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

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

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

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

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

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賚文前去敦

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

思田書

卷七

臣奉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

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奉若

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

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早澀舟

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

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

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

敢不為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

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

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徭獍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震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煩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獍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

思田書 卷七

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真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

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眾固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

思田書 卷七

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機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遊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懽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徂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

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仇怨之虜此人之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通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

愚田書

卷七

五

三

茲以弭不測之變迫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唯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

愚田書

卷七

六

三

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王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

思田書

卷七

七

三百

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

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重敗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狴犴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

思田書

卷七

八

三百

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陛下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

思恩書

卷七

九

三五三

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唯有陸綬不曾遠避當被擒斬其餘膏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王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

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

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王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嶺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王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克斥聲言務要盡

思恩書

卷七

十

三五三

勦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草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平章

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繫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奈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恚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匿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圖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

應申書 卷七 十一

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為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

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鏞等督其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鏞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

應日書 卷七 十一

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于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王輔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

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
朕以爾勲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
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
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顧
却慮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
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
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
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
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
思田書 卷七 十三
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
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
望還差官鋪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
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
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
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繫地方大計鄭潤朱
麟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致仕鄭潤等因
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

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
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
設都御史在彼任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
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
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
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
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
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濂張邦信
思田書 卷七 十四
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
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佑并各見在軍前
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
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
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
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
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全功未
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
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唯恐

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唯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

思田書

卷七

十五

三十一

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

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

思田書

卷七

一六

三十一

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遂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饒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

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
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
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
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
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
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
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
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
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
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
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逝而歸
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
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
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
谷又皆猩猩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
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
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猩猩而爲邊夷
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

應田書

卷七

十七

三百三

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
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
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
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
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
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
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
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
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
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
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
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
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
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
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
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
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

應田書

卷七

十八

三百四

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犴狴，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

思田書

卷七

十九

三十一

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

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

思田書

卷七

二十

三十二

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唯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

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且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

思田書

卷七

五

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唯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欺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

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

思田書

卷七

五

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

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
 有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
 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眾皆叩首悅
 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眾皆莫不感泣歡呼
 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
 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
 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
 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為
 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

恩日書 卷七 三十三

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
 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
 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
 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
 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
 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
 報 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
 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
 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唯願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
 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
 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
 各處賊盜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
 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
 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
 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
 省諭安插其眾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
 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遠

恩日書 卷七 三十四

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
 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
 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
 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者也臣以蹇劣繆當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
 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
 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
 議處另行具奏外緣繫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為
 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

〇〇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仁人君子于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

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

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

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

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

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

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

忠由書 卷七 二十五

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唯

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

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唯在於安民息亂

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

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

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

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

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

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

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

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

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唯流官一設而

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

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

苦而必土官乎夫唯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

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

忠由書 卷七 二十六

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

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 國家思久長之圖

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

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

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

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

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

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

順其情分土日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

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
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
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
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
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
也然一唯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
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
之限猶牙童桔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
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猶牙

童桔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
其間是畜麋鹿於死園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
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
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
守視死園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
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
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
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
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

思田書 卷七 二十七 三四四
勝戰慄惶懼之至緣繫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
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
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
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
其眾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
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
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

子弟又皆以為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庸役
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
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
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
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
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不
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
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煩古
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

思田書 卷七 二十七 三四四

思田書 卷七 二十七 三四四

納其歲辦租稅之人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
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
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
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
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寬抑不平之鳴使之
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
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
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
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

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
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
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
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
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
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
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
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關
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

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
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
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
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
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
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
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
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
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
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
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
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
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屬促牽制之
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
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堡繩以郡縣
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
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
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

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
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
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
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蠢起不
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苗頑逆命之
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為嬰曰存孤之義
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
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為者况各夷告稱其先
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旨岑

恩田書 卷七 三十一

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着他着
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
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
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
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
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
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
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眾遠避未嘗

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
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
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
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
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
降為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
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行之子一
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
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

恩田書 卷七 三十一

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
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
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
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
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
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與滅繼絕
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朝廷之所
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
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

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

恩田書

卷七

三十三

三十三

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唯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

恩田書

卷七

三十四

三十四

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

思田書

卷七

三五

三五

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峴側其

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

思田書

卷七

三十六

三十一

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卽繫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

籍至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茂廢部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此。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

思田書

卷七

三十一

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

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息其譏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任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整。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

思田書

卷七

三十二

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蓋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鑄。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

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勅諭便宜事理已會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

思田書

卷七

三十九

二百五

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為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 一田州大日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為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只共二甲擬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

管之

-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立為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為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笋管之

思田書

卷七

四十

二百六

-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為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婪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為縣

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二甲半擬立為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二甲半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

思田書

卷七

四十一

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眾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為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定安六城頭擬立為定安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為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為那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為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章文明管之

思田書

卷七

四十二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為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唯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冠帶

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

思田書

卷七

四三

三

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屢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

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

思田書

卷七

四四

三

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

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此氏謚也田水縈田山迎此府治新向也

千萬世鞏

皇明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李卓吾曰先生於此有深慶矣自不覺屐齒之折也

思日書

卷七

四十五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一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明旨臣看得今歲

思田書

卷七

四十六

三十九

例當朝 覲各該掌印官員不日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還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叅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叅政龍誥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即須半年叅議鄒輓僉事申惠皆賫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

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
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
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為循
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
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
得為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為而
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
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開任
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

思申書

卷七

四七

三

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為兵備於潮惠楊必
進舊為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
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
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
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
江西知其才能足克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
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
宜蒞事以來終月卧病呻吟牀席軀命且不能
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

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為而又熟知土俗
夷情服於水土但繫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
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
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
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
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
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
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
臣唯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

思申書

卷七

四八

三

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
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
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
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矣
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
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
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
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為吏部私計其人終夜
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

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

思田書 卷七 四九

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為者，乃為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為不平。

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

思田書 卷七 五十

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其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因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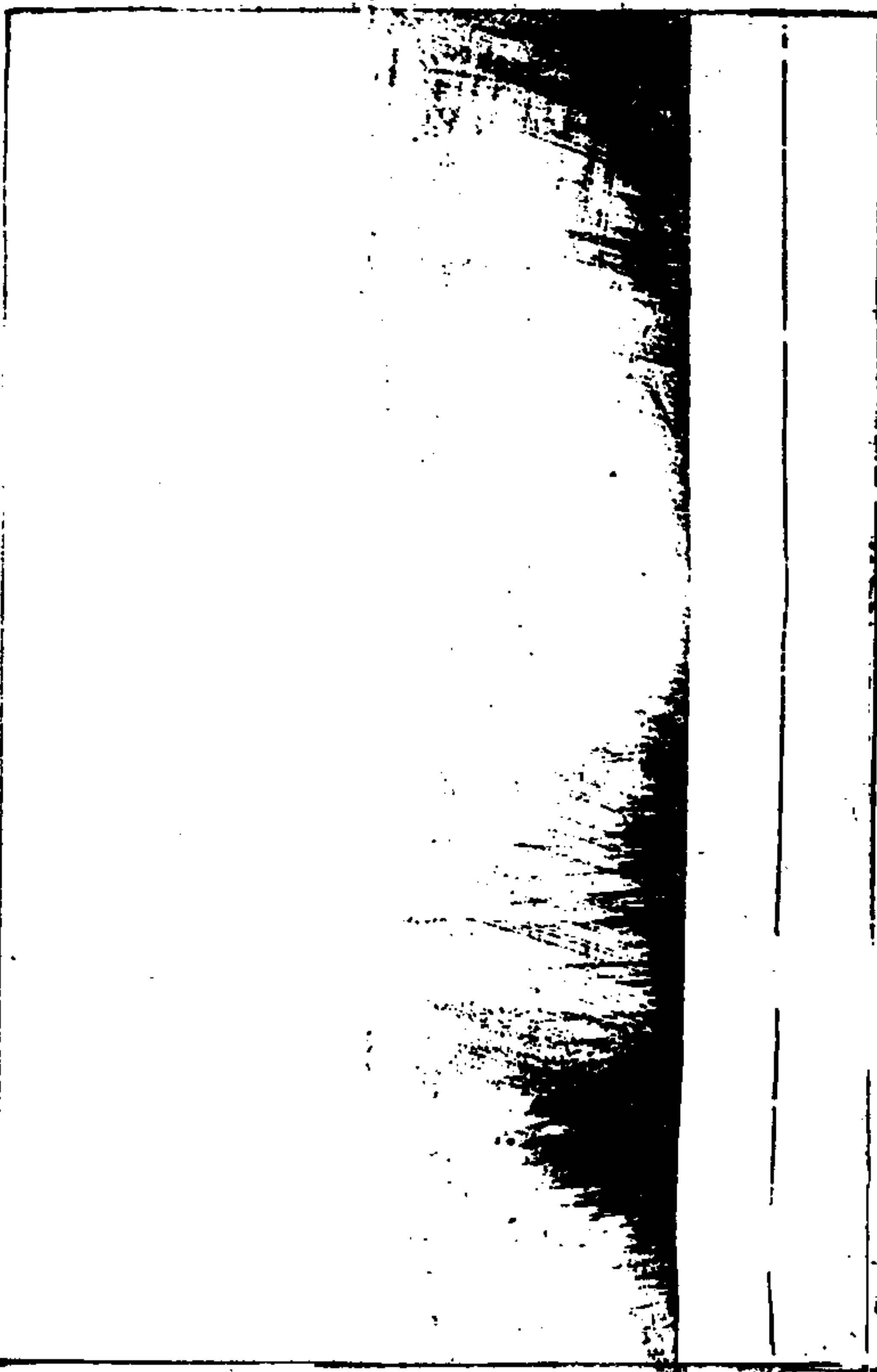
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思田書

卷七

五十一

百六



○○議處官吏廩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已微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繼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得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耻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階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况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

思田書

卷七

五十一

三百廿

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思田書

卷七

五十五

○○戒諭土目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勦思恩八寨擒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為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

思田書

卷七

五十四

五十六

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為功適足為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即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為除地方之害亦為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畚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旗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追捕逋賊

據同知桂鏊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即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住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北三向北夷獠村分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淥里并貴縣涼傘疊紙等夷獠村分

思由書

卷七

五五

三十八

藏躲合行分兵搜捕等因看得八寨匪賊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民虜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梟投且之兔迷魄喪魂正可蒐獵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天討以雪百姓之冤以舒人神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為他日根芽此豈為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典刑

思由書

卷七

五五

三十八

今且姑未掣究容其殺賊報效立功自贖除各差官督勦外為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效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牌行委官林應聰督諭士目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兵皆繫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為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效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萎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捨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

軍中

卷七

五

三

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為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聰齋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

軍中

卷七

五

三

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眾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為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猖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任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為爾等立功一則欲為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濤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勛唐宏卞琚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

恩田書

卷七

六

三十三

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勛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

哨千戶劉宗本 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場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扎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畧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

思田書

卷七

六十一

三十三

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任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寅夜仍

思田書

卷七

六十一

三十三

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岬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岬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八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簔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

四百九十名。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特險結寨。當蒙謫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願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參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願把截頭目鄧宗七。撫猥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

恩田書

卷七

六十三

三

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單錫。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願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效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效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民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入寨稔惡。猥賊刻期於本年

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三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衝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眾二千餘徒各執長鏢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

恩田書

卷七

六十四

三

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名。願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岬發石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願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顛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顛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顛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叅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八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顛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八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顛又據同知桂整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顛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顛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顛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鉄坑等

思田書

卷七

六五

三十一

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顛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于鬯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顛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呀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泊登呀。得不死者僅三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厓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且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禾米。大雨之中。饑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已殫盡。雖有脫漏。亦不能

思田書

卷七

六六

三十一

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癘。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猥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

恩田書 卷七 本七

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唯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眾。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濂、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筭，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避，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

恩田書 卷七 本八

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叅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匪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

思田書

卷七

七十九

三言世

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仍由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各寨起調各目兵夫趨路前到南寧兩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

思田書

卷七

七十一

三言世

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適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夫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

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
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
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
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
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
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
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
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遵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
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

思田書

卷七

七

三

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惡
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招撫之計益窮
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
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
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
嘗以數萬之眾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
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
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徭嘗合各州狼兵一
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

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
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
控顧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
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
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
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
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
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眾而三月報績共已

思田書

卷七

七

三

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
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
騰皆以為為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
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效命
但僅奉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
彭九霄官男彭宗舜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
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窠穴殄滅渠黨即其
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
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

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
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
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
者如見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盧蘇王受昔
未招撫唯恐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為
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
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
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
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
難比之往年大征合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為利
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
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
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
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
方駐劄南寧目觀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
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 欽依事
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
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眾勢大連絡千

思田書 卷七 七三

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 命下
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
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奉 勅諭但有賊盜
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
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
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
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
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
斷藤牛場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
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
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
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
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
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
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
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
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
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

思田書 卷七 七四

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
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
公同協贊唯國是謀與人為善故臣等得以
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為竭其心
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
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朝廷
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
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
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

忠田書

卷七

七十五

三

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
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
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下遠
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人情
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畧無悔怠
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
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
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
陣唯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

於父見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
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
權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
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
叅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
兵僉事吳天挺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湖廣督
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
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彭飛
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鏗武鑾千戶劉宗本

忠田書

卷七

七十六

三

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
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
鏊史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
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
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
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
中瘴疫薰蒸經冑鋒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
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
也伏望 皇上明招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

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任事之微勞及將
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
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
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
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
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
矣臣以懦劣迂踈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
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使
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
思田書 卷七 七

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
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
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
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 ○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
復業安居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
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
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
已極臣既日親其害遂遵奉 勅諭事理乘機
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
方倒懸之苦略已為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

思田書 卷七 七
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
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
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
不為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
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
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
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
遵奉 勅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
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

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為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

恩印書

卷七

七九

三頁三

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阻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眾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眾千餘四山环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眾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為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眾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逃主每有緩急

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為之一

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决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眾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為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內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可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

恩印書

卷七

八

三頁一

則亦不下

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徭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

思田書

卷七

八十一

三十一

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倚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

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几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

思田書

卷七

八十一

三十一

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出絕壁府治亦在礮礮之上芒利礮研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

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暉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為平原环抱涵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

思田書

卷七

八十三

三十四

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為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懽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踈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

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

思田書

卷七

八十四

三十五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戶以極高石山之間獨

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

思田書

卷七

八十五

三百五

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

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

思田書

卷七

八十六

三百六

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

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為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為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

思田書

卷七

全七

三

地方者也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屬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

思田書

卷七

全八

三

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為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环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切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

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繫新創流
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為
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
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
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
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
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
收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
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

思恩書

卷七

十九

三五

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
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
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為者也。仍乞定
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
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
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
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
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

而撫恤向化諸徃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
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
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
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尊長。諭以朝廷所
以征勦各巢者。為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
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為善之志。但有反側
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
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
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

思恩書

卷七

十九

三五

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
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被
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搆
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奸惡之民。
復乘機而驅。勝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
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
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脇。遂勾結相連而起。此
近年以來。所以熾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
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

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

惠田書

卷七

九十一

三十一

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徭賊最為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

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自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

惠田書

卷七

九十二

三十二

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根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

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

恩田書

卷七

左三

別六三

焉者也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孽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淶茅等村皆繫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卽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爲此今差指揮趙璇齋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卽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蓄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賊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縣任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恩田書

卷七

左四

別六三

計開

綠茅

通親

綠小

批頭

羅煖

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行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丘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

思田書

卷七

九十五

三

傷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為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荆棘，所在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

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

思田書

卷七

九十六

三

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為民除患，豈不生為壯烈之夫，而沒為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哀，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履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

恩田書

卷七

九十七

三十三

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敢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第發

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

恩田書

卷七

九十八

三十四

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陽明先生年譜卷之上

謹按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王覽之裔而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也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者自達溪徙居餘姚遂為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別有文武全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為兵部郎中推廣東叅議死苗難其子彥達綴羊革裹屍歸葬

年譜

卷二

二百四

是為先生五世祖

御史郭純上其事

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為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軒魏嘗齋湖立傳叙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有竹軒藁江湖雜藁行于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

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

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又稱龍山公成化辛

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

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為先世故居

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

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咸稱

為陽明先生焉

年譜

卷上

二

二百五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而先生

生生之父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

鼓吹而來途兒授岑岑驚寤遂聞啼聲竹

軒公故名先生雲而鄉人相傳亦遂指所

生樓曰瑞雲樓云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一日有僧來過

目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乃更

今名名曰守仁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145027 續修四庫全書 2 2111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龍山迎竹軒公至京師因携先生先生從翁及客遊金山客擬賦詩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蕭吹徹洞龍眠客大驚命賦蔽月山房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先生豪邁不羈龍山憂之唯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走長安街遇一相士曰吾爲爾

年譜

卷上

三

二百七十三

相爾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冊臺其時結聖胎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生感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聖賢耳

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是年母太夫人鄭氏卒

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時石英王勇起畿內石和尚劉千斤亂秦中先生出

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歷詢諸豪種落逐胡兒騎射經月始返曾夢謁馬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皓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

後學卓吾子李贄曰先生卒亦裹尸而歸爲朝臣桂萼所讒毀奪其封爵何其若合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無恨矣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親迎諸氏於

年譜

卷下

四

二百七十四

洪都時外舅諸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行入鍊柱宮見有道者趺坐一榻就而扣之因得聞養生之術卽相對忘歸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明年龍山公歸以外艱也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

秋舉浙江鄉試是年科場中半夜時有二巨
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
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發
其奸孫忠烈燧死其難而先生平之皆當
日同榜好作事三人也

卓吾子曰噫豈偶然耶

明年春會試不第

大學士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
為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

年譜

卷上

五

諸老咸驚目為天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報甚急
朝廷推舉將才先生念武科之設僅得騎射
勇力之士不可以收韜略統御之才於是
兵家秘書無不究或賓燕則聚果核列陣
為戲

卓吾曰武科亦有初場二場三場初二場
試騎射矣三場試策論考古典說時務獨
不可以見雄才乎堂下一言即堪拔識况

長篇巨篇哉特恨無識貨之人故先生傷
之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

會試舉南宮第二人

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工部政

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遣以弓劍是秋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事竣威寧家出威

寧所佩寶劍為贈既與夢符乃受之復

年譜

卷上

六

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

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 奉

命審錄江北既竣事因遊九華作遊九華賦

宿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

待以客禮請問仙道蔡曰尚未有頃屏左

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至於三

蔡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也於是

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嘿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你儒家兩箇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故先生復有會心人遠之歎焉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疏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

年譜

卷上

七

百七十六

門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與語良合衆皆驚異以爲先知先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即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喟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

對曰有母在日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先生手毛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年譜

卷上

八

百七十七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先生若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學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駙駙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不宜遠事拘囚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供職跡入亦下 詔獄廷杖四十尋謫龍場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

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托跡潛附商舟以游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北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其是虎穴也夜半虎透牆竟不入黎明僧皆來視欲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識於錢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

年譜

卷上

九

二百五十一

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先生與論出處意欲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為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不滯胷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徐愛先生妹婿也以先生將赴龍場遂納質北面

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是年

春至龍場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駭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時瑾憾猶未已自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為石墀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

年譜

卷上

十

二百五十二

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談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嘿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

水西安宣慰使人餽米肉，供僕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先生俱辭不受。然其逆折安氏之奸謀，平宋氏之叛亂，發微摘伏，固有合省其知而不敢言，當道不言而亦不知者。而龍場以片紙回音，警服而懷懼之矣。驛丞所履之地，即能有益於國如此，况親身為之哉！先生所回安氏兩書，日置案頭，可熟覽也。我願諸公勿自是前輩所作所為，真後人之師也。卓吾子附記。

年譜

卷上

七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因修葺書院，而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舍見成宗，師不敢居，而乃以驛丞為師。嗚呼！以若所為，前有席元山，後必待有李卓吾，千載真難匹矣。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大學言如好好色，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見色時已是好，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今

人却謂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蓋知行合一，先生在龍場時悟後教人語也。故附於此。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

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黃元亨、蔣信、劉觀時輩，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幸得諸君，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

年譜

卷上

七

二十

諸君靜坐僧舍，自悟性體，既而進途復寄書曰：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著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卓吾曰：果能知著力，靜坐亦可，紛紛酬酢亦可，說知行無先後亦可，說知行有先後亦可，但能著力，則便知先生苦心，但知先

生苦心，則便是能著力者。

冬十一月入覲 時

黃宗憲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
囑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予何
所聞時？宗賢尚未肯甘心北面，至嘉靖壬
午始執贄，亦可謂倔彊者。

本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未任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尚是朝覲官員，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年譜 卷二 十三 二百七

始論象山晦菴之學

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辨不決，
故先生有兩與成之書，極可玩也。

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

同僚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為吏部郎中，位
在先生上，比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是年

途甘泉湛若水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
刑曹，甘泉與黃緒言於冢宰楊遂菴，改留

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
至是甘泉出使封國，先生懼聖學難明而
易惑，人生易別而難會，為文以贈，最可讀
也。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徐愛

是年以祈州知州考滿入京，陞南京工部

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因與論大學宗

年譜 卷上 十四 二百八

旨愛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至越

十月至滁州

先生日與門人遊遨琅琊，灑泉間，月夕環
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先生
曰：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
察，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雜之

念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留居江浦欲候先生
渡江先生促之歸其辭曰滁之水入江流
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
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
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
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羨與舜墻又不可

年譜

卷上

五

孔與距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
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鴻臚

立再從子正憲為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
守文守章俱未舉子龍山公為擇守信子
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
御史楊典薦改國子監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是疏極妙極可法極得引君之道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鴻臚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兵部尚書
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州

十六日開府選民兵行十家牌法

年譜

卷上

六

卓吾曰十家牌法今人之行之則為擾民生
事先生行之則為富國彊兵所謂人人皆
兵不必借兵狼達家家皆兵不患賊盜生
發者也不借兵則無行糧坐糧之費不患
賊則無養兵用兵之費國以庶富民以安
彊特今人未知耳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彼但可使由者又安知有聖人之
神道設教哉

二月平漳寇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是駐軍上杭禱告行臺得雨已而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為時雨堂故先生記之
卓吾曰太俗氣矣只為先生有這箇在也

五月立兵符并

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河頭巡檢司於枋頭以河頭為諸巢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故也

六月請疏通鹽法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贛舊止巡撫至都御史周南曾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為定制至是疏請遂有是命當時疏入尚書

王瓊覆奏乃改提督得以軍法從事

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大監畢真謀監其軍瓊奏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然不可

唯會省有警則聽南贛策應先生於是遂撫諭賊巢示以未忍一時剿滅之意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哨聚故先犒以牛酒銀布而深諭之讀諭辭真令人出涕也於是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眾來投情願效死報國時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勅獎勵故先生有謝陞賞之疏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始議三省夾攻桶岡而不及左溪橫水先生出不意遂平橫水及橫水左溪平桶岡雖彊然亦驚矣於是復出不意遣人招降遂平桶岡掃其巢而盡殲其黨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先生深得之矣既出不意則自然無備惡用久師多兵為哉三省夾攻徒資先生一時出不意之策耳卓吾記

時酋長謝志珊既就擒先生問曰汝何以能得黨類之衆若是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縱以酒或助其急難待其相感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諸及門曰吾輩一生求友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於祖堂歲

奇譜

卷上

九

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南贛

正月征三洲

先生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竝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曾寄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

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也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共學廨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望時賜督責以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尚謙衙中事也

二月奏移小溪驛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

襲平大帽洲頭諸寇

卓吾曰所謂後服者誅池仲容等是矣使

年譜

卷上

十

當日讀論詞即率黃金巢盧珂等相隨而縛來投豈非維新之民哉徒恃彊狼全無耳朶目精不知今日贛州伎倆汝等毛頭安能勘破他得也亦是積惡已滿上帝不赦遂爾怙終自底滅亡不足哀矣

四月班師立社學

五月奏設和平縣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旌橫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序之

按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六代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只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為主而為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以敬字

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後

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

年譜

卷上

主

二百五

攻者環四面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諸子近刻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往往遂有欄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煩舌之勞也

八月薛侃刻傳習錄於虔徐愛所遺也是年

愛卒先生哭不自勝有前後祭文二篇

九月修濂溪書院時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書院居之

十月舉行鄉約

十二月再請疏通鹽法當時戶部覆允南贛鹽稅例只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則灘高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蔽河而下亦莫能遏乃上議復廣鹽著為定例

朝廷從之至今軍民並受其福矣

年譜

卷上

三三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贛州

正月以三利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不允

疏乞致仕又不允以祖母岑疾亟也先生乃書上王晉溪辭極懇篤

六月奉

勅 勘處福建叛軍

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先是正德初宸濠已與逆瑾納結諷

南昌諸生呈已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聞有安成舉人劉養正者素有才略文名濠陰覓致左右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贍軍資按察使陸完遂悉心附焉及為本兵首復濠護衛濠欲陰入第二子為

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及陸完改吏部王瓊代為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修武備以待不虞諸路戒嚴

年譜

卷上

二十三

二百十三

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兵部責其必獲濠始恐復諷諸生頌已挾當道奏之

武宗驚疑口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何為時江彬方有寵太監張忠欲附之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對曰錢寧賊賢交通寧王太監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濠護衛以免患交為內主乃諷

徐文淵淮上疏言濠交通官校有年如致

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傾附者皆亂賊之黨其前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以平日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人知順逆而禍變可弭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

勅責鎮巡廷和恐禍及已欲濠上護衛以自贖同官外廷皆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人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

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

年譜

卷上

三

二百十四

曰公勿欺我廷和有慚色徐曰宣德中有疑於趙嘗命駙馬表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

勅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

勅勅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

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願壽往

諭革其護衛元領

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

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為江西流賊設衛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時濠偵卒林華已聞

朝議紛紛晝夜奔告宸濠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而驚曰

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即

年譜

卷上

五

五

可行事比旦諸司入濠出露臺宣言曰太后有密旨今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知其他濠怒令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

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邪遂同時遇害而遠竟罵不絕口濠乃偽置官屬傳檄遠近改革年號指斥

乘輿分遣所親四出收兵始濠聞

武宗嬖臧賢遣人就學音樂餽以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

武宗幸賢宅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賢吐實曰是寧王所遺者

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幸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

武宗始益疑忠彬等因從旁贊決有

旨大索賢家賢家多複壁外鑰木厨開厨即

年譜

卷上

五

五

走長巷通後屋人無知者濠所差林華實藏其家遽走會同館得馬疾返濠初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華至反始促

十九日先生疏上變

卓吾曰濠既戕害守臣劫諸司據會城號兵十萬奪運船順流欲下使時非先生百計用間疑阻不三日至金陵不半月日抵燕市矣危哉先生之功莫大於是當先生

聞變時卽返舟，值南風急，舟弗得前，乃焚香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卽返風，須臾而風止，北帆盡起，亦可見先生之一念固已上通於天矣。

濠遣內官喻才領兵來追甚急，先生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思爲阻撓之計，使之遲留旬月，乃可萬全。於是爲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軍四十八萬。

年譜

卷上

二十七

二百一

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濠見檄果疑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謀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恭、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

進。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仕實、劉養正內應偽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今濟光等親人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謀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楸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敷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楸、士實、養正等東下。

年譜

卷上

二十八

二百二

按是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充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賢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趙南京、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

陽明先生道學鈔 卷八上

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遇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鄒守益曰先生在吉安時守益趨見曰聞

年譜

卷上

三十一

三十一

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反諸賊舊以茅為屋反則焚去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次日早先生喜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速老父奈何

壬午再告變時

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故又疏乞便道省葬奉

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於是又

疏上偽檄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敬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二十人齎偽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剴切蓋欲因是以感動武皇而就知即有諫止親征之疏哉甚矣亂朝之難也

年譜

卷上

三十一

三十一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巳酉誓師庚戌次市汙辛亥拔南昌

先生將次豐城謀知賊設伏於新舊厰即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先是南昌城守甚設及厥賊潰奔入城皆驚亂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眾乘之呼譟梯緦先登遂入城初會兵樟樹皆以安慶圍急宜引兵赴救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為賊據我兵若越二城趨安慶賊

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遂促兵追濠

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黃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濠知縣王冕所執也

吉安知府伍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不肯退功當第一

先生又以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

年譜

卷上

三

三

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林槐與知府林瑛取

九江知府周朝佐取南康

錢德洪曰洪嘗見龍光述先生張疑行間

事甚悉光嘗問曰事濟否曰未論濟與不

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曰但得渠一疑

濟矣後遇何圖為武林驛丞言先生欲遲

留宸濠何事非間嘗謂光曰識劉養正否

曰熟識之即令光移劉家屬於城內而善

其飲食縛齋檄人欲斬濟躡其足遂不問

一日發牌二百餘左右莫知所用臨省先以順逆禍福曉諭官民間銳與瑞昌助逆

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黃弘岡聞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

向黃亟入告先生微笑而已誓師之日斬失律者以殉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即

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愈亂先生益當其所難矣

年譜

卷上

三

三

濠就擒乘馬而入望見先生託曰婁妃賢

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我不納適投水死

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

內結極易辨也婁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

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

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大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

官軍萬餘給事祝績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故先生具

疏諫止親征也

是月疏免江西稅及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於是再乞不允而懇切言於王晉溪瓊按先生與晉溪書先後共十五首皆兵事可謂真相知矣嗚呼立功豈易邪

王宗沐曰余舟次湘江篋中檢得素嘗手

年譜

卷上

三十一

三十一

錄先生與晉溪柬一帙秉燭而讀即廢書而歎曰嗟乎夫人建立功業信不易哉陽明先生以天挺之才早膺闕寄然猶藉晉溪公乃得就觀其往來書札所云是先生恃有知己處中言聽計從故得安其身而畢其志先生往往見之疏中覽者亦以為叙奏之常套而豈知其中誠然委曲如此也事不能背時而獨立功不能違勢而獨彰故鴻毛遇風而巨魚縱壑者順也登高

傳呼而建瓴下水者據也嗟乎古之豪傑率以不遇知己而不用或用而不盡或盡而終讒當其中軸見疑孤遠執隔則書生豎子一言而白黑立變罪不可道其何功之圖余從縉紳後見道晉溪公者不及其實過晉中頗攬鏡其平生行事疏奏固已傾心久矣今觀其虚心專已用一人以安國家可謂社稷之臣即陽明亦稱其有王佐之才焉因寄友人王宗敬於婺州使刻

年譜

卷上

三十四

三十四

以傳同好後世其無有聞晉溪公而興者邪晉溪名瓊太原人錢德洪曰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潘高晉溪公門婿也為余道公與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奏捷疏至公讀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客有進師像者公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右執師奏讀至關榮則擊節賞歎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

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旗牌適聞
中有叛軍即奏師往視旗牌隨行不准繳
時人莫知也師至豐城猝遇變即以旗牌
便宜從事告變未及
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

武宗南巡羣奸在側晝則蕩舟江上網魚以爲
樂夜則盡撤擁衛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洶
洶莫知誰何時師讒毀百端然以奉旗牌
練兵上游故羣奸挾謀終不敢逞也

年譜

卷上

三五

夏六

武宗既還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
乃駕迎

新天子執玉以朝萬國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
者誰之力也夫勘叛軍細事也而故遣大
臣親視賊平繳還旗牌舊制也而顧加命
方有草寇竊發即可便宜處事蓋公身在
朝而心無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
鼓卒能捍大災定國是有以也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時

先生發南昌忠泰等議欲縱濠鄱陽侯

武宗親與交戰而後奏凱連遣人追至廣信先
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
先生見永謂之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
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
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
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
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
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

年譜

卷上

三六

夏五

右以默輔

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
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
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西湖淨慈寺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
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
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
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

亦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只可
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
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
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
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只善作
文字他日當為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
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十一月返江西時奉

勅巡撫江西地方也

年譜

卷上

三七

先生初稱病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奸侍側人情洶洶因欲

從京口徑趨

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楊家京口也會

奉

旨兼巡撫江西乃遂從湖口還省時忠等方

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

綸兩臺省望風趨附肆為飛語時論不能

平先生既還北軍坐而慢罵或故衝導起

變先生不執只待以禮豫令居人移家各
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密
禁勿受先生傳示內外以北軍離家苦楚
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遇北軍喪必停車
問故厚與之櫬嗟歎乃去父之北軍亦感
會冬至節到先生令城市設奠追薦亡鬼
時新經兵火哭亡酌酒哀不絕聲北軍聞
之無不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
必然大屈先生勉應三發三的每中的北

年譜

卷上

三八

三十九

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

皆附王都邪遂班軍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以忠泰讒先生欲反也時唯太監

張永持正保全其間故先生賴之終以得

免於讒然則永豈但協力遂菴能誅逆瑾

於正德之初且協心先生代解逆濠於正

德之後矣千古流芳以能知愛敬先生也

卓吾子記

武宗在南京問忠等曰你說他反以何為驗對

曰召必不至於是

有詔召見先生即至忠等恐拒之蕪湖先生不

得已入九華宴坐草菴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

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

偽命先生皆不赴至是張永有幕士順天

檢校錢秉直者急遣報遂得實故趨赴至

年譜

卷上

三十九

言十九

上新河竟為諸權倖讒阻不得見中夜默

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曰一身蒙謫死

即死耳如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

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

矣

江彬將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

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

之忿徐得張永慰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

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宴駕那

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先生乃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

臺後曰

兵向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

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

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

悉定當此時

年譜

卷上

四

言八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

於赫

皂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

孰敢窺竊天監於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

正德庚辰正月晦

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

於左方

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師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語極痛切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

年譜

卷上

聖

三

先生疏自劾四罪按是時

武宗猶羈留京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

劾冀君心開悟或一加意元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

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有和黃山

谷詩刻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

先生答之所謂失在過信孔子如某大學

古本之復是也

是月至贛

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相知者俱請回省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曰

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

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

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及門陳九

川等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

向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吾

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年譜

卷上

聖

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日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

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王

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

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

入諸人姓名於內始議北還

霍諤曰是役也罪人既執猶動衆出師地

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選舉推國

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

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
黎龍曰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
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
時勤王諸臣皆捐軀忘家以赴國難其後
忌者構為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
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

錢德洪曰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
忠泰之讒蓋忠泰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
何豹房之謀無日不畏以先生據上游故

不敢騁耳卒保

乘輿還官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

神器有歸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

改元之兆先徵於此矣

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

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已開

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平

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事發瑾

年譜

卷上

聖三

二百五十二

罪狀首以規護衛為言實以逆謀之成萌
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
之實心不能也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即令
叅隨往紀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
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
為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搆之一
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
先生有預事之謀而豈知其計固有在者

年譜

卷上

聖四

二百五十三

哉

八月咨部院雪門生冀元亨冤狀

嗚呼冀元亨豈用間之人哉先生多矣此
李卓吾所以不取也

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

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言舟劉與陽明先

生善會其母死往請墓誌實以濠事暗相

邀結也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

寢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

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擔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為有無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耳儲曰先生以陽明為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龍岡反舍語余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

年譜

卷上

聖五

四十九

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伴濠是時議者紛然余與龍岡竊歎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偽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為前言者否乎蓋以語余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為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

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九月還南昌時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

泰州王銀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贊

年譜

卷上

四六

百五十七

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為良字以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只先生問以元聲對曰元聲制

度頗詳特未置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貴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爲弟子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正月居南昌

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聞

年譜

卷上

聖七

五十五

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歎曰此理簡易明白乃一經沉埋遂數百載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人真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有冒別姓墳爲祖墳者只得開墳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

古聖聖相傳一點一滴骨血也是月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衍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菴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文以

年譜

卷上

聖八

五十五

表章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慨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六月赴

內召尋中止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是月十六日奉

世宗勅旨以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

來京母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為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

錢塘

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年譜

卷上

四九

二百十三

先生因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

錢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思欲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洪獨排眾議請親命率二姪通贊請見

十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

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

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

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溢旨存問父華於家

年譜

卷上

五十

二百廿四

生捧觴為壽翁蹙然曰宸濠之變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與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於一堂幸矣因今思昔雖以為幸又以為懼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陽明先生年譜卷下

謹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為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歸功本兵宰輔憾焉是故不欲先生入京反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帳下士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

年譜

卷下

二百七十一

或偽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預知步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也今於其可見之宜削籍揚慎宜調成死滇西矣功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疏乞辭封爵謂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耻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爵非以辭榮也避禍耳疏上不報

卓吾曰兵部主其謀而擬

旨票

旨則首內閣者實專其事倘部議雖當而閣擬參差則雖本兵亦無如之何矣故先生之功閣部寔共成之與晉溪公前後十五札極其鄭重而閣老不得以寸楮相謝過矣及是乃滕口說而欲成之以其輔頰舌不亦勞乎

二月龍山公卒

年譜

卷下

二百七十二

是月十二日巳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適

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為新建伯是日部咨造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

七月再疏辭封爵

時御史程啟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還正學承輔宰意也陸澄時為刑部主事上

疏為六辨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
正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
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
辨邪况其說本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
之言驟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
非咲而眩惑矣

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年譜

卷下

三

二百五

南京策士以心學為問陰以闢先生也門
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安能昧吾知以侍
時好不荅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
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
旨不諱亦在取列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
生喜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
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
上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動矣吾學
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者是者

十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
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
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敏學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江湖年六十
八遊會稽以杖肩其飄笠詩卷來訪長揖
上坐先生異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
有悟因納拜日從先生徜徉山水忻然忘

年譜

卷下

四

二百五

歸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曰何乃老而自
苦如此澐曰去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號曰
從吾道人而先生為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是時大禮議起霍凡厓席元山黃宗賢黃
宗明先後以大禮問先生皆不荅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于越增前度
州薛侃三卷為五卷矣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為疏特薦先生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

闕謝

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年譜

卷下

五

五

九月歸姚省墓

有答顧東橋璘書其末繼以拔本塞源論極可讀

十月立陽明書院于越城

門人輩為之也在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

懇懇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先生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于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豹乃見錢德洪王畿曰吾

年譜

卷下

六

六

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稱贊不及矣茲以二君為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贊按諸氏方以乙酉正月卒而正億即以戊十一月十七日生天之報施仁人其何如哉使諸氏不死張氏不得字矣時鄉先輩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先生得子以詩為賀故先生次韻謝答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正億初名正

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諱乃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為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故為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辭疏不允時

年譜

卷下

七

二百四

朝議用侍郎張璠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

江西湖廣軍務先生聞

命上疏言臣患痰疾又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

讐殺比之寇賊攻劫郡縣荼毒生靈勢尚

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臣謂今日之

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

小過假以歲月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

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

勛者往代其任疏入詔鎮致仕遣使敦促

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為客坐私囑以戒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于斯者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學問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

年譜

卷下

八

二百五

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若見得本體如此就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先生明日起程晚可同進請教是日夜分客始散洪與畿侯立庭下先生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即舉所辨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及此者德洪請問先生曰只是你自

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畿請問先生
曰汝中見得有此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
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
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
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接人乎

甲申渡錢塘

過釣臺有詩曰憶昔過釣臺馳驅正軍旅
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往
迹如夢裡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

年譜

卷下

九

百五

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
如此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
臺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
病足瘡徒顧瞻悵望書此付桐廬尹沈元
材刻置亭壁

丙申至衢州

有寄德洪汝中詩二首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
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

泉石秀新有鹿門期時德洪汝中方卜築
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
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
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
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請見徐樾自貴
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

年譜

卷下

十

百五

打坐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不是已而
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
之樾領謝而別明日講大學于明倫堂唐
堯臣獻茶得上堂趨侍初堯臣不信學及
聞講沛然同門咲曰逋逃主亦投降乎堯
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
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

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寄書德洪與畿是月

二十日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遲度

俟其會議熟處宜亟行者聽其便宜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預言處分思田

機宜凡當路相知皆寓書致意有與楊少

年譜

卷下

十一

三百四十五

師書求備員散局如太常國子之類其

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

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

醜特瘡疥之疾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難

收拾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

反覆未可知也其

與方獻夫書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

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

可減省一分分擾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

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謝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州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

毒已踰二年因詳十惡十善二幸四毀友

覆極言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

防守之兵數日之間解散而歸者數萬惟

年譜

卷下

十一

三百四十五

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

賓宰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

奉命處勘始知

朝廷無必殺之意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

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

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

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

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尅期聽降蘇受等
得牌皆羅拜踊躍歡聲雷動率眾掃境歸
命南寧城下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
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既赦爾等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眾
負固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
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
乃解其縛諭以今日有爾一死者

年譜

卷下

十三

三十三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入
臣執法之義于是眾皆叩首悅服臣亦隨
至其營撫定其眾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
總兵張佑督令復業 疏入
勅遣行人獎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
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
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
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
連年于是之時

皇帝憂念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今新建
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虐
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
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而省
之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
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
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
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
莫不尊親

年譜

卷下

十四

三十四

卓吾子曰此碑石若出他人手則字字皆
金石矣惜哉先生自爲之耳勞而伐功而
德非九三君子之終也中間于羽事雖不
妨比擬但世人眼目小世人如小兒成群
見一巨人大吼其旁卽飛魂喪魄哭欲死
先生寧不知邪事只管做絕口不言功勞
乃是經綸千古好手且姚鏌是先生同鄉
旣代其任而爲之莫說他罷事亦罷了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

五月撫新民

六月與南寧學校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賊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汀古田諸徭廻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為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

年譜

卷下

十五

言四三

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一月之內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乃

疏請經畧思田并斷藤峽八寨

一思田經畧事宜有三

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遂擬府名為田寧以應議諳而

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為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為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為眾所服者世守之

一八寨斷藤峽經略事宜有六

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故學

年譜

卷下

十六

言天

士霍韜等上疏極言之耳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以思田功也本月八日行人馮恩齋捧至

鎮

十月疏請告

謁

伏波將軍廟方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見伏波至是拜祠下宛如其夢因識二詩焉又祀

增城新廟所謂五世祖死苗難諱綱者廟祀
增城舊矣先生謁祠奉祭祀因過

甘泉先生之廬題詩壁間又題其居曰我聞
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
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
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二十五日先生踰梅嶺至南安本府
推官周積來見積及門者也見先生咳嗽

年譜

卷下

十七

三頁六

不已便問無恙先生曰病亟矣二十八日
晚泊問何地曰青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
視曰吾去矣有頃遂瞑目而逝蓋二十九
日辰時也卓吾子曰予親筆到此猶淚下
不能揮而彼當不啻口出者反擠排不遺
力何其妬賢嫉能若是也彼桂氏無足言
數稱相知如楊一清喬宇輩反視若寇讐
小人肝腸至此卒難掩矣吾以謂湛甘泉
黃父庵霍渭涯林見素諸公可敬也時積

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
如禮衾歛布政王大用先備美材隨舟以
故臨終得力十二月三日思聰劉邦采以
及門王大用以知已偕官屬師生設祭入
棺明日輿觀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
地至贛提督都御史迎祭道左士民沿途
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儲良材提學趙
淵請改歲行率士民昕夕哭奠

年譜

卷下

十八

三頁四

八年巳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得行趙淵以及門故
親祝柩前曰先生豈爲南昌士民留邪越
中弟子來候日久矣忽西風作六月遂至
弋陽錢德洪王畿將以廷試進京聞訃
遂迎喪上嚴瀨偕正憲等會于弋陽訃告
同門咸來奔赴
二月庚午喪至越
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皆不行
且又下詔禁偽學故詹士黃綰疏曰忠臣

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
為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為舉人。臣取其大
節。與之友。相知二十餘年矣。昨臣薦新
建伯王守仁。萼與不合。因不謂然。小人因
而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
夫臣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其事也。
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所以
終不容于世矣。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
濠不軌。內臣如魏彬等。嬖倖如江彬。錢寧

年譜

卷下

九

三十三

等文臣如陸完等皆為之內應。鎮守如畢
真如劉朗成為之外應。若非守仁身任討
賊之事。不顧赤族之慘。倡義勤王。伐謀制
勝。則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乃皆以為伍文
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成
筭。濠可徒搏而擒乎。其二大帽茶寮。瀕頭
桶岡諸賊寨。執連四省兵積累歲。而守仁
臨鎮旬日。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年年
事不得已。乃起守仁以往。卒能使盧王之

黨崩角來降。感泣受杖而坐。平一方大難。
其四。則兩廣八寨之賊。百六十年以來。不
敢問矣。守仁乃假永順歸兵。盧王降卒。襲
而勦滅之。若不聞知。卒之以死勤事。而猶
議其後。不亦傷哉。其學之大。則曰致良知。
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
也。曰親民。即百姓不親。而凡親賢樂利。不
能與民同。其好惡者。亦非創為之說也。曰
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所謂知至至之。

年譜

卷下

三

三十三

知終終之。只一事也。是守仁之學。乃孔門
正學。可終廢而不講乎。今萼乃以此非守
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為堯舜。故臣
不敢以此為萼是也。夫以守仁之學如此。
其功又如此。而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
崇之恩。倡黨錮之虐。今守仁客死。妻子孱
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靈。當為惻
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而况今日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威德今舉措如此恐失衆心關係夷情甚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聞守仁言忽有深省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昔萼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非臣之私也今守仁抱冤亦猶桂萼向之負屈也伏願

益譜

卷下

三十一

三十一

皇上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

聖德若此事不明則萼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爾直言所以補萼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

是月十一月發引門人會葬者一千有餘麻衣衰履扶柩痛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

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于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濶數百丈遂定穴

十年辛卯五月門人黃弘綱會黃縮於金陵爲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年譜

卷下

三十二

三十二

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一時煽動胤子正億時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此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以刑部員外郎王臣爲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先生之家於是奸黨稍阻時黃縮適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徑往問之縮曰吾室雖遠吾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好與處然老母在家必得命乃可於是德洪王畿走台請命而以王艮主行聘

禮

十一年壬辰九月正億往金陵時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廟同門
居守者或經月不見面於是僉事王臣推
官李逢與王良薛僑管州等議送正億至
金陵依舅氏以居 後至

四十二年甲子少師徐階特撰先生像記

記曰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
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

年譜

卷下

二十三

三十一

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
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
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
後以論學為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
間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
州乞歸省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
走還幕府為討賊計而吉安太府松月伍
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其地
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

日月可案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
後持兩端遁歸為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
克乘其沮喪僥倖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
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
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
許為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
亡先生引兵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
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

年譜

卷下

二十四

三十二

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瞭
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
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
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
暴白乃余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
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兢謀
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為國家平定
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執不盡驅士類入
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為治不患無事功患

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議論如此。雖在賢者。不待賞自勸。彼其激勵將來。亦太無具矣。此予所為深慨也。濠之亂。孫許死于前。先生平於後。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未有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

年譜

卷下

二十五

二百五

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卓吾曰。徐存齋公作記。大有感慨不平之思。以故得時行志。將當日所盡奪者。一槩給與。雖謂存齋公封先生子孫。世襲新建伯可也。不啻口出。徐公有焉。而天之默佑陰騭。特地生一賢師。相為先生。暴白中腸。亦可知矣。夫方宸濠之自謂賢王。以禮交於士大夫也。雖孔夫子必不能以遽絕。而自招不測之禍。則先生縱與之交。亦豈得

不謂之有深意者。擁兵上游。獨晉溪公與先生知之耳。使宸濠早知其如此。即七首發矣。誰為之養威蓄銳。以滅宸濠乎。當時諸公。亦豈盡昧此著。特以忌功妬名。假藉之以為詞也。是故不宜與辦。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始

詔贈新建侯。謚文成。本年正月內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御史皆疏上

年譜

卷下

二十六

二百六

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道德功勳。宜膺殊卹。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摧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報可。制曰。竭忠盡瘁。固臣子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

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
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
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為宇宙人豪甫
拜省郎獨奮乾坤正氣身瀕危而志愈壯
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
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崇猷
為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勘亂解分無
施弗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

年譜

卷下

三十一

三十一

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
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
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
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
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
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
伐追曲江之遺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為新
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

世登南國之功未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
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
日遣行人司行人

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與
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王正億襲伯爵

先是元年三月內給事中御史等官為開
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查

年譜

卷下

三十一

三十一

覆征藩實跡時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
并巡按御史奏應復爵廕相同於是吏部
奉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
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逾
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
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胎

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
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詰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

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浙江巡

按御史奏議爵廢吏部復請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

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

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失封爵

年譜

卷下

三十九

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

平蕃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

猷督撫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輕重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

不足為報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

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

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

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

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

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

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

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

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

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

之畧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

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垂後靖遠

咸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

江南難易迥絕遊擊仇越于時得封咸寧

年譜

卷下

三十一

伯人以為宜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

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御史欲要改廢

錦承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

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

不必改議以后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卓吾子曰方讒構之間興則雖

肅皇入繼諸賢滿朝爵既錫而後奪門下如林

愛莫能助。迨公論既定，則一徐公首官，無及門者，爵既奪而復世，如指掌耳。雖先生仁心自然，恩澤淪洽，天必世世佑之。然徐公之賢，亦安可掩也。觀徐公先生像記，可以見公。

年譜後錄

刑部主事陸澄辨忠議以定國是疏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堯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下憂新建伯王守仁

似若心迹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既俱一

二嫉賢妬功之徒，必有和者矣。臣係守仁

門生，知之最詳，免憤寔甚，故敢昧死一言

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

致忤逆瑾，杖至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

動心忍性，獨契道真，荷蒙錄用，遷至巡撫

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

十年通寇，一時掃平，因奉

勅勦處叛軍，道經豐城，天遂反風，不但賊不

能加害，而倡義勤王，不旬日而寧藩擒滅矣。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但見其功成之容易，而不知其謀畧之淵微。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行已，絕無毫髮之可議。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又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又以不遂篡逆之計，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

年譜

卷下

三十二

百十五

何所不至。使守仁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事，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而故留之以待啓充毛玉而後發乎？皇上龍飛，褒慰殊恩，形于

詔旨，天下方爾快睹

朝廷之清明，今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不意乃

復有此恠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

言掩其昭揭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

論者之意，大槩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守

仁亦好之語。二謂守仁曾遣龔元亨見宸濠。三謂守仁亦為賀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出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時。縱兵焚掠。殺人大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為。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捷本所奏。粧點太過。臣竊究之。不過忌功之心耳。夫宸濠私書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思刑部節奉。

年譜

卷下

三十一

三十九

欽依原搜簿籍。盡行燒燬。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若出于宸濠之口。尤為不足信矣。夫聖賢用心。實非尋常可測。使守仁欲圖宸濠。而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達之一死以報國而已。何以能成後功。而貽皇上今日之安乎。假使守仁畧有交通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於天下後世矣。况以其絕無可憑信者。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龔元亨者。以元

年譜

卷下

三十四

四十二

亨素懷忠孝。或可萬一啓其良心。而寢其邪謀也。及元亨一見不合。遂歸。使旨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宸濠反逆之日。而龔元亨反在數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安在也。毛玉謂守仁因賀生辰。偶爾遇變。然宸濠生辰在十三。而守仁以十五方抵豐城。既係往賀。又胡為獨後期不至也。其言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義。尤為乖戾。夫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僞刻。兩廣都御史揚且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泌接見之時。令人詐為驛卒。走通守仁。佯喜以為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泌傳牌會城。以恐宸濠時。有報稱賊兵千百追至。急乘漁舟得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而府城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度城亦不可居。乃復奔至吉安。而吉安之倉庫實。乃駐劄其地。傳檄遠近。

年譜

卷下

三五

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令本府以書請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此時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各處軍兵官聽致仕鄉官遂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也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官中自焚官兵救焚者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百餘人耳夫合省之民在城內者各受濠銀二兩米一石為之拒我

年譜

卷下

三六

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又使不即滅而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反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生死所能恐動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此萬世忠義之冤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耶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同生死伏願聖明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為異

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
光祿寺少卿黃綰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今乃不然，凡盡忠勤職者，即譏讒蜚集，黜辱隨至。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諂巧避為賢，孰肯身任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

先朝末年

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藩構逆。

年譜

卷下

三十七

三十七

陛下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謁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惟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乃遣優人齎謀，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謬托腹心。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邪。功成之後，瘡痍未復。

武皇帝南巡，危疑莫測。守仁益竭忠勤，僅獲身

免守仁為忠，可謂數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竭力效死，腹心暗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然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且守仁家在浙東，與江右接壤，一旦長驅，父兄宗黨有噍類乎？守仁於此，夫豈不思固自分必死，雖夷滅而不悔也。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矣。向者南贛乏人，皆

年譜

卷下

三十八

三十八

以守仁兵威武畧，奇變如神，以是恭寮桶岡大冒瀕頭諸寨，以火擒滅，增縣置邏，堅明約法，遂為治境。江右之民，建立生祠，歲時虔祝，民心不忘，又可見矣。皇上登極，命取來京宴賞，既又不果，特陞南京兵部尚書。乃因言者謂不當賞宴，以致奢費耳。夫

陛下太官之厨，一餐之宴，所費几何，猶勞論列乎。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皆邪

比蔽賢嫉功之所為也。守仁後丁父憂，
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雖蒙拜爵，
券未給，祿米未頒。

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及。而
况但見其功，不見其過哉。其用意尤可知
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
殆盡。姑舉一二言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
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郇徐
璉，陞布政，即令閒住矣。彼亦何過。縱使有

年譜

卷下

三十九

百十

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旋死于水。
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觸怒，獨黜
為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夫
陳槐邢郇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
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使他日無事，則已。萬
一有事而復責以捐軀效死，難矣。况乎守
仁學本性命，才優經濟，以

陛下首出之資，若與之浹洽講學，天下之治，生
民之治，可勝言哉。前尚書席書吳廷舉今

侍郎張璉咸薦于朝，曾蒙

簡命，用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
若用之

廟堂，贊襄密勿，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
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早召守仁，令與大學士

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別委賢才，以為兩廣
總制，仍

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
璉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

年譜

卷下

四十

百三

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襲廕，此實

陛下今日奉
天所操大柄，不可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為使人
宣忠効力之勸。

霍韜地方疏

臣見巡撫兩廣新建伯王守仁，已將田州
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
等賊。臣等皆廣東人，備知各賊為害實跡，
嘗竊切齒。慶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

幸生隣惡境未知何日底寧也又竊計曰
兩廣地方何日得一好官勦平各巢使良
民得安而頑民染惡未深者亦得格心向
化也乃幸恭遇

聖明特起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喜
聖天子知人之澤兩廣地方自是有底寧之期
矣是役也臣等又為守仁計曰前巡撫動
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
餉用費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

年譜

卷下

四十一

三十一

去庫銀若干萬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
鄉兵民壯打手又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
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
出圍肇慶府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
實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若守仁者乘
此大敗殘破之後仰承

聖明拔濯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
萬米數百萬餘勦平田州報功數萬級人
亦必且曰是天下之大功也而守仁乃不

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
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
守仁不惟能肅將

大威且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
恩可比天下十三省多平壤惟廣西獨在
萬山之叢其山險其水迅故諺語曰廣西
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頑雖良

年譜

卷下

四十二

三十二

民至者亦化為賊也八寨賊則洪武以來
所不能平若斷藤峽則自成化八年都御
史韓雍僅一討平之耳今五十餘年遺孽
復熾故廣西若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
雖時出劫掠亦屢請征討若八寨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敢議征討者四方頑民犯罪
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隣近
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
何矣是八寨實四方寇賊淵藪而斷藤峽

又八寨羽翼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綏懷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廣歸師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衆兵雖勞而不怨二也。所誅真積年巨盜非徃日報功濫殺者比三也。因勢利導

年譜

卷下

四三

二百九

省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而成民不知擾五也。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皆願去賊從良得勦撫之宜六也。八寨既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皆可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業。經畫其地為久遠之圖以故賊復熾盛若八寨則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寇守仁既

一旦掃平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誅惡綏良長治久安八也。然則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甚熟錢糧夫役又不待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身分

聖明南顧之憂亦真可謂之賢矣不以為功反以為過是誠何心也。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竭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守仁之功以為已有乃揚言

年譜

卷下

四四

二百九

曰王守仁初與賊同謀及見公論難掩乃又揚言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守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辨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自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自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

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人等，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親聞守仁之功，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欲再勘，臣恐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進言，惟願

聖明乞早裁斷，俾官僚早有激勸，城寨早得修

年譜

卷下

四十五

三十一

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咏太平，祝頌

聖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之大端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非得已也。

錢王諸及門等搜錄

先生征濠反間遺事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至豐城間變時，參謀雷濟蕭禹皆侍，因濠進兵將及，乃潛

入小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脫，其假駕兩廣軍門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重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

年譜

卷下

四十六

三十二

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垂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又與濟等謀爲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 爲機密重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許泰却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

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協謀依期速進無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

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

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

到緣由係奉

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此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

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所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閱廿四亦皆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

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

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

十萬遵照

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發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為力甚易為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併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速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

慣能走通家人，重與盤費，星夜前去，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令其密去報知，差人四路跟捉，備細拷問。當時殺死宸濠，以是疑養正等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勢之不得已，但身雖陷于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

年譜

卷下

四十九

二九二

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執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遽出耳。昨凌閱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洩，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日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書同，乃遣

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遣人亦各被宸濠殺死。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疑。上下已離，兵勢日衰。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直犯京師。因聞前項反間疑阻，遂不敢出，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久不出，亦各退阻。其後宸濠雖探知四路無兵，然師老氣衰，亦多潛來投降。我

年譜

卷下

五十一

二九二

師一候宸濠出城，即統兵而進。龍光曰：當時若不行間以疑宸濠，宸濠必即時擁兵而出。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時為備，所以破敗宸濠使之坐失事機。全是行間遲疑宸濠一着。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不知書不能盡者，固十倍於奏冊也。又言寧藩事平，京邊官軍南來無所搜求，咸泄毒瘡，怒於奠元亨與濟禹光等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僑家破人亡。

當日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
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
萬死中得一生所遣行間人役被濠殺死
俱是親信家人各議者不究始末并將在
冊功次亦盡削去又言先生既破會城忽
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及發兵逆擊宸
濠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衆已聞會城攻
破及見木牌爭取散去者不可計數二十
五日戰于鄱陽因風不便我兵少挫先生

年譜

卷下

五十一

三十一

即令斬取先却者頭各兵殊死抵敵賊兵
始敗忽見一大牌大書寧王已擒諸軍毋
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亂次日賊益窮
促宸濠泣辭官眷思欲潛逃見一漁舟隱
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舟接
濟竟送中軍諸將未知也雷濟曰昔在豐
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告曰天若憫惻百
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頃之舟人謹諫濟
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已而北風大作

年譜

卷下

五十二

三十二

時濠追兵將及先生呼一小漁船自縛
勅令濟禹持米二斗齎肉五寸與家眷遂別
臨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同對曰已備先
生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未得先生令
取船頭羅蓋曰到地方非此無以示信及
至吉安城下戒嚴舟不得泊濟禹揭羅蓋
城上遂謹諫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
迎入或問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
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
不待臨陣而卜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昔與濠逆戰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為火攻
之具是時前軍正挫某某對立矍視三四
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日
智慮豈有不足臨急忙失如此智術將安
所施鄒謙之云昔鄱陽交戰時先生與同
志坐中軍談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先生
出見諜者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
頃之走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諜者退

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錢德洪曰洪
事先生八年同門有問及兵事者皆不荅
以故南贛寧藩始末皆不與聞先生沒後
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
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用間一事去
年主試廣東道經江右訪問龍光始獲間
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同門者

甘泉撰

先生墓誌銘

年譜

卷下

五十五

言

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
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
銘曰公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
曰吾又何辭然而公亦知陽明者也非公
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
大吾又何辭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係狀
云云曰公出於龍山大宗伯公華推其遙
遙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其
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

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其異人矣
陽明公殆神授與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
於任俠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詞章四溺於
神仙而五溺於佛氏正德丙寅始歸正于
聖賢之學會甘泉子于京師遂相與定交
而講學焉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已未禮
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差督
造王威寧墳獨受劍佩之贈以與少時夢
協也蓋兆之矣疏邊務陳時政闕失有聲

年譜

卷下

五十四

言

授刑部審囚淮甸有聲起補兵部上疏觸
劉瑾廷杖不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萬里矣
然而公不少怵也端居嘿坐而夷人自化
又益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自沉于
江至福建而始起故其登鼓山之詩曰海
上會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益有徵
也甘泉子聞而笑曰此佯狂避世者也爲
作詩曰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會
于除陽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

知公哉復起尹廬陵六月而百務具舉有聲取入刑部改吏部驗封有聲因為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隣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隣居之而時講于大興隆寺久庵黃公宗賢與焉三人相謹洽語意和平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為二公作兩草亭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而南陽明公時轉南京鴻臚出吊於龍江關而公亦即

年譜

卷下

五十五

二百六十五

轉為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溪知己亦以陽明公素蓄銳士以待不時之用迅雷呼吸之間人莫能測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甘泉子曰先是余居憂致書于公幸因閩行之便以去以公時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為楚人所銓而公兩不報未幾寧府變作公幾陷於虎口而能倡義檄諸遠近起兵會于豐城誓師分攻七門

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執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遂擒宸濠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為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為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

年譜

卷下

五十六

二百六十六

不足辨也使陽明公而實許劉養正則濠殺孫殺許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而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似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舟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遣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脇公也且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為之制其後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

以據會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

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征討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于是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偽學之論者人其勝天平或以淨

年譜

卷下

五十七

言

語阻公六年不召尋因論薦命為兩廣總督或曰其且進且阻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世設苗守而思田靖矣夫其不革岑猛之後以夷治夷之道也人知殺伐之為功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大也仁與義兩得之者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為功無破巢之功也辨者

陽明先生道學鈔 卷八下

曰陽明縱貪功當取岑氏盧蘇王受之大功不宜舍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知不武甚也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家之奇不可豫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為宋襄為陳儒之愚邪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後而請告病亟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于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諧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

年譜

卷下

五十八

言

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詔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為之輔臣默然公卒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哭於途曰哲人其瘞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又且相與吊於家曰斯文其喪矣父庵公為之狀六年而后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于狀也

父菴撰

先生行狀節畧

先生年十歲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已未登進士與太原喬守廣信汪俊比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姑蘇徐禎卿白下顧璘山東邊貢諸名士以才能相馳騁學古詩文

公知廬陵入覲予時為后軍府都事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知學執友柴墟儲公囑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公伯安趨向

年譜

卷下

五十九

百七

正造詣深足下肯出與之遊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即夕趨見公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予荅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即問曾識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邀予會湛甘泉於別館又數日甘泉與予相約告喬白岩乞轉懇楊遂菴冢宰留公于此楊乃擢公為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是暇必會聚飲食

啓居必共務各相砥礪以成所學壬申冬予告歸公為文與詩送予并托予結茅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甘泉亦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為屋與余三人共之巡撫南贛時屢請勅便宜行事衆皆笑以為迂惟本兵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

十四年公再疏乞歸當路忌公欲從其請

年譜

卷下

六十

百八

王公瓊逆知寧藩必反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實王某於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為溪洞諸賊若有他變非便宜行事勅書旗牌何以施用時福建有叛軍進貴等之變公謂此小事本不宜煩王某但假此牽掣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爾可為我做一題稿來看公自吉安倡義兩上疏告變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賊不久當有

捷報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

公稱病淨慈寺張永太監在

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熟及彬等欲加害
之故既而彬等果誣公欲反

上不信彬等又言苟不信試召之必不來

上遽召公公卽奔命至龍江關忠等又從中阻

之使不得見公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待

命張永聞知又力言于

年譜

卷下

空一

百四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聞衆欲爭其功欲并棄其

官入山修道由是

上益信公

田州亂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公總制

兩廣桂不得已勉從之予時爲光祿少卿

先疏論江西軍功及公才德堪任輔弼

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一清忌公與

之同列乃與張孚敬具揭對曰王守仁才

可用但好服古衣冠談新學人頗以此異

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知大
怒晉予潛進揭帖毀公

上意遂止公亦遂扶病蒞任既復思田平八寨

楊公與桂公謀曰守仁事完回京

上復命見如何且黃其與張羅峯又薦之若得

見必留用無疑也於是又題命公兼理巡

撫公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

自代以未離任便于交代也前曾薦致仕

都御史伍文定與侍郎梁材代已矣又一

年譜

卷下

空一

百五

月公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王公大用

曰爾知孔明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

兵擁護爲敦匠事公既逝柩經南贛雖深

山窮谷男婦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行道

之人無不流涕者訖至桂欲因公乞養病

疏叅取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叅其擅離

職役及處置思恩八寨恩威倒置又詆江

西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羅峯

見公所處岑氏及蘇受得宜征勦八寨有

方極言稱嘆謂予知人又述在南京時與
言倦倦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
不可及即薦於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
治桂與楊聞之皆不樂乃喉錦衣衛都指
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銀百萬托余送與張
某薦為兩廣余疏辨其誣奉

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
輿論推重聶能遷這所捏辭妄奏傷害正
類都察院便照前

年譜 卷六 六十三

旨嚴加究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辭并幫助
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
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為詹事桂
楊計必欲害公惡予在

朝適有南缺即推予補南京禮部侍郎明年
春

上將郊桂密具揭以進

上遂允削公世襲伯爵并常行卹典贈謚人至
今以為恨蓋當路忌之既深而南北言臣

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
公成公時亦心害其能公既一言不發雖
及門或一二真相信者疏辨其誣公又極
力止遏深以為不可乃考察之年邢珣徐
璉陳槐謝源等一切被黜則公雖欲不言
不得矣汪鉉以予諍大同之征當分別善
惡不當玉石俱焚汪鉉迎合張公劾予回

護屬官難居大臣之位調予邊方參政賴
聖明令復原職鉉又論公偽學指予黨邪不忠

年譜 卷六 六十四

及所以許婚携撫者予又疏明公學術忠
正亦賴

聖明拔之宵窳察其與守仁之無辜於乎公與
予平生所期何如也而今固止此也夫
李卓吾曰獲上信友原是一事久菴之信
友如此獲上如此吾以久菴先生可愛也
而

世廟知人之明亦安可誣乎方陽明先生之居
險封也浙之宦遊京師者數載之間何啻

百十餘人獨約。又菴與甘泉三子爲同志之會。結終身之盟。則陽明固已物色之早矣。又菴雖欲不犯衆怒。以爲先生辨。又可得耶。與婚撫孤。忘身排難。陽明先生可以死矣。矧及門之士。聯屬四方。孜孜講學。不憚固。以先生獨得洙泗之原。的爲中興之教主。亦以又菴之爲倡也。李贄小子。故復詳列書院人數。地方以附于先生年譜之後焉。

年譜

卷下

本五

三十一

年譜後人

嘉靖九年庚寅。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

先生

天真距杭城之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先生居越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使目前常見浩蕩。及起征思田洪畿等。相隨渡江。偶登此山。若與意會。以告先生。先生曰。吾二十年

前曾遊此。故至西安遺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之語。侃奔師喪。既終。墓患同志聚散無期。億師臨別。遺念遂築洞于山麓。董澐等董其事。

十一年壬辰。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于京師。時江西桂萼在

朝。方嚴禁講學。薛侃等已遭罪譴。京師方諱言學。是年編修程文德。歐陽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

年譜

卷下

本六

三十二

等在六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適黃縮以進表入。洪與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徐樾。林大欽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于南畿。時遠方四集。類萃群趨。或會于城南。諸刹。或會于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辨相釋。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先生居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于安福間月為會五日先生為作惜陰說既後守益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為四鄉會春秋兩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為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焉於是四方同志相繼以起惜陰為之倡也

本年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生起征思田時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等冒雨出候先生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喪

李譜

卷十

李七

頌七

還玉山惠與王修等迎視于草萍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聲聞十數里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罔知所寄洪與畿乃與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知府事築室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王之弼等又分為龍游水南會徐用檢等為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為之先也
本年五月貴州巡按王杏建王公祠于貴陽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

又見士民歲時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於其家者始知先生教化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嘒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為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田以供親事杏立石作碑其畧曰諸君之請立祠以追崇先生也立祠果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為宅設位以為依陳樽俎以為享似矣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于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云云

年譜

卷十

李本

旨七

十四年乙未直隸巡按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

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先生兩遊九華宿化城寺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蓄墨跡甚富因思夙範刻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而扁曰仰止

十五年丙申浙江巡按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

修天真書舍立祀田

重修碑記係禮部尚書黃綰筆

十六年丁酉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歲汝員以御史按浙拓地建祠取南康
蔡世新肖像以祀

本年十一月僉事沈謚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積
一洲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
有省卽期執費以先生徃征思田及聞訃
痛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佩講學京師
歎曰先生雖沒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以

年譜

卷下

李充

言

師事薛率同志講學文湖書院置田若干
以贍師生是年巡按周汝員立師位於中
堂春秋二仲月率師生虔祀事歌師詩以
侑食後謚起僉憲江右遍復南贛諸祠謚
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慈設謚位附食於
師謚子沈啓原增置贍田又議附薛子位
于文湖祭期定季冬之日同志與祭天真
者同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浙江巡按傅鳳翔建祠于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之右辛巳先生歸省祖
塋講學于龍泉寺之中天閣親書三八會
期于壁丁亥出征思田每遺書必念及龍
山傅因請建祠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
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巳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于
洪都祀先生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先生宰廬陵七越月而入

年譜

卷下

七

言

觀至是聞訃喪過河下百姓沿途哀號如悲
親戚相與築祠歲修私祀名日報功後曾
孔化王時槐陳嘉謨等增築制益宏麗春
秋二仲皆郡有司典司祀事矣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與等建書院于壽岩
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縣西北岩出瑞石空洞坼爽
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廬典程文德共嵌岩
作室以居來學立位中堂歲時奉祀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

田祀先生范子卒春秋配食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

祀先生

先生還自龍場與吳元亨等會龍興寺只道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為辰州府同請於當道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為作精舍記羅洪先為作性道堂記

二十七年戊申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年譜

卷下

七

百五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幙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無民居井路邑屋華麗德洪曰民庶且富矣對曰是城四十年前猶赤土也蓋南贛洞賊流劫無常妻兒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待耳先生來而賊平始築城生聚以有今日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時大倫守韶建書院立師位與白沙陳先生並記

二十九年庚戌吏部主事史際建鼎義書院于

溧陽祀先生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設師

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京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築室買田以為同志請會之資是年復與李遂劉起宗陸光祖等建樓于精舍設先生并甘泉像焉

三十一年壬子南贛都御史張烜復王公祠于

年譜

卷下

七

百五

鬱孤山僉事沈謐申復之也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瀟溪祠後嘉靖初年軍衛官兵百姓人等思師不已百姓則建祠鬱孤臺軍衛官兵則建祠學宮之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後有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軍民懷憤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謁祠像法然而涕具由軍門乃復修葺前祠迎師像于鬱孤張烜作記立石先生自征三洲平山寇之後贛屬邑俱立

社學城中立五社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為教讀教之歌詩習禮于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揖讓歌誦之聲溢于委巷因異議出而成規盡壞五書院遂為強梁竊據禮樂之教息矣謚詢訪得實罪逐僭據五社復完禮教復興颯颯乎如師在日矣

卓吾子曰祠之廢與烏足為先生輕重哉特因是可以見人心之難泯耳沈謚未親

年譜

卷十

三

百七

承教但讀其書便爾誠復何必皆七十子之徒耶生榮死哀吾謂陽明先生當之矣沈謚復王公祠于南安

南安青龍浦先生屬纊地也士民哭泣建祠于學宮之右歲時莫祝後有司望風承指亦遂遷祠于委巷人心大不堪故謚具申軍門張卒復之烏乎張亦人傑也哉三十二年癸丑謚又修建王公祠于信豐縣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

年譜

卷十

七

百七

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鬼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誦功德久而不替尚有談及而泣下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而主者廢為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為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限三日內查究清理仍為洒掃立主因舊為新不惟合邑師生故老得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盡展拜之禮矣沈謚復改建王公祠于南康

南康有祠在學宮之右后異議者遷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謁祠見二像並存一室王公有祭無祠韓公有祠無祭室又卑陋謚訪祠西有鄉約所前堂三間後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先生之像于堂而韓公另為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以立祠

本年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聞沈謚之風而興焉者也與人為善焉亦可也安遠舊無祠百姓私立碑于小學故吳申請謚與張創建焉張為立石作記扁其堂曰仰止門日報功

本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沈謚嘉獎之申請軍門張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王公祠于儒學東僉事沈謚巡縣為增其未備

年譜

卷下

七五

言美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舊祠在豐樂亭右甚湫隘茲改建紫薇泉上矣

三十三年甲寅直隸巡按閻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祠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縣有上中下三寺初時俱會各寺方丈既諸生日衆方丈不足以容乃築室于上寺之隙地又不足提

學黃洪昆與知府劉起宗乃議創建精舍於上寺之右未就而巡按閻東提學趙鏜繼至於是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助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遺其子曹廷武輸上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饋來學於是書院館穀俱備起宗禮聘錢德洪王畿間年一至水西主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歐陽德曰擬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

年譜

卷下

七六

言美

皆上院之景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於是御史胡宗憲改建于上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得南康生祠塑師像極肖乃遣諸生迎至新祠為有司公祭其下祠為門人私祭則塑師燕居像而請鄒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記

三十五年丙辰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

建復初書院至是鏜復大修之

本年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于崇

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谷中秀創

建之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蘄之士大

夫最表著者顧問顧闕親兄弟也寵屬錢

德洪撰仰止祠記并請至蘄合會於立誠

堂以為諸生開迷覺悶寵舊為御史巡按

福建以清軍伍戎事最號有力量其子中

卷下 五十九

丁丑狀元甚有奇氣亦好學惜早沒也予

不見其子見其父不見其子知其子故并

及之亦以見先生之作人者雖數百年猶

且未已也

是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

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記

陽明先生年譜後語

李贄曰余自幼個僵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

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

生則尤惡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祿以為養不

容不與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

閉戶自若也不幸年甫四十為友人李逢陽

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王先生語示我陽明

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

仙同雖個僵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陽號翰峯

卷下 三

白門人徐用檢號魯源蘭溪人此兩公何如

人哉世人俗眼相視安能一一中款今可勿

論即其能委委曲曲以全活我一箇既死之

人則亦真佛真仙等矣今翰峯之仙去久矣

而魯源固無恙也是春予在濟上劉晉川公

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黃輿參見而好之即

命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復推本而并論之

耳要以見余今者果能讀先生之書果能次

先生之譜皆徐李二先生力也若知陽明先



ZW 21101000772352

S
2121.5
156 (937)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生不死。則龍溪先生不死。魯源翰峰二先生之與群公於余也。皆不死矣。譜其可以年數計。邪同是不死。同是不死。真人雖欲勿梓。焉得而勿梓。

平譜後岳

二

卷下

七〇〇

1259